赤手斗群狼

布鲁诺·阿皮茨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丧钟为谁而鸣
〔美〕海明威著

小城畸人
〔美〕舍伍德·安德森著

土生子
〔美〕理查·赖特著

菲茨杰拉德小说选
〔美〕菲茨杰拉德著

喧哗与骚动
〔美〕威廉·福克纳著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
〔英〕曼斯菲尔德著

城　堡
〔英〕阿·约·克罗宁著

刀　锋
〔英〕毛　姆著

雪　国
〔日〕川端康成著

缩　影
〔日〕德田秋声著

伪币制造者
〔法〕纪　德著

蒂博一家（上、中、下卷）
〔法〕马丁·杜·加尔著

告　别
〔德〕约翰内斯·贝歇尔著

在轮下
〔德〕赫·黑塞著

莱尼和他们
〔联邦德国〕海因里希·伯尔著

农　民（1—4卷）
〔波〕莱蒙特著

旋　涡
〔哥伦比亚〕里维拉著

侏　儒
〔瑞典〕巴·拉格维斯特著

血与沙
〔西班牙〕伊巴涅斯著

无产者安娜
〔捷克斯洛伐克〕奥勃拉赫特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布鲁诺·阿皮茨著

赤手斗群狼

华宗德　徐晓蓉译
肖　声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Bruno Apitz

NACKT UNTER WÖLFEN

本书根据 Mitteldeutscher Verlag Halle (Saale)1958 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赤手斗群狼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布鲁诺·阿皮茨著

华宗德　徐晓蓉 译

肖 声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25　插页 5　字数 297,000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4,600 册

书号：10188·492　　定价：1.65 元



布 鲁 诺 · 阿 皮 茨

谨以此书
向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
　在富有献身精神的道路上
　殉难的各国战友致敬。
书中许多人物，
　用了他们的真名实姓
　以示崇敬。

埃特斯山顶上，树木湿漉漉的，毫无生气地枯立在一片死寂之中。山也笼罩在这片死寂中，与周围的景色截然不同。凋零的败叶落在湿淋淋的地上，在严冬中闪着暗光，正在发霉腐烂。

这儿的春天姗姗来迟。

挂在树丛中的告示牌似乎在对到来的春天发出警告。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司令部管辖区。当心，生命危险！无口令继续前进者格杀勿论。”下面标着一个骷髅和两根交叉的白骨。

一九四五年三月的一个黄昏，连绵不断的蒙蒙细雨打湿了五十名党卫军的大衣。他们站在混凝土站台的顶篷下躲雨。这个站名叫布痕瓦尔德车站，是魏玛通向这个山顶的铁路终点站。集中营就在车站附近。

在宽敞的、向北倾斜的操场上，囚徒们正在站队进行晚点名。一个营区挨着一个营区，囚徒中有德国人、俄国人、波兰人、法国人、犹太人、荷兰人、奥地利人、捷克人；有圣经研究者①，有刑事犯……黑压压的一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组成了一个整整齐齐的巨大方队。

今天，列队的囚徒们都在窃窃私语。不知是谁给集中营带

---

① 国际圣经研究协会成员，该协会在一九三三年遭纳粹禁止，因它反对武力和一切国家机构。

来了一个消息：美国人在雷马根渡过了莱茵河……

“你知道吗？”区囚徒长龙基问赫伯特·博霍夫。博霍夫挨着龙基站在三十八号营区的第一排，他点了点头。“据说他们还筑了一个桥头堡呢。”

朔普站在第二排，在他俩的背后悄悄地插了句：“雷马根？——那还远着呢。”没人答理他。他若有所思地朝博霍夫的颈脖子眨巴着眼睛。朔普是集中营的电工，他有着一张圆嘴，黑边眼镜的后面睁着一双浑圆的大眼睛。听了这则消息，他那总是带着诚挚和惊奇神色的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神情。

营区里的其他囚徒也交头接耳起来。龙基轻轻说了声“当心”，打断了大家的耳语。区队长都是些党卫军的下级军官，他们从高处下来，散向各自管辖的营区。耳语声戛然而止，一张张呆板的脸上隐匿着激越的神色。

雷马根！

不错，它离图林根还好远呢。

不管怎么说，红军已穿越波兰直逼德国，决定性的冬季攻势已使西线行动起来。

这消息使囚徒们的心境失去了平静，但他们脸上却毫不动容。

他们默不作声地站着，前后左右排得整整齐齐，目不转睛地盯着党卫军区队长，他正从队列旁走过，数着囚徒。一切如常。

在高处的门旁，集中营总囚徒长克雷默尔把营囚徒清册交给总值星官。然后，按惯例独个儿站在巨大的方队前面。他尽管在考虑着同样的问题，但他的脸色也同他背后数万人一样，令人难以捉摸。

各区队长向总值星官赖内博特报告后，稀稀拉拉地站在门

旁，因为还得个把小时才能点完名。赖内博特终于走到立式扩音器前：

"立——正！"

巨大的方队站得笔直，一动也不动。

"脱——帽！"

囚徒们霍地一下从头上扯下满是油垢的帽子。集中营副长官克卢蒂希站在大铁门旁，听取赖内博特的汇报。

他懒洋洋地举起右臂。

几年来，集中营里就一直是这样的例行公事。

此时，那则消息在朔普头脑中激烈地翻腾着。他怎能缄口不言，不由得冲着博霍夫的脖颈，从嘴角边挤出一句话来：

"上边那帮家伙马上会吓得魂不附体……"

博霍夫神情木然，脸上的皱纹中却隐含着笑意。

赖内博特又走到扩音器跟前：

"戴——帽！"

刷地一下，满是油垢的帽子又飞回头上，飞得那么快，以致有的前倾，有的后仰，有的歪向一侧，囚徒们看上去活象是一伙乐天知命的哥儿们。这简直不成体统，严明的军纪成了儿戏。赖内博特习惯地对着扩音器吼叫："戴正！"

数万人重又把帽子挪正。

"戴帽完毕！"

他双手啪地一下紧贴裤缝。这下子囚徒们的帽子总算戴正了，方队直挺挺地站着。

集中营里党卫军对战争装聋作哑。在这儿，时光一天天地消逝，又似乎凝滞了，一切依然如故，但是，江河却随着日月本能的推移而流动。几天前，科尔贝格和格劳登茨"……在敌人占优

势的激烈战斗中失守……”

这些好样的红军！

“在雷马根渡过了莱茵河……”

盟军的钳形包围圈已经缩小！

赖内博特还通知：“杂物存放间的囚徒各就各位，营区理发员去浴室！”

这个命令对集中营来说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只不过是说明又来了一批囚徒罢了。最近几个月来经常如此。东面的奥斯威辛、卢布林等集中营已经撤迁。

尽管布痕瓦尔德已挤满了囚徒，但还得来多少收多少。几乎每天都有，新来囚徒的数字如同体温表的水银柱一样直线上升。把这些人往哪儿塞呢？于是，不得不在集中营的各个角落搭起临时棚屋。成千上万名囚徒被赶进昔日的马厩，外面再拉上两道铁丝网，从此就把这儿形成的营房叫做“小营”。

这是营中之营，它与集中营的营房互不相通，有其独特的生活规律。来自欧洲各国的囚徒就被关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们家在何方，没有人能猜出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使用的语言别人也不懂。这些人无姓无名，也毫无表情。

囚徒从其他集中营转来时，有一半不是病死在迁徙途中，就是惨遭押送的党卫军的枪杀，尸体就地丢弃。这样，残存的囚徒同押送名单就对不起头来，登录的囚徒的编号也就乱了套。究竟哪个号是活人，哪个号是死人？这些人叫什么，来自何方？无人知晓。

“回——营！”

赖内博特关上扩音器。巨大的方队活跃起来，区囚徒长指挥着各自的队伍，一个个营区相继离去。人群组成的巨型图案

渐渐消散，人流顺坡而下离开操场，向各自的营房涌去。党卫军区队长也消失在高处的大门里。

与此同时，一列满载囚徒的闷罐车驶进车站。车还未停稳，一些肩背卡宾枪的党卫队队员就沿着列车奔跑起来。他们拉开门闩，踢开车门。

“滚出来，臭猪猡！滚出来！滚出来！”

囚徒们紧紧地挤在狭窄的、发出恶臭的车厢里。突然进入的氧气使他们头晕目眩。在党卫队员的吆喝声中，囚徒们你推我搡，连滚带爬地挤出车门。另外一些党卫队员就把他们胡乱地撵在一起。

车厢象迸裂的脓疱，把人和物全部吐出来。最后一个跳下车的，是个波兰籍犹太人，名叫查哈利阿斯·扬柯夫斯基。当他转身拖箱子时，一个党卫队队员朝他手上捅了一枪托。

“犹太猪猡，该死的畜生！”

那个党卫队队员恶狠狠地把箱子朝他掷去，查哈利阿斯·扬柯夫斯基好不容易把它接住了。

“你这个猪猡，箱子里面兴许装着诈骗来的金刚钻吧？”

扬柯夫斯基使劲拖着箱子，一头钻进人群掩藏起来了。

一群党卫队员爬进车厢，用枪托驱赶着车内的病号和精疲力竭的人，把他们象口袋一样甩下来。死者仍留在车上，躺在长途行车中好不容易才给他们腾出的角落里。有具尸体半竖着身子，脸上还在傻笑。

几乎在每个营区的墙上或区囚徒长的桌上都贴着地图。区囚徒长通常由有经验的、在集中营里呆了多年的囚徒充任。这些地图是以前从报上剪下来的。那时，法西斯军队正越过明斯克、斯摩棱斯克、伏雅斯马向莫斯科进逼，继而穿越敖得萨、罗斯

托夫直指斯大林格勒。

区队长都是些打人成性的党卫军恶棍，那时候，他们还容许张贴这些地图。心情愉快时，还吹吹军号，高奏凯旋曲；有时甚至用手指轻轻敲着这些俄国地名，趾高气扬地说："喂，你们的红军哪儿去啦？"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现在他们对这些地图故意视而不见，也避而不看囚徒们划在上面的粗细不一的蓝、红、黑线条。印在薄薄的报纸上曾经是战场的那些地名，如戈麦尔、基辅、哈尔科夫……经过上千个指头成千次触摸，已变成了一块块黑斑。

现在，谁还会对这些地名感兴趣？

眼下大家感兴趣的是科斯钦、什切青、格劳登茨，是杜塞尔多夫和科隆。

即使这些地名大多已成了模糊的斑点，也常有人在旁边写着、划着，擦了又写，写了又擦，直至纸上再无落笔之处。

上千个指头成千次地沿着这些战线划着、划着，继而又将它们擦去，最后连纸都被捅破了。战争行将结束，势不可挡！

·

囚徒们蜂拥而入，整天价静悄悄的营区顿时充满了一片嘈杂声。一群人象葡萄串似地簇聚在地图旁。

朔普挤进三十八号营区，大伙儿正围在龙基的桌旁研究地图。

"雷马根——在这儿，在科布伦茨和波恩之间。"

"离魏玛还有多少公里？"有人问。

朔普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态，他眨巴着眼睛，暗暗思忖："要是他们来的话……"

他用手指沿着盟军行将经过的路线划去：爱森纳赫、朗根萨尔察、哥达、埃尔富特……

"如果他们到了埃尔富特，那也就等于到了布痕瓦尔德。"朔普没再想下去。

他们什么时候到呢？几天以后，几星期以后，还是几个月以后？

"只好耐心等待，不过我感到前景不妙。你以为上面那帮人会把我们交给美国人吗？他们早就会把我们都干掉的。"

"你别现在就吓破了胆。"朔普叱责这个持怀疑态度的人。值勤员恼怒地朝人群嚷道："你们还想不想拿吃饭家伙？"

接着响起一片木屐趿地的卡嗒声和饭碗磕碰的丁当声。

运来的囚徒被党卫军编成一列长队，他们在这些野蛮的流氓的警戒下，步履艰难地朝集中营走去。

扬柯夫斯基猛的一下窜到队伍的中间，逃过了党卫军的拳打脚踢。队列中谁也无法顾及他人，各人都为自己不可捉摸的前景而忧心忡忡。病号和精疲力竭的人只是在动物般生存欲的支配下，勉强地挪动着双腿。队伍沿着通向集中营的道路，踉踉跄跄地穿过大门进入营地。

扬柯夫斯基那只被打得失去了知觉的手，耷拉在腕关节上，象是不再属于他似的，又象跟他过不去似的，痛得直钻心。但是，当他一想起那只箱子，就几乎感觉不到什么疼痛了。

说什么也得把这只箱子带进这个陌生的集中营大门。

扬柯夫斯基眨着一对机灵的眼睛，四下窥探着，随着人群涌进了狭窄的大门。亏他有经验，才得以巧妙地躲藏了起来，没引起党卫军的注意，顺顺当当地进了集中营。

他竟然把箱子带了进来，这真是个奇迹。扬柯夫斯基吓得直哆嗦，他索性什么也不去想，以免赶跑这一奇迹。他只热切地相信一件事：仁慈的上帝决不会让这只箱子落到党卫军手里。

在操场上，队伍又重新整了整。

扬柯夫斯基使出最后的力气，迈着较稳健的步子，随着队伍朝营房走去。可不能走得踉踉跄跄，否则会惹人注意的。他感到太阳穴在嗡嗡作响，但硬是撑着。当他看到周围全是囚徒时，心里感到踏实、宽慰了许多。

队伍来到高高的石头房之间的空地上。各营区的理发员已排成一溜儿坐在自带的小凳上。这儿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刚来的人得脱衣，洗澡。这并不那么简单，一个党卫军下士在人群中嚷着，吼着，象撵鸡似地赶得囚徒团团转。

总算平静了下来。下士进了浴室。这时，扬柯夫斯基才疲惫地在石头地上坐了下来。手上针刺般的疼痛渐渐消失，只感到脉搏在沉重地跳动。他耷拉着脑袋坐了好一会，突然被人猛一推，不禁一怔。推他的原来是一个随队伍同来的囚徒，此人是集中营自卫队成员，他站在扬柯夫斯基面前，操着波兰语说："你，别睡觉。"

扬柯夫斯基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大部分人已经剥去了褴褛的衣服，光着身子。这些可怜的人站在理发员跟前，水龙头喷射出来的蒙蒙水珠，使他们冷得直打哆嗦。理发员用推子把他们全身的毛发剃了个精光。

扬柯夫斯基试图用那只完好的手脱下他那件不象样的衣服。集中营自卫队员，那个波兰人在旁帮他忙。

这时有两个囚徒来回走动着，在脱下的衣服里搜寻着什么，偶尔还把口袋或用绳子系好的包包捡起来查查。

扬柯夫斯基一愣。"他们在这儿找什么？"

集中营自卫队员转身朝那两个人亲切地笑笑。

“他们是杂物存放间的赫费尔和皮皮西。”

他指着箱子做了个让人放心的手势。

“这里没有人偷你的东西。走吧，朋友，剃头去！”

扬柯夫斯基定了定神，光着脚板，踩着尖利的碎石，朝理发员走去。

浴室入口处又拥挤又喧闹，党卫军下士正在把新来的囚徒赶进一只大木桶。

一批五、六个人，浸泡在消毒碱水里，用久了的碱水发出阵阵臭味。

“把脑袋泡进去，你们这些臭畜生！”

下士手里拿着一根粗棍棒，在囚徒们剃得光光的头上挥舞，一颗颗脑袋倏地没入臭水里。

“这家伙准是又喝醉了。”皮皮西嘟哝着。他身材矮小，双腿稍有点罗圈，曾在德累斯顿当过排字工。

赫费尔未加理会。他踢踢扬柯夫斯基的箱子：“我倒想知道他们带些什么来了……”

皮皮西向箱子弯下身子，这时扬柯夫斯基磕磕绊绊地扑了过来，嘴唇直哆嗦，唾沫飞溅地向他俩说个没完。他们却压根儿不懂这个波兰人在说些什么。

“你是谁？”赫费尔问，“叫什么名字？什么名字？”

这下子波兰人似乎听懂了。

“扬柯夫斯基，查哈利阿斯，华沙。”

“这箱子是你的？”

“Tak，Tak。①”

---

① 波兰语：是的，是的。

“里面装的是什么？”

扬柯夫斯基边说边打手势，双手护着箱子。

这时，下士从浴室里冲出来，一边咒骂着，一边撵开人群。赫费尔赶紧把这个波兰人推进赤身裸体的人群里，免得惹人注意。不巧扬柯夫斯基正好撞在下士的手里，下士一把抓住他的胳膊，猛地把他推进了浴室。

扬柯夫斯基只好爬进了浴桶，接着又被那些惊恐的人推推搡搡，挤进了里屋的浴间。

湿润的热气熏着他那冻僵了的身子，他感到遍体舒适，在莲蓬头下，他浑身酥软，紧张和恐惧顿时化为乌有。他的肌肤贪婪地吮吸着热气。

皮皮西好奇地俯身打开箱子，随即又赶紧合上箱盖，惊愕地抬头望着赫费尔。

“什么？”

皮皮西又微微打开箱子，刚够赫费尔弓身朝里看上一眼。

“天哪，快关上！”他厉声说。随即挺直身子，惊惶不安地朝浴室望去，下士正在浴室里呢。

“要是给他发觉……”皮皮西悄悄地说。

赫费尔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

“把它拿走！藏起来，快！”

皮皮西象小偷似地朝浴室瞟了一眼。在他确信没被旁人察觉后，急忙提起箱子，匆匆朝石头房子奔去，随即在屋后消失了。

列昂尼特·波戈尔斯基在里间的莲蓬头下来回打量着新来的囚徒。他只穿了一条薄薄的粗麻布裤，脚上趿着木屐。水珠溅在他那健壮的身躯上，闪着光泽。这个俄国人是浴室囚徒组长，他最喜欢暗地里跟新来的人接近。下士正在浴桶旁乐着呢，

此时他是不会到这儿来找他麻烦的。

这些惶恐不安的人陶醉在水的温暖中，他们进这个集中营以来第一次得到了平静。仿佛水把一切不安、害怕以及他们所经受的恐怖荡涤殆尽。波戈尔斯基对这种一再反复出现的变化是熟悉的。他还年轻，不满三十五岁。集中营的法西斯分子并不知道他曾经是个空军军官，把他当成普通的俄国战俘，从战地俘虏营转到了布痕瓦尔德。波戈尔斯基尽力不暴露自己的身分。他是集中营国际委员会 ILK 成员。这是集中营里的一个绝密组织，除了少数几个了解内情的人外，没有一个囚徒知道这件事，更不用说党卫军了。

波戈尔斯基在莲蓬头之间来回走着。只消他微微一笑，就足以使新来的囚徒心里感到踏实一些。他在扬柯夫斯基跟前停下，端详着这个闭着双眼，沉湎在温水抚慰中的瘦弱的人。

“他此刻会想些什么呢？”波戈尔斯基思忖着。他安详地微笑着，用道地的波兰话问：“你们在路上走了多久？”

扬柯夫斯基从遥远的、陌生的梦境中猛然惊醒，吃惊地睁开双眼。

“三个星期。”他笑着回答。虽然经验告诉他，沉默是最可靠的自卫，尤其在这样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里，但是，他突然觉得现在需要向人披露心迹。

他匆匆谈起了到布痕瓦尔德的经过，说时目光游移不定。他还讲了撤退时的惊恐情景。几个星期来，他们在公路上奔波，又饿又累，没有休息，不得安宁——夜里，他们被驱赶到田野上，大家精疲力竭地倒在雪地里，翻耕过的田地冻得象石头一样坚硬。为了抗御夜间的严寒，人们紧紧地偎依在一起。第二天早上，有好多人再也走不动了。押送他们的党卫军就穿过田野，开

枪把他们活活打死，农民把尸体就地掩埋了。有好多人在途中倒下，接着就可以听到嗒嗒嗒的卡宾枪声。每次枪一响，队伍就被撵着前进。

“快跑！你们这些畜生！快跑！快跑！”

扬柯夫斯基沉默了一阵，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波戈尔斯基问道：“从奥斯威辛出发时有多少人？”

扬柯夫斯基低声答道：“三千人……”

他脸上掠过一丝恭顺的微笑。他本想再说些什么，似乎急于要把箱中的秘密悄悄地告诉这个陌生的集中营里的随便哪个人，就在这时，下士让人关上莲蓬头，又赶了一批囚徒进来。

扬柯夫斯基蹒跚地走了出来，外面既阴湿又寒冷。

箱子不见了！

赫费尔正等着这个波兰人，他赶紧用手捂住他的嘴，轻声说：“别嚷，没事！”

扬柯夫斯基明白他应该保持冷静。他凝视着这个德国人，后者催促他：“拿上你的衣服，快走。”

赫费尔把衣服甩到扬柯夫斯基的手臂上，不耐烦地把他推到队列中去。他们洗完澡，得去更衣室脱下脏衣服，换上干净的。

扬柯夫斯基对这个德国人唠叨个没完。虽然赫费尔不懂这个波兰人在说些什么，但听得出，他那滔滔的话中隐含着恐惧和忧虑。赫费尔拍拍他的肩膀，叫他放心。“是的，是的，一切都很好。你只管走吧，走吧！”

扬柯夫斯基随着拥挤的人群向衣服存放间走去。“没出乱子？一点也没出乱子吗？”

赫费尔点点头示意他离开。“没出乱子，一点也没出乱子……”

皮皮西提着箱子，犹如一个有幸受到馈赠的小伙子，三步并作两步走上楼，来到杂物存放间。

长条形的存放间里，挂着上千只装有私人物件的口袋。在这黄昏时分，当班的囚徒是不会再呆在这儿的。只有上了年纪的奥古斯特·罗泽站在长条形桌旁，在纸堆中翻寻着什么。他看见蹑手蹑脚进来的皮皮西，不禁一怔。“你拖了什么来啦？”

皮皮西赶紧做了个手势，叫他别问。

“茨魏林在哪儿？”

罗泽用拇指点点党卫军下士的房间。

“看着点！”皮皮西匆匆说罢，机灵地窜进了半明半暗的存放间。罗泽目送他进去，然后，朝着下士那个方向望去，透过后面的大玻璃窗，他看见下士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呢。

茨魏林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摊着一张报纸，双手撑着头，看上去象在睡觉。这个骨瘦如柴，双腿细长的家伙哪儿在睡觉，他在想心事，来自前线的最新消息使他惴惴不安。

皮皮西继续往前走，并做了个手势叫罗泽别紧张。接着，他嘎嘎地拉开与茨魏林房间相邻的办公室的门，大声嚷道：“马里安，下来翻译！”

茨魏林吓得跳起来，他见那个被唤的波兰人随皮皮西离去。

皮皮西赶紧给克罗平斯基打了个招呼，两人就悄悄地向后窜去，消失在存放间尽头的角落里。那儿高高地堆放着已死囚徒的包裹和衣服。箱子就在这里。

皮皮西又兴奋又激动地伸长脖子，再次审视了一下四周的杂物堆，然后搓搓手，咧着嘴对克罗平斯基笑着说：“好好看看，我带来什么啦……”接着他扭开箱扣，掀起箱盖，洋洋得意地把

手伸了进去，享受着一种奇异的快感。

箱子里躺着一个破布裹着的不足三岁的男孩。小手捂着脸，蜷缩成一团。

克罗平斯基弯下腰，直愣愣地盯着小孩。孩子一动也不动。皮皮西亲切而温柔地抚摸着他那幼小的身子。

“一只小猫。——嘻嘻！上我们这儿来啦！”

他非常想把孩子抱在肩上转转，但孩子象是怪不乐意似的。他终于说了句：“可怜虫。”又用波兰话问：“你从哪儿来的？”话音刚落，小孩就象一条蜷缩着触角的昆虫，猛地伸出了小脑袋。一个幼小生命的初次反应使他俩欣喜若狂。他们象着了魔似地直瞅着孩子的眼睛。他那瘦削的脸上带有成年人的严肃，眼里闪烁着并不稚气的光辉。孩子以期待的目光默默地望着他俩。此时此刻，他俩几乎停止了呼吸。

罗泽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好奇心，悄悄地溜到角落里来，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俩面前。

“怎么回事？”

皮皮西大吃一惊，转身斥责惊呆了的罗泽：“你疯啦？干吗上这儿来？快回到前面去！也许你想向茨魏林告发我们，是吗？”罗泽挥了下手说：“他正在打盹儿呢。”

罗泽好奇地俯下身去看孩子，喃喃地说：“你是个惹人喜欢的玩具，是吗？”

长条桌前站着一些新来的囚徒，他们得交出结婚戒指或钥匙之类的零星杂物。当班的囚徒把这些东西存放到纸袋里，组长赫费尔在旁监视着。

茨魏林站在他身旁监督着。他那张总是半开着的嘴给他那呆板的脸添上了一种特别茫然的神情。

对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他已经不感兴趣，于是便离开了桌子。赫费尔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党卫队员。这家伙瘦骨嶙峋，他那副松松垮垮的样子看上去活象一枚弯曲的钉子。茨魏林迈开大步回到自己的屋子。

新来囚徒上交零星杂物的事很快就办完了，赫费尔总算有空去看看孩子了。

罗泽已回到前面，他拦住赫费尔。“如果想找皮皮西……”他颇为神秘地向后面指指。

赫费尔简捷地答道：“我都知道。这件事你别瞎说，懂吗？”

罗泽很恼火：“难道我是奸细吗？”

他望着赫费尔远去，觉得受了侮辱。这下可引起了其他囚徒的注意，他们问罗泽出了什么事，他却一声不吭，带着神秘的微笑进了办公室。

小孩在箱中端坐着。克罗平斯基跪在他跟前，设法让他开口。“你叫什么？告诉我，爸爸在哪儿？妈妈呢？”

赫费尔走了过来。皮皮西一筹莫展，轻声问他：“现在怎么办？要是孩子被他们抓到，会被打死的。”

“他不开口。”克罗平斯基沮丧地说。

赫费尔跪在地上，仔细端详着孩子的脸。

孩子看见这个陌生人来了，好象感到不安起来。他扯着自己的破罩衣，脸上呈现出罕见的呆板表情，似乎连哭都不会了。

赫费尔握着孩子那只神经过敏的小手。

“你到底是谁，小家伙？”

孩子蠕动着嘴唇，空咽了一口。

“他饿了，”皮皮西受到启示似地脱口而出。“我替他去拿些吃的。”

赫费尔站起身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三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赫费尔不安地把帽子从前额挪开。

"是的，是的……还用说……"

皮皮西把这话理解成同意他的看法，正要离去。殊不知赫费尔下意识的话语只是一种清理他那紊乱思想的尝试罢了。小孩该怎么办呢？把他放到哪儿去呢？看来眼下只能留在这里。赫费尔拦住了皮皮西，思忖起来。

"给孩子搞张床。"他指定克罗平斯基去办。

"拿几件旧大衣来，放在角落那边……"他顿了一下。皮皮西纳闷地注视着他。

赫费尔突然惊恐于色。"要是孩子嚷起来怎么办？"

赫费尔把手按在前额。"孩子害怕了就会嚷……那不就糟了……"他凝眸望着孩子。过了好一阵子，他说："也许……也许他压根儿不会嚷……可不？"他抓住孩子双肩，满怀柔情地晃动着他。"你可不能嚷，听见吗？不然党卫军就会来。"蓦地，孩子吓得惊恐失色，他挣脱开赫费尔的双手，猛地缩进箱子，双手捂着脸，缩成一团。

"他很懂事。"皮皮西脱口说。

他们合上箱盖，想证实一下他们的猜测。果然，箱子里静悄悄的。

"喃，很清楚，"皮皮西重复说，"他很懂事。"

他们又打开箱子，孩子一动也不动。克罗平斯基把他举了起来，在他手里，孩子象条蜷缩的小昆虫。三人不知所措地凝视着这个奇怪的小生命。

赫费尔从克罗平斯基手中夺过孩子，把他前后左右端详了一番。孩子看上去就象刚离开母体的婴儿，蜷缩着头和双腿，

两只小手捂住脸，又象是只装死的甲虫。赫费尔激动地把这个小生命还给克罗平斯基，克罗平斯基搂着孩子，用波兰语对他细声细气地说了几句安慰话。

“这下准不会闹了。”赫费尔语气低沉，说完双唇紧闭。这三人面面相觑，互相期待着别人对这一不寻常的事作出决定。赫费尔唯恐茨魏林会发觉他们不在，于是把皮皮西拉到跟前对他说：“走，我们得到前面去了。”又对克罗平斯基说：“你留在这里，等我们回来。”

克罗平斯基把一动也不动的孩子放回箱子。他颤抖着双手用几件大衣铺成一张卧铺，然后温柔地把小孩放上去，盖好大衣，小心翼翼地把孩子的双手从脸上拿开。他发现小孩在轻轻地反抗，孩子双眼紧闭，眼皮不时地抽搐着。

不一会儿，皮皮西带了些咖啡和一块面包又窜到角落里来。这时，让克罗平斯基哄得安静下来的孩子又张开了眼睛。克罗平斯基扶他坐好，递给他一只钢精杯。皮皮西兴致勃勃地把面包递给孩子，他却不拿。

“他害怕，”皮皮西说着把面包塞到孩子手里。“吃吧！”他和蔼地向孩子点点头。

“你尽管吃，尽管睡，什么也别怕，”克罗平斯基轻声细语地说。“好叔叔皮皮西，还有我，在照料你，我会带你回波兰去的。”他笑着指指自己。“那儿有我的小家庭。”孩子当真抬起头来，瞅了克罗平斯基一眼，脸上显出又紧张又警觉的神色，小嘴微微张了张，突然，象动物般轻捷地躲进大衣堆里。他俩又等了一刻。克罗平斯基小心翼翼地掀起大衣，见孩子侧身躺着在啃面包。克罗平斯基又温存地替他盖上大衣。他俩用一大堆包裹把通往那角落的路堵住，在外面屏息凝神地静听了一会。里面悄然无声，

他们这才放心地离去。

他们来到前面时，分队的囚徒按惯例已在晚点名。杂物存放间直属集中营管理区，管理区囚徒工作时间较长，因此他们不参加惯常的集中营点名，而是由一名党卫军下级军官在工作场所给他们点数，然后汇报给总值星官，再由总值星官把这些人一起加起来算进营总人数中去。茨魏林从他房里出来时，他俩正匆匆站进队列。赫费尔为了给他俩的迟到开脱，在下士面前做出嗔怒的样子，嘟哝着说："你们是想三邀四请还是怎么的？"

他站在茨魏林面前，手持囚徒帽报告："杂物存放间分队，二十名囚徒前来报到。"话毕，即退回队列。

茨魏林趾高气扬地点着人数，直挺挺地沿着队列往前走。

赫费尔紧张之余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他留意着背后的动静，不时感到阵阵痉挛。孩子会吓得哭起来吗？

茨魏林点完名，懒洋洋地挥了下手，意思是"解散"。队列散开，囚徒们回去各忙各的事。只有赫费尔还站着，他没看见茨魏林的手势。

"怎么啦？"茨魏林用他那毫无表情、有气无力的腔调问道。

赫费尔猛醒过来，吓了一跳。

"没什么，下士。"

茨魏林走到桌旁，在在营囚徒报表上签了名。

"您在想什么？"

语气听起来颇有纡尊降贵的味儿。

"没什么，下士。"

茨魏林舌头舐着下唇，他笑时总是这样。

"您也许想家了，是吗？"

赫费尔耸耸肩。"怎么会呢？"他惘然地问。茨魏林没作回

答，只意味深长地一笑便进了屋。随即他离开存放间，去交在营囚徒报表。他穿上褐色皮外套，这意味着他不会回来了。下班时，赫费尔得把存放间的钥匙转交给门卫。

在办公室里，囚徒们好奇地把赫费尔团团围住，想知道详情细节，因为罗泽已扯了一通。赫费尔斥责他时，他还吵吵嚷嚷地给自己申辩呢。

“我才不干这种蠢事呢。”

囚徒们闹哄哄地乱成一团。“孩子在哪儿？”——“别作声！”赫费尔让大家安静下来，并转身面朝罗泽：“这里没人干蠢事。孩子在我们这儿只呆一夜，明天就送走。”大伙儿想见见孩子，于是，蹑手蹑足地走向那个角落。克罗平斯基小心翼翼地撩起大衣。个个伸长了脖子，后面人的目光越过前面人的肩膀端详着这个小东西。他象个小天使蜷成一团睡着了。囚徒们的脸上焕发出异彩。这些男子汉已很久没见到孩子了，个个惊讶不已！“真是个小家伙……”

赫费尔让大家看了个够。克罗平斯基为有这样的财产而喜形于色，他轻轻地用大衣围着这个呼吸着的小生命。囚徒们踮起脚尖离开了那个角落。当晚，他们有的呆在办公室里，有的坐在长桌旁闲扯，大家都乐呵呵的，可是谁也说不上是为了什么。最幸福的要数克罗平斯基了，“这是个波兰孩子。”他不停地笑着，笑声里倾注着他的全部骄傲。

皮皮西发觉赫费尔总是躲着他。下班后，他回到营棚里，挨着赫费尔坐到桌旁，一边瞅着他，一边没精打采地手持汤匙喝着已经凉了的汤。赫费尔感觉到皮皮西的沉默中所表示的疑问，心里不大高兴。他把汤匙往碗里一摔，站起身来。

"孩子还得送走？"

赫费尔止住了皮皮西的问话，从一排排坐满了人的桌子旁挤过去，到屋外的盥洗间洗碗。皮皮西尾随而来。屋外没有旁人。

"你到底要把孩子弄到哪儿去？"

这是个唠叨个没完的问题！赫费尔厌恶地皱了皱眉。"别缠着我。"

皮皮西不吭声了。他感到赫费尔的这种语气是异乎寻常的。赫费尔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他既出于恼怒，也出于自我辩解，没好气地呵斥皮皮西："我自有道理。孩子明天送走，别问了！"

他离开了盥洗间。皮皮西愣在那儿：难道赫费尔出了什么事啦？

赫费尔快步离开营棚。屋外，砭人肌肤的蒙蒙细雨下个没完。他哆嗦着，紧缩起双肩。他悔不该对皮皮西那样正言厉色。可是他不能把拒绝受领孩子的原委，这个万万不得外传的秘密，告诉这个正直的人。无论是皮皮西还是别人都不知道，他曾是柏林德国国防军①卫戍部队的中士，当时的党支部委员；眼下是集中营国际抵抗小组的军事教练。这些情况没人知道。

集中营国际委员会渐而成了抵抗中心。起初，党员作为各国囚徒的代表组成集中营国际委员会，以便把成千上万名从各地驱赶来的囚徒联合起来，促进各国囚徒间的相互了解，并依靠其中的优秀分子唤起大家的团结精神。这种精神开始时是根本不存在的。单就德国囚徒而言，有些营棚中有所谓职业罪犯②。还有为数不少的囚徒为了私利沦为听命于党卫军的工

① 指由原德皇军官所组成的职业军队(1919—1935)。

② 指靠行骗、偷窃等刑事活动为生的惯犯。

具，这些人与党卫军区队长和分队头目们沆瀣一气，堕落成为他们的密探。即使在政治犯中，无论在哪个营区，无论来自哪国，都有不坚定分子。他们置集体利益和安全于不顾，所担忧的莫过于自己的那条命。

其实并非身佩“红角”的都是政治犯，这个标记只说明他们都是有觉悟的反法西斯分子。那些“牢骚筒子”以及其他一些被盖世太保抓捕的不受欢迎分子都别政治犯的“红角”标志。其中有些人本该佩戴职业罪犯标志“绿角”的。因此，政治犯营棚中的成员就其组成而言，从不可靠分子到暗藏的敌人，什么人都有。起初由于语言不通以及其他种种原因，阻碍了德国囚徒同波兰、俄国、法国、荷兰、捷克、丹麦、挪威、奥地利等国囚徒之间的相互了解。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首先得消除外国囚徒的猜疑，因为他们不习惯视德国囚徒为同伴。为了唤起成千上万人取得思想上的一致并赢得他们的信任，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同志必须冒着生命危险秘密行事，进行艰苦的努力，在各个区队物色可靠分子，这样集中营国际委员会才渐渐在囚徒中站住了脚跟。但是其他囚徒谁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秘密组织存在。集中营国际委员会成员没有一个人抛头露面，暴露身分，他们都是普普通通不引人注意的人。波戈尔斯基是浴室分队的值勤，柯地切克和普里布拉是光学仪器工棚的技师，范·达伦是管理区的一名普通护理员，里约芒是党卫军餐厅的法国厨师，他深得那批挑肥拣瘦的食客们的好评，博霍夫是三十八号营区的办事员，他曾是不莱梅州的议员，这位共产党员倒在这儿为自己以及他那危险的工作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他会用雷提笔①写一手清秀的印刷体，因而得到那个其蠢无比的区队长——党卫

① 一种笔的牌号名称。

军下士的赏识。博霍夫不得不在数十张画纸上为他写些耐人寻味的警句。博霍夫曾精心写过："对我而言，荣誉即忠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这个下士在同行中销售这些颇有特色的字画，这倒成了一行有利可图的副业，他却万万没想到，他的那个能干的营区办事员可不是个"安分守己"的囚徒。

就是这个博霍夫，在一次集中营国际委员会会议上，推荐安德烈·赫费尔当抵抗小组军事教练的。

"我认识他，他是我的老朋友，一个很不错的同志，回头我跟他谈谈。"

这是一年前的事了。在一次晚点名后，博霍夫跟赫费尔一起在偏僻处踱来踱去，因为博霍夫要说的话是绝不能让外人听见的。跟今天一样，那天傍晚也下着雨。博霍夫已五十岁了，他身旁的赫费尔比他年轻十岁，身材颀长，他双手插在口袋里，踏着重重的脚步跟随着他。博霍夫低沉的声音在赫费尔耳中铮铮作响，博霍夫字斟句酌，只说些赫费尔该知道的事。"我们得着手准备，安德烈……战争行将结束……国际战斗小组……武器……你听懂了吗？"

赫费尔惊愕地抬起了头，博霍夫急促地挥了一下手，阻止了他的问话："这方面以后再谈，这次就到这儿。"

分手时，他说："万万别让人察觉到什么，哪怕是一丁点儿，懂吗？"

时过一年，一切都很顺利。赫费尔也知道，博霍夫那时是不会告诉他武器是从哪儿搞来的。原来囚徒们在集中营的各工场私下制作棍棒、匕首。在魏玛兵工厂服劳役的苏联战俘用那儿的车床制造手榴弹，并把它们偷偷运进集中营。囚徒管理区和集中营病理部的技术员用私藏的化学药品配制成手榴弹炸

药。这些，赫费尔现在全都知道了。每天傍晚，他在秘密地点教各组伙伴使用武器，他特别高兴传授七·六五毫米瓦尔特手枪的使用方法。这支枪是这样来的：有一次，当党卫军在军官宿舍狂喝滥饮时，有个囚徒乘服侍这帮酒徒的机会，从集中营副长官克卢蒂希那儿偷到的。这一着干得真漂亮，至今没人知道是谁干的，连共产党的死敌克卢蒂希也不敢相信哪个囚徒会提着脑袋干这事，他怀疑是哪个酒鬼干的。酒宴结束后，这个囚徒随餐厅杂役分队回集中营，他的衣服下藏着一支七·六五毫米的手枪，在党卫军的眼皮下穿过大门，这需要何等沉着和镇静啊！每当赫费尔手握这珍贵的武器时，每当他把它从隐藏处取出藏在身上，去上半小时讲解课时，他也总有一种沉着和镇静之感。他穿过集中营，经过朋友身旁，他们向他打招呼；有时，他也会遇上几个党卫队员，可是，无论是谁都压根儿没想到他身上有枪。现在他感觉到那块冰冷的金属正贴着身子呢。

进展一直很顺利。

然而集中营里突然来了这么个小家伙！就同那支七·六五毫米瓦尔特手枪一样，这也是件既秘密又危险的事。除了博霍夫他不能同任何人商量。虽然他与博霍夫所在的三十八号营区近在咫尺，但是此路却似一段漫漫长道。

赫费尔忧心忡忡。他为什么非得对着干呢？这个死亡之营的幸存者，一颗生命的小火花从他眼前闪过，难道他不该保护这幼小的生命免遭蹂躏？

赫费尔站住了，凝视着脚下发着光泽的湿漉漉的石头。整个世界不会作出否定的回答，这是不言而喻的。

整个世界！

但在这儿却不行！

此刻他想到了这一点。

危险的火花正在集中营一隅悄然闪烁，并可能酿成大祸。一种大难临头的预感幻影般地掠过了赫费尔的全身，但他竭力驱除它。也许博霍夫能帮一下忙吧？

紧挨着第一批木结构营棚，这几年又用石头盖了一些平房。三十八号营区也是其中的一幢。它同其他石屋一样有四间活动室及一间相通的宿舍。杂物存放间分队囚徒组长出入营区这是常事，因此赫费尔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囚徒们的注意。博霍夫正坐在区囚徒长的桌旁，为次日晨点名填写在营囚徒报表。屋内尽是人，赫费尔从人群中挤了过去，走到博霍夫身旁。

“你出来一下，行吗？”

博霍夫二话没说就站起身来，披上大衣，两人一块儿离开了营棚。到了外面谁也不吭声。他们来到通往管理区的宽阔大道上，路上囚徒们你来我往，赫费尔这才开了腔：

“我得同你谈谈。”

“有重要情况？”

“是的。”

他们悄声细语地谈了起来。“一个姓扬柯夫斯基，名叫查哈利阿斯的波兰人把一个小孩带了进来……”

“你认为这件事事关重大？”

“孩子现在在我那儿，在存放间里。”

“什么，怎么回事？”

“我把他藏在我那里了。”

黑暗中，赫费尔看不清博霍夫的脸。这时，有个囚徒低头猫腰，顶着蒙蒙细雨从管理区匆匆走来，跟他俩撞了个满怀，博霍夫倏地站住了。“见鬼，你疯啦？”赫费尔举起了双手。“让我跟你

解释一下，赫伯特……”“我根本不想知道。”“不，你一定得知道。”赫费尔坚持说。他了解博霍夫素来严厉，不讲情面。他俩又走了一阵。赫费尔突然心急火燎起来，他莫名其妙地说："我家里也有个男孩，他现在十岁了，我还从没见过他呢。”“别那么儿女情长，我再三强调，你别去插手任何事，难道你忘了？”

赫费尔辩白道："孩子一旦落进上面那帮家伙的魔爪，那就完了，我总不能把他拖到大门口说，'瞧，这是我们在一只箱子里发现的。'”他们走着走着，眼看到管理区了，就转身往回走。赫费尔觉得博霍夫不近人情，于是狠狠地责备他说："伙计，赫伯特，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哪？”“你可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了！”博霍夫不禁大声说了句。他随即改口，轻声细气地接着说："没有良心？这不是只关系到一个孩子，而是关系到五万人的性命！”

赫费尔默默地在一旁走着，激动得不能自已。博霍夫的反驳使他不知所措。他走了几步，说："好吧，那我明天就把孩子送到大门口。”博霍夫摇摇头："难道你干了一桩蠢事还嫌不够？”这下可惹恼了赫费尔："要末把孩子藏起来，要末就把他交出来！”“我看你倒是个战略家……”

“那我究竟该怎么办？”赫费尔从口袋里抽出双手，茫然地将它摊开。博霍夫才不会被赫费尔的激动左右呢。为了使他的伙伴冷静下来，他故意用一种公事公办的神态说："我在办公室里听说，要遣送一批人，我设法让这个波兰人离开这儿，你把孩子交给他带走。”赫费尔对博霍夫这一严酷的决定感到吃惊。博霍夫驻足站着，然后走到赫费尔跟前，凝眸望着他的双眼："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赫费尔喘着粗气，博霍夫能理解赫费尔此时此刻的心情。

在集中营里权衡事情的必要性时，职责的分量可最重啊。

集中营国际委员会指定博霍夫为抵抗小组负责人，他怎能为了一个孩子而置小组的军事教练，甚至置小组的安全于不顾？他怎能对惨淡经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机构以及那对外是一个完全合法的机构，而实际上是一个干练的军事组织的集中营自卫队也全然不顾？谁知道，因区区小事会铸成什么样的大错。一个小孩可能会给组织带来毁灭性的崩溃，转瞬间他会使一切荡然无存。博霍夫凝视着赫费尔，心里在考虑着这一切。他又转身走去，并用一种近乎忧郁的口气说："有时，良心是个很危险的东西呢！这个波兰人会知道怎样处理孩子的，他能把孩子拖到这儿，那他也就能把他带走。"赫费尔还是不吭声。他们拐了个弯，离开通往管理区的大路，站在营棚间。这儿一片寂静，寒飕飕的阵雨使他俩冷得直哆嗦。暗中谁也看不清对方的脸。赫费尔把双手深深插进袋里，冻得紧缩起肩膀，看来不想走。博霍夫抓住他的肩膀，推他走。"别干蠢事，安德烈，"他语气温和地说，"睡觉去，以后我再好好跟您谈谈。"说罢，他们就分手了。

博霍夫望着赫费尔拖着疲惫的步子离去。他被一种同情心所折服，但说不上该同情谁。是赫费尔呢，还是孩子或那个波兰人？而这个波兰人又怎么知道，此刻他的命运已被决定了。这决定是出自象他那样的囚徒的手，他们迫于形势却有权支配他。博霍夫不再想这些了。眼下必须采取迅速和大胆的行动。他稍加考虑后决定，赶紧回营区！在门口他拦住了区囚徒长龙基，他正要去办公室把填好的在营囚徒报表交给集中营总囚徒长。"奥托，把这交给我，我自己送去。""出什么事了吗？"龙基问，博霍夫说话语气异常，这使他感到奇怪。"没什么，"博霍夫回答。龙基知道，他是集中营的老囚徒。他们说的话是算数的，但他不知道博霍夫是集中营国际委员会成员，而且压根儿不知道还有这么

个组织。政治犯秘密共谋，这一条规则是很管事的，彼此间无条件的信任把人们联在一起。这儿不存在什么好奇心，有的只是沉默，大伙儿对集中营内所发生的一切都心照不宣。这儿有一条严格的内部纪律，有一个绝对的共同一致的认识，人们从不轻率打听那些不该知道的事；闭口不谈重要的事，这是一条不言而喻的规定。这样既互相保护，又防止了泄密。这样做的囚徒为数甚多，遍及整个集中营。到处都有这些深知内情而又将其默默藏在心里的同志。集中营内的党组织把他们联在一起，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无时无刻不同他们在一起。不用说，对这个或那个同志而言，它是可见的，可这总是只对那些允许见到它的人而言。平时，他们穿着佩有“红角”的褴褛囚服，胸口别着号码，头剃得光光的，看上去跟大伙儿毫无两样……因此，当博霍夫向他要名单时，龙基也就没多问。

在办公室隔壁的屋里，也就是集中营总囚徒长克雷默尔和普罗尔的住地，每天傍晚的一场闹腾已经过去。集中营副囚徒长普罗尔还在办公室里忙着。克雷默尔正在把各营区的报表汇总成集中营在营囚徒总名册，供次日晨点名用。室内除了他以外，还有几个区囚徒长和营区文书，他们交过报表后在闲聊。博霍夫走了进来。他磨蹭着，没马上将报表交给克雷默尔，从他的神态举止上，克雷默尔察觉到三十八号营区文书有心事。克雷默尔也属于那种了解内情而闭口不谈的人。他是在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的鼓动下，才担任集中营总囚徒长这差使的。克卢蒂希原先是指定一名重刑事犯担任这个职务的，可是这家伙滥用职权，从中肥私，因而被撤了，这样就得让个可靠的人来顶替。集中营国际委员会成员就推荐瓦尔特·克雷默尔担任此职。同志们巧妙地利用克卢蒂希和集中营司令官施瓦尔之间的

矛盾，使克雷默尔“当上”了集中营总囚徒长。司令官的理发师是个可靠的囚徒，他每天早上得侍候施瓦尔，“推荐”这项任务就交给了他。克卢蒂希爱起用刑事犯，施瓦尔则主张用政治犯，他确信他们办事机敏，正确无误。集中营里谁都知道，由于他俩看法迥然不同，所以总是发生摩擦。施瓦尔之所以欣然让他的理发师推荐一名政治犯，是因为这样可以给他的对手克卢蒂希来个突然袭击。克雷默尔就这样被司令官正式任命了。克雷默尔虽不是集中营国际委员会成员，但由于他的职务，他常处于事件的关键地位。集中营内无论出了什么事，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执行集中营司令官施瓦尔和总值星官的命令，并一一付诸实施，但前提是不能危及囚徒的生命安全。这就经常需要机灵和巧妙的手腕。克雷默尔身材矮壮，肩膀宽宽的，以前是汉堡的一个铜匠，生性沉着稳健，什么都不能使他失去自制。他同党内同志默契合作担任了这一棘手的职务。对他而言，面前的赫伯特·博霍夫就是集中营地下党的化身。谁也没这样讲过，但是克雷默尔知道，博霍夫的话就是党的指示。博霍夫竭力让这个囚徒长尽可能少地了解地下组织的内部情况，他的这种努力未免过了头。每当克雷默尔想要了解某些指示的意义时，经常遭到他的非议："瓦尔特，你还是不问为好。"克雷默尔通常是沉默无言的，虽然他对于把这些指示“神秘化”的做法有时感到不快。于是他拍拍博霍夫的肩膀说："别搞得这么叫人紧张，赫伯特，我知道底细……"他经常为知道了他不该知道的事而暗自高兴，但也常常为此而恼火。克雷默尔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博霍夫还是跟他开诚布公的为好。眼下，他善意地嘟哝着接待了博霍夫，其实送报表是用不着他来的。克雷默尔以期待的目光望着博霍夫。

“真是件蠢事，”博霍夫开了腔。

“出了什么事？”

“你在汇总囚徒遣送名册吗？”

“可不，怎么啦？”克雷默尔反问。“普罗尔正在那儿造册呢。”

“在这次押送来的人中有个波兰人，叫查哈利阿斯·扬柯夫斯基，他现在在小营，你能把他加到这次遣送名单中去吗？”

“他怎么啦？”

“没什么，”博霍夫含糊地回答。“你得同赫费尔接上头。除了这个波兰人外，他还会给你点什么的。”

“什么东西？”

“一个孩子。”

“什么？一个孩子……”克雷默尔把正在注册的铅笔一扔，博霍夫察觉到克雷默尔的惊愕神色。“别问了，不得不这样做。”

“一个孩子？天哪，赫伯特！遣送可没有什么好结局的！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

博霍夫烦躁不安起来。“我再没有什么可跟你说的了。”克雷默尔站起身来：“是个怎样的孩子？他怎么啦？”

博霍夫止住了他的问话：“没什么，这关系到其他事。”

“这我可以想象。”克雷默尔吐着粗气。“听着，赫伯特。我不再东问西问了，因为我素来相信……”

“好，那就别问了。”

克雷默尔忧郁地注视着前方。“有时你这样做使我非常痛苦，赫伯特。”

博霍夫把手搭在他肩上表示歉意。“除了你，没有人能处理这件事。赫费尔已知道这事，你就说，是我让你来的。”克雷默尔不快地嘟哝着，很不满意。

赫费尔不安地穿过一排排营棚跑步回自己的住地，几个迟到的囚徒也匆匆赶回营房。这时响起了短促的哨子声。总囚徒长穿过全营作晚间巡查。他的哨声意味着任何囚徒不得再在营房外逗留。哨声渐渐远去，越来越轻。被雨水淋湿的营棚屋顶泛出暗淡的光泽。赫费尔在粗鹅卵石铺成的路上跑着，脚下发出卡嗒卡嗒的声响。对博霍夫的怨恨，使他顾不上脚下的路，他不止一次地给绊了。博霍夫，他干吗要折腾这孩子？赫费尔走进营房，冷得直哆嗦。活动室里空无一人，大伙儿已上床。几个值勤员把汤桶弄得丁当作响。区囚徒长正坐在桌旁。傍晚吃的白菜汤的气味夹杂着整整齐齐堆放在木凳上的衣服的气味在室内飘荡着。赫费尔脱下衣服，把它安放在板凳的空处，没人留意他。博霍夫不是本来就在理吗？——"这个素不相识的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赫费尔想，"我还不是为了他才惹了烦恼。"

赫费尔觉得害臊，自己想到哪儿去啦。他竭力想驱散这些烦恼，不由得对妻子多拉思念起来。怎么突然会这样的？难道那个角落里的孩子勾起了禁锢在他胸中的痛苦的回忆？蓦然间，他的内心充满了这种回忆，他感到惊讶的是，在这个对他变得陌生了的世界上竟有个女人是他的妻子。他神情迷离恍惚起来。他有一个还没有见过面的儿子，他有自己的住宅，一套带有客厅、起居室，窗明几净、家具齐全象样的住宅。但是这一切都胡乱地凑在一起，不成体统，象是阴曹地府里的一堆瓦砾，使他迷惘。赫费尔双手紧捂着脸，自己却并不知道。他望着黑魆魆的深渊直发愣。他每隔四星期向那不可捉摸的地方发一封信："亲爱的多拉，我这儿还可以，身体健康，小家伙在干什么？"每隔四星期从那不可捉摸的地方也给他来一封信。每次在信末妻子总这么写道："……亲吻你。"

这是来自哪个世界的？我的天啊，是从哪个世界来的，赫费尔想着。无疑来自那个也有孩子的世界。他们只是没被人抓着腿在空中旋转罢了；他们只是没被人象只小猫那样揪住脑瓜撞墙罢了。赫费尔呆呆地瞪着前方。回忆的力量使他的思想之花凋谢、萎缩乃至消失。他只是极其强烈地感到自己的手热乎乎地贴在脸上。突然他产生了一个奇特的想象：在黑暗中他双手捂着脸；一个虚幻的声音在细语："安德烈……一个多可怜的孩子……"赫费尔猛然惊起。我疯了吗？他双手下垂，凉风拂过无遮无盖的面颊。赫费尔注视着缩回的双手，它们正顺从地做着习惯动作：按规定将裤子折好，把上衣番号朝外。

是的，博霍夫言之有理，孩子得离开。这儿人人自危。那个波兰人会使孩子得救的。赫费尔穿过活动室，走进宿舍。那股惯有的气味又把他带回现实中来。"……亲吻你……"赫费尔爬上草垫，盖上使人发痒的被子。

在放着一排排三层铺位床架的宿舍里，呀呀嘈嘈好一阵子了，怎么也静不下来。美国人在雷马根渡过莱茵河的消息传来，群情振奋。赫费尔听着大伙儿的喃喃私语。睡在他旁边的那个人却呼呼入睡了，他那轻微的鼾声同周围的激动气氛很不和谐。美国人越过了莱茵河，马上就要到图林根了。这要不了多久了！这个"这"究竟是指什么？是什么要不了多久？这个词中寓有若干含义。多年的监禁，希望和绝望都糅合在这个词里，这些压缩成危险的弹药。这区区一词分量可不轻，它如同手中的一枚手榴弹，一旦时机成熟……赫费尔的周围，大家都在低声议论，睡在他身旁的人发出安详的鼾声。赫费尔蓦然察觉，他也是这么想的，"这"不会太久了，也许能把孩子藏在哪个僻静的角落里……他下意识地静听着那些耳语，听得十分入神，并感到十

分舒适，就象投入那遥远而又陌生的怀抱一般……赫费尔突然把眼睁得大大的，一骨碌翻了个身。算了，让他走吧！走吧！孩子总得走，明天不走就后天走！

这天傍晚，集中营司令官阿洛伊斯·施瓦尔同另外两个集中营长官魏桑克和克卢蒂希在值班室里。施瓦尔五短身材，胖墩墩的，年近六十，浑圆的脸上两颊松弛。他有个习惯，就是说话时爱绕着一件家具转，因此他把那张结实的写字桌放在摆设得过于阔气的房间中央。司令官看上去象个节日庆典的祝辞人，说起话来总是不停地比划着，还伴以意味深长的间歇。

美国人横渡莱茵河使他，当然更使克卢蒂希陷于一种神经质的恼怒之中。党卫军少校魏桑克双腿岔开，坐在雕花会议桌后面的沙发上，面前少不了一瓶掠夺来的上等法国白兰地。施瓦尔和克卢蒂希争论得面红耳赤，魏桑克在旁听着，狂饮着，他那猛犬似的混浊的双眼注视着上司的每个动作。

美国人过了莱茵河，施瓦尔对接踵而来的事件早有安排。他下令在囚徒中组织救护队，因为经常有空袭，集中营有遭到袭击的危险，救护队可用来助党卫军一臂之力。争论的起因就是救护队的组成问题。争论越来越激烈。克卢蒂希，约三十五岁，长得不讨人喜欢，他瘦骨嶙峋，鹰钩鼻子上布满赘肉。他站在写字桌前，那对患有严重炎症的近视眼，透过镜片，露出螫人的毒光。他跟司令官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眼下局势逆转，他俩的矛盾也就日趋公开。克卢蒂希毫不隐讳地说，他不把施瓦尔放在眼里。对施瓦尔的命令他总是报以傲慢的沉默，虽然到头来还得照办，但这只是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施瓦尔是集中营司令官又是党卫军司令官，在军阶上比他高。施瓦尔只有凭借他军阶

上的优势才站得住脚。当着克卢蒂希的面他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自愧不如的心理。他讨厌克卢蒂希铤而走险的作风，但同时也因此而嫉妒他。

施瓦尔懦弱，优柔寡断，踌躇不定，但他自信，就玩弄权术的才干而言，他比克卢蒂希要略胜一筹。克卢蒂希曾是一家小小的熨皱边工场的掌柜；施瓦尔当过三十年监狱职员，因此他之所长正是克卢蒂希之所短，克卢蒂希充其量只不过当了个检查员。早先，当他们晚上一块儿喝得醉醺醺时，曾对各自的过去互相揶揄，一个叫对方为"牢房头子"，另一个称对方为"皱边弗里兹"。谁也没料到，对彼此老底的了解竟成了阴险的人身攻击。事情就发生在这天晚上。

起初争执的是救护队的人员配备。施瓦尔打算只选用在集中营多年的政治犯，克卢蒂希愤然反对。施瓦尔当然以司令官自居来教训这个昔日的小店掌柜。

"您涉世不深，缺乏远见，亲爱的，我们得利用共产党人的纪律。他们如同带刺的牛蒡草，紧紧地缠在一起，一个也逃不了。"克卢蒂希已火冒三丈，他的答话越来越刻毒，语气粗鲁、刺人，施瓦尔暗暗感到害怕，因为这使他想起了他过去的那位典狱长的声音。

"我不得不提请您注意，在当前情况下使用共产党人是危险的，请您改用别的囚犯。"施瓦尔煞有介事地做出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嘴里哼着："嘣嘣……嘣"，走到克卢蒂希跟前停下，整了整肩部的衣服，挺了挺肚皮："用别的囚犯？用职业罪犯吗？那些骗子吗？"

"集中营里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

"这些人又能怎么样？"施瓦尔又围着写字桌转起来。

“集中营内有个秘密电台！”克卢蒂希倏然走向写字桌，拦住兜着圈子的施瓦尔。

司令官俨然摆出一副亲善的长官架子，拨弄着克卢蒂希的军服扣子：“您知道，我已让人探测过这个假定的电台方位。结果呢？等于零！请您保持镇静，党卫军上尉先生！”

“我欣赏您的镇静，司令官先生！”

他们冷眼相对，彼此打量。施瓦尔感到胸膛似乎鼓鼓的，就在此刻，他那故作的矜持已不复存在，突然吼了起来：“我不象您那样没有头脑！如果我下令，半小时内就可以把整个集中营砸个稀巴烂！整个集中营，当然，包括您说的那个共产党组织！”

这下子克卢蒂希也按捺不住了，瘦骨嶙峋的脸上毫无血色，他也朝着施瓦尔直吼，吓得魏桑克跳到两个争吵不休的人中间，想把克卢蒂希撵开：“何必这样，克卢蒂希，何必这样……”

克卢蒂希轻蔑地把少校推开。“给我滚，你这个笨蛋！”接着又对施瓦尔嚷道：“说不定这帮家伙已经有了武器，而您竟置若罔闻，毫无反应，他们可能已同美国人联系上了。我拒不执行您的命令！”

魏桑克再次想从中调解：“又没有命令你，是给赖内博特下的命令……”

没等他把话说完，狂怒的克卢蒂希又对他大叫大嚷起来：“闭上你的狗嘴！”

“上尉！”施瓦尔两颊颤抖，他咆哮着。

“别给我下什么命令……”

“我是司令官！”

“一个蠢……”

克卢蒂希戛然而止，扭身倒在魏桑克坐过的那张沙发上。

同克卢蒂希一样，施瓦尔也突然冷静下来，走到会议桌旁，双手斜撑着腰问："您刚才想说什么？"

克卢蒂希一动不动，耷拉着脑袋坐着，两臂松弛地搭在叉开的膝盖上。经过了一场混战，看来施瓦尔并不急于等他回答。他朝角落旁的食柜走去，取出几只杯子，坐到会议桌旁斟起酒来。"咱们喝杯酒来压压惊。"

他贪婪地一饮而尽。魏桑克推推克卢蒂希，递给他一杯白兰地："喝吧，消消气。"

克卢蒂希从少校手里勉强接过酒杯，象吃药一样，把酒喝了下去，目光阴沉地朝前呆望着。他们不再为刚才彼此攻讦而见怪，冷静似乎让位给精神上的松弛。施瓦尔点了支烟，靠在一张安乐椅上，大口大口地吸着。克卢蒂希还在发愣；魏桑克脸上毫无生气，看不出他在想什么。施瓦尔时而看看这个，时而又望望那个，他微微苦笑了一下，而后终于说道："是啊，各位先生，这下没指望了。"克卢蒂希手捶桌面，下颚向前撅，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不！"施瓦尔感到克卢蒂希犹如惊弓之鸟，他把香烟一扔，站起身来。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又能控制自己了。写字桌后面挂着一张大地图，施瓦尔上前用内行人的眼光仔细看了看，指尖轻叩着彩色的大头针。"眼下前线的情况这样，这样和这样。"然后转过身来，双手直挺挺地撑在写字桌上。"那么，你们说呢？"

魏桑克和克卢蒂希默不作声。施瓦尔双拳叉着腰。"四星期后情况会怎样？八星期后或者就说三星期后吧，情况会怎样？"他用拳敲着地图，指着柏林、德累斯登、魏玛作为回答，板壁被他捶得咚咚直响。施瓦尔洋洋得意，他在克卢蒂希缓慢蠕动的颧骨上，从魏桑克困惑不解的狗眼中，发现自己的话已经奏效；他宛如一个统帅，回到会议桌旁，趾高气扬地说："先生们，难道我

们还要自欺欺人吗?"

他坐下。"东面是布尔什维克，西面是美国人，我们夹在中间。可不，你们说呢？——您考虑考虑，上尉。现在无人过问我们，谁也不会再来这儿救我们。我们多半要在这儿见鬼去了。"

魏桑克勃然大怒，把手枪往桌上一摔。

"我才不去见鬼呢!"他粗声粗气地说。"瞧，不是还有这个。"

施瓦尔才不把这个巴伐利亚锻工的英雄姿态放在眼里呢，魏桑克灰溜溜地把枪收了回去。施瓦尔把双臂叉在胸前。"我们别无他法，只有靠自己了。"克卢蒂希突然跳起来。"我算把你看透了!"他嚷着，歇斯底里地大发作。"您想死皮赖脸向美国人靠近! 好一个胆小鬼!"

施瓦尔厌烦地打断了他的话。"您别说大话。胆小鬼也好，胆大鬼也好，我们还能怎样! 总之，我们得保全自己。这就需要明智，上尉先生，需要明智、策略、灵活性。"施瓦尔指着摊在手心中的枪："这玩意儿就欠灵活了。"克卢蒂希也从袋中拔出手枪挥舞起来："这是根本，司令官先生，根本!"眼看他俩又要干起来。

魏桑克用手将他俩分开。"大家客客气气，可别自相殴斗。"

"您想开枪打谁?"施瓦尔用几乎是打趣的口气问。

"开枪打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克卢蒂希说时唾沫四溅，一边气冲冲地来回走着。他绝望地往沙发上一仰，用手理了理稀稀拉拉的浅黄色的头发。施瓦尔挖苦他说："英雄气概看来也就这些罗。"

次日晨，克卢蒂希向赖内博特传达了司令官的命令。赖内博特正同不满二十五岁的上士在值班室里，值班室坐落在通往集中营大门口的那幢大楼的侧翼。赖内博特跟克卢蒂希迥然不同，他挺讲究外表。这个年轻人爱虚荣，喜欢把自己打扮得衣冠

楚楚，身上散发着玫瑰香，脸的下部象是搽了粉，一根胡茬儿也找不到，因此看上去象个轻歌剧里的滑稽角色，其实他只是个普通啤酒厂厂主的普普通通的儿子。

他懒洋洋地靠坐在椅子上，膝盖顶着桌边，接受了命令。"什么，救护队？这个点子倒挺不错的。"他冷嘲热讽地撇了撇嘴唇。"看来真有人怕鬼怪呢，可不？"

克卢蒂希没答理，朝收音机走去。他叉开八字腿，双手叉在腰间站在收音机前，收音机里响着新闻播音员的声音："昨晚下莱茵地区在猛烈炮击后发生激战，美因城守军撤至莱茵河右岸……"

赖内博特朝他望了一阵子，他知道，克卢蒂希想干什么。他装出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想掩饰对日益逼近的危险的恐惧，但装得不象。"你学英语的时候快到了，"他说。他那素来骄矜的微笑骤然凝成嘴角旁一道深深的皱纹。克卢蒂希才不理睬他那套嘲讽，悻悻地嘟哝道："是他们，还是我们？"

"是我们，"赖内博特高傲地回答。边说边把尺朝桌上一扔，站了起来。两人默然相对，彼此心照不宣。克卢蒂希可按捺不住了。"如果我们一定得走，"他晃了晃拳头，咬牙切齿地说，"那我也不让一只耗子活着回去！"赖内博特知道他有这么一着。他清楚，应当怎样估价克卢蒂希。这时炮声更为沉闷。

他不怀好意地微微一笑："只是你下手别太迟，上尉先生。不然我们的外交家已经把这些耗子放出洞了……"

"这个混蛋！"克卢蒂希在空中晃了晃拳头。"谁知道这些畜生是否已同美国人偷偷勾搭上了？只消捎些炸弹来，一夜间可把整个集中营武装起来。"他又神经质地补充说："好歹总有五万人呢。"

赖内博特傲慢地打断他的话："尽是些白痴，监狱炮楼上放几发礼炮就可把他们……"

"假如美国人空投伞兵，那又怎么办？"

赖内博特耸耸肩。"这样倒好，这儿乱哄哄的场面就可以结束了。"他高傲而又镇定自若地"嘣"了一声，"我可趁早设法去西班牙。"

"你这个狡猾的狗东西，"克卢蒂希轻蔑地吼道。"说到底，这不只关系到你的性命。"

"说得对，"赖内博特冷冷地顺着他的话说，"这也关系到你的性命。"

他朝克卢蒂希冷笑道："这下可要同少校，或者甚至同司令官什么的一刀两断罗。"赖内博特恶意地讥诮着，双手象是攀住一把梯子似地在空中挥了一下。"这下完了，阿德勒，你心放宽点吧，我和你是患难之交。"赖内博特将这些深思熟虑的计划竟如此无情地加以披露，这使克卢蒂希甚为恼火，他一屁股倒在椅子上，直愣愣地望着前方。真的，这下全完了！现在只有设法保全自己，免遭集中营里那帮人的毒手。他嗔怒，他痛骂那个不在场的司令官："那个混蛋，那个该死的家伙！他知道得清清楚楚，集中营里的那帮畜生已经组织起来，他不去抓上十来个毙掉而……"

"问题是，抓谁要抓准，"赖内博特说，"否则会乱了套，亲爱的。第一枪该对准那些货真价实的头头。"

"克雷默尔！"克卢蒂希马上说。

"他是其中之一，还有哪些人呢？"

赖内博特点燃一支烟，坐到桌子角上，懒洋洋地晃起腿来。

克卢蒂希愤愤地叱骂道："我要把这个狗东西关起来，象榨

柠檬一样地狠狠盘问他。”

赖内博特骄矜地微笑着："真天真，集中营长官先生，太天真了。首先，克雷默尔死不开口，你休想从他那儿搞出什么来。其次，你关了克雷默尔，不就打草惊蛇了？”

他朝扩音器走去，边走边说："你只消好好看看这家伙一眼，就知道，你从他那儿连个屁也弄不到手。”

他打开扩音器。“集中营总囚徒长克雷默尔速去总值星官处。”

营内所有扩音器都在播送这一命令。克雷默尔正在杂物存放间赫费尔那里。茨魏林还没来，他俩躲进靠窗的一角，克雷默尔对赫费尔悄悄地说："明天遣送，你知道吗？安德烈。”

赫费尔默默地点点头，扩音器再次响起了通知："集中营总囚徒长克雷默尔速去总值星官处，快！快！”

克雷默尔喘着粗气恼火地望望扩音器。赫费尔抿紧了嘴唇。

克卢蒂希挺着胸坐在椅子上，赖内博特面带愠色用胳膊碰了碰他的上臂："伙计，打起精神来！不然，让那家伙一眼就看出，‘瞧，我们最近的胜利把你们吓得魂飞魄散了，可不是吗？’”克卢蒂希顺从地站了起来，紧了紧制服腰带。

没过几分钟克雷默尔进了屋，他朝屋内扫了一眼，心中就有了数。克卢蒂希倚在墙边写字桌后面的椅子上，与其说是坐着，还不如说是躺着。这个玩世不恭的年轻人在克雷默尔进来时，就以疑惑的目光仔细地打量着他。“对您来说，有点新消息，听着。”这种满不在乎，自命不凡的语气克雷默尔是熟悉的。赖内博特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两手插在裤兜里，在屋子里大踏步地踱来踱去。他这种过于冷漠和克卢蒂希偷眼打量的气氛，不由得使站在一旁的克雷默尔警觉起来，他立刻感到，今天的事非同

小可。

“十六名囚徒，”那个自负的年轻人的皮靴不时发出咯咯的响声，“十六名关押多年的政治犯据称被救护队录用了。”那个年轻人边踱步边朝天说着，因此更给人一种满不在乎的感觉，“空袭时，救护队要去步哨线外沿……”克雷默尔的血液戛然停止流动，但他还能控制住自己，顷刻间他思绪万千，许多问题在头脑里一掠而过，但是脸上丝毫也没有流露出来：让十六名好同志去步哨线外沿……克卢蒂希猛地从墙边扭转身，站在克雷默尔跟前，气势汹汹地呵斥道：“这些囚徒走时不配岗哨，懂了吗？”

他好不容易才按捺住自己的激动，从咬紧的牙缝中挤出一句：“您可别想入非非，我们是监视着的。”但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监视。两人沉默地对视着。克雷默尔以平静的目光迎着克卢蒂希憎恨的目光，他突然产生了一种稳操胜券的感觉。克卢蒂希双眼无神，眼圈发红，眼里含着仇恨；克雷默尔从他仇恨的眼光里看出了他的恐惧感，一种赤裸裸的恐惧感。克卢蒂希越来越怒不可遏，克雷默尔当然也不见得有多冷静，他脑袋里闪过种种推测。看来赖内博特在担心克卢蒂希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他想方设法加以防范。

“明天一早，您把这十六人给我送来。”赖内博特在克雷默尔背后说，克雷默尔向他转过身去答道：“是。”

“他们要随身携带急救箱、防毒面具和钢盔。”

“是。”

这个年轻人踱到克雷默尔跟前，一把抓住他的胸口。“要是他们之中有哪个跑了……”他阴险地笑了笑，又带着一种狡狯的亲切口吻补充道：“那得补偿我们的损失罗。”

克雷默尔正要回答，克卢蒂希站在他面前恐吓道：“拿全营

的人来顶替！”

“是。”克雷默尔总用这个词表示服从，使克卢蒂希毫无进攻的余地。他只得怒声叱骂：“我倒想知道，您到底听懂了没有？”

“是。”

克卢蒂希本想发作，可是克雷默尔的泰然自若使他无从着手，他只好尖叫一声“下去”了事。克雷默尔朝门口走去，这时克卢蒂希又控制不住了，向他吼道：“站住！”克雷默尔一怔，转过身来。克卢蒂希走到他跟前，狡黠地问他：“您当过干部吧？”

他问这干啥？克雷默尔很快地想了想，随即答道：“是。”

“共产党的干部？”

“是。”克雷默尔的直言不讳使克卢蒂希不禁晃了晃身子。“您要跟我说的就这……”克雷默尔嘴上掠过一阵几乎难以觉察的微笑，“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些……”

“不！”克卢蒂希定了定神后厉声说，“您来这里为的是不让您纠集阴谋集团，不让您搞什么秘密组织，就象您在集中营里搞的这一套！”克卢蒂希的目光死死盯住克雷默尔的双眼。那个毛头小子站在克卢蒂希背后，拇指插在制服钮扣的后沿上，膝盖晃动着。

秘密组织？克雷默尔顶住了克卢蒂希咄咄逼人的目光。难道他们知道什么了？但他马上明白了，克卢蒂希只不过是旁敲侧击地试探罢了。“哦，原来是这么一着，”克雷默尔心想，“你们把我当成组织者罗！你们找错门儿啦。”他感到，似乎他那宽阔的背脊在掩护着博霍夫，他镇静地回答：“上尉先生，这组织吗，是您一手搞起来的。”克卢蒂希勃然大怒，气得拉长了嗓音，“什——么？”赖内博特往前走了一步。“啊，不，不。”

克雷默尔看出了他大胆进击的好处，于是就加强了进攻。

“它决不是什么秘密组织，而是集中营囚徒的自治机构，我们严格执行集中营主管部门的一切命令。”

克卢蒂希望着赖内博特，指望他来解围。赖内博特居心叵测地微笑着，他好象觉得克卢蒂希怪好笑的，这下可惹火了克卢蒂希，他大声训斥克雷默尔。“不错，但是您在所有的岗位上都安插了您的人。”

“集中营主管部门命令，把管理工作交给规规矩矩的，办事认真的囚徒。”——“交给共产党员，是吗？”克雷默尔毫不畏惧地奋起反击：“每个囚徒的情况都向集中营主管部门作了汇报和介绍，并得到它的认可。”说得克卢蒂希无法招架，他气急败坏地在屋里走来走去，边走边厉声大骂：“他们尽是些流氓、骗子、罪犯！”

克雷默尔站着，一动也不动，听任克卢蒂希泄怒解恨，克卢蒂希怒火平息后，又朝克雷默尔走来，挥动着手：“我们知道得一清二楚！您别以为我们蠢。”赖内博特走到克雷默尔和怒骂着的克卢蒂希中间。

“下去，”他带着鼻音说。

门在克雷默尔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克卢蒂希冲着门骂道：“这个畜生，该死的！……”赖内博特倚着桌子带着讥诮的口气说：“我跟你说过，从这家伙身上，你屁也搞不到。”

克卢蒂希踏着重重的脚步在屋内踱着。

“我不想知道，他为这个救护队挑选了哪些家伙……”他边说边在空中挥着拳头。“我真恨不得狠狠地揍他几个耳光！把这畜生毙了！”

赖内博特在桌前舒展了一下四肢。

“事情全让你给搅了，集中营长官先生，你为什么对他大叫

大嚷？这家伙早就嗅出有危险了。”

克卢蒂希还是气冲冲地来回走着。“就是他，这个畜生！他该知道我们正在跟踪他！”

“你错了。”

克卢蒂希戛然止步，呆呆地望着这个毛头小子，他突然把泄怒的对象转向了他。“你想教教我该怎样对付这个无赖吗？”

对他的叫骂，赖内博特竟毫不介意。他沉思着，又点起一支烟，喷出的烟雾直冲屋顶。

“布尔什维克分子肯定有他们的秘密组织，这点我同意。克雷默尔准是这组织最主要的角色之一，这点我也同意。”他慢悠悠地朝克卢蒂希走去。

“你听着，上尉先生，我们私下说说，集中营长官先生。我们的外交官先生的命令不对我俩的胃口，是这样吗？要是他让耗子出笼，那我们正好把陷阱关上。我们得动动脑筋！这样我们一定会把他们一举干掉！”

他朝集中营方向急速地晃动了一下脑袋。

“他们毕竟不全是布尔什维克分子。——我们可以安插个把人进去。这个人，样子要忠厚老实，长得和蔼可亲，但嗅觉要灵，要会察言观色，明白吗？”

他咧着嘴，朝克卢蒂希狡黠地微笑着。克卢蒂希似乎领悟了他的意思。“眼下你想从哪儿搞到这个人，他……”

赖内博特胸有成竹地答道：

“这由我来办，我会弄到手的。”

克卢蒂希甘拜下风，承认自己不如赖内博特精明；他突然笑了起来：

“你真是条狡猾的狗。”

这下，赖内博特微微一笑默认了。"说到底，我们也是外交家罗……"

扬柯夫斯基被安置在"小营"的那个闹哄哄的马厩里。值勤员正从一口大锅里舀汤分着，囚徒们围着他挤成一团。大伙儿用不同的语言嚷着，尖叫着，噪聒着，还有打手势的，一片乱糟糟。"老住户"将这些新来的、饿得发慌的囚徒从锅旁撵开。你推我挤，谁也不让，营区囚徒长时而在一旁嚷着，想方设法使这群饥肠辘辘的人安定下来。

"你们这批吃屎的蠢货，往后退退行不行？大家站好队！"

没人懂他的话，也没人理他。被撵到后面去的人更是没命地朝锅子扑去；另外一些新来的囚徒伫候着一个有碗的，那人三口并作两口地猛喝刚到手的汤。没有汤匙，就干脆把碗侧着喝，汤从他嘴里溢出来，溅污了外衣。没等他喝完，就有好多只手来抓碗，东拉西扯的，丁当一响，碗打落在地。大伙儿朝碗扑去，谁走运就把它抢到手，紧紧地揣在怀里，穿过人群朝大锅挤去，尾随着一长串衣衫褴褛的人，为的是等他喝完最后一口，把碗夺到手。

唯有值勤员不参与这场"混战"。他不慌不忙地舀着汤，头也不抬。如果挤得太不象话，他就动用双肘和臀部给自己腾个位置。

这时，皮皮西走了进来。这位五短身材，脑袋滚圆的区囚徒长一副困乏的样子，他无可奈何地举起了手臂致意，幸好皮皮西还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区囚徒长嘶哑着嗓门说："天天这个样，我们起码要有足够的碗啊！要不就没法让他们安静下来。"

皮皮西答道："把他们关到外面，有几只碗，你就让几个人到

盛食物的锅子跟前来。”

“他们在外面会象狮子那样吼叫的。”

皮皮西一筹莫展，伸长脖子往四下瞧瞧，到处都是乱糟糟的。

“你在新来的囚徒中见到扬柯夫斯基了吗？”

“他一定在这儿。”

“扬柯夫斯基！”囚徒长放声高喊，试图把喧哗声压下去，然而无济于事，他的喊叫不过是一种可怜的嗤嗤声而已。

皮皮西终于找到了那个波兰人。扬柯夫斯基站在一个角落里，双手托着下颚直打颤，眼睁睁地看着眼前这个场面。他一见到皮皮西，就认出了他，并朝这个德国人跑去。

“是你！是你！孩子呢？”

皮皮西用手指捂住他的嘴，提醒他别吱声，示意他跟自己走。

克雷默尔正同普罗尔忙于编造囚徒遣送名单。

小营的一千名囚徒得立即遣送。布痕瓦尔德得腾出地方来。普罗尔已将遣送人员分摊到小营的各个营区。这样，人满为患的马厩可以稍稍松动些，那里的区囚徒长们也可以松松气了。

各营区囚徒长会同各营区值勤人员和办事员挑选被遣送的人员，再由囚徒长拟定编组名单。每次被遣送的总是那些羸弱不堪的囚徒。

按照紧急防卫法得对遣送人员进行严格的挑选。

两位集中营总囚徒长难堪地沉默着。克雷默尔坐在桌旁低着头研究普罗尔给他的遣送名单，普罗尔在一旁站着。克雷默尔抬起头，望着普罗尔，蹙起了额头。他们谁也不吭声，彼此似

乎都心照不宣。隐藏在普罗尔嘴角边的苦笑此刻羞羞答答地显露出来。

"我们又得将千把号人送往那不可捉摸的地方……"

克雷默尔撅起下嘴唇，双肘张开撑在桌上，望着叠在一起的双手。

"我时而觉得，"他悄悄说，"我时而觉得我们成了一帮心如铁石的家伙……"

普罗尔虽听懂了他的话，但还是问：

"我们吗？你说的是谁？"

"我们！"克雷默尔毫不客气地说着站起身来，朝窗口走去。他双手插进裤袋，望着窗外宽广的操场。广场那头是带有炮楼的低矮而又开阔的正门建筑物。它的顶部装有十二台巨大的探照灯，每当傍晚或早晨集中营点名时，它那无情的光柱就投射到黑咕隆咚的广场上，犹如利刃切割着囚徒们疲惫不堪的脸庞。三月的清晨冷飕飕的，岗哨在塔楼周围的过道上来回走动。重机枪口伸出过道栏杆，对准集中营。

囚徒们，一个个，一对对，或者成群结队地在操场上蹓跶，他们有的走出大门，有的回集中营去。

在值班室窗口，囚徒手持帽子，作立正姿势向大门当班的党卫军区队长报到。这家伙又火冒三丈，乱叫乱吼着，一会儿踹踹这个囚徒的腰，一会儿捶捶那个囚徒的颈项！

克雷默尔无动于衷地目睹着这一切，他耿耿于怀的是那桩叫他为难的任务。孩子会怎么样？危险吗？孩子会怎样呢？不可能的！赫费尔跟这孩子准有什么关系。他们一旦知道他的情况，孩子或许会……博霍夫背地里在搞什么名堂……这个博霍夫使克雷默尔如堕五里雾中。

“别问，照我跟你说的办就是了。”

克雷默尔双眉紧锁，一只胳臂撑在窗台的十字木框上，用拳捶着窗框。

“你怎么啦？”他听见身后普罗尔的声音，猛一惊转过身来。

“没什么，”他干巴巴地答道。

普罗尔想安慰安慰他。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遣送，说不定美国人会把他们截获的……”克雷默尔默默地点点头，把名单还给普罗尔。

“我还想说一句，你看着点，昨天新来了一批波兰囚徒，懂吗，把他们一起送走。”

在杂物存放间的办公室里，分队的囚徒们团团围住扬柯夫斯基。皮皮西朝他的口袋里塞了一块面包。扬柯夫斯基悄悄地、一点点地掰着面包，把它偷偷地塞进嘴里；他为自己这副饿相感到害臊。

“吃吧，老伙计，”皮皮西在逗他，“今天我们这儿还有辣根菜汁的丸子呢。”说着，他又把一杯咖啡挪到扬柯夫斯基跟前。克罗平斯基得为他们翻译。两个波兰人交谈起来，克罗平斯基还要把他们谈的翻译出来。

“他说，他不是孩子的爸爸。孩子的爸爸死了，妈妈也在奥斯威辛给煤气毒死了。他说，孩子才三个月时，就跟着爸爸妈妈从华沙犹太区来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他说，党卫军杀死了所有的孩子，而这个小孩，一直被隐藏着。”

扬柯夫斯基打断了克罗平斯基的翻译，激动地对克罗平斯基说着。克罗平斯基继续翻译：

“他说，小孩不知道什么是人，他只知道谁是党卫军，谁是囚

徒。他说，小孩知道得很清楚，党卫军来的时候要躲起来，一点儿也不能作声。”

克罗平斯基沉默了。在场的人也默默地低下头来。赫费尔一言不发，把手搁在这个波兰人的手上。波兰人温和地笑了，因为大家听懂了他的话。

“马里安，”赫费尔对克罗平斯基道，“问他，孩子叫什么名字？”

他问了，然后把答话译成德语。

“小孩叫斯特凡·居里亚克，孩子的爸爸过去是华沙的律师。”

赫费尔的目光同情地注视着这个矮小、瘦弱的男人，他准有五十七八岁了。

扬柯夫斯基谦逊地微笑着，充满信赖地环顾着亲切友好的囚徒们，深信孩子在经历了种种危难之后，现在终于有了个安全的藏身之处。赫费尔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这个波兰人万万没料到他为什么被人叫来，他一定在庆幸他找到了好伙伴。赫费尔想，这些所谓的好伙伴也许会对波兰人说：带走你的孩子吧，我们这儿不能留下他。这个瘦小、沉静的人就会毫无怨言地再挑起他的担子，继续往前走，往前走，满怀惊恐地竭力保护这一星生命的火花，使它免遭党卫队员皮靴的践踏。扬柯夫斯基也许感觉到了这个德国人在用不寻常的目光盯着他，就朝他微微一笑。但赫费尔已经沉溺在他的思索中。一个孤单无助的人拖着一个幼小的生命，四处奔波着；他好不容易才使这个小生命逃脱了奥斯威辛死神的魔爪，难道这只是为了把他带向另一个陌生的险境？多么荒唐啊！不知在什么地方，死神就会狞笑着从他手中夺过箱子：瞧，瞧吧，你给我带来多妙的东西啊……赫

费尔竭力排除这种想法。如果要避免这个背理的结局，他此时此地就必须行动。只有在这里，而不是在任何别的地方，这样，孩子才有得救的可能。赫费尔朝四周看了看，大家都沉默着，没有一个囚徒知道该说些什么。赫费尔的目光落在皮皮西身上。他俩面面相觑，一声不吭。要在两种义务当中作出抉择的重负压得赫费尔透不过气来。他痛苦地意识到，在这样的时刻，他是多么的孤单。皮皮西无言的目光吸引了赫费尔，他希望私下取得皮皮西的认可，然而他只是深沉地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你们留在这儿，"赫费尔对囚徒们说，"当心茨魏林突然闯进来。"

他和扬柯夫斯基、克罗平斯基、皮皮西走到存放间后面的角落里。孩子见到扬柯夫斯基就迎了上去，象只温顺的小狗似地让他给抱了起来。

扬柯夫斯基默默无语，把孩子搂在怀里，无声地哭了起来。一阵令人压抑的寂静。皮皮西无法忍受了。

"别象办丧事那样好不好，"他粗鲁地说，可是他自己也感到喉头哽住了。扬柯夫斯基急于向赫费尔打听什么，却没想到，这个德国人根本不懂他的话。克罗平斯基插嘴说：

"他问，小孩子能不能留在这里。"

这时，赫费尔本该对这个波兰人讲，他明天必须上路，还有孩子……可是，这些话他怎么也说不出口来，所以当皮皮西替他回答时，他感到如释重负。皮皮西拍拍扬柯夫斯基的背脊安慰道："当然罗，孩子留在这儿。"同时他用挑衅的目光瞅了赫费尔一下。但赫费尔没有作声，他无力反驳皮皮西。突然他感到一阵恐惧，他的沉默使他迈出了违背博霍夫指示的第一步。虽然他自己安慰自己，竭力说服自己，明天总有时间把孩子交还给那个波兰人，可是，他也感到他的责任感越来越失去了坚实的精神

支柱。

皮皮西按自己的愿望理解赫费尔的沉默，他笑着对扬柯夫斯基说："别担心，伙计，照料孩子这类事我们也是懂得一点的。"这时候，赫费尔却粗暴地打断了他："别胡扯。"

然而这种抗议太软弱了，根本说服不了皮皮西。皮皮西对此不过报之一笑。

扬柯夫斯基把孩子放到地上，感激地握着赫费尔的双手，幸福地对他说个没完。赫费尔只好听之任之。

普罗尔去小营后，克雷默尔让办公室的一个囚徒把博霍夫叫来。

"你对赫费尔说清楚了吗？"这是博霍夫的第一个问题。

"我马上找他去，"克雷默尔怏怏不乐地答道，"不过你听着，情况有点儿变化。"

他三言两语地对博霍夫讲了在克卢蒂希和赖内博特那儿发生的事，并把司令官的命令告诉了他。

"他们嗅到点什么了，这点很清楚，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确切的情况。只要他们还怀疑我是决定性的人物，你们就没事。"克雷默尔用这句话结束了他的汇报。博霍夫注意地听着。

"这么说，他们是在搜寻我们罗，"他说出了他的想法，"那么，好吧，只要我们不出差错，他们就找不到我们。不过，要你来充当缓冲器，我可并不乐意哟。"

"有我这棵大树在，你就放心吧，我还可以为你们挡挡风雨。"博霍夫审视了克雷默尔一眼，从克雷默尔的话语中，他听出一种微带责怪的话音。他感到有点不自在，说道：

"是的，是的，瓦尔特，我知道。我相信你，也就是说，我们信

任你，这下你满意了吧？”

克雷默尔骤然掉过脸去不看博霍夫，他坐到自己的桌边，说了声：“不！”

博霍夫静听着。“这是什么意思？”

克雷默尔再也忍不住了。“为什么我得把这个孩子打发走？他在我们这儿是再安全不过的了。这你难道不清楚？孩子出什么事了吗？”

博霍夫把拳头朝手心一捶，说道：“别再叫我为难了，瓦尔特！孩子并没出什么事呀！”

“那就更不象话了！”

克雷默尔站起身来，来回踱着。很显然，他在竭力按捺自己激动的情绪，突然他站住了，忧郁地看着前方。

“这些纪律不对我的劲儿，”他低沉地说，“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博霍夫没有回答，他不知所措地举起了双手。

克雷默尔走近他。

“这事和赫费尔有关，是吗？”

博霍夫没有正面回答他。

“你老是用这种问题来给自己找麻烦。”

“你们不是相信我吗？”克雷默尔嘲弄地说道，“我可不希罕这种信任！”

“瓦尔特！”

“唉，什么哟！简直是胡闹！简直无聊！你那些该死的偷偷摸摸的把戏！地下活动的狂热症！”

“瓦尔特！真要命！为了你自身的安全，除了你必须知道的那些事情以外，你不应该知道任何旁的事情，这一点你难道还不

懂吗？这是为了保护你呀！”

“而我这是为了保护一个孩子！”

克雷默尔转而又恳求他：

“孩子就不能另外想个办法吗？我把他藏起来，怎么样？你放心，在我这儿，他准保没问题。”

一瞬间，博霍夫似乎要让步了，可是，接着他更激烈地反对起来：

“不行，绝对不行！孩子必须离开集中营，马上就走！我承认，我要你这么做，未免太冷酷了。但是，情况就是这样严酷啊！当然，这事和赫费尔有关，你都知道了，我何必还要隐瞒！我还要告诉你更多的事。你应当知道，我并没有得地下活动狂热症。要知道，赫费尔正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位置上。你听着，瓦尔特！是个非常敏感的位置。如果链条在这个环节上断开，那就全毁了。”博霍夫沉默了片刻，他的话使克雷默尔哑口无言，只得阴郁地注视着前方。为了使克雷默尔明白，他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博霍夫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讲下去。

“你从赫费尔那儿把孩子接走，把他藏在某个地方，那么好吧，孩子是从赫费尔那儿来的，这个事实你能掩盖得了吗？要是出了什么意外，孩子就会被发现……”

克雷默尔举起双手。博霍夫没让他插嘴。

“只要有一次偶然事件就够了，瓦尔特，这方面，我们可是有经验的哟，老兄。只要发生一件区区小事，就足以把我们绝对有把握的事弄得不可收拾——你瞧，这孩子就是一件区区小事。你总不能把他象只死猫似地埋起来吧。总得有那么一个人去照管他吧，要是有谁被关了起来……他就会把你供出来。”

这下子克雷默尔再也忍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

“不用到那时，他们早就会把我打死了，还用得着我……”

“我相信你，瓦尔特，”博霍夫热情地对他说，“我绝对相信你。要是你死了，会怎么样呢？”

“会怎么样，”克雷默尔洋洋得意地重复着。

“那时，这孩子还在。”

克雷默尔又洋洋得意起来：“可不是嘛！”

博霍夫痛苦地微笑着：

“七千名苏联军官在我们这儿被枪杀了，可是他们谁也没料到，杀害他们的刽子手，竟是给他们量身高的身穿医生白大褂的党卫队员……”

“可是这和孩子的事又有什么关系？”克雷默尔恼火了，粗声粗气地问道。

博霍夫恳切而有力地继续说道：

“要是你死了，从你那儿他们什么也捞不到了。但是，他们耍的那些手段你是知道的。谁敢说，他们不会把孩子弄到魏玛去呢？在那里，会有个女纳粹受令把孩子抱在怀里，对他说：你是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来的吧，你这可怜的孩子。你可知道在凶恶的党卫军面前把你藏起来的那个好叔叔，他叫什么名字呀……”

克雷默尔谛听着。“这位‘好阿姨’会没完没了地用德语、俄语、波兰语问，直到那孩子听懂为止，直到他……然后，瓦尔特，赫费尔手下所有的人都得送命……”博霍夫讲够了。他把双手插进裤子口袋，两个人都沉默了一阵子。最后，克雷默尔好不容易作出了决定：“我，我这就上赫费尔那儿去。”

他总算下了决心。博霍夫向朋友报以亲热的微笑。

“当然这并不是说，孩子在路上就一定会……我在想，既然

那个波兰人把他一直带到了这里，他也就一定会继续带好他的。过去我们是怎样地害怕偶然性，现在我们也应当怎样地去寄希望于偶然性。别的，我们也就无能为力了。”

克雷默尔无言地点了点头。在博霍夫看来，孩子的事到此了结了。

“对于救护队，”他转到另一话题，“我们这里必须立即作出反应。”他最初的想法是，把这个救护队搞成一个情报小组，这个机会是太诱人了，但是随后他又产生了怀疑。克卢蒂希安的什么心眼？博霍夫摸了摸他那长着又短又硬的头发的脑袋说：

“要是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就好了。”

“这件事不会有什么麻烦，”克雷默尔说，“命令是司令官发布的。”

博霍夫怀疑地挥了挥手：

“施瓦尔的命令和克卢蒂希从中搞出的花样，向来完全是两码事。”

“因此我说，”克雷默尔马上插嘴，“把救护队交给我吧。完全交给我好了。”

博霍夫睁大眼睛瞧着克雷默尔。

“你要用它做什么？”

克雷默尔狡狯地笑了。

“跟你一样。”

“跟我一样？”博霍夫装做不明白的样子。

“喂，别再玩地下活动那套把戏了，”克雷默尔咒骂着，“我可够了。你想在救护队上打什么主意，是吗？”克雷默尔用手指敲敲自己的太阳穴说：“说不定这里面也有同样的玩意儿呢。”博霍夫感到自己的秘密被揭穿了似的，两手揉着面颊。克雷默尔钉住

他不放。

“你看，我们会跟那些我们今天将挑选的伙伴想到一块去的。你以为，他们会坐等我的眼色行事？才不会呢！他们在前沿地带散步时，就会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不管有没有地下组织的领导……”为了使博霍夫放心，他随即说：“他们对地下组织一无所知，这点你尽可以放心。他们在外边探听到什么，反正我是会知道的。我这儿可以用直线‘发报’，你还用得着建立一套繁琐的通讯系统吗？”

博霍夫没有立即表示赞同，克雷默尔给他时间考虑。这个建议是明智的，可是没有ILK的同意，他博霍夫是不可以擅自采纳这个建议的，让迄今为止扮演消极被动角色的总囚徒长转而扮演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克雷默尔察觉到了博霍夫思虑的问题。

“你们去考虑考虑吧，”他说，“但是要快。”

博霍夫已想过怎样立即与ILK的成员碰一次头。波戈尔斯基是很容易见到的，通知荷兰人彼得·范·达伦也不难，可是怎么去接近普里布拉和柯地切克呢？他们虽然也在集中营里，可是，却在操场那头制造瞄准器的光学工棚里干活，那里一般人是严禁入内的；还有那个法国人里约芒，也没办法通知到，他在集中营外面军官餐厅的炊事分队里干活。只有通过一次广播线路检修，才能够通知到这些难以接近的人。博霍夫通常不轻易采取这种特别的通知方式，这种方式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采用。眼下事情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都要求采取这一方式。博霍夫带着询问的眼光望着克雷默尔。

“你能叫人来作次线路检修吗？”

“可以，”克雷默尔点点头，他马上明白了这是为了什么。他

已经接受过一次这样的任务。

“那么你记住暗号：三、四、五，最后是八。”

克雷默尔点点头。“这是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暗号。”他狡狯地说。

在集中营电工车间里，一个囚徒正站在台钳旁，一边锉着一块金属，一边陷入沉思中。

克雷默尔走了进来。

“朔普在吗？”他问。这个囚徒把锉刀举过肩，朝车间后面的板壁指了一下。当他看出克雷默尔露出不悦的神色时，说了句：“里面没有旁人。”

朔普坐在桌边摆弄着一个闹钟。他抬起头来，看见克雷默尔朝他走来。

“我们需要作一次线路检修，海因里希。”克雷默尔说。

朔普明白了，说：“行，这就动手。”

克雷默尔向前走了一步。“记住下面的数字：三、四、五，最后是八。”

朔普站了起来。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并不打听。对于他来说，这些数字是某人对另一个人的重要通知。他把桌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归拢到一起，随手拿起他的工具箱。

“我马上就去，瓦尔特。”

“可一定得办妥呀，听见没有？”

朔普显得很惊讶。

“我可总是成功的哟！”

克雷默尔离开朔普去赫费尔那儿。茨魏林也在那里。他看见总囚徒长和赫费尔站在长斜条桌边，立刻从办公室里走了

出来。

“出了什么事？”

“赫费尔得把杂物准备好，”克雷默尔镇定地回答说，“明天有批人要遣送走。”

“上哪儿去？”茨魏林好奇地用舌头舔着下嘴唇。

“我不知道。”

茨魏林龇着牙。

“您就别这么说了吧。你们知道的可比我们多。”

“怎么能这么说呢？”克雷默尔装傻。

“我倒不是想要知道你们的秘密。”说着，他迈着大步回到他的办公室去了。

克雷默尔目送着他，嘟哝着说：

“这家伙大概连夜莺走路也听得见。”

他透过牙缝轻声说：“我从博霍夫那儿来，有几句话要跟你说。我们到门口去。”

皮皮西抱着一包衣物，正好从衣物存放间出来向长桌走去。他听到了克雷默尔讲的最后几个字，瞧着这两个人离去，心里感到纳闷。克雷默尔和赫费尔站在石阶的平台上，石阶左右两侧顺着建筑物的墙直通二楼。克雷默尔倚在平台的铁栏杆上。

“简单说吧，安德烈，我知道得一清二楚。明天要遣送一批人。扬柯夫斯基还得把孩子带走，明白吗？”

赫费尔象是听到了最后判决，耷拉着脑袋。

“就不能另外想个办法安排孩子吗？”赫费尔轻声问。当克雷默尔向博霍夫提出同样问题时，说的也是这些话。在这样的困境中，世界上大概也找不出别的话来了。现在克雷默尔也用博霍夫讲过的同样的话来回答：“不行！绝对不行！”

过了好一会儿，赫费尔才问：

“这批人往哪儿遣送？”

克雷默尔苦恼地用手掌轻轻地拍着栏杆上的铁管，没有回答。赫费尔瞅着他。

“瓦尔特……”

克雷默尔不耐烦起来。

“我们总不能老这么闲站在这儿呀！你那儿有什么情况，你知道得比我更清楚。别再干蠢事了。明天队伍出发，我够忙的，也就顾不上孩子了，那么……”

他让赫费尔站在那里，自己走下台阶。赫费尔机械地掉转身子，回到屋里。

“他要你干什么？”皮皮西打听道，赫费尔没有回答。他脸色阴沉，从皮皮西身边走过，回到办公室。

阴湿的寒风在营棚间呼啸。克雷默尔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瑟缩着穿过那条左侧通往火葬场的路，从这个方向，可以看见那所不祥的建筑和它那高耸的烟囱。一堵褐色的、浸过防腐剂的木板做成的板墙，把这一切都围了进去，挡住了好奇的人们的目光。在这木板后发生了什么……没有一个囚徒看见过，因为这里是严禁入内的。克雷默尔却了解内情。

他以总囚徒长的身分，曾几次到这板墙后面去过。就是每当数百具尸体连同一批新的囚徒到达的时候，院子里尸体就会堆积如山。在火葬场担任运尸工的波兰人，把尸体一个一个地从尸堆里拖出来，扒去死人身上的衣服。这些珍贵的纺织品，是不能一块儿给烧掉的。给死人脱衣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临死前挣扎过、而现在僵死了的尸体上，四肢象铁铸成似的，死死勾住衣服不放。但是，运尸工是很有经验的。他们每两人抓住

一具尸体，先解开大衣和上衣的钮扣，然后把死人摆成坐的姿势，一个扶住，另一个把大衣和上衣从死人的头上剥去。那真是一幅令人心惊胆战的景象：死人的脑袋低垂着，两臂前伸，看上去活象个醉汉，似乎别人正在给他脱衣服，好让他上床休息，僵直的手指象倒钩似地勾住衣袖，猛地一下，衣服从不听话的死人手里扯了下来。不少死尸赤裸的躯体上，穿戴着精美无比的丝绸女内衣，从最柔美的淡红色的到海蓝色的都有；袒胸露肩的女衫遮盖不住锁骨凸出、枯槁的胸脯；僵直的手臂，真叫人怜悯；死尸被剥得一丝不挂，孤立无援地躺在泥泞的地上，剃得光光的脑袋歪向一边。有的尸体张着大嘴，就象一个黑洞，看起来象是在对这些脱去外衣后显露出来的化装服饰狂笑。这些服饰无济于事，手臂照样还是冻僵了。

死人鞋上的鞋带通常都是用细绳子或电线做的，运尸工得用钳子才能解开，然后再把鞋子从光脚上扒掉；有时还得扯下齐大腿的薄薄的女丝袜。另一个运尸工，手拿一把钳子，在遍地狼藉的、被剥得精光的死尸中爬来爬去，专门从死人嘴里寻找金牙，他用钳子把假牙拔出来，如果那不是什么值钱的货色，就把它重新安上去，还用钳子敲打一阵。接着便过来两个运尸工，把一具具经过洗劫的尸体，按其姿势，或抓住膀子，或抓住腿，向裸露的尸堆那边拖去，然后霍地一下，熟练地把死尸甩到尸堆上……

克雷默尔停下脚步。

整个营区又弥漫着一股皮肉烧糊了的臭味。这股刺鼻的臭味，直钻鼻腔。高耸的烟囱，向天空喷着炽烈的火舌。深褐色的浓烟，夹杂着碎屑，笼罩在集中营的上空。

克雷默尔想起了一九四四年八月的那个夜晚。那是美国人

空袭集中营的前几天。那天晚上，在他睡觉的营棚窗外，他也看到了烟囱上面的红火；当时他想，半夜三更的，他们在烧谁呢？——第二天，一个消息悄悄地传遍了整个集中营：台尔曼在火葬场被枪杀，尸体被焚。是谣言还是事实？——没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不，有个人知道！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火葬场人员接到总值星官传达的命令，必须有一座焚尸炉通夜烧着。那一夜，这个分队的囚徒都被禁闭在火葬场的宿舍里。党卫军不想留下“证人”。但有个波兰运尸工却偷偷溜了出来。他躲在火葬场院子里的高高的煤堆后面，亲眼看到板壁的门给打开了，一群党卫军下士走进院子，他们押着一个穿便服的人，这人个子挺高，肩膀宽宽的，没穿大衣，穿着一套深色的衣服，光着头，是个秃顶。

有人命令这个陌生人向焚尸室的门口走去，这时响起了枪声。这帮家伙在开枪后都躲进了焚尸室。几小时后，也就是过了相当于烧完一具尸体的时间，这帮人离开了火葬场。临走时，有个下士对他的同伙讲：“你可知道，我们把谁给送进焚尸炉里去了？那是共产党头子台尔曼。”

过了几天，朔普激动地跑到克雷默尔那儿。他在总值星官的登记簿上见到了有关枪杀恩斯特·台尔曼的记录。

克雷默尔望着烟囱发愣。那一夜，因为他睡不着觉，所以，那喷向漆黑夜空的红光，曾那样地吸引过他，此刻这红光又在他心头燃烧。他懂了，为什么他们的党旗是红色的。

当他踩着木梯，朝办公室走去时，听到朔普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在整个集中营里响了起来：

“注意，检修线路……”

克雷默尔停了下来，暗暗地笑了。

克雷默尔和朔普谈话后，朔普立刻把工具箱挎在肩上，向通往总值星官办公室的大门走去。

朔普凭他的证件可以通行无阻。到处都需要检修，他很善于做出自己是不可缺少的样子。他深知，“忠诚”的品质和天真地对答如流的本领，能起什么样的作用；他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这一长处。当赖内博特恶声恶气地问他要干什么时，他挺直身体，站在赖内博特面前，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回答：“我又得来次线路检修了，总值星官先生，营里有几个扩音器出了故障。”赖内博特正在写字桌边忙碌着，他漫不经心地问道：“你大概又在哪儿鬼混了吧？是不是？”朔普做出一副傻头傻脑委屈的样子答道：“我根本没有鬼混呀。电线太脆，引线老是烧穿，有什么办法？都是战时物资哟。”——“别在我面前胡说八道了！去对着扩音机讲你那些废话吧！弄好了就赶快给我滚！”对于朔普来说，这句话就等于准许他使用扩音器了。他走过去，打开了扩音器，设备发出嗡嗡声。他朝话筒吹了几口气试试，又低声咳了几下。“喂！现在检修线路。喂！现在检修线路。我数数……三，三，四，四，五，五……八。我重复一遍：三，三，四，四，五，五……八。”

所有的营棚和车间都听到了这一广播通知。在光学工棚里，柯地切克和普里布拉停下了手中的活计，抬起头来听了好一阵子。军官餐厅的法国厨师亨利·里约芒也屏息静听着。三、四、五，这是国际委员会对各委员的伪装暗号。通知他们，当天晚上八点钟，他们要在老地方碰头。里约芒在灶旁的锅里使劲地搅拌着。普里布拉和柯地切克意味深长地彼此望了一眼，一定有了什么特别情况。

“线路检修完毕。线路检修完毕。”朔普关上了扩音器。赖内博特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朔普的播音。他讥讽地说：“上帝保佑，

你总算不蠢，还能数到三。”——“是的，总值星官先生，我好歹还能数这么多。”朔普浑圆的眼睛对着那穿着讲究的毛头小子闪闪发光，赖内博特没精打采地示意叫他走开。朔普高高兴兴地回到了车间。

集中营国际委员会成员的会晤是悄悄进行的。快到规定时间时，博霍夫来到约定的碰头地点。天又冷又黑，只有寥寥几个囚徒在营棚之间走动。为防空袭，营房过道被遮蔽得黑洞洞的，有几个囚徒站在那儿抽烟，他们用手掌蒙住闪着微光的烟头。从操场通向囚徒管理区的长长的道路上倒是热热闹闹的。有些囚徒上诊所；有些从那儿出来，匆匆赶回营房。管理区一带黑沉沉的，博霍夫走进一间现在用作存放草垫和病号杂物的营棚。室内只有一盏孤灯发出暗淡的光，两个囚徒好象在塞草垫。博霍夫走进来时，他们放下活计，推开草堆。还没看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粗糙的地板上，一块四四方方的木板霍地松了开来，博霍夫把它提起，穿过狭窄的洞口，猫着腰朝下挤。上面那两个人把入口处的草又堆好。营棚底下的那间小屋原是个约为一米二深的屋基底层，左右两侧是些砖砌的矮柱，营棚屋就坐落在这些矮柱上，横里耸着几排撑地板的梁柱，这样看上去就好象在矿坑里。赤裸裸的屋基地上尽是剥落的石灰。博霍夫跌跌冲冲地向深处摸去。

在这儿，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围着一支蜡烛蹲坐着，他们中断了交谈，朝博霍夫望去。博霍夫蹲在他们中间，静听大伙儿同约瑟夫·普里布拉的争论。撤空美因茨市这一消息显然表明，美国人在扩展雷马根的桥头阵地，并在继续向前推进。一个多好的消息！普里布拉欣喜若狂，用拳捶着手心：“我们可以

马上动手了！”他那股信心十足的劲头却招来众人的反对。柯地切克不高兴地嘀咕着，范·达伦拍拍普里布拉的肩膀：“你很能干，”他用拉长了音节的德语说，“可就是太沉不住气了。”普里布拉是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最沉不住气的。他总嫌行动迟缓。

“太沉不住气了，”范·达伦重复了一遍，象个教师似地竖起食指告诫他。波戈尔斯基把手按在这个年轻的波兰人的膝上，讲述他所听到的奥斯威辛囚徒的遭遇。

“动手吗？马上？”波戈尔斯基疑惑地摇摇头，俯身向前，蜡烛光幽灵般地映照着他的脸膛，在他那线条分明的额上蒙上了一道深深的阴影。据说出发时有三千人，到布痕瓦尔德只剩下八百人了，他意味深长地说。他的身影幽灵似地映照在顶板上，显得硕大无朋。末了他猛甩了一下手臂说：“撤退，那准死无疑。”他们心中有数，波戈尔斯基为什么这样说。里约芒摔掉双手来回扔着玩的贝壳石灰石。看来只有普里布拉没有听懂波戈尔斯基的话。“我说，不要等法西斯分子把我们撵出集中营。我说，我们冲破铁丝网，跑到美国人那儿去。”博霍夫恼怒地喘着粗气，其他人也都嚷嚷起来，波戈尔斯基直摇头。“不行，万万使不得。美国人还远着呢。远得很。我们只有等着，或者——对不起，叫什么来着？”他转身求助。

“且慢动手，”博霍夫帮他说了。

“说得对，且慢动手，”波戈尔斯基微笑着表示感谢，接着又继续说着他的想法。“我们得天天了解前线的情况并仔细观察集中营法西斯分子的动静。他们不会豁出命跟美国人干的，他们准会逃跑。到那时，就看我们的了。”

普里布拉身子前倾，撑着双手，争辩道：“逃跑？要是他们开

枪，那会怎样？”波戈尔斯基微笑着说：“那就好了，我们也可以开枪。”普里布拉愠怒地站了起来：“就凭我们现有的那几支枪？”波戈尔斯基正要回答，里约芒把话头接了过去，他彬彬有礼地摆了下手，表示这个执拗的波兰人错了。“你自己说，我们只有那几支枪，那你怎么又打算靠它突围呢？这岂不……”他弹了弹手指，因为他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德语字眼。“这岂不在 nonsense ①。”这下子，大伙儿七嘴八舌地一齐劝说起普里布拉来，要他懂得，一旦有差错，会导致整个集中营的毁灭。这些透彻的论据并不能使普里布拉心悦诚服，但他还是勉强默认了，眉宇间扬起一道快快不乐的皱纹。范·达伦拍拍他的肩膀表示言归于好。普里布拉得明白，可不能拿五万人的生命去作轻率的冒险。

博霍夫的任务是使这些激动的人镇静下来。

“大家别头脑发热，说话不知道分寸，”他打断了这次争论。“正是现在，我们的头脑必须保持清醒。”

他挺了挺身子，张开双肘，手撑膝盖。“听着，眼下还有件事，我们该怎么办，我心里没谱儿。”他介绍了救护队的情况和自己的疑虑，同志们细听着。“行啦，”波戈尔斯基播晃着脑袋说，“他们在找我们，他们找了好久了，就是找不着我们。万一他们，不管明里或暗里，发现了我们，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说，我们不用害怕。我说，我们得一如既往，倍加小心。这十六个伙伴要机灵，非常机灵。你们明白吗？”他用差劲的德语给同志们解释，救护队这事有无害处，或是不是陷阱，这对我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借此在整个集中营范围内进行观察。可以去兵营、军车库、师给养队……可以去集中营的任何地方。

① 英语：胡闹。

博霍夫打断他的话："救护队去那儿也许正中他们的下怀，他们本想把其中的哪个人或者乃至十六个人全部关押起来。然后在牢房里做这些人的工作，直至他们招出，把观察到的情况转交给谁。会不会是这样呢？"

"他们只消叫其中一人就范，就能知道组织的来龙去脉。"

波戈尔斯基坚持不听规劝。

"Njet, njet, njet ①。不会知道组织情况的，决不会知道。"

他建议，只有他本人和救护队中的某个人联系。博霍夫也同样固执己见："要是有人告发你呢？……"

波戈尔斯基微笑说："那只会我死，组织毁不了！"

大伙儿一致表示反对，这可惹火了波戈尔斯基。危险随时有，他说，难道建立一个包括国际抵抗小组在内的这么大的组织就不危险？难道藏武器就不危险？

"我们起誓保密，至死不渝，我将恪守我的誓言。"

不该这样理解起誓，博霍夫反驳。

"救护队里有组织外的人吗？"波戈尔斯基问。

"有，"博霍夫说着并向同志们介绍了克雷默尔的建议，他本人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后，对它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志们也看到了它的长处，尤其是，因为这样就不必另搞一套联络系统，而且博霍夫又能经常与集中营总囚徒长进行接触。甚至连波戈尔斯基也打消了他原来的计划，举起双手亲切地微笑，表示赞同："行，我这下，怎么说呢，心悦诚服……"

碰头会开了不到半小时，同志们就分头悄悄离去，回到各自的营房。

---

① 俄语的德语译音：不，不，不。

克雷默尔正要去管理区拟定由管理区护理员组成的救护队名单，博霍夫朝他走来。他们心中有数，毋需多说。博霍夫告诉克雷默尔，同志们同意他的建议，救护队的事由他来办。他俩合计着，该挑选哪些护理员呢？得挑选可靠的经过考验的同志。然后克雷默尔去管理区。门诊室前长长的走廊上，麇集着一大群病得可怜的囚徒。

克雷默尔穿过候诊的人群挤进门诊室。这儿一派紧张忙碌的景象。十个病号一批入内就诊。室内弥漫着鱼石脂和由于体温而散发出的令人作呕的伤口臭味，使人几乎无法呼吸。充当护理员的囚徒身穿破旧白麻布衣，默默地、动作熟练地处理着病号。他们扯去病号肢体上污秽破损的纸绷带，清洗伤口。因敷用鱼石脂油膏，伤口周围形成一圈发硬的黑色痂皮，在腐烂龟裂。他们先用木制刮勺给伤口涂上一层黑黑的新鲜鱼石脂磺酸铵，接着利索而训练有素地在外面裹上一层新的绉纸带，象是在给花盆围上装饰纸套。这一切都是在几乎一声不吭的情况下进行的。

晚点名和吹夜休息哨之间的间隔很短促，得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护理员轻轻地朝病员腰间推上一把，把他打发走了。

“好了，下一个。”

下一个早已脱下裤子，默默地央求护理员，给他瞧瘦骨嶙峋的大腿上长的那块青褐色的湿疹，他被支到一旁，紧抓住下滑的裤子，一瘸一拐地去手术台，那儿已有一溜病号排队等着。做手术的是主护理员艾里希·克恩，他是共产党员，一度当过演员。手术台是一块固定的木板，加上一个黑油布枕头。他无暇对躺在上面的病号看上一眼，克恩只是看了下溃疡和肿块。在手术助手给病员戴麻醉面具时，他就盘算着这块溃疡的纵向和横向

切口。他的外科手术刀已插进病肉里，发出沙沙声。他用两只拇指挤出污物，然后清理伤口，站在一旁的手术助手已备好鱼石脂和绉纸带，很快就包扎完毕。

另一名助手把刚动过手术的病号扶起来坐着，左右开弓朝他脸颊上重重地刷了几个巴掌，病号醒了过来。（你别见怪，朋友，我们没有工夫等你自己恢复知觉。）

他蓦然醒来，懵懵懂懂地爬下手术台，压根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踉踉跄跄地朝墙边的凳子走去。在这儿，他可以同那些经历了同样情况的人坐在一条凳上，打个盹儿，清醒清醒。无人过问他们，只是不时有个把护理员来把坐在那条东摇西晃的长凳上的人打发走。

"哎，朋友，醒过来了吗？回去吧，来，让个座儿。"

克雷默尔目睹这一切，心里挺不是味儿。病号心甘情愿地躺到桌上，大口大口地吸着麻醉剂。但问题在于哪个来得快，是睡眠还是手术刀……十九……二十……二十一……有些人呻吟了起来，因为刀子动早了。

克雷默尔进屋时，克恩只是匆匆点了点头，就再也顾不上他，虽然他知道，总囚徒长可能有话跟他说。他又做了三个手术，才算了事，走进对面的护理员休息室洗手。克雷默尔对刚才所见还记忆犹新，说："象你这样干法……"

克恩一边擦手，一边在克雷默尔身旁的凳子上坐下，发出了会心的微笑："是啊，这怎么办呢……"几年前，他患胃病，被送进管理区，护理员把他养得胖胖的，他被留了下来，渐而成了半个医生，为情况所迫，还学会了做手术，现在动起刀来活象个医生。"是啊，这怎么办呢……"他说时，话中夹有一点儿虚骄的味儿。

每每做完一次大手术，他总感到如释重负，感到宽解安慰，

而在手术室里他却默默寡言，专心致志。这个四十开外的瘦子，谈起他过去当演员的情景时，就说个没完，可以同管理区的朋友谈上几个小时。在病房里，他那颗刚强的心所散发出的欢乐气息，往往给渐趋熄灭的火花送去生命的活力。

“哟，年轻人，会好的，可不？”他走到病床跟前，激励病员。“瞧，我不是总跟你说，情况未必那么严重。”

现在他却严肃地坐在克雷默尔身旁思忖着。

克雷默尔向他说明来意后，他一个劲地点头：“不错，搞闪电战起家，却以囚徒救护队告终。先是凯旋的军号声，到头来是防空警报……”

他站起来把手巾挂到钉子上。“德国人就整体而言其蠢如牛！先弄昏自已的头脑，继而蒙上自已的眼睛……”

他苦笑起来。突然他朝克雷默尔转过身去，他那灰色的眼光变得锐利起来。

“越过步哨线无人监督？——天哪，这岂不……”

“我正想跟你谈谈，”克雷默尔答道。克恩饶有兴趣地挨着他坐下，他们谈了好长时间，直到克雷默尔去吹夜休息哨才停止。就这样，他们给救护队挑选了十六名护理员。

“这事可得保密，”克雷默尔告诫他，“我来亲自跟他们谈。”

第二天上午，皮皮西从办公室取走了遣送名单，他面带愁容地把它交给了赫费尔。赫费尔默默地接过名单。打从收下这个孩子起，他们之间有了隔阂，原有的关系疏远了。

素来和蔼可亲的赫费尔变得落落寡合，涉及到孩子的事时尤其如此。皮皮西想方设法劝他把小东西留下，他总是置之不理。眼下他们看法不一，但一反常态不去探究其原因。往常他

们总是谁的看法正确就服从谁。在孩子这件事上，皮皮西不理解他的朋友是怎么想的，他觉得这事丝毫都不复杂。

前线日益逼近集中营，不管怎么说，要不了多久了，或者马上自由——或者马上死。别无第三种可能。

在这天平的指针或左或右摆动的关键时刻，还有比让孩子留在这儿更简单的办法吗？他可能同他们一起走向自由或同归于尽。

出于这一显而易见的结论，皮皮西纳闷的是，赫费尔为什么如此执意要把孩子弄走。难道他害怕了？

赫费尔把名单扔到长桌上。

“你把杂物准备好，中午能办妥的话，你就去喊那个波兰人来，把箱子还给他，”他话不多。皮皮西双手插进裤袋，挤了挤眼。

“不消说，给他个空箱子罗？”皮皮西提这个问题乃是一种进攻。

赫费尔严厉地注视着这个小个子。

“不！”他简单地答了声后正要走，皮皮西扯住他的胳臂。

“把孩子留在这儿！”

赫费尔转过身：“这由不得你！”

“也由不得你！”皮皮西回击。

他们怒目相视，两人心中升腾着同样的怒火。

“你怕了？”皮皮西问，意在和解。

赫费尔不屑一顾地转过身去。

“别胡扯！”

皮皮西再次扯住他的胳臂，求他道：“把孩子留在这儿吧，安德烈。你不用操心，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赫费尔苦涩地笑了起来。

“负责？要是走漏了风声，他们找谁兴师问罪？是你还是我？——我，囚徒组长！孩子还是跟那个波兰人走，不就没事了。”

他让皮皮西站着，一人径自进了办公室。

皮皮西忧郁地目送他离去。这下他才明白：赫费尔是害怕了！皮皮西心中的愤懑和鄙视油然而生。行，要是他害怕，不想担风险，那我来保护这孩子。孩子得离开存放间，而且立即就离开，先把他藏起来，赫费尔也就对他无可奈何了。皮皮西忧心忡忡地喘着粗气。

把孩子藏到哪儿去？眼下他说不上来，可是这丝毫改变不了他的决定。

他想跟克罗平斯基商量商量，总会找到个地方的。

对憨厚正直的皮皮西这么声色俱厉，赫费尔心里并不好受，他也知道，皮皮西对他会有什么想法。

只消一句话，皮皮西就会啥都明白了，但这句话就是不能说。

过了一会儿，克雷默尔来了。他把赫费尔拖到存放间的角落里。

“下午发车遣送囚徒。”

赫费尔点点头。“名单我有了。”

“什么？”克雷默尔追问。

赫费尔避而不看克雷默尔，望着窗外。

“该怎么办呢？”他耸耸肩膀反诘道。

“孩子自然一块儿走。”

从赫费尔的回话中，克雷默尔听出了他的痛苦，于是想好言劝慰他。

“我可不是个不通人情的人，安德烈，可你得明白……”

“难道我不明白？”赫费尔几乎以敌意的口气直冲克雷默尔说。克雷默尔不想争执，但又不得不迫使自己这般严酷无情，这叫他痛心。因此，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向赫费尔伸过手去，表示和解地说：“我不想再费神使你明白这些。这毕竟全是你的事。”说罢，他走了。

赫费尔拉长了脸望着克雷默尔的背影。现在就看他怎么办了。他困乏地向后面走去，在角落里消失了。

孩子坐在床上玩“彩色小画片”——这是克罗平斯基给他的一副旧纸牌。克罗平斯基正蹲在孩子旁，他感激地抬头望着赫费尔。赫费尔把便帽往颈项挪挪，摸摸自己的前额。

孩子认识他，朝他微笑。赫费尔还是那样出奇的严肃。他朝孩子瞟了一眼，对克罗平斯基说：“你必须把这个孩子交还给那个波兰人。”说话的语调连他自己也感到陌生。

克罗平斯基似乎没有听懂他的话，因此赫费尔声色俱厉地补充说：“今天就把他遣送走。”

克罗平斯基慢慢地站了起来：“遣送？”

那恼人的催逼使赫费尔心烦，他想赶快了结此事。于是他大声呵责克罗平斯基：“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克罗平斯基下意识地摇摇头，遣送本来是很寻常的事，但是赫费尔为什么对他这样恶狠狠呢？

“送往哪儿？”克罗平斯基问。

赫费尔的脸变得更阴沉，粗暴地回答：“我怎么知道！照我说的办就是。”

克罗平斯基一怔，双眼睁得大大的，他正想表示反对，但欲语又止，只是默默地注视着赫费尔那张阴沉的脸，同时发出一阵令人难堪的假笑。赫费尔唯恐失去了他那股势头，于是呵斥克

罗平斯基："茨魏林来以前，把孩子带上，并且……并且……"

克罗平斯基蹲下，小心翼翼地将小孩手里的"彩色小画片"拿走，又仔仔细细地把纸牌理拢，然后把孩子举到臂上。

赫费尔临走时抚摸着孩子柔软的头发。

克罗平斯基脸上感到热乎乎的，心里充满了希望。他朝赫费尔点头央求，在他的声音里包含着殷切的祈求。

"你好好看看这孩子，"他温情地说。"瞧他多美的眸子，小小的鼻子，一对小耳朵，还有一双小手……都还是小小的……"

赫费尔感到热乎乎的，胸头一阵抽缩，他温存地垂下一只手，象是要撩开蒙在孩子脸上的什么东西似的。"是啊，一个波兰犹太孩子……"

克罗平斯基活跃起来，摇了摇头。

"什么波兰孩子！世间到处有孩子，对孩子就得亲，就得护着……"

赫费尔痛苦地咒骂起来。"真该死！我是不得已啊！克雷默尔，他要我……我必须把孩子……"

克罗平斯基马上打断他的话，眼睛闪闪发亮："别听克雷默尔的，他这个人心肠硬。你瞧，红军越来越近了，还有美国人。他们越来越近了。你说，会怎么样呢？几个星期后法西斯分子全跑了，我们，还有这孩子，就都自由了……"

赫费尔紧抿着的嘴唇变得刷白，他直愣愣地发呆，心猿意马，不知所措。他终于清醒了过来，挥了下手，象是想甩掉那些纷乱的思想。

"我考虑过了，"他说着，与刚才判若两人，"你不用把孩子送给那个波兰人。遣送时一片乱糟糟的，叫他带着孩子怎么办？等到下午再说。"

克罗平斯基轻松地舒了口气。

这时，克雷默尔来到管理区。救护队的十六名护理员已挑选好，他们早在那儿的一间房里等他。他们还不知道，为什么约他们来这儿。克雷默尔匆匆跨进屋正是来向他们作交代的。他开门见山地说起来：

“朋友们，从今天起你们是救护队的人了。”

护理员好奇地围住他。这些人他全认识，他们年轻、勇敢而且可靠，来集中营已多年。

“救护队，这是怎么回事？”

克雷默尔三言两语地解释了组建救护队的用意。要是集中营遭到袭击，他们就代替党卫军作为助理医务员。

“这么说，我们得替他们擦屁股罗？”有个护理员挖苦说，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他们神情专注地听克雷默尔宣布，他们配备有钢盔、防毒面具和急救箱，可不受监督去步哨线外沿……

哎哟，我的天啊！护理员们听后为之哗然。这种情况可未曾有过。克雷默尔紧抿嘴唇，会心地朝他们点点头。

“快挨到头了，”他说。

“上面那帮家伙看来六神无主了，是吗？”另外有个人问。克雷默尔又点点头。

“不用跟你们多说，你们自己心中有数，这是怎么回事。”他对在场的人挨个儿望了望，继续说，“你们是我们而不是上面那帮家伙挑选的。对他们来说，你们无非是救护队，懂吗？”

他突然住口。十六人立即察觉，这件事非同寻常。克雷默尔又继续往下说，语调较前低沉、真挚，这时他们才领悟到他话中

的含意。

“你们把眼睛睁大，四处看看，到处都可以去。发现什么情况，就报告给艾里希·克恩，救护队由他负责。细节问题我同他讨论过了。”

克恩点点头表示同意。

“好生听着！”克雷默尔身子转了个圈，“严守纪律，绝对保密！不能让上面那帮家伙在你们身上找到什么岔子。懂我的意思吗？”

他默默地打量这十六人。他们了解克雷默尔，没再问什么；他们清楚自己的任务。

克雷默尔送他们到门口。

赖内博特自负地微笑着来接他们。他走出屋，站在这十六人跟前，乐悠悠地戴上黄猪皮手套。迈着做作的步伐，对这一溜人巡视了一下，囚徒们直挺挺地站着，脸上的肌肉一动也不动。

赖内博特的微笑变得更为阴险。

“您挑选的都是些顶呱呱的罗？”他对克雷默尔说。

“是的，总值星官，最棒的！”克雷默尔毫不胆怯地回答。这一问一答够意味深长的了。

“想来出于对您同伴的爱护，您已提醒他们注意，要是他们中哪个人逃跑了，集中营会遭致怎样的后果。”

“是，总值星官。我已对囚徒作了必要的交代。”

“好极了，”赖内博特狡猾地、语意双关地回答了一声。

“头头是谁？”

克恩朝前跨了一步：“是我！”

“啊哈。”赖内博特把大拇指塞到他那件时髦大衣的钮扣后沿下，一边打了个榧子，一边低声哼了一声。

“克恩，当然的罗，不管哪儿出了什么事儿，他总是在场的。”克雷默尔护着克恩，解释说，“他是我们管理区的主护理员。”

“啊哈，”赖内博特又哼了声，“原来如此。”

他点了一下头，告诉克雷默尔可以走了，并且让救护队人员离去。

这两人在角落里，压根儿不知道，有个人早就偷偷地躲在一旁窃听了——此人就是茨魏林。

他是无意中来到存放间的。这时皮皮西正站在衣包之间的过道里，注意地察看那个角落，因此没察觉茨魏林。他进来时，从皮皮西的举止中立即发现，那后面有什么名堂。

他冷不防悄悄地走到皮皮西身后，软绵绵地说：“您直愣愣地在看啥？”皮皮西猛然回头，望着茨魏林那张大嘴惊呆了。这党卫军下士诡谲地微微一笑，阴险地说：“这下你可没啥说的了。”

“下士先生……”

“住口……”茨魏林气势汹汹地叱责皮皮西，然后踮起脚尖悄悄朝里走去，在货堆旁驻足静听。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从角落里出来，用一堆衣包把过道堵住，却没有看见茨魏林，他们正转身走时，突然看见眼前站着党卫军下士。赫费尔吓呆了，血液凝固，心口冰凉，但他马上恢复了常态，若无其事地指着一堆堆的衣包，格外镇静地对克罗平斯基说：“你把这些玩意儿堆好。”

茨魏林也同样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你们也许想换个位置堆堆？”

“是的，下士，这样虫蛾就进不去了。”

克罗平斯基从容不迫地又将一堆衣包挪到过道前。

茨魏林快步向前，用膝盖朝他腰部蹬了一下，把这堆衣包往

边上一推，走了进去。

皮皮西站在前面，看着茨魏林消失在角落里，不禁焦急万分；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默默地交换了一下目光，意识到情况危急。

茨魏林来到角落，孩子一见这个党卫队员，便立即躲进一个旮旯里蜷缩起来了。这时，赫费尔也走了过来。

茨魏林扭歪嘴，露出一副傻里傻气的笑容，那下颚旁的皱纹看上去活象一簇小冠毛。

"很清楚，这儿有蛀虫……"他狡猾地说。

这种危险的亲切态度，对赫费尔来说是个警告，他断然决定铤而走险。眼下，只有勇敢和把情况和盘托出，也许才能化险为夷。

"下士……"赫费尔开了腔。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想跟您说明一下……"

"还用说，您非得说明一下不可。"茨魏林用靴尖指着孩子。

"您马上把这只蛀虫带走。"

克罗平斯基跟着他俩走进下士的房间。赫费尔把孩子放下。孩子胆怯地躲到墙角。茨魏林朝克罗平斯基挥挥手让他走开。克罗平斯基只好离去。

现在就剩下茨魏林和赫费尔两人了。茨魏林刚在写字桌旁坐下，门口传来刺耳的警报器嘶叫声，犹如一头猛兽在吼叫，茨魏林朝窗外望去，赫费尔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打岔说：

"空袭警报，下士，您去地下室吗？"

茨魏林咧着嘴，做出一副象是想笑的样子。直到警报声拖着喉音消失后，他才说："不用，我这次跟你们一起留在上面。"

他点燃一支香烟吸了起来，咧着嘴凝视着前方，象在考虑着什么。

赫费尔对一切作好了准备，颇有戒心地注视着茨魏林那独特的一举一动。茨魏林终于抬起眼睛朝赫费尔望望。目光中流露出窥探的神色。

“昨天他们越过了埃尔富特，”茨魏林突然说了一句。赫费尔一声不吭，这家伙要拿他干什么？茨魏林舌头耷拉在下唇上，打量着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不动声色的囚徒。歇了一会，他说：“说实在的，我待你们一向不错……”

他说时眯着眼，透过眼缝呆呆地望着赫费尔，等他回答。但赫费尔就是不开口，他摸不透，茨魏林安的什么心。茨魏林站起身来，迈着拖沓的脚步朝孩子蜷缩着的角落走去。他目光呆滞地望着这个小生命，然后用靴尖小心翼翼地碰碰他。孩子见到靴子，一骨碌地避开。赫费尔越发紧张了。

外面，克罗平斯基和皮皮西站在长桌旁忙着处理那些待遣送的囚徒的零星杂物，一面注视着里面的动静。他们预料里面会戏剧性地大闹一场，令人惊异的是，茨魏林的屋内竟如此平静。他们见茨魏林走到赫费尔跟前，象是客客气气地说了些什么。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茨魏林确实笑容可掬地走到赫费尔跟前。

“要是我愿意，”他说，“要是我愿意的话，您今晚要坐囚牢……”他谦和地眨巴着眼，窥探着赫费尔的反应。

皮皮西和克罗平斯基在桌旁见茨魏林狞笑着，用食指在喉咙口抹了一下。

“你瞧，情况危急，”皮皮西惊骇地对克罗平斯基悄悄说。赫费尔脸上毫无激动的神情，一动不动地站在茨魏林跟前，他头脑

里却在激烈地翻腾着；这家伙看来要从你身上搞到点什么。

茨魏林突然抬头静听。一队飞机掠过屋顶上空，发出讨厌的轰鸣声。这咄咄逼人的噪声，他屏息静气地听了好一阵子。然后又望望赫费尔，两人默然相对，各有各的算计。茨魏林脸上素来表情淡漠，看不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只是从那对闪动着的眼睛中可以窥见，这空荡荡的前额后面在玩着什么点子。

"但是我不愿意……"沉默了半晌，他说。

"我倒想瞧瞧，那家伙打算把他怎么办。"皮皮西激动地悄声说，克罗平斯基也低声作答："会把他送进囚牢吗？"

赫费尔感到堵塞的血突然朝头上涌。他一下子悟出了茨魏林这一举止的含意，如此之意外，惊得他无以对答。茨魏林察觉到，赫费尔听懂了他的意思，转身离开赫费尔，他为自己的那种胆量也感到惊讶。他又坐到写字桌旁，莫名其妙地在档案柜里乱翻一通。赫费尔那审视的目光使他迷惘，自我暴露的话已经出口，就无法挽回了。他以一种更为亲切的语气说："只要孩子在这上面，那他就是安全的……"

这话说得更加明白无误了。赫费尔脑中掠过种种反应。迄今还使他感到忧心忡忡的东西，一下子荡然无存。看来孩子能没有危险地隐藏起来了。他急促地朝茨魏林跨了一步，使茨魏林一怔。他朝赫费尔一个劲儿地晃着食指尖叫起来："要是您被逮住，那您活该，与我无关！听明白了吗？"

赫费尔这下顾不上什么小心谨慎了，答道："我完全明白您的意思。"

茨魏林担心自己做得太过分了，于是，他定了定神后，又恢复了惯有的那种发号施令的语调。他朝孩子僵硬地扬了下头："把他弄出去！"

赫费尔把孩子抱在臂上走出屋去，刚到门口，茨魏林又把他喊住了："赫费尔！"他俩面面相觑，都在默默地打量着对方。茨魏林眯起眼说："您是想活着从这儿出去，是吗？"

两人又互相窥探了一下，赫费尔说："如同您一样，下士。"说罢匆匆离开了房间。

皮皮西见赫费尔激动地朝桌子走来，尽管有些问题急待解答，但皮皮西很知趣地没开口。赫费尔强迫自己镇静下来。

"你把他再送到后边去。"他把孩子交给克罗平斯基。克罗平斯基正想发问，皮皮西向他吼了一声："送去，快！"

克罗平斯基搂着孩子，急急向后边跑去。

非但没发生预料中的灾祸，反而化险为夷，出现了一种崭新的，眼下尚不可捉摸的局面。赫费尔无法作出解释，皮皮西也根本不需要这种解释。他望着赫费尔，从他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在茨魏林屋内所发生的一切他全都知道了。他们相对无言。赫费尔猛地转身走进了办公室，就象是被人推进去似的。皮皮西任他一人离去，自己仍站在那儿。

茨魏林恶狠狠地注视着窗外的一举一动。外面的那些人眼下成了知情人。这件事坑得他够呛，既要依靠他们，但又得对他们吆五喝六，以掩盖自己的困惑，因为他是素来醉心于权欲的。远处炮弹的轰鸣一阵接着一阵，他蓦然神经质地转过身子，张大嘴，呆望着前方，屏息静听。他神经质地搓搓面颊，象是没修过面似的……

十六名救护队护理员戴着不寻常的面具在司令官施瓦尔的办公室前集好队，受他接见。这时，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这使他们很惊异。

营内的囚徒奔向各自的营房，集中营前面的公路上顿时活跃起来。劳役分队集队跑步进驻各营房。党卫军匆忙躲进他们的住所。

由于警报，高级军官都在司令官办公室集合。赖内博特进来报告救护队已前来报到，施瓦尔神经质地把身子转向总值星官。

“什么？——噢，是了。”

他心不在焉地挥了一下手臂，眼下没有时间训话了。这十六人得马上各就各位。

机群的嗡嗡声响彻四周上空，附近某处炮声可闻。赖内博特走出办公楼，大大咧咧地向救护队下达司令官命令。“脱帽，你们这批混蛋！”

克恩发出口令：“救护队，立——正！”

全体队员直挺挺地站着。

“向左转！跑步……前进！”

赖内博特半信半疑地目送这批跑步离去的人，喟然长叹，匆匆回到避弹室。

十六人疾步穿过空地。这里四下空无一人。他们头上戴着防护面具挺别扭的。他们心领神会地相对而笑。头顶上，机群一队接着一队隆隆地低空飞越集中营。炮弹发出低沉的轰鸣声。

这炮声来自哥达还是埃尔富特？

来到步哨线前沿，克恩向前沿阵地党卫军哨兵队长报到，看来克恩挺高兴把“他的人”分得散散的。

“四名去党卫军兵营！四名去师后勤处！四名去军车库，剩下的跟我去军官宿舍！警报解除后十分钟全体人员来此集合，听清楚没有？”

“是！”大伙使劲齐声吼着。

“散开，齐步……走！”

各组按指定的方向散开。前沿哨兵队长默然站着，这下他可管不了了。

赫费尔在自己的桌旁坐下，望着眼前的遣送名单发愣。幸亏办公室里的囚徒没察觉外面的情况，因此他也就避免了被人因好奇而纠缠不休。使他心神不宁的倒不是茨魏林那恶毒的点子，而是孩子意外得救的可能。事情竟如此简单、干脆，不由使他感到心乱如麻。他刚答应克雷默尔，把孩子带离集中营。克雷默尔是言而有信的，要是他食言呢？——要是他把孩子偷偷留下来呢？——他不用再怕茨魏林了。赫费尔凝视着名单上一长串数字。每个号码代表一个人，其中有个人没有号，就是那个孩子。他没有编号，因此也就没有这个人。只消把他藏在一只箱子里，把它……下午有成千上万的人要走出大门，谁都可以把孩子随身捎走……赫费尔紧闭双眼，要是他出色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不是最好的自解，不是可以免受良心的谴责吗？

可是他又感到折磨人的内疚，他心情沉重地感到，仿佛远方有对眼睛在盯着他，默默地、死死地盯着他。这不是一对孩子的眼睛吗？这不是他妻子的眼睛吗？自被捕以来，赫费尔还从未象现在这样感到孤单。

他可以对那诱人的点子不予理睬，也可以避开皮皮西那对默默的眼睛，但就是摆脱不了自己，尽管他感到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作出抉择。

赫费尔走出屋，去皮皮西那儿。皮皮西还在长桌旁，象在伫候他似的。空中炮声隆隆不绝，这准是次大进攻。茨魏林站在屋

内壁角的窗旁，注视着天空。赫费尔眼一瞟，确信没被茨魏林发觉，于是赶紧对皮皮西说："跟我走。"

他们向后走到角落里。正呆在孩子旁的克罗平斯基迎着他俩走来，他的一举一动无不充满着急切的期望。三人紧挨在一起站着。赫费尔向前晃了一下脑袋说："这家伙给我出了个点子，孩子可以留下。"

"噢，"皮皮西干巴巴地说了声，"要是情况有了什么变化，可以用作赎身的资本，他一点也不傻。你呢，你是怎么想的？"

赫费尔迟疑地耸耸肩。皮皮西可火了起来。"你怕什么？他现在在你手掌之中，才不会把你供出去呢。"

赫费尔拿不准该怎么办，他无力地辩解说："要是我们留下孩子，他会认为，我同意了他的条件……"

皮皮西答道："即使这样，对我们还不是一码事？"他断然决定："孩子留在这儿！"

赫费尔还想最后表示一下反对，克罗平斯基拍拍他的肩。"你是好样的。"赫费尔一言不发，把双手插进口袋，呆呆地站着，为自己的优柔寡断而苦笑。

空袭警报响个没完。囚徒围着一个大经济炉蹲坐在营房里，由于燃料短缺，因此，只有在炉子周围才散出一点热气。挤在斗室内，人体发出来的热气倒可弥补热量的不足。有些人头枕着手臂伏在桌旁睡着了，周围的喧闹于他们无妨。整个集中营死一般的寂静。宽阔的操场上空荡荡的，连大门口也没有一点动静。只是在集中营四周的炮楼上，岗哨在跺着脚驱寒，时而抬头望着天空。

有四名救护队员在党卫军驻地一带巡逻。他们在军营之间晃晃悠悠地踱步，但是他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哪几所营房是

驻有兵士的？

另一组在集中营北侧的树林地带巡视。从那儿，只要树林不遮住视线，就可远眺图林根州。在岗哨猜疑的目光注视下，他们沿铁丝网走着。

这儿与集中营、炮楼和树林相连，究竟什么地方最适宜于突围呢？这四人小组的任务就是摸清这一情况。他们头戴苏制钢盔，岗哨看不清他们窥探的目光。他们四人偶尔停步，四下环视，以消除数小时巡逻后的厌倦，而即使这随随便便的一瞥也被用作目测和估量距离。他们不让岗哨听见，交头接耳地交换着所作的观察。

直到下午，警报器长鸣，警报才解除。集中营活跃了起来。囚徒们涌出了营房。

伙房里提桶相撞砰砰作响。桶内盛着迟迟才开的午饭，差劲透了的汤早已凉了。大门旁又热闹起来。过了没多久，赖内博特对着扩音器命令被遣送人员去大门口。这一命令使"小营"象捣过的蚁穴似地乱了起来。囚徒们在马厩前乱作一团。杂沓的人群踩着解冻了的污泥，不时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区囚徒长和值勤员费劲地整顿着这一混乱不堪的场面。一片吵吵嚷嚷、你推我挤的场面，过了好一会儿才总算排成了纵队，叫喊声、推撞声和催逼声才平息了下来。

在杂物存放间，为数不多的财物很快分发完毕。赫费尔、皮皮西和克罗平斯基象三个干了不可告人的勾当的人，紧挨着站在一旁。赫费尔的每根神经都感到危机四伏。他神经质地断然拒绝皮皮西的建议，不让扬柯夫斯基前来跟孩子告别。他不想见到扬柯夫斯基，什么也不想知道，什么也不想听见。

"嘿，安德烈，你不能让那个可怜人就这样走哇……"

“让我安静一下吧！”赫费尔每根神经都在发烧。他撇下他俩，一人径自躲进了办公室。

皮皮西绝望了。“走，马里安，”他最后说了句，“快去小营告诉扬柯夫斯基。”

扬柯夫斯基万分焦急。遣送人员就要出发，还没人把孩子送来。他一再跑出队列，噜里噜苏地说着波兰话，央求脑袋滚圆的区囚徒长，允许他上杂物存放间去一趟。区囚徒长好不容易才把队整好，正为此而沾沾自喜呢，因此对扬柯夫斯基的哀求充耳不闻，不耐烦地把他推进队伍里。扬柯夫斯基象一只被抓住了的鸟儿似地，神态恍惚地来回走动着。

这时克罗平斯基找他来了。扬柯夫斯基万分激动地向他迎去，把他紧紧搂住。他那忧心如焚的脸上泪如泉涌。他无法理解的是，让他离开集中营，却不让带孩子。克罗平斯基不知说什么来安慰这个可怜人好。“你不要哭，好兄弟，”他反复说着，“我们会把小斯特凡保护得比你还要好的，相信我的话。”扬柯夫斯基一个劲地摇头。他站在那儿，那副模样真叫人可怜。他把那顶灰色斑马帽拉下盖住双耳，好御御寒，前额深深地埋在帽里，上装过于肥大，赤着脚趿着粗笨难看的木屐。扬柯夫斯基用长长的磨得光光的上衣袖拭去懵懵懂懂的眼睛上的泪水。可怜的人哪，他有的只是心灵赋予他的一点气力，他苦苦地哀告：“给我孩子，求你们行行好，给我孩子吧！”他正要下跪，克罗平斯基一把拉住他的手臂，把他扶起，摇摇他的身子，似乎这样能使他清醒清醒似的。“别哭，兄弟，别哭，”他恳求这个神志恍惚的人。“你为什么哭得这样伤心？你又不是他的父亲。”扬柯夫斯基愤愤地答道：“我比他父亲还亲！”克罗平斯基满怀激情地把这个不幸的人紧紧搂住并吻他：“走吧，兄弟，圣母保佑你。”

扬柯夫斯基不愿走，抓住他不放。克罗平斯基再也受不了这种折磨，一次又一次地搂住这个孤苦伶仃的人，然后挣脱他离去。

“兄弟，兄弟！”扬柯夫斯基在他后面追着喊，但是那个逃去的人什么也不想听了。扬柯夫斯基疲惫地垂下双臂，低声呜咽，那个烦躁不安的囚徒长见这个波兰人又离了队，朝他狠狠骂道：“真该死，你为什么还站着，还不滚回去！”

扬柯夫斯基顺从地回到队列中，内心万般痛苦，他随同长长的队伍蹒跚地沿山坡去操场。这儿又是一阵咆哮和吼叫。

赖内博特点了一遍遣送的人数，又整了整队，然后打开大门，长长的队伍象个灰色的千足动物缓慢而又艰难地涌出大门。

克雷默尔忙于处理遣送事宜，也就没顾上孩子。现在这一队不幸的人从他身旁走过，他发现有个囚徒背上背了个口袋，这才突然想起了孩子。“会是他吗？”他想。

这不是那个波兰犹太人查哈利阿斯·扬柯夫斯基。扬柯夫斯基没带行李，正踉踉跄跄地朝他的下面一站走着呢。

事已如此！赫费尔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他的行为已无法挽回。他疲惫地坐在办公室里，整理刚被遣送的囚徒的杂物清单，准备把它交给茨魏林。

皮皮西这时才轻松地舒了口气，一切顺利，孩子安然无恙。因为又一次作弄了人，他心里暗自高兴。作弄了谁？是党卫军吗？是那个可怜的波兰犹太人扬柯夫斯基吗？是生活吗？是命运吗？——这一切太复杂了。他才不去想这些呢，总算把这只可爱的小猫弄到手了，他心里乐滋滋的。

克罗平斯基呢？他钻进角落里，把孩子抱在怀里坐着。他轻轻地，非常轻地给他哼着家乡的歌曲。

赫费尔去送杂物清单。“你一定是为那只本该一起遣送的蛀虫来的吧？”茨魏林说，他下唇耷拉着，舌头向前伸着。赫费尔犹豫了一阵，没有立即回答，考虑片刻后说：“是的，下士先生。”——“您可不能声张，其他人也得这样。”——“是，下士先生。”茨魏林怏怏地拉长了脸，“是，是，”他学舌说，“我们不必互相弄虚作假了。几星期后这儿就是美国人的了，那时候您就可以把您的蛀虫抱在怀里，对美国人说：‘这，我们得感谢我们的这一位下士呢……’”

赫费尔勉强地回答：“是，下士。”

茨魏林又忘记了他的友善，故态复萌：“去你的，别没完没了的是，是！说到底，这事非同小可，……万一漏了馅，你们大伙儿就得关进囚牢。我是不会怎么的，这点您难道不清楚？”

“是！”

茨魏林靠在椅子上：“去跟您的人这么说：‘你们可别多嘴。’”

“是，下士。”

皮皮西给孩子端了杯热咖啡来，里面搀了几羹匙甜菜汁。孩子喝了一口就把杯子推得远远的。皮皮西十分焦急地叹了口气：“这玩意儿我也不喜欢吃。”

“我们该给孩子吃什么呢？”克罗平斯基一筹莫展地耸耸肩，“多瘦的小胳膊，多瘦的小腿……”

皮皮西摸了摸孩子小小的身躯，估量着：“没多少份量……”

“小孩得吃面包，白的面包，还有糖和牛奶。”

皮皮西笑了：“牛奶？哎呀，马里安！我可没有乳房。”克罗平斯基心事重重地摇着头。皮皮西双手搓着留有短发的脑袋，

蓦地开了腔："那还用说，小孩得有牛奶喝。"

"你想上哪儿搞去？"

看来皮皮西早有打算。他一旦作了决定，就不容人怀疑。"是你行还是——我行？我行！"他恼火地说着，并朝孩子俯身蹲下，轻轻抚摸着孩子的小手："好生听着，我的小乖乖，皮皮西叔叔明天去大牧场，那儿有的是乳牛，它们哞哞地叫……"孩子微微地笑了。皮皮西欣喜地用双手捧住他的小脸蛋："你在我们这儿会笑了，小乖乖。"他用手指碰碰惊讶不已的克罗平斯基的肩："你明天把他搂在胸口，懂吗？"

情况有了变化，但赫费尔在办公室里却不想多说。他意味深长地朝茨魏林房间扬了一下头解释说，孩子留在存放间，这事已办妥了。分队囚徒们立即领会了他的意思。

"在集中营里别说，我们存放间里有……"他用手做了个把这件事捂住秘而不宣的动作，就没再说下去。

下班后，赫费尔一人坐在桌旁。皮皮西不在。许多囚徒已爬到床上，赫费尔桌子后面有一群人聚在一起交头接耳，情绪激昂。

赫费尔思绪纷乱，胸中感到沉甸甸的，他两手支撑着头，双眼紧闭。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他得向博霍夫作个交代。难道他胆怯到不敢向他直说的地步？难道他把孩子藏起来，又不得告诉任何人？既不跟博霍夫说，也不告诉克雷默尔？赫费尔暗自思忖。背后的耳语声直冲进他的耳朵里。

美国人在奥彭海姆新修了一个桥头堡。坦克已突破防线向东推进！先头部队已抵达美因河畔的哈瑙和阿沙芬堡。波恩东侧正进行着运动战。科布伦茨的驻军已撤到东岸。宾根在巷战。引起赫费尔注意的是，美国人已推进到这么远，进展得这么

神速。

干脆把孩子藏起来……他睁开双眼，喃喃自语起来。

他的行为难道是既冷静又理智的吗？他的举动完全被感情所左右，这使他自己也感到惊骇。难道感情比理智更强？是感情左右理智，还是理智驾驭感情……

他犹如置身在一条没有舵的船上，随着思绪的飘荡，他找出千百条理由来为自己开脱。要是他走经一条湍急的河流，眼看一个孩子要被急流吞没，他会怎么办？他会不顾一切地跳入洪水中，没有什么比这更理所当然的了。

赫费尔深深地舒了口气。去博霍夫那儿？去克雷默尔那儿？他的所作所为去跟谁说呢？

三号营区住着随时听候调遣的"管理区囚徒"①，他们不是在军官餐厅当服务员，就是当厨师、裁缝、鞋匠什么的，或者替党卫队跑跑腿打打杂。

"晚上好，卡尔。"皮皮西坐到在党卫队厨房干活的冯德利希旁边，向他机灵地递递眼色。冯德利希马上知道，这小个子准想要什么。"你要什么？"

"牛奶。"

"要牛奶？干吗？"

"喝呗，笨蛋。"

"你要喝？"

皮皮西感到受了怠慢。"我要是有这玩意儿，宁愿换啤酒

---

① 直属集中营司令部管辖的囚徒，他们在厨房、杂物存放间等处干活，待遇较一般囚徒好。

喝……"他把冯德利希扯到跟前低声耳语道："我们有个孩子。"

"有个什么？"

"嘘，别作声，"皮皮西小心地环顾了一下，悄悄地把秘密告诉冯德利希，说时，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瞧，卡尔，现在得给小家伙搞些牛奶。——那小手臂和小腿多逗人呢。我们多喜欢这个小可怜虫呢。——好了，怎么说，卡尔——半公升行吗？"

冯德利希考虑了一下。"你打算怎样把牛奶带进大门？"这么说，他同意给了。皮皮西脸色豁然开朗。

"这是我的事。"

"要是他们把你逮住了，怎么办？"

皮皮西可火了。"是你行还是——我行？"

冯德利希笑了。他们商量了一阵，皮皮西怎样把牛奶带过去，这件事可不简单呢。他也许可以通过"对外招徕"生意把一些旧衣服送到党卫军缝补组，这样就可找个机会出去。这倒是可行的。因此，牛奶得先送到缝补组去。

冯德利希朝营棚里瞧了瞧，挥手唤来一个打杂的囚徒。

"什么事？"杂役走到桌旁问。

"听着，明天一早来我这儿一下，送瓶牛奶到缝补组去。鲁迪会去那儿取的。"

杂役向皮皮西握手问候："晚上好，鲁迪。"

"晚上好，阿尔弗雷德。"

对杂役来说，这个任务是区区小事，在党卫军生活区内，他哪儿都能去转转。

他没多问，只说了声："一言为定。"异乎寻常的事做起来倒往往象件理所当然的事。

“现在我们还得把有关情况告诉奥托，”冯德利希说罢，随同皮皮西去营房的另一侧。

奥托·朗格，党卫队缝补组囚徒组组长，已上了年纪，曾是个开业的裁缝师傅，因私下传小道消息被关进了集中营。他正站在扩音器旁，静听新闻广播。

冯德利希把他拉到一旁。

“明天早上我给你送瓶牛奶来，然后皮皮西来你那儿取走。”

裁缝师傅点了点头，抹了抹上嘴唇，这是他市民生活养成的习惯。早先，他还留过一撮小胡子呢。

“听着点，”皮皮西告诫裁缝师傅，“我给你捎些旧大衣来。就说，你曾向我们要过这些东西，懂吗？”

朗格点点头：“是，是，只管送来就是。”

弄到半公升牛奶可颇费周折。参与这事的人作了万无一失的准备，但这毕竟是个危险的举动。要是皮皮西在集中营大门口被逮住了，那不就砸了锅，他准得关进囚牢。走运的话，也得挨上二十五鞭；要是倒霉，就得进火葬场，这就完了。皮皮西却啥也不怕。每当他干了暴虎冯河的事，心情总是很乐观：仁慈的上帝，你是不会抛弃无神论者的。他在营区前，同冯德利希分手时，冯德利希提醒他：“老兄，千万别给抓住。”

皮皮西正要狠狠地回敬他，冯德利希笑着示意他别说了：“我知道，你鬼点子多……”

这样皮皮西才满意地小跑步离去。

冯德利希刚回到营区，就意外地遇上党卫队管理区的卫生员。

“喂，弗朗茨，明天早晨给我送些葡萄糖来行吗？”

卫生员为难地摇摇头。“葡萄糖？这玩意儿我们自已也不

富裕。”

“我的一个伙伴需要。”

卫生员叹了口气：“给一包，多可没有。我让杂役给你捎去。”

冯德利希拍拍弗朗茨的肩膀。

赫费尔走进来时，克雷默尔还坐在那儿忙着第二天集合点名的事。赫费尔在一张矮凳上坐下，点上一支烟。克雷默尔迅速地扫了他一眼。

“事情成了吗？”

赫费尔抽烟不作声。

“队伍中有个人背上背了个口袋，他准是……”克雷默尔边写边问着。本来，赫费尔只消点点头，克雷默尔就会满意了，可他毫无反应，只是瞅着地上。克雷默尔感到纳闷。

“怎么啦？”

赫费尔把剩下的一截烟放到鞋底下碾得粉碎。

“我得告诉你一件事……”

克雷默尔放下了手中的铅笔。

“你没有让人把孩子带走？”

赫费尔直视着他的脸：“没有。”

他们一下子谁都不说话了。

“见鬼……”克雷默尔蓦地跳起来，快步跑到门口拉开门，证实一下有无旁人。这已成了他的习惯。办公室里空荡荡的。他又把门关上，身子抵着门，双手插进袋里，紧抿着双唇，直愣愣地望着前方。赫费尔等着他发作，并决心豁出去跟他干。

克雷默尔却一反常态，少有的冷静。过了半晌才开腔。

“你违抗了命令！”

“是这样，可也不是这样！”

克雷默尔等赫费尔往下说，但他却不说了。

“还有呢？”克雷默尔终于问。

赫费尔吸了口气。

“出了些情况……”他说说停停，断断续续地汇报了他和茨魏林之间发生的事。这可以说是作解释，同时也是表示歉意。

克雷默尔让他说完。他的颧骨在蠕动。赫费尔早已说完，但他还是一声不吭，表情严厉，瞳孔紧缩。末了他以一种特别的嘶哑声说：“你跟我说的这些，你也相信吗？”

赫费尔又恢复了信心，粗声粗气地答道：“我没对你撒谎。”

克雷默尔缓缓地用肩膀一顶，离开了门，他来回走了几次，一边说着，确切地说，在自言自语：“当然，你没对我说谎，可是……”他走到赫费尔跟前停下步。“但是也许你在欺骗自己呢？”

赫费尔做了个气鼓鼓的动作，克雷默尔突然冲着他说：“你居然同一个骗子打起交道来了！茨魏林是个骗子，这个家伙只是想在我们这儿找靠山！”

赫费尔也决心接受挑战，因此也活跃了起来：“这样一来，他就在我们的手心里了。”

克雷默尔格格地干笑了一声。

“手心里？天哪，安德烈！你来集中营多久了？六个月，是吗？”他挥动着拇指。“这家伙也在他们那伙人那儿找靠山。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反复无常。只消美国人后退五公里，我的茨魏林又会神气起来，找你兴师问罪，还有那个可怜的小孩也跟着遭殃！天哪，安德烈，你干的什么好事哟！”

赫费尔举起手，象是要堵住自己的耳朵似的。

“别叫我为难了！”

“你才叫我们为难呢！”

赫费尔痛苦地叹息：“我总不能把孩子……”

“你应该把孩子还给他的抚养人，这就是命令。你不照着办，这是违反纪律！”

“要是我们活着出去，那这件事我会向党负责，你放心好了！”赫费尔向他保证。

克雷默尔严厉地盯着他的双眼：“党就在这儿！”

赫费尔想激烈反驳，但话到嘴边却没出口。

克雷默尔的目光死死地逼视着赫费尔，使他垂下了眼帘。他因痛悔而心情沉重，他不得不承认，克雷默尔在理。可是，每当他想到让孩子听任命运的摆布，他的内心就无法平静。他感到，仿佛一只强有力的手把一把钥匙插进他的心窝，把它锁住了。他感到自己有负于孩子，有负于党。他不由得把脑袋耷拉在胸脯上。

“我别无他法……我……不能……把孩子……”他轻轻地说，这既是请求，也是一种痛苦的表白。

这一刻，克雷默尔喜欢起这个备受折磨的男子汉来了，但他迫使自己保持理智。“别犹豫，现在就在这儿把这事了了，”他不顾情面地说。

他俩默然。克雷默尔双眉紧锁。他不安地来回踱起步来，象是在寻找一条出路。

“谁也别想再从我这儿领走孩子了。”再三考虑后，他终于开了腔，同时朝赫费尔嚷道：“也许你想，我还会把孩子交给哪个人当行李带走？”

他又发起火来，噔噔噔地来回走着。

“你要是那时把孩子还给了那个波兰人，孩子早就出了集中营，不就没事了。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

他坐到桌上，双手合掌放在张开的膝间。赫费尔困乏地倒在板凳上。原先洋溢在他心中的那种轻松的解脱感已不复存在……

虽则没有发生预料中的冲突，而他在这件事上所持的高尚和令人敬佩的情操已悄然消失，留下的仅是赤裸裸的、客观的现实：违反纪律！赫费尔呆呆地凝视着前方。

克雷默尔摊开合起的双手，终于开了腔，语气比往常来得温和：

“我们不要成为敌人，安德烈，不要成为敌人。那个骗子不屑一提。”

他慢吞吞地从桌上滑下，他断然作出了决定：“你得跟博霍夫谈谈。”赫费尔说啥也不肯，克雷默尔坚持说：“你必须这样做！”“这件事就我俩知道，瓦尔特，博霍夫可能认为，孩子已随那个波兰人走了。”

赫费尔的再三请求使克雷默尔烦躁起来。

“至于孩子，现在必须留在集中营里——必须！你听见吗？”他嘟哝着说，“这就不单是我俩的事了。我不清楚你的动机是什么。你也根本不用告诉我，但是你得知道，这个孩子已把你推入何等危险的境地。”

“当我发现孩子时，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废话！问题不在于此。你接到过把孩子送离集中营的命令。”

“是的，当然，可是……”赫费尔无可奈何地喊叫着，象是被刀割了一般似的。克雷默尔气喘吁吁，目光阴沉，两人默然相

对，苦苦思索着。克雷默尔可再也受不了了，他踏着重步来回踱着，琢磨着该怎么办。赫费尔把他缠个没完，克雷默尔心不在焉地听着。

“要不了多久了，瓦尔特，肯定要不了多久了。美国人说不上哪天就会到这儿。瓦尔特！我们再坚持这么几天。为什么我非得去告诉博霍夫，叫他烦心呢？孩子我们是没法再送出集中营去了。你自己这么说的。问题是往后该怎么办？这件事别传开，就我俩知道。只有你跟我，要不就砸了锅。”

“茨魏林呢？”

“他听我们的。”

克雷默尔笑了，笑声中含有辛辣的嘲讽。情况紧急，不管是否告知博霍夫，需立即采取行动。孩子没有离开集中营。他没能很好地完成博霍夫交给他的任务。他的责任本是监督赫费尔，结果却对他听之任之，现在怎么办？……“糟糕透了，”克雷默尔喃喃地抱怨着，他痛恨自己，痛恨一切。他象被人驱赶似地噔噔地来回走着。他从心底里不愿向赫费尔让步，因此他气冲冲地对赫费尔直吼：“要是我们跟博霍夫只字不提，这事以后会怎样？以后会怎样？”

这岂不是同意了一半！赫费尔高兴地举起双手，象要放到克雷默尔肩上似的。克雷默尔避开他，大声责骂：“孩子一定得离开存放间，离开你！”

“去哪儿？”赫费尔问。

“是的，放哪儿去呢？瞧你干的什么好事？我们把孩子藏到哪儿去呢？他说啥也得离开你，离开那个该死的茨魏林，到一个党卫军不会去的地方。”

那只有小营的传染病营棚。党卫军生怕染上伤寒或斑疹伤

寒，走路时无不绕道而过。

克雷默尔在赫费尔跟前停步，正颜厉色地看着他。

“去六十一号营区！”他简捷地说了声。

赫费尔惊呆了。“去传染病营棚？绝对不行！”

“孩子去六十一号营区！”克雷默尔又说了一遍，他确信自己的决定正确无误。

“那些波兰护理员在那儿呆了几个月，什么也没传染上。他们都长得棒棒的。你放心，他们会护着这孩子的。那可是他们自己的孩子，波兰孩子嘛。要不，我也许得把他藏在我的字纸篓里罗，是吗？”

赫费尔紧咬双唇不作声。克雷默尔粗声粗气地嚷道：“没有别的办法，就这样吧。你把我也扯了进去，弄得我够呛。好了，别做傻事了！孩子去六十一号营区！”

赫费尔呆望着。这样总比送走强。他抬起头说：“那博霍夫怎么办？”

克雷默尔怒不可遏。

“我想，这不就是咱俩的事了吗？你自己不也这么说过的吗？”

赫费尔不吱声了，没精打采地点了点头。

茨魏林住在集中营旁边的一幢囚徒为党卫军盖的漂亮的住宅里，结婚已两年，妻子叫荷尔坦萨，二十五岁，是个胸脯丰满、精力充沛的女人。住地有些党卫军下士暗暗妒忌他有这么个妻子。但他俩的婚后生活由于种种原因不大对头。他时髦的制服曾一度使荷尔坦萨折服，但婚后不久，这种气派十足的装饰就掩盖不住他是个无聊、懦弱的家伙。荷尔坦萨私下经常把丈夫同具

有军人风度的上尉克卢蒂希比较。克卢蒂希其貌不扬，但气宇轩昂。这类比较的结果只能使她对茨魏林产生蔑视和鄙弃。婚后生活变得越来越叫人厌倦，趣味索然，两人几乎无话可说。这还不是最叫这个女人失望的。荷尔坦萨没有孩子，医生对此也无能为力。一种暗疾使她不育，这才伤她的心呢。妻子为此怏怏不乐，她暗地里一古脑儿委过于自己那个心胸狭窄的丈夫。他那未经训练的身材和苍白的皮肤同她的相比大为逊色。荷尔坦萨的感情变得冷漠，她经常拒绝丈夫的要求，没好气地说："哎哟，别缠着我！"

她有时出于可怜让他上床。然后他象只被人抚摸过的小狗似地爬回自己的床上。家里荷尔坦萨说了算，什么事都不让茨魏林过问，她干什么，事先从不征求他的意见。

这天晚上，荷尔坦萨坐在起居室的餐具柜前，小心地给瓷器裹上报纸，然后把瓷器装进箱子。

茨魏林已到家。他脱下一只靴子，把光脚放在软垫椅上，用粗灰袜在湿漉漉的冒着热气的脚趾间拭擦着，一股酸味不时地冒出来。他察看了一下走得发肿的脚后跟，心里挺犯愁的。

荷尔坦萨没理他，忙着装箱。茨魏林又穿上袜，好不容易脱下另一只靴，提着靴子走了出去。他趿着拖鞋，上装敞开着回到起居室，坐到软垫椅上。

他缩起下嘴唇望了荷尔坦萨一刻，蓦然想起有个下士曾够味儿地笑着说过："你老婆的那双大腿……啃……"

茨魏林细瞅着荷尔坦萨圆溜溜的，稍嫌肥大的小腿肚以及撩起的裙子下露出的一截赤裸裸的大腿。——看来，这满对那家伙的胃口呢。

"你在干啥？"

荷尔坦萨漫不经心地回答：

“谁能料到……”

这一回答使茨魏林困惑不解。他想悟出其中的道理，却未能如愿。他又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荷尔坦萨一边手中忙着，一边抬起头，愤愤地答道：“你以为，我会把这些漂漂亮亮的瓷器都扔掉？”

茨魏林这下才明白过来。他随随便便地挥了一下手说：“还没到这种地步。”

荷尔坦萨恶狠狠地笑了起来，气鼓鼓地继续捆扎着。茨魏林悠闲地叉开双腿，背倚软垫椅，双手叠合放在肚皮上。过了一会他说：“我早已有安排……”

荷尔坦萨觉得不必马上答理，过了一会儿才把头转向茨魏林，好奇地问：

“是吗？怎么回事？”

茨魏林独自笑了笑。

“那你倒说呀！”荷尔坦萨厉声说。

“我这儿有个人——一个囚徒组长，藏了一个犹太小鬼。”

茨魏林又独自笑了笑。荷尔坦萨屁股不离柔软的座位，身子却转向丈夫：“什么？——后来呢？”

“我把他逮住了。”

“你把孩子抓走了？”

“我才不傻呢。”

“哎呀，你怎么干的？”荷尔坦萨沉不住气了，催促他。

茨魏林阴险地把嘴一扭，眯起一只眼睛，亲昵地向她俯下身去：

“你藏瓷器，我呢，藏一个犹太小鬼！”他悄悄地吃吃笑了

起来。

荷尔坦萨霍地站起来："你说呀！"

茨魏林靠在椅子上说："有什么可多说的呢？我不过把他当场逮住就是了，至于下面怎么办，那就很简单罗。要是我把他关进囚牢，那他现在已经报销了。"

荷尔坦萨越听越想听："是的……你为什么不把他关进……？"

茨魏林狡猾地敲敲太阳穴。"你不碰我的犹太人，那我也不动你的犹太人。还是多加谨慎为好！"

他突然察觉，荷尔坦萨在惊恐万状地盯着他，因此惊讶地问道："怎么回事，你这样愣着干什么？"

"孩子呢？"荷尔坦萨屏住气问。

茨魏林耸耸肩，若无其事地说了声："他还在我的存放间里。——你尽管放心吧，那帮家伙会照管他的。"

荷尔坦萨一声不响地坐到一张椅子上。

"你相信这帮家伙？——如果美国人来了，你大概还想留在集中营？是吗？你说……"

茨魏林厌烦地挥了下手叫她别说了。"你别瞎扯了。留在集中营？你知道，要是到这一步，我还来得及跑出集中营吗？到那时，这个犹太小鬼可是个顶呱呱的宝贝了。你说呢？那时，他们至少知道，我是个好心肠的人。"

荷尔坦萨惊得直击掌。"戈特霍德，天啊！你搞了些什么名堂啊！？"

茨魏林对她的激动感到惊异："一切都很顺利，你想干什么？"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荷尔坦萨厉声答道。"要是情况有变

化，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个好心肠的人。美国人没到，他们会先把你干掉。”

她又一次激动得直击掌。“他们会说，这家伙当过六年党卫军……”

茨魏林勃然大怒。他是党卫军，岂能因此而受到荷尔坦萨的讥讽。在这方面，他不容任何人说三道四。他妻子却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你还动了些什么脑筋？——要是有了什么情况，你究竟想怎么干？”

她的激烈言词激怒了茨魏林，他抬头望望，荷尔坦萨撑着双臂，站在他跟前，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茨魏林惘然地眨巴着眼。荷尔坦萨突然不能自已，大声责骂道：“我能干活！我能去当厨工！你呢？——不学无术！要是你在党卫军里混不下去，看你怎么办？”

茨魏林没有回答，只是漫不经心地挥了下手，荷尔坦萨对此很不满意。

“让我养你？”

“别胡扯！”茨魏林感到荷尔坦萨鄙视他。“先等等，看看情况再说。你瞧，我已经作了安排。”

“靠你的那个犹太小鬼？”荷尔坦萨一阵狂笑。“好一个安排！嘿，这种什么安排！同那些共产分子手拉着手！”

“这你不懂！”

茨魏林恼怒地一跃而起，急步穿过房间。荷尔坦萨跟在他后面，扯着他的衣袖往回拖。她对他那套傲慢的训斥置若罔闻。“要是漏了馅呢？那怎么办？”

茨魏林惊愕地瞅着荷尔坦萨。“漏什么馅？”

她扯着他的衣袖，一再催逼：“要是漏了馅呢……”

茨魏林不耐烦地推开她的手。荷尔坦萨不肯罢休，茨魏林想从她身旁走过去时，她拦住了他。

“见鬼！——难道世界上就只有你一个人？——末了还干这种好事！——你可清楚自己搞的是什么名堂？要是漏了馅，你到最后一刻就会被你自己的人毙了。”

茨魏林感到茫然，吼叫起来：“那我该怎么办呢？”

“别这么嚷，”荷尔坦萨恶狠狠地让他轻点声，“你得甩掉这个犹太小鬼，尽快甩掉！”

荷尔坦萨着实害怕了。这种害怕同时也传给了茨魏林，他突然意识到了危险。

“我倒想知道我该怎么办？”

荷尔坦萨嚷道：“那我怎么知道！——你是党卫军下士，我可不是！”

她声嘶力竭地吼着，接着又惊骇得不作声了。他俩的谈话戛然而止。

荷尔坦萨跪在篮子前，继续收拾起东西来，一边愤愤地把报纸撕得粉碎。整个晚上，他俩几乎没再说上一句话。

茨魏林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思忖着怎样才能脱身。突然他一骨碌坐起来，推了推妻子的腰。

“荷尔坦萨！”

她惊跳起来，睡眼惺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茨魏林洋洋得意地喊着：

“我有办法了！”

“什么？”

茨魏林扭开灯：“走，出去！”

荷尔坦萨冷得缩成一团，噘起嘴嘀咕着：“要我干什么？”

茨魏林已到了门口，嘟嘟囔囔地命令她："走吧！"

荷尔坦萨怕起这个下士来了。于是，她爬下热呼呼的床，在薄薄的睡衣外披了一件晨服，跟茨魏林去起居室。茨魏林已经在一只盒子里东翻西找起来。

"我要张纸写东西。"

荷尔坦萨把他推开，在盒子里翻寻着，那里面杂七杂八的乱得一塌糊涂。

"这儿有一张。"她递给茨魏林一张纳粹妇女会的旧请柬。他愤愤地把它扔回盒里。

"你大概疯了吧？"他四下寻找，看见一张椅子上有只包，外面裹着包装纸，他就撕了一块下来。

"这倒挺合适的。"他把纸片放到桌上，对荷尔坦萨呵斥道："喏，铅笔，写吧！坐到这儿，你一定得写。"

他激动得直搓面颊。

"怎么写呢？"

"我简直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荷尔坦萨拿起铅笔在桌旁坐下，大声嚷起来。

"写！"茨魏林专横地对她说。荷尔坦萨刚拿起铅笔，他就紧紧把住她手。

"别这样，用印刷字体写。看上去要象出自一个囚徒的手笔。"

荷尔坦萨怒冲冲地把铅笔一扔："听我说……"

"别胡说，写！"

他搓搓面颊，口授起来：

"囚徒组长赫费尔和波兰人克罗平斯基在杂物存放间里私藏了一名犹太孩子，党卫军下士茨魏林还蒙在鼓里。"

荷尔坦萨用刚劲的印刷体把这些话慢吞吞地写到纸上。茨

魏林在一旁考虑着。这样还不行。

他又撕下张包装纸，递给荷尔坦萨。

“杂物存放间的赫费尔和波兰人克罗平斯基想捉弄党卫军下士茨魏林。他们在衣物存放间的后角右侧，私藏了一名犹太孩子。”

茨魏林走到荷尔坦萨背后，越过她的肩膀看着她写。

“这样写就对头了。——下面落款是：杂物存放间一囚徒。”

荷尔坦萨边写边问：“你想拿这张纸干什么？”

茨魏林乐滋滋地揉揉手：“我把它塞到赖内博特的马夹里。”

“我看你象个骗子手，”荷尔坦萨轻蔑地说。

茨魏林把她这句话看成是赞许他的做法。荷尔坦萨丰满的胸脯在薄薄的睡衣下起伏，挑逗着他的眼睛。

第二天晨点名后，皮皮西便立即下了坡奔向管理区。在诊疗室里正好碰上克恩。

“喂，我要一只橡皮热水袋。”

“做什么用？”克恩惊奇地瞅了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皮皮西一眼，摇摇头拒绝。

“这玩意儿我们自己也没几个。”

“我马上还你就是了。”

皮皮西苦苦哀求，施展出他的全部口才，才把心怀疑惑的克恩说服。一只珍贵的热水袋好不容易弄到手了。皮皮西拿着它跑回存放间，叫克罗平斯基替他裹在肚子上，然后夹着克罗平斯基捆好的一包大衣离开杂物存放间。他上了坡穿过操场，朝大门口走去。在那儿，他向门岗报告外出。岗亭里的党卫队员漫不经心地开了张通行证，在窗口监督值勤的党卫军区队长打量

了一下皮皮西。

“你带走些什么破烂？”

皮皮西料到会受到盘问和遇到意外情况，所以早有准备，他直挺挺地向左转，他知道，党卫军十分重视一丝不苟的军纪，而这正是最好的通行证。

“选出来的毛货，给党卫军缝补组送去翻改！”他报告时强调“毛货”这个词，在区队长耳里，这个词想必是特别悦耳的。战争好歹已打到第五个年头了……

皮皮西听凭区队长检查这些大衣。他说得头头是道，而且大衣的质地又是那样的棒，使区队长没有什么理由来挑这个囚徒的刺。区队长微微点了下头放他走了。

走吧，你这个古怪的家伙。

皮皮西脚跟咔嚓一响，做了个漂亮的向后转。他走出大门，顿时觉得犹如穿过了一个针孔。

在缝补组，一个党卫军班长接待了他。

“你带些什么玩意儿来啦？”

没等皮皮西回答，朗格从后面对这个党卫队员喊了声：“翻改用的料子，班长，是我向杂物存放间要的。错不了。”这个党卫军班长就让皮皮西走了进去。

他拖着这些大衣走经一排排在缝纫机旁忙碌着的囚徒，啪地把这包东西摔到朗格前面的缝纫桌上。囚徒组长对每件大衣一一作了仔细检查。他把每件大衣提起来，前后左右翻弄了一阵子，然后把它平摊在桌上，看看夹里和料子，忙个不歇。皮皮西不难察觉组长忙尽管忙，可是他的眼睛总是盯着一个方向。

噢，他老是望着桌下的废料箱！

朗格举起大衣挡着，皮皮西赶紧蹲下躲进桌肚，桌子围布把

皮皮西遮住。他手指娴熟地解开外套和衬衣，旋开热水袋盖，在废料箱里找到了一只瓶。他一边倒着牛奶，一边赶紧把空瓶又藏到杂物里，这时突然从上面掉下一个小包包。原来是包葡萄糖！皮皮西抬头望望朗格，他挤了挤眼。大家都心照不宣。

皮皮西把这一小包葡萄糖藏好，整了整衣服，站了起来，说了几句寒暄话。小个子慢吞吞地走了。到了前面，党卫军班长在通行证上给他签了个字。

冰冷的牛奶揣在怀里，皮皮西感到肚皮上凉飕飕的。半路上，他把那小包葡萄糖藏在囚徒无沿帽里，这样，要是他不向哪个党卫队员脱帽，小包是不会掉下来的。

皮皮西向集中营大门走去，老远就看到岗亭旁站着一群囚徒，党卫军区队长在挨个儿搜身呢。

糟糕！这家伙在搜查！

皮皮西离门太近，回头不行，驻足也不能，真是进退两难。这怎么办？豁出去了！是你行还是我行？——我行！皮皮西无所畏惧地朝那“针孔”走去。他挤过人群，扯下藏有葡萄糖小包的帽子，脚跟咔嚓一响，喊道：“第二三九八号囚徒从党卫队缝纫组回营！”

忙于搜查违禁品的党卫军区队长一转过身，皮皮西就把通行证捅给他，并做了个漂亮的向后转——这时他已穿过了“针孔”。这几秒钟好险呀，简直叫人心胆俱裂！要是有人在他背后嚷：“嘿！那个杂物存放间的，回到大门旁去！”那不就完蛋了！

皮皮西每走一步，离大门就远一步，紧张的心情也就变得轻松一些，连肚皮上也不再感到凉了。谢天谢地，没人把他唤住！皮皮西身后，一片无边的保卫着他的空地在延长。他穿过半个操场后，小跑起来。这时紧张感已消失殆尽，一阵狂喜涌上心头。

皮皮西奔跑起来！高兴吧，小家伙，有牛奶了！

克罗平斯基眼中噙着兴奋的泪花。他俩蹲在孩子跟前，凝视着孩子。瞧他喝得多欢，克罗平斯基不停地抚摸着皮皮西的胳臂。孩子两手紧捧着一只大铝杯，活象只小熊，嘴里不断发出咂咂声……

"好兄弟，有胆量，"克罗平斯基悄悄耳语。

皮皮西答道："老弟，你知道，我可吓得一裤子尿呢……"

他笑了，这件事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

赫费尔突然出现在他俩背后，他们幸福地抬头望着他。"牛奶是从哪儿搞来的？"

皮皮西朝赫费尔咧着嘴笑，用食指捅了捅孩子的肚子："草地上有头乳牛，哞哞直叫……"

孩子笑了。

皮皮西一屁股坐下，惊喜得合起了手掌。

"他笑了！你们听见了吗？他笑了！"

赫费尔仍然神情严肃，他看上去挺累的。可不，他度过了一个忧心忡忡的夜晚。在晨点名前他听克雷默尔说，一切都已跟六十一号营区的波兰区囚徒长齐特柯夫斯基谈妥了。

这不，赫费尔正站在孩子跟前，望着他津津有味地喝牛奶呢。现在必须跟他俩说清楚，孩子……"我说，"赫费尔开了腔。

皮皮西看见克雷默尔早晨来过，所以马上知道，赫费尔的话是代表了集中营总囚徒长的意思。他要让孩子离开存放间，其中准有什么原因。但为什么偏偏转移到传染病营棚去呢？

赫费尔叫他俩放心。光天化日之下不能把孩子送往小营，只有在黑夜里才行。茨魏林通常在总点名后离开杂物存放间。这个时机最为有利。皮皮西双手插进裤袋，十分伤心地说："一只

好端端的小猫儿……”

有个囚徒走了过来，提醒他们留意，茨魏林刚来过，他们暂且不能动手。

再说，茨魏林在晨点名后便立即回到自己房里，但是没来得及把那张纸条塞进赖内博特屋里。他走进集中营后，小心翼翼地朝总值星官办公室瞟了瞟。赖内博特正坐在写字桌旁，茨魏林尴尬地敬了个礼正想退回，赖内博特却惊愕地抬头望了望，心想：杂物存放间的这个呆头呆脑的家伙想干什么？

上午，茨魏林出去了好几次。可是大门口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情况，所以老是没能下手。

下午，茨魏林坐在房中苦苦思索起来。赖内博特一般在晚点名结束后蹬上摩托车下山去魏玛会情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不去过问点名的事，静心等赖内博特离开集中营，这时才能把这张纸条脱手。

这张该死的纸条，这样搞究竟对头不对头？

荷尔坦萨的惊恐弄得他一直坐立不安。只要他还呆在党卫军里，他就不必为自己的前途烦心。他是骷髅团成员①，又是集中营的党卫军，这就使他迄今为止从来无须为生活操心。昨天同荷尔坦萨发生口角后，他才恐惧地感到集中营的末日就在眼前，末日再也无法延宕了。但他思想太迟钝，没想过可能会因此送命。他百无聊赖地透过窗户望着衣物间里的囚徒在忙碌着，思绪万千。他的下场会怎样呢？

“要我来养你？你不学无术，一窍不通……”这种指摘一再缠着他。未来的生活毫无着落，这使他感到困扰。战争果真到了

---

① 党卫队中的一种骨干组织。

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

迄今为止，茨魏林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难道一下子就不再这样了吗？元首失算了。是元首吗？——孬种！刹那间，茨魏林想到了他——那个素不相识和不可企及的人，此刻此人正安坐在某地万无一失的避弹室里呢！

茨魏林感到自己象是一个孤家寡人。集中营司令官几乎睬都不睬他。其他人呢？克卢蒂希？赖内博特？他们上他这儿来骗钱时才恭维恭维他。拍拍他的肩膀，下士同志……给只犹太人的金烟盒吧，给只金刚钻石戒指，给支金笔吧……

同志？茨魏林自我嘲讽地笑了。有朝一日不得不求助于他们时，这些"同志先生们"赠予他的，就将是这种嘲讽。那种对克卢蒂希、赖内博特的胆怯突然间变成惧怕了。要是那犹太孩子的事走漏了风声，他们两人准会送他的命的。

赫费尔走到长桌旁，跟囚徒聊了起来。茨魏林虎视眈眈地望着窗外。内心的恐惧让位于对室外那个畜生的仇恨，是他把他卷进了那桩恼人的犹太小杂种事件中去的。"我会回敬你的，"茨魏林想着，"我要你尝尝苦头，你这个下贱坯！"

"关上窗子，你又在胡扯些什么……"

荷尔坦萨已习惯于这种说话语气，因为她讨厌茨魏林那张总是咧开的嘴。

她正又要往下说时，茨魏林从沉思中惊起，出乎意外地果真闭上了嘴，起身大步走到门前，开开门："赫费尔！"

赫费尔抬头望了望，就随茨魏林进了屋。每当他们面对面站着时，彼此都心照不宣，故意回避关于孩子的那件事，但谁都清楚此事的利害。赫费尔心里颇为紧张地等着，看茨魏林会跟他说些什么。他平静地正视着这个党卫军下士。后者叉开两只

长腿坐在写字桌后。

“今天不遣送囚徒了。点罢名你们统统回营房去。”

这是什么意思？

“早些休息，你们不乐意？”听来说得倒是和和气气的。

“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忙呢。”

茨魏林摆了摆手。“明天再干。今天就干到这儿，反正就要下班了，”他补充说。

“您这是什么意思，下士？”赫费尔装出一副憨相。

“您别装蒜啦，”茨魏林做出推心置腹的样子答道，“我俩都清楚……”

他们用目光互相打量着。

“您去集队点名。钥匙今天由我自己管。”

赫费尔离开屋时，感到茨魏林在背后心怀叵测地窥伺。他会心地朝皮皮西匆匆眨了眨眼。皮皮西站在桌旁，目睹这一切感到疑惑不解。赫费尔对他示意说，已经接上火了。他俩没对上一句话，只是使了下眼色：注意！

“集队点名！”赫费尔穿过存放间。

“集队点名！”

分队囚徒在屋内长桌前集合，对提早点名感到惊讶。这时赫费尔在存放间走了一遭，检查一下窗户锁上了没有。他边走边思忖着，茨魏林这次把钥匙亲自送到大门口，这样他们就被关在门外，只能从外面进楼，原计划就得推翻。

一种隐伏的危险感死死地缠住了赫费尔。为什么茨魏林在存放间里呆得比平时久？他想干什么？克罗平斯基对提早点名也感到纳闷，从角落里走了出来。

“出了什么事？”

赫费尔叫这个波兰人别慌，让他到前面去探探情况。赫费尔看看四下无人，打开大楼前侧两扇窗中的一扇，探身摸了摸外面的情况。离窗不到三米处有一屋顶，这屋的顶层与衣物间和浴室相通。赫费尔欣喜地看着，然后关上窗扉，但没把插销销紧，这样，要是从外面使劲推的话，就能把窗户推开。然后他到前面去了。

天色已黑，集中营早已点过了名。茨魏林却还在杂物存放间里。赫费尔、皮皮西和克罗平斯基躲在厨房和浴室间一个黑魆魆的角落里。他们一声不吭，注视着那幢庞大的石砌楼房三楼的窗户。

在冰凉刺骨的蒙蒙细雨中，他们瑟缩着，把手深深插进裤袋里，直愣愣地仰视着窗户。整个集中营内死气沉沉，万籁俱寂，见不到一个囚徒。间或从办公室匆匆出来个把营区囚徒长，脚踩着碎石发出喀喳喀喳的声音，随即在哪个营房里消逝了，于是，被惊走的死寂又恢复了。铁丝网上小小的红灯有节制地闪烁着微光。操场上的柏油路被雨淋得湿漉漉的，泛着惨淡的弱光。集中营四周是黑咕隆咚的树林。

克罗平斯基悄悄地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在旁边的两人谁也没答理。

孩子这时睡了没有？

茨魏林把灯放到写字桌下面，用布把它蒙住，这样窗子虽没涂黑，灯光也就透不出去。他现在可以放心了，赖内博特已离开集中营，门岗也换过了班。他把纸条放进制服上装外面的胸袋

里，这样随时可取出，然后熄了灯，把它放回桌上。他沿着衣物间有窗的一侧，在暗中摸索着朝后面深处的角落走出，他推开衣包，拿电筒朝里面照去。孩子猛地睁开眼，一见这刺眼的光芒，便缩进被子里去了。

楼外，克罗平斯基扯着赫费尔的手臂："瞧，那儿！"

三人凝视着尽头那个窗户，窗后幽灵似地晃动着亮光。突然，皮皮西快步朝杂物存放间奔去。那楼的门没上锁，他正要窜进大楼，赫费尔一把把他抓住，拖了回来，压低嗓音斥责说："你疯了！"

皮皮西气喘吁吁："我揍死这个狗东西！"

克罗平斯基也走了过来。高处传来拉门的嘎吱声。刻不容缓，得当机立断。三人激动而又匆匆地交头接耳了一阵。

赫费尔在大楼里消失了，另外两人耗子似地躲进突出在外的楼梯的昏暗的凹处。赫费尔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头上响起靴钉踩在楼梯石级上的嘎嘎声。被遮蔽的电筒射出的微光鬼怪似地顺石级而下。过道里黑糊糊的。能往哪儿躲呢？不容赫费尔作一秒钟的考虑，别无他法，只有门旁两米宽的墙角可藏身。那么站着还是蹲下呢？赫费尔本能地迅速蜷缩在光秃秃的墙角，头垂在膝盖上，臂围着膝盖，连眼睛都闭了起来，仿佛这样更能隐身似的。

茨魏林走完楼梯的最后一级，朝门口走去。眼下这一瞬间将决定成败……电筒只消信手朝边上一晃，赫费尔就会被发现。茨魏林却把那条细长的光柱对准门把。

赫费尔屏息静听了几秒钟。没发生什么情况！他听见门开后又给关上了，他这时才如释重负。外面响起钥匙插锁孔的喀哒声，接着砰砰两下门给关上了。脚步声沙沙而去。

赫费尔抬起头，他清楚，在这几秒钟内他千头万绪，想得可多呢，但他眼下可不是回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站起身来。

皮皮西和克罗平斯基躲在石级下的凹处，屏住了呼吸，身子紧贴着墙。茨魏林就挨着他俩擦身而过。他的皮外套闪闪发光，衣领高高翻起，到了帽边。

他迈着膝盖从来伸不直的长腿，沿着缓缓上升的坡路大步走去。他那瘦骨嶙峋的身影向前佝偻着，幽灵似地消失在雨幕和幽冥之中。

现在的情况正如他们在分队和集中营点名的间隔这段时间里所讨论和预料的那样。

皮皮西和克罗平斯基沿着存放间大楼的正面蹑手蹑脚地走着。地下室的许多窗户的通光口就紧挨着地面。他俩悄悄地顺着最后几个通光口滑下，轻轻地晃动几下窗子，窗扇就开了。他俩溜了进去。

这时，赫费尔在底楼。他对一切作了周密的考虑。他可以飞快地从过道屋顶跑入杂物存放间，而带着孩子就不能走这条路出去。因为，这样太费时，被发现的危险性太大。

赫费尔打开楼梯口的窗户，静静地谛听暗中的动静。瞬间的紧张倒使他清醒起来，情况不错。他精确地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先是等着，细细听个究竟。片刻后，心里踏实了，因为四下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此时此刻，正好既没有哪个囚徒，也没有哪个党卫队员从集中营出来。那后面是铁丝网，但在黑暗中难以辨认，只有网上那些缄默的小红点显示出它的存在。山墙对面是一座炮楼，赫费尔才不怕它呢。炮楼和存放间大楼间的浴室挡住了视线。比较危险的倒是在二十五米远处的那座炮楼。不过赫费尔对这个危险点也作了周密的考虑。在这雨夜，岗哨得

定睛朝某点看上一阵子，才能有所察觉。因此也就没有理由认为，赫费尔从屋顶跃进上面窗户的那一刹那，正好被岗哨的目光盯住。当然，也可能碰到这种倒霉事。那搜索灯一亮，……这下可就完了。

既然打算为那些不甚重要的事冒生命危险，那总得碰碰运气。安德烈，就干吧！赫费尔悄悄爬上过道屋顶，紧贴屋顶躺着，竖起耳朵四下倾听着。——毫无动静。

他小心翼翼地滑到杂物存放间的山墙旁，蜷缩起身子蹲下。此刻，他只消一跃，准能抓住头顶上的飞檐了。赫费尔象个起跑运动员那样全神贯注地下蹲着，接着竭尽全力猛地一跃，双手抓住了屋椽，身子悬挂了起来！引体向上却比想象的要慢和费劲得多。一瞬间，赫费尔仿佛置身于明亮灯光的照射下和众目睽睽之中。突然，他感到一阵灼热，感到一阵折磨人的恐惧，但它旋而变成一种韧力散布到肌肉中。他引体向上，用前额顶住窗框，感到贴附在墙上的身子被墙壁推开倒了下去。他下意识地松开一只手，捅开窗扇，似乎这样做是最不言而喻的了。他随手抓住窗框，一跃就到了里面。他迅速关上窗户，蹲下身子闭起双眼，让全身松弛一下。

赫费尔这才感到全身乏力，但随即他的头脑又变得十分清醒起来。他扒开衣包堆，摸到了小孩的身子。

“是我，小乖乖，别出声！一点儿也别出声！”

克罗平斯基为了接走孩子，本想让人把自己反锁在杂物存放间里。但赫费尔不同意，因为万一茨魏林把他抓住，他比这个波兰人更善于对付茨魏林。

赫费尔带着孩子匆匆朝前跑去，他穿过衣物间走进办公室。一切得从速进行，他们在地下室里等着他呢。孩子经克罗平斯

基的安排，已习惯了集中营的环境和那种异乎寻常的生活方式，因此挺乖的。赫费尔把他抱到地上，从衣物间拖来了一架挂衣包用的人字梯。梯子上还挂着一个包，看来象是谁忘在那里的。包里有条长绳。赫费尔取出绳子，把孩子裹在包里扎紧，再把绳拴在包上，然后把梯子支在一张桌上，爬了上去。通屋顶的天窗就在烟囱旁。赫费尔力避任何响声，打开天窗。他在黑暗中又张望了一阵后，手里拿着绳子，缓缓爬上斜面屋顶。他躲在天窗后，把包往上提，身子紧贴屋顶，向低矮的烟囱匍伏爬去，一边谛听着。然后猛地一下，包就掉进了烟囱。

他们伫候在地下室开启的烟孔旁细听动静。皮皮西沉不住气了，把头伸进狭窄的开口处。炉身内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把头缩了回来，脸上满是尘土，他一边咒骂着，一边揉去眼睛里的尘土。绳子在烟囱出口处尖厉的角上磨出了一条条印子。要是绳子磨断了怎么办？

赫费尔一惊停住了手，思忖了几秒钟。他顾不上被人发现的危险，在烟囱旁站起身来，用一只手臂垫在绳子下护着，让绳子徐徐下坠。

绳子透过作衬垫的袖子，勒在赤裸裸的手腕上向下滑去。皮肤上感到火烧火燎似的。为了不致痛得哼起来，赫费尔前额顶住烟囱。终于从地下室里传来了约定的信号——绳子被抽了一下。赫费尔松开绳子，筋疲力竭地倒在屋顶上。他把火辣辣的手塞进腋窝里，头向前耷拉着，静坐了好一阵子，疼痛才得以缓解。

地下室里，皮皮西和克罗平斯基好不容易才把那个包拖出烟孔。孩子在里面呜咽着。

“喂，马里安，小心点！”

克罗平斯基突然住手，悄声向孩子说了些什么。孩子果真停止了呜咽，身子动了动。包有些地方已散开，拖拖挂挂的，克罗平斯基小心地用手把它整了整。孩子费劲地从狭窄的包孔中挤出身来。

“是这孩子？”

“没错。”

克罗平斯基利索地解开绳子，把包打开。“谢天谢地，”皮皮西长吁了一口气。“这孩子真是多灾多难。”

小生命浑身在哆嗦，他那幼小的心灵受到震撼。克罗平斯基抚摸着小孩，安慰他。孩子啜泣着求助似地紧紧依偎着他。他们总算使孩子平静了下来，这样他们才敢走上把他带出集中营这段危险的路程。他们又把孩子裹进包里，整了下烟孔。赫费尔已把绳子抽了回去。他们商量了一阵。为安全起见，克罗平斯基得先走一步。要是二十米内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他就回来接皮皮西。他们从地下室的通光口爬了出来。总算走运，雨下得更大了。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暗处。

“走，马里安！”

克罗平斯基走后，皮皮西就留在存放间昏暗的角落里。克罗平斯基顺着第一排营棚走去。有些营棚的门敞开着。囚徒们在那儿吸着烟头。克罗平斯基驻足静听。他的听力是没话可说的，他能听清远处微弱的声音，他能毫不含糊地区分党卫军下士和囚徒的脚步声。前者是脚登沉重、坚实的皮靴，步子稳稳当当，嚓嚓作声；后者趿着不合脚的木屐，走起路来急匆匆的，发出巴哒巴哒的响声，更不用说在这烦人的雨天了。克罗平斯基倾听着，四下悄然无声。他快步回去接皮皮西。他俩一起来到克罗平斯基刚才站的地方。在一所黑魆魆的营棚的掩护下，皮皮西

停了下来，克罗平斯基先向前走了二十米，皮皮西尾随他沿着营棚走着。他们穿过横贯集中营的道路，一直来到小营附近。最后一段路是最不安全的了。可是他们从一排排营棚的掩护中出来后，还得在那条通往管理区的开阔的大路上走相当长的一段路，才能拐向一旁。雨天路上行人虽较往常少，但还是有些上诊所的囚徒。在一所营棚的掩护下，他俩对这条路作了一番仔细的观察。路上没几个囚徒，这就是说，马上要吹返营哨了。有些人头顶单薄的条纹囚服或麻袋片来挡雨。

"咱们可以走了吗，马里安？"皮皮西问。

"那要看咱们的运气了，"波兰人说。

"瞧，那儿有三个人，咱们跟上他们，走。"

皮皮西说着，就跃上大路。克罗平斯基跟在他后面。他们紧跟这三个去管理区的囚徒。其中两人为了挡雨蒙住了脸。还没走几步，克罗平斯基就一把抓住皮皮西。"党卫队！"

真的，两个党卫军下士正从远处迎面走来。皮皮西和克罗平斯基都为之一惊，但皮皮西毕竟在集中营里练就了一副镇定的本领，这使他在几秒钟后，就知道怎样作出反应。那两个下士还没走近，皮皮西已把包扛上肩，把包裹散露在外的部分掖到头上。他感到小孩的身子紧挨着自己的身子，包里的那双小手想抓住什么似的。他象个蒙面人，以那三个囚徒作掩护，巧妙地从党卫军下士身旁走过。他们没发现什么情况，沿着被雨水淋湿的路快快不乐地朝上坡大步走去。

他俩总算拐弯上了去小营的路。进了小营的铁丝网，他们就不用担心了。哪个党卫军也不会上这儿来。六十一号营棚是个无窗的马厩，里面阴沉沉的，点着几盏不象样子的灯。他们一走进屋，迎面扑来一股令人作呕的怪味，营棚地上铺满了草垫。

齐特柯夫斯基和他的助手们必须充分利用这间斗室，乃至每小块空地，来安置所有的病号。草垫上躺着奄奄一息的病人。沿墙一溜儿地放着三层的木架床，把死人从平地抬到室外，要比把他们从床的隔层里拖出来省劲。隔层上躺着“较轻的”病号，无疑他们理当比那些垂死的病人更急需要草垫，那些人反正活不长了。但那些人却无一例外地躺在软软的草垫上。在这里，不是取决于理性的考虑，而是一种无谓的人性在起作用。因此“较轻的”病号躺在光秃秃的木板上，上面盖了条破烂不堪的被子或一条旧的条纹囚服来御寒。

病号麻木地呆呆躺着，无论是“轻”病号还是垂危病人都已过早地给打上了死亡的标记。仅仅在孩子般的呜咽或奄奄一息的喘息中尚可察觉生命的存在。

皮皮西和克罗平斯基匆匆穿过没铺上草垫的狭窄的过道，往前面走去。一个波兰护理员从隔间出来，朝他俩望望。他俩随着他一起进了隔间。齐特柯夫斯基已为他们的到来作好了准备。他帮皮皮西打开包裹取出孩子，用父亲般的双手把他举了起来，又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到床架上。在场的所有的男人全围着孩子站着，好奇地对他微笑。一连串的事件使孩子深为惊恐，他胆怯地望着这些陌生人想哭，一双小手臂恋恋不舍地向克罗平斯基伸去。

皮皮西在旁催促他们该走了。

在回营棚的路上，克罗平斯基一阵喟叹：“我忘不了那两个党卫军下士。要是他们那时问你：包里面什么东西，那结果会是怎样呀？哦，哦……”

一场虚惊，但他仍心有余悸。皮皮西拍拍他的肩，叫他放心。

“别怕，马里安，仁慈的上帝不会置不信教的人于不顾的。”

朔普去执行克雷默尔下达的一个任务。有人让他去军车库，替党卫军下士布劳尔修理收音机。布劳尔是车库的总监督。

“你可借这个机会听听各地的情况，”克雷默尔说，他指的是偷听外国电台。近来，自美军占领雷马根以后，前线的报告叫人捉摸不透。

朔普同往常一样报告：“集中营电工请求允许进来。”然后走了进去。这时屋内除了布劳尔还有班长迈斯盖尔。他同布劳尔分管车库。

“过来，你这个臭机匠！”布劳尔嚷了声，显然，他心情是愉快的。“五分钟内你得把这堆破烂整好，不然我把你的指头一个个全折了。”

朔普一眼就看出这两个家伙有些醉了。瘦削的班长脸上尽是鼓鼓的小脓疱，他歪戴着帽子，坐在出了故障的收音机跟前，想把它弄响，但白忙了一阵。他也用尖细的嗓音朝朔普叫道：“这个管子在噼噼啪啪放屁，你得替我们拨弄好。你这笨蛋要是修不好，我就扭断你的脖子。”

朔普对这些粗言粗语才不在乎呢。他卸下工具箱，毫无怯意地回答：“您最好自己别动，不然，谁能把您的破收音机整好呢？有了它，您好歹能乐一乐呢。”

“乐一乐，”迈斯盖尔乐呵呵地用嘶哑的声音说着，并不当回事地捅了下刻度盘。这一粗暴的举动引起了内行朔普的反感。

“可别这样，”他斥责迈斯盖尔，在说话的语气上他可无所顾忌，因为党卫军少了他那套专门知识可不行。这两个家伙大笑起来。坐在桌旁的布劳尔摆动双腿，摇摇晃晃地走到收音机旁，

他咧着嘴朝朔普笑。

突然，他脸一沉，惊异地指指朔普，示意叫迈斯盖尔过来。

“瞧他那副蠢相，”他说。两人定睛注视着这电工。朔普茫然地把眼睛瞪得浑圆。蓦地，布劳尔狂喊道：“这个电工长得倒象我们的帝国亨利① 。”

迈斯盖尔同意这个前所未闻的发现。朔普由于一种下意识的恐惧，全身抽搐了一下。这两个家伙很危险。说不定布劳尔的拳头马上会落到他的脸上，因为他竟如此放肆，长得跟希姆莱一个模样。

瞬间的惊恐来得突然去得也快。布劳尔和迈斯盖尔一齐哈哈大笑。布劳尔拍拍朔普的肩表示赞许，接着又狂笑起来，这里面也夹杂着迈斯盖尔的最高音。

危险过去了。朔普对这些恶意的胡闹，知趣地报以和颜悦色，因为这两个家伙既有这一了不起的发现，那他们的胡闹并不会就此结束的。

布劳尔扯下迈斯盖尔头上的党卫军军帽，给朔普戴上，然后又夺走他手中的囚徒帽，套在迈斯盖尔的脑袋瓜上。

这下胡闹可到了顶。他俩面前是一幅绝妙的“帝国亨利”讽刺画。迈斯盖尔朝它噗哧一笑，做出令人发笑的姿势。

一刻钟后英国人就要播送战报了，朔普一定得收听。他强忍住受人凌辱的痛楚，小心地静候这两个无赖笑个够，乐个欢。然后，他把头上的党卫军军帽摘下放到桌上，朔普的这一动作，无疑布劳尔不会没看到。他皱起前额表示同意，并对迈斯盖尔说：“瞧，你就是捉弄捉弄他也无妨。”

---

① 指希姆莱。

朔普情不自禁地想回击一下，但还是克制住了。要是他作出应有的反击，岂不表明他意识到受了凌辱，那这场胡闹岂不转了向。凭经验，他知道这些家伙性情乖戾，难以捉摸，如同困在笼中的猛兽，它们那好斗的前爪会突然猛扑过来。于是朔普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时机，走到收音机旁拨弄起来。

他在干活时，不受任何干扰。他满意地确信那两人的笑声渐渐平息。迈斯盖尔把那件一文不值的道具——囚徒帽扔给了他，戴上自己的那顶帽后，走出房间。朔普舒了一口气：这下他甩掉了一个。

收音机故障他已发现，有一处接触不良，本来他只要拨弄几下就可完事。但他有心不这样做，因为重要的是还得把布劳尔甩掉。他把头埋进收音机机壳，象是想知道，到底哪儿出了故障。朔普不止一次地用这方法把一个又一个纠缠不休的党卫军打发走，几乎次次成功。这些家伙对无线电技术越是一窍不通，却越要装出一副精通的样子，生怕在囚徒面前出丑。朔普充分利用了这点。于是，他在回答布劳尔提出的问题时，离题万里地给他吹了一通无线电发展史。从法拉第扯到麦克斯韦，又从海因里希·赫兹谈到马可尼，他的大报告里还添上些枯燥乏味的技术专有名词，下士的耳边仿佛响起各种电波声，他又用电容器、线圈、电子管等等塞满他的脑袋，拿什么振荡回路、磁场、感应、高频和低频之类弄得他头晕目眩。

布劳尔不耐烦地嘀咕："这破玩意儿到底出什么毛病了？"

朔普脸上做出一副纯真无邪的样子。

"我们首先得把这点弄弄清楚。"

布劳尔受够了。他把帽子按按紧吼叫："你要是在一刻钟内修不好，就把你剁成肉酱，听清楚没有，你这个臭机匠？"

他气冲冲地砰地一声把门带上，走了出去。

朔普象个调皮鬼似地咧嘴笑了。他赶紧排除了接触故障，调好机子准备收听。他听见收音机里熟悉的定音鼓敲了四下，声音轻柔悠远。这是英国电台！然后响起了英国腔的德语，声音还是同样的轻柔悠远：

“科布伦茨以北西格河下游至莱茵河的环形地带在激战中。

美国装甲部队已从奥彭海姆桥头堡向东突破。其先头部队已抵达美因河畔的哈瑙及阿沙芬堡。在奥登瓦尔德北部支脉和莱茵河之间正进行着激烈的运动战……”

朔普几乎要钻进喇叭里。他把每个字牢牢记在头脑里，生怕漏了什么。

布劳尔回来时，朔普的耳朵还贴着喇叭，但他马上把音量放到最大，收音机发出了尖叫声，听不清在播些什么。布劳尔兴奋地冲过来：

“了不起！你这个臭机匠！你怎么把它修好的？我自己搞过一阵，就是搞不好。你真是个……”

对囚徒不宜过于称赞，因此布劳尔的啧啧赞许转而变成粗声粗气的吼叫：“好了，让我静静吧，收音机总算又能使了。”

朔普收拾起工具，把它们放进工具箱里。

随即他就同克雷默尔一道站在地图跟前了。地图是克雷默尔把它贴在屋内墙上的。他们没用几天就从雷马根逼近了奥彭海姆。从这儿再向法兰克福方向推进。估计在科布伦茨北侧进攻的矛头指向卡塞尔。无疑，他们正在向图林根挺进！

他俩默默地相对而视，心里想到一块儿去了。克雷默尔拿着一把尺，测算雷马根到法兰克福的距离，然后又量了下法兰克

福到魏玛的距离，这还不到前面那段路程的三分之二，而且……”

克雷默尔深深抽了口气，把尺放回桌上，嗓音低沉地说：“十四天以后，我们是死是活就见分晓了……”

朔普笑了：“死吗？老兄，瓦尔特，上面那帮人不能再对我们怎样了。他们已经吓得一裤子屎了。”

克雷默尔提醒他：“别激动……”

他一把抓住朔普的臂，指指窗外的大门。他们看见克卢蒂希和赖内博特正快步穿过操场。操场上的囚徒遇到他们，都拉下帽子，然后转过头去偷偷朝他们望着。克雷默尔和朔普目不转睛地看他们往哪儿走，直到看不见他们为止。

“准出什么事了，走，海因里希，你跟上他们，看他们去哪儿。”

朔普跑开了。

克雷默尔忐忑不安，他突然感到，这两个家伙来集中营似乎与他有关；仿佛门会随时被猛地打开，响起克卢蒂希尖厉刺耳的声音：“您马上跟我走！”

克雷默尔用双拳紧抵太阳穴，不安进而成为一种担忧，担心事情全部暴露了。彻底暴露了！

门果真猛地被打开了，克雷默尔惊愕地转过身去。朔普匆匆走了进来。

“他们到杂物存放间去了。”

克雷默尔这才如释重负，舒坦地松了口气。可是，这种轻松转眼间又变成了一种新的更大的忧虑。他失魂落魄地凝视着朔普。

早晨，赖内博特在门下发现了那张纸条，他莫名其妙地翻过来倒过去地看着。

“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想猝不及防捣党卫军下士茨魏林的鬼。他们在衣物间后角落的右侧私藏了一名犹太孩子……”

赖内博特把纸条一连看了好几遍。

下面的落款是：“杂物存放间一囚徒”。

赖内博特突然想起昨天早上跟茨魏林在一起经历的那个场面。茨魏林一打开门，就惊骇得呆住了，结结巴巴地跟他勉强打了个招呼，就又走了。

赖内博特从牙缝里打了个呼哨，把纸条放进口袋。后来，他给克卢蒂希看了这张纸条。克卢蒂希也看了好几遍，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紧闭眼圈发红的双眼，厚厚的镜片上折射出熠熠的亮光。

赖内博特坐在写字桌后面伸着懒腰。

“你对这个落款有什么看法？”

克卢蒂希答非所问地说：“是有个人来告密。”

“是个囚徒？”

“还会有谁？”

赖内博特脸上露出倨傲的笑容。

“茨魏林，”他一边说，一边懒洋洋地站起身来。

他从克卢蒂希手中夺过纸条，语气顿时变得严厉起来。

“这纸条不是旁人正是茨魏林写的。”

克卢蒂希惊呆的脸使赖内博特深为恼火。他悻悻地朝着这个集中营长官嚷道：“天啊，你还不明白吗？这不是很清楚？这个呆头呆脑的家伙跟共产党吊起膀子来了，而现在又沾了一裤子的屎。”

克卢蒂希竭力想领悟这个思想敏锐的毛头小子的意思。赖内博特左臂摺在背后，右手拇指塞在制服上装纽扣后沿下面，直挺挺地在克卢蒂希跟前来回走着，玩世不恭地说："恭请上尉先生，是否把尊敬的军事最高司令部的报告同英国电台播送的消息作番比较？"

他在克卢蒂希跟前驻足并厉声说："亲爱的，你这样就会察觉，美国人正从奥彭海姆向前推进。他们已经到了阿沙芬堡附近。这种战局令人满意吗？"赖内博特挖苦地指着墙上的地图。

"主攻方向图林根！啊哈，是吗？——我们的外交家说，先生们，我们别自欺欺人了。用我的话来说，我们合伙干吧！"他满意地来回阔步走着，并催促一声不吭的克卢蒂希表态："喏，请吧，集中营长官先生，合伙干吧！"

克卢蒂希看来悟出了其中的关系。

"你的意思是，茨魏林已经同共产党勾搭上了，一旦情况不妙，他好……是吗？"

"有眼力，"赖内博特讥讽道，"人各有其法。形势可能迅变，甚至遽变。一星期就从雷马根到了法兰克福，你可以算算看，他们什么时候到这里。——好生听着，我为什么要合伙干。他们用那个犹太小鬼叫茨魏林就范。上尉先生，你就睁一眼闭一眼吧；要是局势逆转，我们也这么来一下。是吗？"

赖内博特没等克卢蒂希回答，就用手指戳向空中说："这是赫费尔捣的鬼，他是那个秘密组织的一员。埃尔戈，那谁是滋事的幕后人？是那个秘密组织，明白了吗？我们必须把赫费尔，还有那个叫什么的波兰人抓起来。那个家伙叫什么来着？"

克卢蒂希这才明白过来。他怒气冲冲地双手叉腰。

"我们怎样对付这个茨魏林呢？"

"这家伙没什么，"赖内博特答道，"我们把赫费尔和那个叫什么的波兰人弄到手，就抓住了线的一头。这个软脊梁骨的亨利① 会高高兴兴帮我们抽线头的。"

克卢蒂希惊讶地望着他深表叹服："好样的，你这狡猾的家伙。"

对他洞察力的过奖使这个毛头小子更加飘飘然，他的手指轻叩着纽扣后沿。

"我们这样干不用我们的外交家插手，也许还要跟他对着干呢。我们得有智有谋，上尉先生，要智谋过人！事情也可能失败。我跟你说过，因此再说一遍：要打，就要打得狠、准，懂吗？我们只此一举，必须万无一失。"

赖内博特走到克卢蒂希跟前，恳切地说："你现在可不能再做蠢事了。只字不要提那个组织，就当它不存在，懂吗？我们就事论事，只涉及那个犹太小鬼，明白了吗？"

克卢蒂希点点头，他对赖内博特的智谋算是信服了。赖内博特一分钟也不想耽搁，他把帽子往前额上推了推，果断地说："那么，动手吧！"

他们猛地推开杂物存放间的门，匆匆走了进去。

正在衣物间忙碌的囚徒惊愕地转过身子，不知谁喊了声："注意！"

大伙儿原地立正。正在办公室的赫费尔听到这喊声警觉了起来。他见到集中营长官和赖内博特时不由一惊，匆匆跑进衣物间，按惯例报告："杂物存放间分队正在工作！"

---

① 把茨魏林挪揄为亨利·希姆莱。

赖内博特大拇指插在纽扣后沿里，带着鼻音说："命令全体整队！"

赫费尔拉大嗓门给各室下达命令。此刻他头脑里乱哄哄的。囚徒从四面八方赶来，按习惯匆匆排成两行点数队列，大家都意识到这两个家伙的突然出现意味着大祸临头。克卢蒂希问茨魏林哪儿去了。

赫费尔报告："党卫军下士茨魏林今天上午没来过这里。"

室内一片不祥的寂静。囚徒们一动不动地站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克卢蒂希和赖内博特，一声不吭。他们的出现意味着发生了变故，当然，这种感觉瞬息即逝，犹如在他们头上一掠而过的野鸟。此刻又是令人窒息的寂静。

克卢蒂希暗示了一下赖内博特，后者快步向衣物存放间走去，又向右往后面而去。这时克卢蒂希坐到长桌上晃起了二郎腿。皮皮西和克罗平斯基肩靠肩站在后排。皮皮西私下用拳头捣了捣克罗平斯基。罗泽站在前排。他神色惊恐，与其他人难以捉摸的表情迥然有别。赫费尔站在前排排尾他惯常的位置上，此时他思绪万千。

他紧张得心蹦到了喉咙口，他感到胸口火辣辣的，心在怦怦直跳。奇怪的是，他把这两人的到来不是同孩子的消失而是同七·六五毫米瓦尔特手枪一事联系了起来，因为除了他没人知道瓦尔特手枪的隐藏处。

他突然想起了那个古老的找孩子游戏，他暗下狂喜：水，水，水①……但他想的是寻找武器隐藏处，他在估计隐藏处暴露的可能性，他回想起他孩提时代做游戏时，人家辛辛苦苦找了半

① 寻找者没能找到隐藏物时，旁观者的高呼声。

天，却什么也没找到时那种欢呼雀跃的情景。

水，水，水！——他变得镇定自若起来，恼人的心跳平静了下来。现在他甚至能从眼角仔细观察克卢蒂希。这家伙正用手指轻轻敲着膝盖。他的目光居心叵测地巡视着站得纹丝不动的一排排囚徒，他逐个儿定睛细看。囚徒们的目光直愣愣地凝视着空荡荡的前方。室内气氛紧张，令人窒息，似乎随时都有大祸临头的危险。隔了好一阵子，赖内博特又来到前面。他脸上堆着嘲讽的微笑，眼睫毛竖得高高的。

“没什么，”他简单地说了声。克卢蒂希从桌上跳下。气氛之紧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克卢蒂希骤然火冒三丈。

“赫费尔出列！”

赫费尔走出队列，在离克卢蒂希两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克卢蒂希象在寻找什么似地朝众囚徒头上瞟去。

“谁是那个波兰畜生克罗平斯基？出来！”

克罗平斯基慢吞吞地离队，穿过队列，站到赫费尔旁边。赖内博特摇晃着膝盖。罗泽惊呆了，他使出吃奶的力气站着，他的膝关节眼看支撑不住了。其余的囚徒脸色铁青、阴沉、漠然。皮皮西瞧瞧赖内博特，又把目光转向克卢蒂希。

克卢蒂希正在火头上。他的脑袋僵直地挺在细长的脖子上。他想克制住自己，从牙缝里挤出包藏凶险的咝咝声。

“孩子在哪儿？”

克罗平斯基激动地咽了一口唾沫。没人回答。克卢蒂希不能自已，尖声嚷了起来：“我要知道，犹太小鬼在哪里！！”

同时他朝赫费尔吼道：“您回答！！！”

他嘴巴里唾沫横飞。

“这儿没有什么孩子。”

克卢蒂希气得说不出话来，求助似地瞟了瞟赖内博特。赖内博特懒洋洋地走到克罗平斯基跟前，抓住他的上衣，用一种几乎是友好的口气说："你说，波兰佬，孩子在哪儿？"

克罗平斯基使劲地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这时，赖内博特摆出打人的架势。他那训练有素的拳头朝克罗平斯基下颚打去，这一拳可不轻，克罗平斯基趔趄着后退了几步，跌进囚徒的队列里。他们用手臂把他扶起，他嘴边渗出一缕血丝。

赖内博特把克罗平斯基拖了回来，在老地方又给了他一拳。克罗平斯基噗地瘫倒在地上。

赖内博特打了一个榧子，把大拇指塞进纽扣后沿里。

这两拳是他给克卢蒂希发的信号，告诉他，他现在同样可以大打出手了。于是克卢蒂希发了狂似地大施淫威，抡起双拳朝赫费尔打去，并尖叫着："你们把那个犹太小鬼藏到哪儿去啦？快说！"

赫费尔用双臂护着头。克卢蒂希恶狠狠地踢他的下腹，赫费尔一声惨叫倒了下去。

皮皮西喘着粗气，双手痉挛缩成拳。他下意识地想着："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他们已到了奥彭海姆了！要不了多久了。坚持下去，坚持下去！……"

克卢蒂希的下嘴唇在哆嗦，他整了整扯乱的制服。赫费尔好不容易才站了起来。刚才一脚蹬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头耷拉着，气咻咻地站着在那里。克罗平斯基仍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赖内博特漫不经心地看看表。

"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谁告诉我，犹太小鬼在哪儿，有赏。"

囚徒们一动不动地站着。在一片沉默中，皮皮西竖耳倾听着。会有人说吗？——他的目光寻找着罗泽。他只看到罗泽的背脊，发现罗泽的手指在颤抖。

漫长的半分钟过去了，赖内博特瞅了瞅表。表面上他满不在乎，其实他是在煞费苦心地想着对策。吓吓这帮家伙，他认为这样可以使他们就范。

“还有三十秒，”他和颜悦色地说着，“然后我们就把这两人一块儿带走……带到‘山魈’那里去……”

他故意停了一下，扭扭嘴，险诈地笑了笑。

“他俩要是出什么事，这可得记在你们的帐上。”

他狡猾地避而不望囚徒，象个发令员似的瞅着表。

克卢蒂希狂乱的目光时而看看这个，时而望望那个。

囚徒的队列如同铁铸的那样一动不动。皮皮西内心在颤抖。“由我来承担一切不好吗？出列，说：是我把孩子藏起来的，就我一个人……”

一分钟过去了。赖内博特垂下戴手表的手。皮皮西感到象被人在背上撞了一下：现在！出列！但他还是呆呆地站着。

赖内博特用靴尖把克罗平斯基踢到一边：“起来！”

“现在，现在，现在！”在这个声音催迫下，皮皮西象是真的要出列似的，他顿时感到浑身松快，犹如翩翩于梦中。这时，克罗平斯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赖内博特朝他腰部猛踢一脚，他踉踉跄跄朝门走去。拦住皮皮西的既不是恐惧，也不是胆怯。他直愣愣地目送着也朝门口走去的赫费尔……

囚徒们被刚才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怔住了，那两个家伙走了好一会儿，他们还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吭。直到罗泽向空中挥舞着拳头，神志恍惚地吼道：“我才不奉陪呢！”

这么一来，队伍终于才活动起来。皮皮西也从惊愕中苏醒，他挤过散开了的队伍，在一片混乱中扑向罗泽，狠狠地揪住了他，扬了扬拳头威胁道："闭上你的狗嘴！"

茨魏林真的一直等到风波平息才在存放间里露面。他用猜疑的目光打量着囚徒们。他们中有些人闲坐在办公室的桌旁，有些人站在衣物间的长桌旁，显然他们也没有干什么活，在他进来时才做出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

茨魏林对囚徒们的沮丧情绪故意视而不见，正想朝自己的房间溜去。然而，一种不愉快的感觉突然向他袭来，难道他们知道纸条是他写的？他踌躇了一下停住了脚步，脸上露出一副尴尬的微笑。

"你们脸色为什么都这么难看？赫费尔呢？"

皮皮西也站在桌旁，他看也不看茨魏林一眼，扯开了一只衣包口上的绳子。

"在囚牢里，"他恶声恶气地回了他一句，茨魏林听出意在言外。

"他干了什么坏事啦？"茨魏林舌头舔着下嘴唇。皮皮西没答理。其他人也没有开口，这就堵住了茨魏林的嘴，使他无法问下去。在囚徒们猜疑目光的注视下，他一声不吭地走进自己的房间。他走后，皮皮西压低嗓门骂了他一句。茨魏林随手把褐色皮外套扔到一张椅子上，思忖起来。但那种不愉快的感觉不见减轻，他的直觉告诉他，囚徒对他有怀疑。他阴郁地眨巴着眼，最好的办法是对他们客客气气再加上假糊涂。

他把皮皮西喊到跟前。

"您说说看，出了什么事？"

皮皮西没马上回答。

此时此刻关系到他最亲爱的朋友的生死存亡，皮皮西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内心冲动，想剖白他至诚的人性，并怀有一种虚幻的希望：这种感情会触动那个坐在对面、双目窥探着的人的心。皮皮西本想奉献给一个党卫军的，正是这种不断遭到践踏的、被禁锢在蓝灰色条纹囚服下的至高无上的人性。作为人，要说话的愿望是如此之强烈，使他那颗心都要消融了。这一瞬间皮皮西确实也相信那不可摧毁的心声具有制服万物的力量，他头脑中的思想正要变成话语。但当他想起茨魏林脸上那种讨厌的贪欲时，他欲言又止了。

带条纹的囚服如同集中营的栅栏，压抑着人们，而党卫军的灰色制服就如同装甲车那样无法突破。党卫军阴险、胆怯，十分危险，如同热带丛林中的猛兽，凭借着这身制服在暗中窥伺。

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告密者冷酷无情，只要于他有利，他会乘人之危，打着人性的招牌毁灭这种人性。

皮皮西感到羞愧的是，他的心情竟如此激动，虽则只是瞬间即逝。

“好吧，您说说……”

皮皮西的心变得冷漠起来。

“谁知道出了什么事？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为了那个孩子进了囚牢。”

茨魏林眨巴着眼。

“准有谁告了密。”

皮皮西马上回答：“是的，下士，有人告了密！”

茨魏林本想接着回答的，可是忍住了。接着他说：“这么说，你们中间有个无赖罗？”

“是的，下士，我们中有那么个无赖！”

听起来多振振有词。

“他们……也许……把孩子带走了？”

“没有，下士！”

“那么孩子在哪儿？”

“我不知道。”

茨魏林猛地一怔。

“怎么？昨天晚上他还在这儿的嘛。”

“我不知道。”

茨魏林跳了起来。

“我亲眼看见的！”

这下他不打自招。皮皮西迄今所怀疑的，这下却变成了铁的事实：茨魏林是告密者，正是他！

茨魏林望着皮皮西那难以捉摸的脸发愣。突然他朝皮皮西吼起来：“全体集合，全分队谁也不准掉队！我们准能逮到这个无赖！”

但他随即改变了主意。

皮皮西手执门把正要离去，茨魏林一个箭步把他拦住，口气颇为亲切地说：“皮皮西，算了吧，不必了。最好还是先不谈这事吧。我是个规矩人，这件事可能和我息息相关。我们先别大肆声张。您先设法弄清楚，那个无赖是谁，然后向我报告，我们要他的命。”

茨魏林舌头舔着下嘴唇，满心希望皮皮西会同意这么做。皮皮西却一句话也不说，按规定动作向后转，走出了屋。茨魏林张大着嘴，透过窗子望着他离去。

克雷默尔在屋里望着那两个被捕的人穿过操场，后面是克卢蒂希和赖内博特，克罗平斯基步履蹒跚，赫费尔耷拉着头。囚徒们站在办公室窗后，瞪大了眼睛好奇地注视着这伙人。

普罗尔冲到克雷默尔跟前。这时，那四个人上坡到了大门口。由于距离太远，要使劲地看，才能看到一点儿。站在窗旁的普罗尔和克雷默尔看见，被抓的那两人被带进了大门岗楼的右侧。

他们被关进了囚牢。

普罗尔望望克雷默尔，一句话都说不上来，只是眼中扑闪着可怕的目光，象是在问：这是因为什么呢？

克雷默尔脸色阴沉。

这件事迅速地在整个集中营不胫而走。抓走了赫费尔，看来“情况危险”。出了什么事？囚徒们带着这一震惊的消息回到各自的营房。一名联络员把这消息送到光学工棚。

“他们刚才把赫费尔和一个波兰人关进了囚牢，是克卢蒂希和赖内博特把他俩带走的。事情有些蹊跷……”

普里布拉和柯地切克不安地面面相觑：军事教练员进了囚牢？这意味着什么？这消息也很快地传到了管理区。范·达伦听到这消息，态度很镇静，他在洗涤室洗脏带子。他紧锁浓眉思忖着。看来这事凶多吉少。他本想放下手中的活儿赶紧去博霍夫那儿，但他想起了地下工作人员最重要的纪律：不抛头露面。于是他明智地作罢了。要是情况真的危急，他会及时得到相应指示的。

朔普躲在杂物存放间一带时，曾被附近浴室分队的囚徒盘问了一通！他们把这些情况告诉给博戈尔斯基，他装出一副无

所谓的样子，而内心却惴惴不安。

“噢，情况会是怎么样呢？看来赫费尔有些冒冒失失。”

博霍夫从值勤员那儿得悉此事，他们是从伙房那儿听来的。他忧心忡忡，在营房里再也呆不住了。他借故去办公室，正巧那儿只有克雷默尔一人在。克雷默尔才怕见到博霍夫呢。克雷默尔很清楚，他是为了什么才听任那个苦恼的赫费尔一人来执行博霍夫指示的。他向赫费尔传达这任务后，内心产生一种神秘的、出于人性的抵制，也正是这种抵制使得他的良知对此事置若罔闻，没再过问这件事。什么也没看，什么也不知道！

正出于这一抵制，当博霍夫责备他没有负责到底把孩子送走时，他曾愤然加以反驳。“我已尽了我的职责！”他大声申辩。博霍夫没有答腔。要正视改变了的现状，他这一训练有素的作风使他立即认识到，错误既然已犯，再争来争去是毫无益处的。赫费尔被捕后，情况变得危险。他的那种可靠的直觉告诉他，逮捕赫费尔与克卢蒂希和赖内博特想方设法摸清组织情况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两个家伙十有八九认为赫费尔是地下组织成员。单单为了那个孩子，他们是不会这样大动干戈的。博霍夫咬咬嘴唇，盘算着下一步怎么办，但一筹莫展。

现在怎么办呢？

克雷默尔无奈地耸了耸肩。

“我们无法再把孩子送出集中营了。幸亏我及时把他转移了。茨魏林正在背后捣鬼呢。”

博霍夫心不在焉地听着。他陷入沉思中。现在只有克雷默尔作为集中营总囚徒长，有可能去摸摸关在囚牢里的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的情况了。

“我说，瓦尔特，”他终于开了腔，“还得你帮帮忙。现在再不

向你和盘托出，就没意思了。反正你知道得比我能告诉你的要多。”

“不该我知道的，就是听说了，我也不知道。”克雷默尔回答。

“现在这儿没有旁人吗？”

“你尽管说就是了。”克雷默尔喃喃地嘀咕着。博霍夫压低了嗓门。

“你清楚，我们有武器。至于藏在哪儿，那是次要的。赫费尔是抵抗小组的军事教练，我们组织的最重要的人员之一！你听明白了吗？”

克雷默尔锁起眉头，默默地点了点头。

“谁也不知道，他们现在会在囚牢里拿他怎么办。”博霍夫继续说。“他们肯定会审问他的。要是赫费尔顶不住，那整个组织全毁了。他知道武器藏在哪儿，他知道抵抗小组的成员，他对我们秘密组织的领导了如指掌……”

博霍夫顿了一下。克雷默尔仍不吭声，他双手慢慢地放进口袋，瞪着前方。这么说，某个人的坚强与否，姑且不说关系到整个集中营的存亡，起码也是关系到许多人的生死存亡！

这一难以置信的情况使克雷默尔震惊。

“要是我早跟你亮底，可能就更为恰当，”博霍夫歇了一会又说，“那在茨魏林察觉前，你就会从赫费尔那里把孩子带走的……”

克雷默尔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说，瓦尔特，你一定得弄清楚，赫费尔招了没有。我们不能接近囚牢。至于你怎么干，那你看着办就是了，这方面我也没法给你出什么主意。也许你可以和朔普搭档一块去。”

克雷默尔自己也想过可以这么干。

“你把打听到的情况，立即详细告诉我。现在你清楚了，事关重大。要小心，谨慎，瓦尔特。无论你想同谁搭档，只消让他知道些最必不可少的情况，其他的——别说！”

“你可别这样小看人，”克雷默尔嘟哝着说。

博霍夫拍拍他的肩膀。

“我知道，我知道……”

临危手足无措，这可不是博霍夫的脾性。他勇敢但不鲁莽，而且还善于观察和思考。要是他认准了什么，那就锲而不舍地干下去，有时甚至背着同志们干。譬如一九四四年八月，他乘美军空袭之际，混乱中把偷偷运进集中营的六支卡宾枪藏了起来。

博霍夫曾接到指示，尽快把这批珍贵的武器藏到绝对安全的地方，而且既要随时可取，又要完好无损。第二天，他向集中营国际委员会同志汇报任务已完成。有人问，武器藏到哪儿去啦？他回答：“在管理区。”他说什么也不细说隐藏的地点。

“要是我当时建议你们这样做，你们准反对。”

同志们听后个个惴惴不安，博霍夫却始终闭口不语。

“你们找吧，”他在大伙儿的责备和忧虑面前毫不动摇。“谁要找到这些武器，我就把我一星期的面包定量让给他。”

在管理区干活的范·达伦搜遍了每个角落。柯地切克和普里布拉白天一有机会就来管理区，偷偷地东张西望寻找可能隐藏武器的地方。这种捉迷藏的游戏使他们颇为恼火，倒把博霍夫逗乐了。唯独博戈尔斯基不参与这一游戏。

“看来赫伯特干得不错。”

八月底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博霍夫同柯地切克和普里布拉

一道去管理区，同去的还有范·达伦。他们四人坐在一条凳上，面朝管理区长长的主营房。他们这次碰头，是因为博霍夫要告诉他们武器的隐藏处。

"这下你可讲了吧，"普里布拉催促道，"那些玩意儿藏在哪儿。"

他指的是那些卡宾枪。博霍夫嘴角上掠过一阵微笑。

"就在你眼前。"

普里布拉他们望望空旷的广场，用目光偷偷地巡视了一遍主营房的正面。博霍夫一声不吭，但为了给他们些启发，他朝窗前的绿色花箱①点点头示意。花箱里盛开着红色的天竺葵。

范·达伦这时才恍然大悟。

"在这里面吗？"他惊奇地低声问道。博霍夫眨眨眼默认。他们望着花箱哑口无言直发愣。博霍夫使他们惊讶不已。

"你们当初会同意我把枪支藏在这儿吗？"他问。

没人回答，他们的沉默意味着对他这种做法的否定。

"这是冒险，"范·达伦终于开了口。

"但是正确的，"博霍夫紧接着说。

"搜寻隐藏物的人，会爬遍每个角落，却放过鼻子底下的东西，再说……"

博霍夫突然停止了说话。一个党卫军从管理区大路拐弯朝主营房走来，漫不经心地从花箱旁走过，在靠近入口处的最后一个花箱前停了下来。花箱上的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兴趣。普里布拉惊骇地抓住博霍夫搁在长凳上的那只手。他们注视着这个党卫军把斜挂在花箱上的一枝天竺葵扶正，把它插进土里按按

---

① 用木板钉的长箱子，里面种花，一般放在一排窗户前。

紧。他们万分紧张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博霍夫坦然地微笑着。等这个党卫军进了营房，他又笑眯眯地接着刚才没讲完的话说道，“……再说这帮禽兽虽然草菅人命，却不残害花草……”

他们不作声了。事情的经过已使他们心悦诚服。博霍夫心平气和地说：

“任务完成了。武器作了妥善安排，随时可取，而且完好无损。”

克恩已将它们用蘸了油的破布仔仔细细地裹了起来。

分手时，博霍夫挤挤眼：“我可以保留我的面包定量吗？”

范·达伦摇摇头回管理区去了。普里布拉用肘轻轻捅了下博霍夫的腰，表示赞许。

博霍夫笑了。

寒冬过去，天竺葵凋谢了。花箱依旧立在窗旁，无人问津，箱内泥土板结，怪难看的……

今天博霍夫心里不象往常那样踏实。不安驱使他去找波戈尔斯基。每小时都是宝贵的，因为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预料不到的祸害。时间紧迫，刻不容缓，博霍夫被迫违犯安全纪律。也许可以找个机会同波戈尔斯基商量商量该怎么办。眼下正有个好机会来帮他解围呢。

浴室的党卫军下士正在自己的屋里消闲。淋浴间里空荡荡的。分队囚徒们正在把才送来的一批囚徒洗澡前脱下的破衣服拖往消毒室。波戈尔斯基也在里面。博霍夫当机立断跟着动手干起来，匆匆抓了一堆破衣，跟大伙往消毒室去。波戈尔斯基立刻明白了博霍夫的来意，不动声色地跟着他，混在囚徒中，他们就什么也不用怕，一到消毒室，他们就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他

俩在高高的衣堆旁停了下来，从那儿可以看到进口处。波戈尔斯基已得知赫费尔被捕了。

“要是他们在那上面迫使赫费尔就范……万一他顶不住。”

他俩默默相对。波戈尔斯基稍稍抬起手臂，他还能作什么别的回答呢。他们简直不敢谈及这个可怕的危险。它黑压压地、沉甸甸地积聚起来，象座大山，使他们感到无法抗御。哪怕赫费尔只招出一个人的名字，那帮家伙会怎么干……

这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它把所有的人推向深渊。组织隐蔽得再好，毕竟是人组成的，虽说他们是坚强的，不畏任何艰险的。但就在那山坡上面，在囚牢的那些孤零零的牢房里，却是另一些法则在起作用。在那儿人人孑然一身，在肉体惨遭毒打和精神备遭摧残的情况下，谁能知道，他是坚贞不屈，保持了高风亮节，还是龟缩成受人怜悯的可怜虫？对他们来说，面对着备受折磨和痛苦后必死无疑的结局，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刻，谁能保持旺盛的意志和勇气而坚持到最后，毫不妥协呢？人人都发过誓，宁死也不背叛，可是在发誓和经受住考验之间，就未知的人的本性而言，毕竟还有好大一段距离呢。

赫费尔可能就在这一分钟里被打倒在地，躺在囚牢的地上，想起了妻子和孩子，受不住了，动摇了，供出了哪个人的名字，仅仅一个人的名字，也许他认为这个人并不那么重要。就这样开始了那可悄的连锁反应。

抵抗小组成员数以千计，他们当中有谁知道，关在上面的那个人能否坚持到底，至死不渝呢？

“可能会导致整个组织的破裂……”博霍夫悄悄说。

波戈尔斯基把目光收回，不再呆呆地发愣。他淡淡一笑，以排除那些不安念头的困扰和克服瞬间的软弱。

“会怎样，”他轻轻说，“我们心里可一点儿也没数。”

博霍夫脸色阴沉。

“我们要相信赫费尔。”波戈尔斯基说。

“相信，相信！你相信他会顶住？”

波戈尔斯基扬起眉毛。

“你这是问我，还是问你自己？或是问其他人？”

博霍夫恼怒地摆了摆手，想避而不谈这些严峻的问题。

“当然，这谁也说不上来。正因为这样，赫费尔本不该插手孩子这件事。他一开始就不该过问这事。喏，现在怎么样？他先把孩子藏在自己身边，接着又严重违反纪律，现在被关进了囚牢，而且……”

“在孩子这件事上你也有错。”

“我？”博霍夫勃然大怒。“这件事跟我有什么相干？”

“你说，这事与我无关，这是赫费尔的事。”

“那又怎么啦？”博霍夫替自己辩解。“难道我没叫赫费尔把孩子带出集中营？”

“这是谁说的？这也是你的心里话？”

博霍夫惊异地举起双手。

“天呀，列昂尼德，你到底打算要怎样？赫费尔感情用事犯了错误，这还不够吗？你现在又要我……”

“不是，根本不是！”波戈尔斯基不耐烦地皱起前额。“你的错误在于头脑，而赫费尔在于心灵。两人都有份儿，赫伯特欠理智，安德烈重感情。难道不是吗？”

博霍夫没答理。他才不会感情用事呢。他怒气冲冲地把几件带来的旧衣服摔到衣堆上，悻悻地听着波戈尔斯基的责备。

他当时简单地下达命令并作了安排。赫费尔想不通感到苦

恼，而他不管也不问，把赫费尔打发走了了事："你一定得把孩子交还给那个波兰人，就这样！"

博霍夫猛地把拳头捶在那堆旧衣上。"我那时还该做些什么呢？"波戈尔斯基缩了缩脑袋。"我不知道……"他说。

"那么好吧！"博霍夫忿忿地说了声。波戈尔斯基却仍是心平气和的。有错误的一面就必有正确的一面，犹如有亮光就必有阴影。博霍夫是干了错事，但他毕竟有正确的一面。Carascho①！

把孩子带出集中营！这是正确的，也是博霍夫坚持要求赫费尔这样做的。

"是的，"波戈尔斯基承认，但赫费尔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博霍夫愤然说："因为他……"这个勃然盛怒的人，在波戈尔斯基的正视下，戛然打住了要说的话。

博霍夫默默地注视着波戈尔斯基，在朋友的脸上他看出了他在想什么：理智——感情……

也许他本该亲自过问此事，把孩子带出集中营……要是他自始至终对赫费尔严加监督，不就没事了？他之所以听任赫费尔，也许正因为象克雷默尔一样，在他，在一个理智如此清醒的人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出于人道的抵制。指示下达后，他就象克雷默尔那样闭起眼睛，装作什么也没看见。眼下，赫费尔远离大家，茕茕孑立，不得不承担全部责任。谁的过失？谁的错？谁也没错！谁都有错！……博霍夫凝视着他朋友的眼睛……

这是一双人的眼睛！在这对眼睛里，就如那变幻莫测的大海一样，隐藏着知与不知的一切奥秘，隐藏着一切心灵的过错和谬误，隐藏着所有的理性和睿智以及全部的爱。

---

① 俄语的德文译音，意为：好了；好哇。

博霍夫心里深有感触，他想：你是一个人那就得证明这点……

他是这样想自己的吗？这样想赫费尔的吗？或者这种想法是包括拥有这一称呼的一切人吗？

你是一个人，那就得证明这点！——

博霍夫感到，在理智的彼岸有一无底的深渊，它对一切话语和思想没有反响，不作回答。也许赫费尔已低头看到了这深渊的底，擅自做了不言而喻的事。谁若获得“人”这一称呼，那就得在他的一举一动中始终履行更高的职责。

博霍夫的内心在翻腾。他可不愿当孬种。“那么我们怎么办？”他用这堂堂正正的问题掩盖自己的羞愧。

波戈尔斯基又耸耸肩。他们能怎样呢？——所有军事训练得立即中断。兵器讲座作罢，小组也不能再碰头。业已张开的组织网必须收拢，完全隐蔽起来。能做的就这些。眼下应该等待，静候事态的发展。

他俩没吃到什么苦头就被押进囚牢。没有给他俩施以通常的那些酷刑。管囚牢的党卫军下士曼德拉克正在吃早餐。——他的屋内可闻到一股煎土豆的香味——，他边嚼边走到过道上，并按克卢蒂希的示意把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关进了一间牢房。集中营长官又暗示他，同去赖内博特那儿。曼德拉克并不着忙，他让他俩先走，然后在屋内穿好军装后才故作镇静地走进总值星官的办公室，边走边扣着上衣纽扣。克卢蒂希和赖内博特已坐下，他却站着。克卢蒂希神经质地抽着烟，赖内博特懒洋洋地靠在座椅上，大拇指插在纽扣后沿里。曼德拉克嘴里还在咀嚼着早餐。

“您听着，伙计，”克卢蒂希开了腔，“这两人的案子不同一般，我们一起审理。”

“逼他们招供，”赖内博特插嘴说，一只嘴角阴险地向上一扭。克卢蒂希举起手再三关照：“千万可别给我弄死一个，我们用得着他们。”

他给曼德拉克交代了内中关系，并指出，有了赫费尔，就掌握了破获地下组织的关键人物。曼德拉克一声不吭地听着，只是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满是麻点的脸上灰不溜秋的，脸色漠然，眼睛阴沉无光，毫无表情。他近乎低声下气地站在集中营长官面前。克卢蒂希站起身来。“这下您清楚，”他进而说，“这是怎么回事了。”

曼德拉克慢慢地把双手插进裤袋，低声问：“我该怎么待他们呢？”

赖内博特用手指笃笃敲着桌子。“好好招待他们一下，山魈，好好招待他们一下。”他挖苦地说。

曼德拉克从眼角边上斜睨了一下赖内博特。赖内博特的嘴上象是掠过一阵狞笑。曼德拉克乐于人家叫他“山魈”。这个可怕的名字叫人感到无名的恐惧，如置身原始森林一般令人毛骨悚然，而曼德拉克对此却欣然领受。他话不多，更难得发问。克卢蒂希忧心忡忡地大嚷一声：“不，山魈，您先别惊动他俩，我们再商量商量。”山魈这时把头慢慢地转向集中营长官，默默地点了点头。他走出屋。看来，他挺不乐意从口袋中掏出手来按门把，到了外面，他一脚把门蹬上。他溜达着朝囚牢侧屋走去。在不到二米宽的长长过道里，总是半明半暗的；天花板上吊着几只光秃秃的灯泡，这使朦胧的晨光更为黯淡。过道用一扇坚固的栅栏门紧锁着，过道的顶端有一扇装有栅栏的小窗。囚

牢坚实的包铁的木门后面毫无动静。排列在过道两侧的牢房如同陈尸房一样的呆板死寂；唯一的生物是悄声掠过过道的囚牢杂役弗尔斯特。

山魈来到五号牢房门口，推开窥视孔的小窗子，朝孔里望了好一阵子。里面空荡荡的，没有桌子板凳之类玩意儿，也没有草垫和被子。牢房宛如一张矩形柜子，长二米，高三米，宽不到一米半。装在天花板上的那盏带格栅的灯泡是室内唯一的陈设。正面墙上有一扇带粗铁栅栏的小窗。山魈打开牢房门，见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按惯常姿势挺直站着。山魈二话不说抓住克罗平斯基胸脯就将他往前拖，叫他脸对着门。接着赫费尔也同样被拉到克罗平斯基身旁站着。他检查两个囚犯的姿势和动作，蹬蹬他俩的膝盖骨。"站直，"他恶狠狠地说。"谁动，就揍到他笑为止。"他说罢走了出去，并把弗尔斯特叫到跟前。

"不给吃的。"

弗尔斯特直挺挺地站着接受了命令。

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噤若寒蝉，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倾听着动静。他俩中了魔似地瞪着门发呆，等候随时可能出现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此刻思想麻木，只有听觉倒还挺管事的。他们倾听着从大门口传来的集中营的喧闹声，外面一切如旧。这多叫人惊奇……

值班的党卫军区队长在大门口大叫大嚷。木屐咔哒咔哒作响，囚徒们的步子急促而不安。——扩音器里响起话筒接通时噼里啪啦的声音，电流的嗡嗡声，随即是喊叫劳动统计科① 的囚徒组长的声音。不一会，又有了个声音在呼唤哪个党卫军头头去司

① 负责安排、协调囚徒劳务的部门。

令官那里。接着，大门旁又是一阵咔哒咔哒的木屐声，听上去象是快步小跑的马蹄声。那个党卫军区队长在咒骂着，呵叱着，吼叫着。赫费尔开始警觉起来，麻木的状态缓解了，僵化了的思想又活动起来。他仔细听着集中营日常生活的那种忙乱和喧闹声，这些喧闹声往日他是听而不闻的，而现今却象可怕的电车铃直往耳朵里灌。古怪的想法在他头脑里作祟。别忘了，你可在集中营里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倏然发现，他刚才忘记了这个现实世界，忘记了外面的生活。除了铁丝网他还能有什么思想和知觉呢？唯一现实的和可以理解的是那个党卫军区队长低沉的吼叫声，那没完没了的叫嚷声、跺脚声和木屐的嘎嘎声。在他紧张倾听的瞬间里，赫费尔觉得这个现实也是鬼蜮般的，幽灵似的。突然，他清醒了：这全不是真的，仅仅是个幻觉而已！

赫费尔象从天涯海角坠入这个幽灵般的现实中，感到有一种无限的温柔："……我亲吻你……"

殊不知这同样是幽灵，是幻影，是在迷离恍惚地寻找出路。赫费尔漠然地看透了这一切。他望着门旁烟囱挡板发呆，他忘了身后还站着克罗平斯基呢……

赫费尔一下子看到了现实！不过它是从遥远的地方，以坦克和大炮渐渐推近、势不可挡的现实！这才是真正的现实，只有这种现实！绝对没有别的现实！

他突然想起了克罗平斯基。"马里安……"他轻轻地唤了一声，因为禁止交谈。

"什么？"回答也是轻轻的。

"美国人越来越近了……要不了多久……"克罗平斯基隔了一会儿才回答："我不是说过，而且总是这么说的……"

他俩再没说什么，一动不动地站着，但是心里感到踏实。生

命的感觉在他们胸中复苏，使他俩感到热呼呼的……'

克卢蒂希情绪激动。他同赖内博特龟缩在军官餐厅的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喝葡萄酒，一边交头接耳。一种狩猎欲乐得克卢蒂希的眼镜片在熠熠发光。在这到手的东西上得好好做文章！赖内博特眯缝起眼出起点子来："我们先把他们揍个皮开肉绽，让他们受个够，到夜里我们再逼他们招供。"

克卢蒂希一杯接一杯喝个不歇，边喝边在椅子上不停地扭动身子。"要是啥也搞不到手呢？"

赖内博特叫他放心："我们就打得他们不省人事，分不清东南西北。别发愁，这些家伙会象夜莺那样鸣啭的。"

赖内博特乐滋滋地呷了一口酒，克卢蒂希正要再灌上一杯，赖内博特训斥说："别喝多了。"克卢蒂希神经质地用舌头舔了舔嘴唇，担心地说："要是这招失灵怎么办？这一炮无论如何得打响！"

赖内博特依旧满不在乎地靠在椅子上，冷冷地答道："我自有办法，罗伯特，我自有办法。"

克卢蒂希更是摸不着头脑。"我的天呀，赫尔曼，你怎么还这样稳坐钓鱼船？"

赖内博特自信地撅起嘴唇，身子猛地从椅背上弹起，从桌上弓身凑近克卢蒂希。克卢蒂希贪婪地吮吸着赖内博特在他耳边说的每个字。

"现在得让他们瞧瞧，我们是干什么的。你懂点儿心理学吗？——听着，集中营长官先生，看来赫费尔和那个叫什么的波兰人十之八九要为这个集中营送命了。眼下跟他们打交道的只有我们了。你，我和山魈。他们必然感到孤立无援。"

他轻轻敲敲克卢蒂希的双肘。克卢蒂希注视着赖内博特那张诡谲的面孔直眨眼，赖内博特直等到克卢蒂希明白了他的意思后才继续往下说："他们越是感到孤立无援，我们也就越容易从他们身上榨出油水来。放手让山魈去同他们干，他愿怎么搞都行，只是不能把他们搞死。"

克卢蒂希点头表示同意。

"拷问赫费尔来验证每个人的名字。这样就对头了，all right①。"

"要学英语，而且要专心致志，明白吗，集中营长官先生。"他站起身来说了声："立即行动。"

"哪儿去?"克卢蒂希问。

"打它个皮开肉绽。"赖内博特乐滋滋地答道。

"这就去?"克卢蒂希抬起那对蒙眬的醉眼望着赖内博特。赖内博特吟诵道："要打铁就得趁热。"

山魈打开牢房，二话不说一把抓住赫费尔，把他摔到外面的过道上，克罗平斯基跟在后面。山魈又把牢房锁上。赫费尔就利用这短短的瞬间同克罗平斯基交换了个眼色。这是一种忐忑不安和有所期待的目光，蕴含着果断坚定。山魈蹬他们的臀部，把他们撵向囚牢，途中经过弗尔斯特身旁，他在狭窄的过道里贴墙蜷缩着。党卫军区队长宽大的办公室在大门对面的一侧，里面已放好了拷问台。一群下了班的区队长在溜达，好奇地看着这场戏。克卢蒂希坐在拷问台后面的一张推过来的椅子上，翘起二郎腿晃动着。山魈把两人推进屋，赖内博特走到克罗平斯基跟前，揪住他上衣的一个纽扣。

---

① 英语：错不了。

“那个犹太小鬼在哪儿？”他问，克罗平斯基没回答，赖内博特催迫他，“你考虑考虑，波兰人。”

克罗平斯基感到眼前似乎有鬼火在晃动，他想找个托词。“我不懂德语……”

这一托词无济于事，也不高明。

“啊！”赖内博特说，“你不懂德语。我们给你上上德语课。”

赖内博特事先作了安排：先从这个波兰人下手，让赫费尔在旁边看着。

三个区队长揪住克罗平斯基，把他按到拷问台上，然后把他的双脚放进一只抽出来的箱子里，随即又合上箱子，这样双脚就被卡住了。

区队长剥下克罗平斯基的裤子，把他扔到向头端倾斜的铁条作成的槽形刑具上，臀部朝上。两个区队长利索地把克罗平斯基的双臂往前扯，按住他的手腕，把他双肩压紧；第三个区队长把克罗平斯基的头朝刑具上按，这样身子就如同用螺丝旋紧了似的。这时，赖内博特和山魈已摆好架势。赖内博特慢吞吞地戴上猪皮手套，把手指般粗的、长长的藤条弯了弯试试。接着就大打出手起来。

赫费尔挺直身子站着，一阵嘶哑的喊叫哽咽在喉头，他的心在急遽地跳动。他目睹着这一残酷的事实。赖内博特叉开双腿，对准克罗平斯基赤裸裸的臀部抽打着。他上身富有弹性地后仰，双臂举到身后，藤条嗖地凌空而下，接着是啪的一声！克罗平斯基被捆住的身子猛地一阵抽搐。赖内博特抽过后，山魈接着抽。他鞭打的姿势虽不如赖内博特优美，但那股狠劲却不相上下，鞭鞭落在臀部。

克罗平斯基上气不接下气地呻吟着，他的腰部在急速起伏

鼓动。区队长按住他抽搐的双肩。赖内博特对准第一鞭留下的那条殷红的血印，又给了一鞭。他向后略退，撅起下颚大施淫威。他眯起细眼，对着血印一鞭又一鞭地猛抽。克罗平斯基发出一声撕裂肺腑的叫喊。山魈熟练地专朝腰部死打，他这样做已习以为常了。一鞭接着一鞭，赖内博特竞技上训练有素，鞭鞭不偏不倚正好抽在老地方。累累血痕变粗，肿胀，绽裂。淤血四溅，沿大腿流淌。克罗平斯基奄奄一息地呜咽着。这看来正中赖内博特的下怀。

他收敛住乐滋滋的微笑，脸色阴沉。双眼眯成一条缝。接着的几鞭丁点不差地落在绽裂的肉上。克罗平斯基昏厥过去。赖内博特和山魈这才住手。克罗平斯基躺在那儿象死了一样。这时，那几个区队长松开手，其中有个家伙从准备好的桶里舀了一盆水泼在那个不省人事的人身上，赖内博特轻蔑地朝赫费尔瞟了一眼。赫费尔在这段时间内象截木头似地呆呆地站着，脸上大惊失色。此刻他方才察觉赖内博特在望着他，他俩的目光相遇了。赖内博特以为这一招对赫费尔已奏效，得意扬扬的，唇间露出了一丝微笑，他转眼瞟瞟克卢蒂希，彼此心领神会。山魈已燃起了一枝烟。

克罗平斯基身子动了一下，他试着站起来。区队长们又把他按到铁条上。山魈甩掉香烟，又继续拷打起来。劈头盖脸浇来的水把克罗平斯基浇醒，他喊叫起来，那几个区队长好不容易才把他昂起的身子按住。鞭子密如冰雹地猛抽下来，直到这两个打手觉得差不多了才罢手。区队长从拷问台上把遍体鳞伤的克罗平斯基拉了起来，把他摔到一旁。克罗平斯基象只口袋似地瘫倒在地。

“起立！”克卢蒂希吼叫。

克罗平斯基下意识地试着执行命令，他四肢颤抖着爬了起来，摇摇晃晃地站着。

“把裤子提起来，你这个畜生！”克卢蒂希又吼着。“你是想让我们看你下面的小玩意吗？”

克罗平斯基的反应犹如一部自动装置。

赖内博特用血迹斑斑的藤条尖戳戳赫费尔的胸脯，并指指拷问台，那种姿势活象在发出邀请：请坐……

赫费尔提起站得僵直的腿，还没走上几步，就被区队长们拖上了拷问台。

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被抓去已有几个小时了，却没发生什么情况，这才折磨人呢。集中营和囚牢之间毫无联系。那上面有什么情况，集中营内毫无所知。往往每当早上运尸工被唤到大门口去时，这才知道，山魈又干掉了一个。

看来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不会马上给干掉。而博霍夫深为忧虑的也正是这点。他独自一人站在营房的一侧。这时龙基在办公室，值勤员们把食桶送往厨房。博霍夫替区队长涂了几句废话，此时此刻他心如猫抓。他甩开钢笔，双拳撑着头。得让各小组知道这些情况，但这要等到晚上大伙儿回营房时。谁能预料到那时情况会怎样呢？博霍夫左思右想绞尽脑汁。难道这全是些无谓的忧虑？也许赫费尔坚强不屈，宁死也不……但是他还活着，就还有危险……博霍夫目不转睛地瞪着桌面。他希望赫费尔死吗？

他不寒而栗了，同时强把这可怕的念头埋进心灵的深渊……

他还有许多其他的想法，它们宛如涟漪在扩展着。博霍夫

想到了那些隐藏得很好的武器。有几个隐藏处赫费尔是知道的。但他不知道花箱里藏有卡宾枪。

集中营前面的军火库被美国人摧毁前，一些苏联和波兰的同志曾搞了些枪支并把他们带进了集中营。是不是赫费尔亲自把其中几支手枪藏进杂物存放间数以千计的衣包里去的呢？

不知内情的人不可能察觉这件事，因为衣包上的编号是假的；知情人一抓就有数。而赫费尔就是唯一的知情人。这些隐藏处是可靠的，除非有人出卖……

博霍夫双眼紧闭，想独自呆一会儿。他什么都不想考虑，压根儿不想！可是这可怕的念头激起阵阵旋涡，时而被卷入深处，时而又浮现出来……

除非有人出卖……

要是其中有哪个衣包偶然落入分队哪个囚徒的手中，而他对内中奥秘一无所知，那怎么办？要是这样，这还了得！

博霍夫喟然长叹。地下活动处于全面瘫痪状态，这使他痛心疾首，使他关节难以动弹，胃里也感到沉甸甸的。现在怎么办呢？是否得首先确保组织免遭可能出现的背叛的危害？究竟有没有一个万全之策？或是先得将那些未加隐蔽的枪支转移到安全地方去？这工作又怎样进行呢？怎样进行？

博霍夫不能暴露身分，不得去找杂物存放间的哪一个同志说：我说，我有话跟你说，可你得保密，懂吗？

博霍夫用拳头顶住眼睛。忧虑象只耗子啮咬着他，使他无法思考。突然，他恨起赫费尔来了，是他造成了这种危机四伏的局面，是他的轻率迫使他接二连三地暴露了秘密。但是，博霍夫迅而又克制住了这种油然而生的怨恨，因为他懂得意气用事是何等的危险，他很快又为理智所左右。此刻博霍夫清楚，他只能

去克雷默尔那儿，不得不把武器的隐藏处告诉他。眼下唯有他才能把枪支保护起来。博霍夫得让他在分队里物色个同志负责隐藏处的安全。真糟糕！这么一来，一个又一个的秘密从网眼里漏了出去！

博霍夫把手从眼前挪开，竭力想理清纷乱的思绪。胡思乱想管啥用？就这样，别无他法。

克雷默尔也在自己的房间里，双手紧捏拳头，时而诅咒软心肠的赫费尔，时而咒骂那个无辜却又负咎的孩子。他也心乱如麻，犹如在自然灾害面前那样，感到束手无策。但他总不能在这儿闲坐着冥思苦想，得有所行动。

克雷默尔突然忙碌起来。作为集中营总囚徒长他有权使用电筒，他从电筒里取出电池，换上一节用废了的，然后把电筒放进口袋，走了出去。

他去朔普那儿。克雷默尔想到带电筒这一着太妙了。那个党卫军下士也在营房里，克雷默尔就借故说他来是为了让朔普换电池的。只消轻轻说上几句话，匆匆看上一眼，他们就足以彼此心领神会，不一会儿，朔普到克雷默尔这儿来了。

"你得设法打听打听，他们想从赫费尔那儿知道些什么。我必须掌握这情况。"

朔普忧心忡忡地摸了摸后脑勺。"这事我该怎么办呢？"

克雷默尔不耐烦地摆了摆手。"你看着办，你干这种事又不是第一回。我看，你去囚牢，修理修理电灯线。"

朔普叹了口气："那它先得出毛病呀。"

突然他脸上显露出天真而又惊讶的神色。张大了嘴，双眼鼓得浑圆，似乎他想出了什么点子。"弗尔斯特，"他说了声。克雷默尔颇有顾虑地摇了摇头。"我也这样想过。弗尔斯特究竟是

个怎样的人呢？他是向着我们的呢，还是山魈的走狗？”

朔普一个劲地眨巴着眼，望着窗外集中营大门口的大钟，突然着了忙。“我去试试。”

“当心呀，海因里希。”克雷默尔喊道，朔普已出了屋。他知道，每天这个时候，这个不得与集中营有任何接触的囚牢杂工有半小时的休息，他通常在集中营大门外溜达溜达来打发这段时间。朔普对弗尔斯特不甚了解，不过经常见他在过道上散步。他那样散步，纯粹是出于一种想探究人内心特征的好奇心。朔普在走经他身旁时，朝他亲切地使使眼色。

弗尔斯特对这一友好姿态并无明显的反应，但脸上绝无拒斥反感之意。现在当朔普手持工具箱去大门时，感到弗尔斯特的这种反应是个可以信赖的征兆。

他外出不用报告，他有通行证证明他有合法身分。他在前沿建筑物外侧忙碌着，检查从总值星官办公室绕过大楼通往集中营去的落地扩音器的电缆。这个时候，大门口一片寂静。值勤的区队长闲得发慌，吊儿郎当地站在值班室窗口，时而走到朔普面前看他修理插座接头。

“出了什么毛病啦？”他问。

“眼下还没发现什么，”朔普富有哲理地回答。“总值星官一接上扩音器，就不行了，线路嘎啦嘎啦叫个不停。”朔普轻轻敲敲接头的地方。“所谓战时产品嘛，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您瞧，里面的金属薄片经常烧通。”

区队长感到腻烦地扭歪着脸。“别说了，”他客气地说了声，因为他对朔普的解释兴趣索然。这正中朔普下怀。他按工序逐道检查着，他知道囚牢杂工随时会来到。果真过了一会儿，囚牢的铁栅门丁当作响。弗尔斯特走了出来，报告区队长，休息的时

间到了。朔普顿时感到一阵紧张。他详细地检查了一下线路的接触后，沿电缆走去。他神色自若地问弗尔斯特："你们那儿的线路畅通不?"并故意说得让区队长听见。

这一猝不及防的招呼使杂工一怔，他惊讶地望望朔普，匆匆点头作为回答。朔普乘区队长不注意朝弗尔斯特挤挤眼。弗尔斯特心中有数，但不露声色。于是朔普开始了他计谋的第二步。他以检查电缆为名，绕过大门入口处偷偷向大楼外侧靠近。朔普心想，要是弗尔斯特急于弄清这暗号的含义，那他准会设法跟上来的。朔普满意地确认，杂工在想法靠近他。弗尔斯特以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在电缆旁忙个不歇的朔普，朔普透过牙缝悄悄对弗尔斯特说："遗憾，我倒很想替你们修理一下线路。——他们想从赫费尔嘴里搞到什么?"朔普迫不及待地问道。

弗尔斯特从他身旁走过，横穿大门入口处，故意让区队长看见。此刻朔普心里紧张得象要迸裂。关键的那句话说出了口，杂工会如何反应呢？他却毫无表示，依旧悠悠忽忽地踱他的步，当他再次走经朔普身旁时，脸上呈现出一种果断的表情：严肃而坚定，但他缓缓地垂下了目光。这表示他答应了朔普的要求。朔普已够清楚了，于是他把工具箱挎到肩上。扩音机线路修好了。

他回到克雷默尔那儿说："我相信，这炮打响了……"

乙

每个小组总共只有五人。由这些小组构成的网遍布各营区，营区的囚徒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每个营区有一个或数个这样的小组，它们对外不露任何蛛丝马迹，只是彼此熟悉。集中营国际委员会有自己的通讯系统。联络员的任务是下达指示，他们负责把消息和指示迅速传达给各组负责人，再由他们转

告每个成员。

有一名联络员同博霍夫单线联系，他将博霍夫的指示传达给其他负责人，后者不知道这些指示是从何而来的。——但是博霍夫要等到晚点名结束，才能见到他的联络员。这种等待是极为折磨人的。眼下，他的指示象一星迅速飞跃的火花，在集中营传开，传遍每个营区。要不了多久，抵抗小组的每个成员都知道情况危急；知道一切碰头和所有的军事课暂停。在这段危险期内，整个机构停止了一切活动。人人知道，万一被捕，就得保持沉默，至死保守秘密。

山坡上大门旁的囚牢内寂寥无声，这种沉寂气氛也传遍了全营。

这天夜里，囚牢杂工躺在他那间斗室的草垫上辗转反侧。他在等候着。这时候，山魈通常在军官餐厅狂饮。他一回来，就会从囚牢里抓个囚徒，在他的屋内亲自拷问。

刺耳的惨叫声划破囚牢寂静的夜空，杂工从中可判断拷问的程度。有时他被喊去，把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人拖回牢房里；有时，在第二天早晨运尸员还没来时，他也会在山魈的行军床底下发现一具尸体，于是就把他拖到盥洗间那边。

囚牢内死一般地寂静。弗尔斯特头枕着双臂躺着。眼下几点钟了？屋外滂沱大雨下个没完，席卷整个集中营。弗尔斯特正昏昏欲睡时，过道里响起了一阵骚动。他蓦然惊起。

一阵沉重杂沓的脚步声传来，弗尔斯特神志清醒地倾听着。从脚步声中，他辨认出是山魈刚走过他的房间。不远处，一牢房的门被打开了。和山魈同来的还有赖内博特和克卢蒂希，他们脱下了湿大衣。赖内博特坐在行军床上，克卢蒂希敞开制服上衣，气急败坏地来回走着。山魈桌上有个骷髅头，里面亮着盏

灯，灯旁有条长长的缝成四角形的弹性皮鞭，上面缀有粗铜钉，当然这些不是作为装饰用的。

克罗平斯基和赫费尔踉踉跄跄地被山魈推进了屋。他俩摇摇晃晃地站着，浑身打颤，衣服还是湿的。克罗平斯基伛偻着站在那儿，头深深地缩在肩膀里，他冻得够呛。赫费尔也冷得直哆嗦，上下颚在颤抖。他咬紧牙关想借以祛弱，但牙齿却抖得更厉害了。

赖内博特以一种行家的表情注视着他俩。看来鞭子还管事。他不慌不忙地站起身，不可一世地站着。

"听着，你们两个，"他趾高气扬地说，"今天中午，我们还只是跟你们闹着玩玩的，现在谈正经的。"他又是先向克罗平斯基开刀。

"据我看，你很懂我们的德语。伙计，学乖些嘛。"赖内博特拿起桌上的鞭子，朝克罗平斯基的鼻尖晃了晃。

"把犹太小鬼弄到哪儿去啦？"克罗平斯基望着赖内博特，痛楚的神情中夹带着请求。赖内博特在空中舞了几鞭。"我数到三，你回答！"克罗平斯基咬咬嘴唇，脸扭成哭的模样。"一，二，三……"克罗平斯基使劲地摇摇头。赖内博特的鞭子朝他劈头盖脸地抽来。克罗平斯基惨叫起来，鞭子噼噼啪啪地朝他抽着。——克罗平斯基晕头晕脑一个趔趄向后倒去，撞在克卢蒂希的身上。克罗蒂希一脚把他蹬了回来，克罗平斯基在雨点般的鞭子下，踉踉跄跄地来回晃着，终于呻吟着瘫倒在地。赖内博特朝着躺在地上的克罗平斯基狠毒地鞭笞着，打得他在地上没命地直滚。赫费尔向前伸着头，倾听着背后所发生的一切，他失神地望着山魈那张灰秃秃的脸。山魈象在考虑什么似的，注视着赫费尔吞咽时上下起伏的喉结，突然他那副爪子勒住赫费尔的

脖子，两只拇指卡住喉结。赫费尔眼前一片漆黑，感到一阵窒息和恶心。眼看他要不省人事了，山魈才松手，赫费尔又喘过气来。

赫费尔感到呼吸困难。他听见克卢蒂希在自己身后狂怒的叫喊声以及克罗平斯基喉咙里发出的痛苦的喘鸣声。赖内博特在这个波兰人断气前是不会罢手的，他把鞭子甩给山魈，山魈机灵地一把接住了。这个毛头小子脸上那副温文尔雅的神气荡然无存，难看地歪扭着。赖内博特用双手紧紧揪住赫费尔的胸脯，他因大打出手而气喘吁吁，筋疲力竭。"现在轮到你了！"克卢蒂希出其不意地从背后把赫费尔的双臂向后扭。赫费尔痛得直不起腰来。克卢蒂希用膝盖顶住赫费尔的臀部，把他双臂高高抬起，赫费尔一声惨叫，跪了下来。接着，山魈猛抽起来。鞭子嵌有铜钉的一端无情地掠过空中，抽在赫费尔的后脑勺上。赫费尔扑面倒下，顿时失去了知觉。

"就到此为止吧，"赖内博特拦住了山魈。"过半个小时再来。"

山魈把两个打得不省人事的人拖回牢房，给他们浇了一阵冰凉的水，就锁上了牢门。

克罗平斯基被凉水浇醒，身子动了一下。他想站起来，但是双臂一软，又就地合扑倒了下去，躺着不动了。克罗平斯基满脸鲜血，渐渐地又恢复了知觉，嘴里感到咸津津的。他睁开眼，在这陌生的黑暗里，有一种折磨人的沉寂包围着他。他觉得背上如针扎般的疼痛，每呼吸一下，都如同刀割。他在地上躺了好一阵子。尽管疼痛，他却有种梦幻般的感觉，在这种似梦非梦的感觉中，他那朦胧的知觉犹如沉浸在漂流的水中。"……多小的手，多小的鼻子，一切都还是这么小……"他静听着自己在絮叨，相信自己微笑了。突然，这一梦幻般的遐想一下子泯灭了。克罗

平斯基大吃一惊。他四下摸去，感到又湿又冷，他的手碰到个躯体般的东西，这才使得克罗平斯基完全清醒过来。虽然周围黑魆魆的，但他知道自己身在牢房，他触摸到的是赫费尔的躯体。又过了一会儿，克罗平斯基那惨遭毒打的身子才恢复了知觉。他好不容易跪着站了起来。

他想说话，但发觉自己的嘴唇肿得可怕。他含糊不清地喊赫费尔："安德烈……"喉口发出咯咯声。

赫费尔一动不动。克罗平斯基推推他的肩膀，他才沉沉地呻吟了一声。

"安德烈……"克罗平斯基等着他答腔，他感到赫费尔脸上的累累鞭痕在急速抽搐。——赫费尔突然哭了起来，在唏嘘，抽噎。克罗平斯基抚摸着赫费尔的脸庞和身子，不知怎么才好。

"安德烈……"赫费尔沉默下来，他直愣愣地静躺了一阵，然后费了好大的劲才站了起来。他筋疲力竭地用手撑着身子，耷拉着脑袋，活象个劳累过度的人。水顺着身子往下淌。他摸摸后脑勺，头发贴在脑壳上。他轻轻抚摸着遭鞭打的地方，感到火辣辣的疼痛。从后面看去，从他双颊淌下的，哪儿是什么水……赫费尔用手背抹去嘴上的血，呻吟道。"马里安……"

"是安德烈吗？"

"他们把你怎么啦？"

克罗平斯基虚弱地喘着气作了回答，想安慰安慰赫费尔。

"我已经——完全——好了……"

他们默默无语，只有他们的喘息声清晰可闻。他们回味着各自所经历的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

牢房天花板上电灯突然亮了。门猛地被打开，克卢蒂希匆匆走了进来，后面是赖内博特和山魈。山魈手里拿着几根绳子。

“站起来！”克卢蒂希的尖叫声无情地撕破了象外罩那样保护着他们的孤寂，这两个手无寸铁的人一想到又要遭受的酷刑，不禁颤栗起来。他们好不容易才站直了身子。克卢蒂希迫不及待地对赫费尔大吼：“你们秘密组织中还有哪些人？”赫费尔不禁一怔。“你说不说？”克卢蒂希猛地抓住赫费尔的胸脯，将他朝墙上撞去。赫费尔趴倒在地。山魈扑到他身上，反剪其双手，用绳子绑紧，然后把他拽起来。赫费尔同克卢蒂希面对面地站着，克卢蒂希呼吸的气息直冲他的脸。克卢蒂希又朝他吼道：“还有哪些人，说，你这个混蛋！我把你宰了！”

赫费尔呻吟着。克卢蒂希啪啪啪地打着他的耳光，一面一个劲地嚷：“还有哪些人？说出他们的名字！”克卢蒂希打了一阵后，赖内博特才把这凶神恶煞的集中营长官推开，咄咄逼人却又慢吞吞地说：“讲吧，赫费尔，不然我们把你吊起来，叫你呼爹喊娘。”

这时赫费尔才清楚，他们想从他那儿知道什么，他也清楚，要是他不说将会怎样。他内心极其痛苦，但他竭力振作起精神，低声呻吟着转过身去。赖内博特仔细观察赫费尔脸上显露出来的思想斗争的神色。当他认为，快到火候了，就对山魈使了个眼色。“把他吊起来！”

赫费尔象挨了一发子弹，发出一阵嘶叫。对酷刑的恐惧，使他感到周身赤裸裸的，似乎连皮肤都不复存在了。山魈把他拖到窗边，把绳子摔到了铁栅外。赫费尔喊叫着，抗拒着。山魈正要往上拉，赖内博特拦住了他。赖内博特的吼声压倒了赫费尔的叫喊：“说两个名字！说一个，听到吗，只说一个！快！说！”

赖内博特又等了片刻。恐惧也许就会冲破意志的堤坝，将其淹没。

“说！快！说！”然而赫费尔什么都不听，只是叫喊着。他把头耷在后脖子上，痉挛地来回扭动。山魈猛一用劲把绳收紧。

赫费尔的双臂被朝后高高抬起，肩关节咯咯作响。他被吊了起来！——喊叫声变成吁吁的哽咽声。坚硬如铁的后脖子肌肉绷得紧紧的，都要裂了；前伸的脖子直挺挺的象块石头。山魈把绳子结到铁栅上后，又朝惊恐万状、蜷缩在角落里的克罗平斯基扑去。

“我什么也不知道，”他哭了起来。他被捆绑着拖到窗前，与赫费尔并排被吊了起来。他俩象动物似地吼叫着。下面的审问程序，赖内博特心中有数。

他们这样大叫大嚷要不了两分钟就没劲了，只能象孩子似地呜咽了，克卢蒂希双拳叉着腰站在这两个被吊绑在空中的人面前，他的眼睑在抽搐。只要他们还在喊叫，跟他们说话就毫无意义，因为他们什么都听不见，这时就得等着。山魈点燃起一支烟。

三人都象在做试验。赫费尔首先把头耷拉在胸前，由于呼吸困难，喉咙口发出一阵阵哮喘声。现在是时候了。

“听着，赫费尔！我们现在把你解下来。要是你不说出你所知道的情况，就把你再吊起来，到你服服帖帖为止。”赖内博特走到克罗平斯基跟前。“对你也是这样，波兰佬！”他象是拉铃索那样拉拉他俩的裤带，为的是再吓唬吓唬他们。他每拉一下，悬吊着的体重就增加几十公斤，他俩也就一阵惨叫，脸色变得苍白。赖内博特一边干着他那灭绝人性的游戏，一边客客气气地说：“现在给你们松绑，瞧，我们并非不讲人性。我劝你们要知道好歹哟。”他做了一个手势，山魈松了绑。两人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赖内博特同克卢蒂希互相使了下眼色。后者会心地点了点

头。山魈把他俩拖到墙边让他俩半靠半坐着。赖内博特用靴子托起赫费尔耷拉着的脑袋。

“你了解克雷默尔的情况吗？”赫费尔双眼紧闭。赖内博特等了一会，让人把赫费尔又垂在胸前的脑袋扶了起来。“那好吧，”他说，“我们先谈点别的。跟我们谈谈你本人的情况怎么样？”

静候了几秒钟，克卢蒂希勃然大怒，他一边狂叫，一边象个足球队员似地朝他们两人猛踢。

“你们到底说不说？你们这些无赖！”

赖内博特比克卢蒂希狡猾，沉得住气。他拦住了克卢蒂希叫他别再蛮干，并向他示意，让他来对付他俩。他朝躺在地上的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俯下身去。“听着，现在让你们安静安静。我们回头再来。你们可以歇口气，好生考虑考虑。或者你们开口，交待我们要知道的情况，这样你们就能活命；或者就吊死你们，那样你们的小孩就没有亲爱的叔叔了。”

赖内博特站了起来，嘲讽地说：“你们走吧，先生们，病人考虑问题需要安静。”

钥匙在锁孔中无情地咔哒一响，门给锁上了，随之灯也熄了。

夜晚是可爱的，在它的庇护下，时光犹如回春妙手悄然掠过他俩身旁。弗尔斯特毋需再细听了，他知道，今天就到此结束了。

他已入睡。离他不远的牢房里却有人窃窃私语起来。话声极其微弱，几乎连室内的空气也没有被惊动。

“他们想从我们这儿知道哪些人的名字？”

赫费尔没有回答克罗平斯基的问题。他俩互相依靠着站在

墙旁，不然穿着湿衣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会冻死的。

“你不愿跟我说？”克罗平斯基过了一会儿又问。赫费尔仍不作声，他耷拉着脑袋，在黑暗中克罗平斯基看不清他的脸。他的问话扎着赫费尔的心窝，象犁头翻土，把往日的过错翻了上来。心灵上的痛楚和肉体上惨遭凌辱的痛苦汇合在一起，赫费尔宛如一块风化了的岩石在剥裂。是他把克罗平斯基也卷了进来！由于他的过错，使这个无辜的人跟着受尽折磨，跟他一起必死无疑。进了这牢房就别想生还。

克罗平斯基压根儿不知道内情。他认为是由于孩子的缘故才给弄到这儿来的，所以他问赫费尔，为什么逼着他们说出那些跟孩子毫不相干的人的名字。水泥墙上的寒气透过湿漉漉的上衣沁入赫费尔体内。双臂被吊得失去了知觉，麻木地挂着。克罗平斯基不再发问了，他正为自身的痛苦而困扰。他也越来越感到冷得够呛。牢房里昏昏暗暗的，这是死气沉沉的黑夜的一部分，而这黑夜乃是从室外生气勃勃的大自然的身躯中剥离出来的。眼下他们除了自己的一颗心外，别无所有。那是一颗特别富有生命力的心，它就象一台永不知疲倦的时钟在搏动着。

赫费尔一想到自己的严重过失，思路就卡住了。在他破碎了的自我世界的乱石堆中，他的思想跌跌绊绊地试图从迷离纷乱中寻求一条出路。他的神经犹如灼热的铁丝，似乎还一直被悬吊着，他急促而慌张地唏嘘着，以祛除恐惧：“他们又来了！你瞧！——他们又来了！——又要把我们吊起来！……你听着，我再也顶不住了，一次也顶不住了！——我……”赫费尔紧紧按住喉结，说话声哽住了。他屏息静听身旁的动静，那儿仍是寂然无声。克罗平斯基什么也没说。赫费尔的绝望变成了痛苦，站在他身旁的人和他一样地恐惧，没对他说上片言只语去安慰安

慰他，不然在这濒于精神崩溃的纷乱中，赫费尔蛮可以抓住它而有所慰藉的。

“我是胆小鬼，”他十分沮丧地悄悄说道，也许他身上剩下的最后一股劲儿也已荡然不存了。他没能看见，克罗平斯基正使劲地摇着头否定他的话，但贪婪地静听着他断断续续的耳语。“不单你害怕——我也害怕，”克罗平斯基象兄弟般地低声说。“我们象小孩一样只是些可怜的小人物。”他那朴实无华的本性使他不会说那些漂亮话，赫费尔却突然感到热呼呼的，低声嚷了起来：

“根本不是为了这个孩子！——而是为了别的事！”他呻吟着。“让他们再来吧！——我不能再给吊起来了，我受不了！噢，我的天呀！——你压根儿不知道，马里安，你全蒙在鼓里……”

克罗平斯基很想帮他排忧解愁，于是低声说：“怎么回事？——你可得告诉我。”

赫费尔对他问心有愧，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他急于想把这一切都告诉他，但是他内心却有一股力量在阻止他泄露这埋藏在深处的秘密。然而站在他身旁的是生死与共的同伴，也许他们将一同去死。——赫费尔为这种思想所左右，就如实说了起来，时说时停，一点儿一点儿地把他的秘密捅了出来。“他们想知道组织里有哪些同志……我们确实有一个组织……集中营当局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谁也不知道……”他讲起他当军事教练的工作情况。“你知道，每到傍晚，我们就在管理区的一个营棚下面，是在地底下碰头，听懂我的意思吗？……我做给他们看，枪怎样瞄准，怎样射击……”他还说，苏联同志是怎样把武器偷偷运进集中营来的。当克罗平斯基问，小组里是否也有波兰同志时，赫费尔点点头，并讲了约瑟夫·勒汪道夫斯基的那次英勇行

为。"事情发生在对集中营的一次空袭前，那时古斯特洛夫工厂还在，大车间里制造着卡宾枪。我们想弄它一支带进集中营去。这件事是勒汪道夫斯基干的……我们选了十九号营区那个驼背区队长在大门口值班的那天动手，这位老兄怕见流血。那天勒汪道夫斯基装出一副身体不舒服的样子，倒在车床旁，然后他……"赫费尔咽了一口唾沫，"他故意把一只手臂伸进刀架。——他的整个下臂被撕了下来，鲜血直流，我们把他放到担架上，这支卡宾枪就藏在他身子底下……血直涌，但他十分镇静，我们抬着他朝大门走去，他一动不动地躺着。驼背区队长一见腿都软了。我们赶紧把勒汪道夫斯基抬出大门。——后来我们把卡宾枪的枪管和枪托卸了下来，它就成了我们的教练枪。我用它作示范，教同志们装子弹，使枪机和拆卸枪支。"

赫费尔戛然止住了话。那些叫他胆战心惊的事他说够了……

现在他高兴的是，身旁有了个也知道这个秘密的人，他感到两人紧密地连在一起了。

克罗平斯基屏息静听。他很想说上几句，但他完全被赫费尔的话所左右。"Dobrze①，"他一个劲地低声说，"dobrze，dobrze。"

作了这一番叙述后赫费尔心里感到踏实了点儿。他自己知道，从根本上来说，他并不怯懦，他主观上想坚持下去，但精神上却惊恐不已。他一想到他们还会来，而且还会把他吊起来，就顿时感到不寒而栗，肌肉颤抖，毛骨悚然。他想到在那可怕的一霎间，力量与意志的桥梁行将断裂，不禁浑身颤抖，因此，他此刻在

---

① 波兰语的德语译音：好。

克罗平斯基那儿寻求依托。过了一会儿，象是在苦苦哀求这一依托似地对克罗平斯基说："瞧，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要知道那些名字的。"

"你不会泄露吧？"

"泄露，泄露，我不想泄露！可是他们又会把我吊起来，再也受不住了！"克罗平斯基理解这点，他想帮助他，而他所能给予的只有他的同志之情。"我也会被吊起来，现在我同你一样也全都知道了。我们是可怜的小人物，孤孤单单，任人摆布。但我们什么也不会说，一个字也不说。可不，安德烈，我们什么也不会说，一个字也不说。要是他们想知道那些名字，我们就喊呀嚷呀，一个劲地喊呀嚷呀。这总比我们说出来强……"

对克罗平斯基朴素的话语，赫费尔怀着由衷的感激。"是的，你！——你说得对。我们就是喊呀嚷呀，是的，这样我们就什么也不会泄露了。"他们就这样相互帮助，将自己的弱点化作一种力量来加固那维系力量和意志的桥梁的桥墩，使它不致被即将汹涌而来的洪水冲毁。

在痛苦的迷惘中，克雷默尔挨过了上午的几小时。博霍夫来过他这儿，他没有什么可报告的，而且也不知道，朔普能否进得了囚牢。他身为集中营总囚徒长，经常被唤去大门口。他从不觉得这是桩惬意的差事。今天赖内博特已两次命令他前去。扩音器里又传来噼噼啪啪的响声，赖内博特有气无力的粗话在克雷默尔屋里嘎嘎直响。"集中营总囚徒长立即去大门口，快！"

克雷默尔套上大衣，戴好帽子。该死，这家伙又要怎么啦？

克雷默尔快步穿过操场上坡去大门口，他此时的心情如履薄冰。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难道赫费尔招供了吗？就克雷

默尔本人而言，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都是无所畏惧的。他自己有数，情况再危急，他也不会怯懦。他的脉搏绝不会加快。他那种对一切都守口如瓶的能力使他头脑清醒，无论他内心如何激动，但他都能保持冷静，他既能驾驭自己，又能战胜对手。

他现在就是这样地站在赖内博特面前。赖内博特悠闲地摇晃着大腿，甚至还递给克雷默尔一支香烟呢。

“我不抽烟。”

“对，我们的总囚徒长是不抽烟的。——一个罕见的囚徒长……”克雷默尔脸上毫无表情。赖内博特本以为从他的脸上可看出这个打趣是否奏效。赖内博特点起一支香烟，他决定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了。

“您也许知道赫费尔的情况了吧？”

“是的，总值星官，杂物存放间有两人因藏匿一个孩子而被关押。”

“您消息很灵通呀。”

“我是总囚徒长，就该这样。”

“那么说，您兴许知道，夜里在囚牢发生的事罗？”

“不知道。”

“不知道吗？”

“是的，不知道。”

“赫费尔死了。”

赖内博特眯起眼，象是在持枪瞄准，其实他从克雷默尔的眼色和表情中什么也没觉察到。当然，他是看不见克雷默尔的头脑里在想什么。他毫不含糊地认为：“你在撒谎！”

克雷默尔的镇定自若使赖内博特乱了阵脚，他扭转身子，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晚点名时，您把那两人从在营人员名

册中作为死亡注销。赫费尔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的波兰人……”

“克罗平斯基。”

赖内博特更加感到惶然，他悻悻然地大声责骂：“是的，那个克罗平斯基。”

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于是就漏了馅。

“这两个家伙倒归天得正是时候，是吗？”他噘起嘴唇说，他具有能使污言秽语带上高雅色彩的本领。“你为此而高兴，是吗？”他迅速朝克雷默尔脸上瞟了一眼。

“可是碰到了一点儿小麻烦。他们临归天还作了‘忏悔’。”他又瞟了一眼。

克雷默尔扬起了眉毛。

“这么说，你们找到孩子罗？”

这一问话使这只狐狸感到惊愕。赖内博特再次失策。“孩子吗？——我非常感谢这个孩子。亏他帮忙，我们才明白了底细。”

这下谎言昭然若揭！

要说“忏悔”只有赫费尔才有什么可说的，克罗平斯基根本什么也不知道。这么说，赫费尔活着，而且什么也没供认。

他们就此事扯了一通。赖内博特倒是担心说话走了火。他自以为得计，为了最后一次品尝品尝得意的滋味，走到克雷默尔紧跟前，咬住这个目标不放：“好吧，把他们注销掉。”

“是，”克雷默尔连眼皮也不眨，正视着他。他们相视而立，竭力克制着自己。赖内博特的目光变得冷酷，阴险。在这个毛头小子的内心深处已开始对克雷默尔吼叫起来。然而他外表上并没有显露出任何细微的变化，免得让克雷默尔有所察觉，他只是

简简单单地向他示意："下去！"

克雷默尔走后，赖内博特把香烟扔了，双手插进裤袋，笨手笨脚地倒在椅子上，凝神呆望。从心理上制服克雷默尔这条路走不通。

要是他们真的把赫费尔干掉，那怎么办？——把一个活人当死人从名册中注销，这还不曾有过。——克雷默尔边走边沉思着，回到自己房里。

难道赖内博特跟他说了真话？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这么说，这事与孩子的事无关！

赫费尔关进囚牢已好几小时了，这是多么令人不安和危机四伏的几小时啊！好象随时都会有一枚炮弹从内部爆炸似的。党卫军各区队长会一下子全面铺开，冲向集中营的各分队和地下组织的同志们待的营区。这样要不了一个小时，同志们会被驱赶在一起。囚牢将成为他们最终的归宿！

要是说克雷默尔赶往赖内博特那儿去时，如履薄冰，那么现在走在归途上，则是如同走在一条下面是万丈深渊的狭径上。他刚从办公室拐弯，大门口的总扩音器便响了起来，声音响彻整个集中营："集中营电工去大门口。"克雷默尔停了下来。命令重复播着："集中营电工去大门口，快！"克雷默尔转身朝电工营棚跑去。朔普肩挎工具箱迎面走来。

"听着，瓦尔特，一切都顺当。"寥寥数语，但他们都心领神会。

"据说赫费尔死了……"朔普一怔，眼睛鼓得浑圆。

"见鬼，瓦尔特！"

克雷默尔接着说："快去，海因里希，说不定你会听到些详情细节。"朔普拔腿就跑，克雷默尔目送着他。

弗尔斯特说话是算数的。囚牢里不知怎么的，保险丝断了，因而没电了。朔普在山魈的房里检查电炉，让弗尔斯特在旁帮忙。山魈不信任地站在一旁，他不喜欢囚徒进入他的王国。朔普和弗尔斯特已有默契，朔普避免任何亲切的举止。他告诉这个杂工该做些什么，话不多，而且都是跟干的活有关。朔普拧松螺丝时，弗尔斯特就得按住电炉。朔普慢吞吞地检查电炉的每个部件，没发现任何毛病。

“炉子是好的，”他颇为健谈地说，“要有短路，一般是这玩意儿引起的。”

山魈粗暴地怒斥道：“别胡扯个没完，你把它修好。”

“是，上士先生，”朔普顺从地答了句，弗尔斯特摹仿起他那股忙碌劲来。朔普一边检查开关，一边对他说：“也许导线出了故障……”杂工凭囚徒那种可靠的直觉懂得了这一暗示的内在含义。这两个囚徒马上进行了必要的接触，尽管山魈在场，他们彼此却能心领神会。

“上士已检查过这一玩意儿①，啥也没有发现。”弗尔斯特说。朔普为使这暗示不令人生疑，便说道：“我们得检查一下线路，看看哪儿短路了。”他们开始干了起来。这么说赫费尔没死，而且什么也没承认，朔普就这样翻译了暗语。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我们怎样才能通过弗尔斯特经常了解这两个被捕人的情况呢？朔普总不能整天价修线路呀。

“你为什么一定要检查线路呢？”山魈声音沙哑地问。朔普叫他别心急：“这要不了多久，上士先生，可能哪儿电线断了。”

---

① 原文为 Apparat，既作“器械”解，也可作“组织”解。此处为双关语，明指器械(电炉)，暗指地下组织。

他让弗尔斯特拿了架梯子，检查起架空线路来。弗尔斯特在下面扶着梯子。他们从山魑的房间那儿一米一米地往昏黑的囚牢过道挪去。山魈站在房间的门旁，注视着他俩。朔普往下检查着，一声不吭。同这个阴险的畜生打交道得小心，朔普念念不忘的是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地同弗尔斯特谈一谈。真是这种相对无言迫使他们开腔，但山魈在后面注视着。他们继续往过道深处挪去，离山魈越来越远。他会跟着下来吗？

为了让他放心，他们故意做出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并不时大声嚷几句话给山魈听听："梯子放得稍陡些……哎，这就对了……扶牢梯子……"在这当中他们匆匆地偷偷夹带几句，声音比耳语还低。

"你休息时我等着……"

没等弗尔斯特回答，朔普爬上梯子，拨弄起电线来。

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山魈。弗尔斯特饶有兴趣地注视着电工干活，朔普一下来，他俩就一齐再把梯子往前挪："把最后一段线路也检查一下……"弗尔斯特接上话茬儿："要是赫费尔开口招供，我就弯下身来系鞋带……"

朔普明白，这样做是为了确保消息的递送。于是他爬上梯子，过了一会对着下面的弗尔斯特喊："一切正常！"他们互相眨眨眼，彼此心照不宣。接着又一块儿扛起梯子往前走。

"哎呀，怎么啦？"山魈恶狠狠地嘀咕。朔普遗憾地耸耸肩。"架空线没有问题。这下我得到外面去检查一下接线罗。"

架空线沿囚牢一侧的山墙而下与地线相接。接线柱稍稍露出地面。线路就断在这儿。朔普会心地微笑了。弗尔斯特真有两下子。

朔普很快排除了这一小故障，然后回囚牢，安上了新保险

丝，灯就又亮了！——寡言的山魈看来挺满意的。

"出了什么毛病？"

"没什么大了不得，上士先生，只是地线有一小处短路了。"

"怎么没马上察觉？"

朔普委屈地摊开双臂。"要是能马上察觉不就好了……"

山魈对这个内行人无言可对。他骄横地点下头打发他走。朔普把工具箱挎到肩上，走出囚牢，弗尔斯特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朔普作了汇报。克雷默尔双肘撑开，双拳托着下颚坐在桌旁象是在注意听着。朔普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他是怎样引开了山魈的注意力的，又说赫费尔是好样的！克雷默尔早就不在听了，这时他才感到，赫费尔被捕以来，他是如何地心神不宁。他爱过他，爱得很；他咒骂过他，现在他又爱他了。

当电工问他："赫费尔是领导成员吗？"这时克雷默尔才清醒过来，且似乎为之一怔。朔普随即又说了句："你不用回答我。"

克雷默尔抬起头望望朔普，朔普知道意在言中，也就不再问了，对他说来话不在多。他们相对而坐，各自为自己的思绪所萦绕。克雷默尔最后一点麻木也消失了，旋而转成对赫费尔的一种灼热的、兄弟般的情感。

"我看，他们由于孩子的这件蠢事毁了自己……"他忧心忡忡地凝视前方。

"我们得冒冒险，"朔普说，"把他们从囚牢里救出来。"克雷默尔半信半疑地笑笑。"你打算怎么办？"

"在茨魏林身上打主意！"朔普迅速的回答，说明他这种想法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克雷默尔挥手表示反对："正是这条狗把他们送进去的……"

"我知道，"朔普点点头，"皮皮西跟我说过。正因为这样，我们应当试试。从前在特别连时，不就是这样干得很漂亮嘛。"

克雷默尔仍是说不通。"现在情况有些不同了。"

几年前，由于刑事犯的大肆出卖，一大批政治犯被关进了特别连，后经集中营同志们的团结斗争而获释。朔普并不因克雷默尔的反对而改变自己的想法，他激动地把身子挪到椅子边上。

"茨魏林到处想替自己留条后路，他谁也不得罪。我们就该充分利用这一点。好歹得让皮皮西去跟他说说，叫他听我们的。我是不是同皮皮西谈一次？"

克雷默尔感到一阵憎恶。这倒不是他执意反对利用党卫军救助身处险境的同志，当初在特别连事件上何尝没有这样做过。在那次政治犯同刑事犯的较量中，同志们是冒了多大的危险啊。而这次的对手是一个扬言要把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干掉的党卫军。

偏偏要利用这个骗子手……多荒唐的想法。可是克雷默尔仔细考虑着。司令官和克卢蒂希之间素有龃龉。克卢蒂希护着集中营里的那帮骗子歹徒；司令官却讨好政治犯。要是挑逗茨魏林跟司令官干……克雷默尔对皮皮西的随机应变是没话可说的。朔普那对浑圆的眼睛热切地凝望着克雷默尔。克雷默尔喃喃地用手抹了抹桌面，就是不明确表态。

"听着，这件事可得小心哟，"末了他说了句。

自朔普同皮皮西谈过话后，皮皮西意识到了通过茨魏林援救同伴的可能性。他伺机同茨魏林谈谈。不久机会来了。

"你还没有摸清那个告密的家伙的情况？"有一次，皮皮西进

屋送名单时，茨魏林问他。

“没有，下士，我们也许摸不透这个家伙的底细。”

“为什么？”茨魏林把舌头滑到下嘴唇。

皮皮西的性格与赫费尔迥然不同。他处事冷静果断，目标明确；而赫费尔则为人热情，好意气用事。皮皮西象个走钢丝的，步履谨慎而稳健，说起话来字斟句酌，恰到好处。

“这个无赖伪装得可到家呢。”他叫人摸不透地又说了句：“不过我们现在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干了。”

“我倒很想听听。”

“这家伙自以为聪明过人，满以为可惩罚一下集中营长官了。”

“为什么呢？”茨魏林心怀叵测地问。皮皮西踌躇了一下没有回答。

他迅速考虑了一下，立即作出决定，他既在钢丝绳上，那就得走过去。

“这就不用多问了，下士，只消朝前线地图瞧上一眼就清楚了。”

茨魏林不由自主地转身面朝墙上的地图。皮皮西紧张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当茨魏林又望着他时，他的嘴角旁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茨魏林感到茫然，是在耻笑他吗？——他也犹如走在钢丝绳上。他决定逢场作戏，跟着玩捉迷藏。

“你的意思是一旦形势急转直下，那个告密的家伙想留条后路，是吗？……”

“那还用说，”皮皮西干巴巴地回答。这样谈话就僵住了。于是皮皮西就向预定的方向进击：“一旦形势急转直下，”他重复茨魏林的话，并用手做了一个翻转动作。“那会怎么样呢？——谁

都心中无数……”

茨魏林靠在椅子上，无关紧要地说了声：“哎呀，不至于这么糟吧。”

皮皮西紧张得心怦怦跳，他听懂我的意思了，这么说他还是敢再往前走一步的罗。

“这就看你的罗，下士。”茨魏林又用舌头舔着下嘴唇，他的紧张并不亚于皮皮西。他没有吭声，皮皮西只好接着往下说。

“我们很愿意说，下士茨魏林是个好样的，他把我们的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从囚牢里放了出来……”

茨魏林心中一股热浪在翻涌，这是在公开暗示。可以作出的种种反应在他脑际飞快掠过。眼下他与囚徒之间的这一鸿沟还防护着他，但它总有一天要崩坍，到那时他们就会掐住他的脖子：你对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的死负有罪责！——这些党卫军也面临着无情的何去何从的抉择。对囚徒而言，是自由还是死亡；对党卫军而言，则是顽抗到底还是逃往不可知的未来。茨魏林才不想跟着豁出命干到底呢。眼下这个暗示是诱人的。

“那么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他无把握地问。

胜利了！现在皮皮西走过了这段危险的钢丝绳，且又站稳了脚。

“这对你说来并不困难，同司令官说一下就妥了，您总知道，他是器重政治犯的。”

茨魏林蓦地站起身来，迅速走到窗旁，心里在盘算，他该把皮皮西撵走呢还是依从他？他觉得这两种做法难以理解和不成体统，于是他转向皮皮西，粗暴地说：“您给我出去！”

皮皮西正要转身走，他又高声斥骂：“您给我闭上嘴，别说出去，懂吗？”

“下士先生，这种事谁也不会说……”

茨魏林怒不可遏！他在办公桌旁坐下，朝地图扫了一眼。

几天前，他还把箭头对着美因茨，现在它们却已推进到法兰克福了……

西线的北面，地图上方的箭头直指杜依斯堡。等他把箭头对着卡塞尔，那还会要多久呢？接下来就要从威斯特伐利亚和黑森进入图林根了……

听任皮皮西摆布，这把他气疯了，这种愤怒转变成为难以忍受的恐惧……你对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的死负有罪责，这些家伙多有恃无恐……

•

中午时分博霍夫来到克雷默尔这里。

“有什么新的情况？”

“没有。”

博霍夫抿起嘴唇，脸上露出不安的神色。

“出了什么事？”克雷默尔问。博霍夫没有回答，把帽子从前额挪开，做出象要坐到椅子上去的样子，然而没有坐下。决定通过克雷默尔把武器隐藏处的安全托付给一个不明内情的局外人，这点使博霍夫十分为难。这样，有关知情人的机密就第一次给捅了出去。

克雷默尔看出了博霍夫的内心斗争。“好吧，那你说吧！”

博霍夫叹了口气。“见鬼，瓦尔特，这哪儿是人过的日子……我有时真想诅咒上面那个家伙。”他指的是赫费尔。

“可别这样，”克雷默尔既责备又安慰他。“他是我们的同伴。确实，他干了些蠢事，难道就因为这样而诅咒他？好兄弟！振

作起精神来。”

克雷默尔的粗犷和笃厚使博霍夫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是是，你说得对，你说得对。——现在还有件事得处理，要快。”博霍夫告诉他杂物存放间也是武器的隐藏地，克雷默尔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对他来说只有一个人是可以信赖的，那就是皮皮西！

“这事就由我来办好了，你尽管放心，”克雷默尔安慰他。博霍夫告诉他包号和挂包的地方，并叹了一口气说：“最恼人的事是我们不能插手，我们什么也不能干……”

克雷默尔撅起下嘴唇。“我们为什么不能干点事？——譬如说，我们应当设法把那两人从囚牢里救出来。”

博霍夫笑了，似乎笑他是说着玩玩的。

“我已经开始干了起来……”

博霍夫止住了笑。“你疯了吗？”

“不，”克雷默尔简短地答道。“我希望你同意我这样做。”他还说，他已同朔普谈妥了。

“朔普一定是把皮皮西训了一顿。请相信，皮皮西是个机灵鬼。他会在某个乌七八糟的地方揪住茨魏林。难道我们就不该想尽一切办法吗？”

“那么以后会怎样？”博霍夫咬牙切齿，双手捂住脸。克雷默尔望着那备受愤怒折磨的人儿直摇头。“这个博霍夫——我素来认为——是个木头，任什么也动不了他的心，现在你们瞧瞧这块木头……”博霍夫毫无反应，他用手捂住了脸象是感到舒适似的。过了一会儿他才放下手，向克雷默尔点点头。脸上掠过一阵困乏的微笑。

“你说得对，瓦尔特，现在不该垂头丧气，”他正想转身，却又

止步，"茨魏林那件事……对，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博霍夫离屋而去。

克雷默尔满怀深情地望着他的背影。博霍夫疲惫不堪地耷拉着双肩……

与此同时，山魈正在军官餐厅看一个囚徒在一个角落里修一张破桌。山魈不无兴趣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见他把一只胶质箍旋紧，然后使劲一按就把木头箍紧了。这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

这天傍晚山魈在军官餐厅喝酒时，突然又想起了那个箍。他突然心血来潮，走到搁在一旁的那张桌前，仔细观察起这玩意儿来。末了他想把箍旋下，但它旋得很紧，他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卸了下来。这时候军官餐厅里客人寥寥无几。有几个党卫军区队长坐在桌旁注视着山魈那奇怪的举动。那些在餐厅里服务的囚徒也偷偷察看着他。山魈把箍拿在手里，他那僵化的头脑象在打着什么主意。区队长中没有一个同这令人望而生畏的人打招呼。他手拿着箍回到自己桌上。当他发觉周围的人都在暗暗注视他时，他那苍白的嘴脸露出困乏的神色。他迟迟才离开军官餐厅。他虽喝得醉醺醺的，但脸上毫无反应。

他酒喝得越多，步履越重。尽管他脑子昏沉沉的，但一举一动却不失常态，只是有些呆滞，被一种内心的力量所左右。

"逼他们招供。"这个胶质箍给他以启示。

这天夜里他去五号牢房。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紧挨着躺在冰冷的地上。灯亮后，山魈走了进来。他俩站了起来，对着他直打寒噤。山魈脸色灰溜溜的，毫无表情，他问赫费尔："怎么样，考虑好了吗？"赫费尔咽了口唾沫没吭声。他犹如惊弓之鸟，心里充

满恐惧。牢房里灯光幽幽，微弱得连影子也模糊不清。山魈又默默地静等了一会儿，似乎还会出现什么转机似的。接着他把站在赫费尔身旁的克罗平斯基搡到牢房的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又转过身来问赫费尔道："你说不说？"

赫费尔感到喉咙口热乎乎的，他又咽了口唾沫，轻微地喘着气。

克罗平斯基蜷缩一角，象是想跟角落融为一体似的。山魈不慌不忙地说："怎么，你究竟说不说？"

赫费尔的胸腔象个空洞的窟窿，他尖叫着，想逃到角落里，逃到克罗平斯基那儿去，可是那双脚象给锁住了似的。

"这么说，你不想说喽。"

山魈走到赫费尔跟前，把箍套在他的太阳穴上，就象他在木匠那儿看到的那样。

"你说不说？……"

赫费尔惊愕地睁大眼，山魈事先压住箍的活动部分并把它旋得紧紧的。

克罗平斯基轻轻地一声惊呼。

赫费尔太阳穴处淤积的血液在搏动，郁结在喉咙里的怨恨想要把嘴巴撕裂开来，但欲喊又不能，只好竭力地克制住。

山魈双手插进裤袋，用膝盖碰碰赫费尔的腹部让他清醒清醒。"我已经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你的名字。——第二个是谁？——你说不说？"

赫费尔的脑壳里仿佛有烈火在焚烧。他双拳紧握，喉咙口感到一阵恶心。

山魈用舌尖舔舔嘴唇，从裤袋里慢悠悠地掏出一只手旋紧螺丝。赫费尔呻吟了起来。他犹如置身于两块巨石之间，就要

被压得粉碎。

克罗平斯基跪了下来，在无能为力的极度痛苦中呜咽着朝山魈爬去，山魈又把他赶回角落里。“你这贱货，在这儿躺着，不准动。”

赫费尔利用山魈离开的一瞬间，把致人死命的箍扯了下来，箍当啷一声掉到地上。血猛地从头上涌出来。赫费尔感到眼前一片昏黑，用拳按着太阳穴，打着趔趄。山魈勃然大怒，扑向那个踉踉跄跄站立不稳的人，狠狠几拳将他打倒在地。赫费尔冷不防挨了这几下倒又醒了过来。

他在地上来回翻滚，以避开雨点般拳头的痛殴，一个要揍，一个想躲，于是展开了一场搏斗。羸弱和惨遭拷打的赫费尔哪是山魈的对手，一下就招架不住了。山魈骑在他身上，双膝夹住他的两臂，把箍重又套在他的太阳穴上。

赫费尔大声喊叫来回晃动着头，箍已牢牢套住了。山魈用手按住赫费尔叫喊的嘴，把螺丝旋得更紧。

赫费尔喉中发出咯咯声，双眼鼓出眼窝。

“谁是第二个？”

克罗平斯基用拳头捂住嘴，目睹自己的兄弟惨遭蹂躏，惊愕万状。

“谁是第二个？”

赫费尔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拳打脚踢着石头地面。

就是这些名字呀！就是这些名字呀！……

它们就堵在咯咯作响的喉咙口，伺机脱口而出。

“谁是第二个？你说不说？……”

山魈松开手时，赫费尔嘴中立即发出一阵低沉的惨叫：“赫拉……”

“还有谁？”

“赫拉……”

这就是那些名字。赫费尔声嘶力竭地一个劲儿嚷着这一个名字。“赫拉，赫拉……”

突然克罗平斯基也大叫了起来，双手抱头嚷着……

室内喊声充斥，堵堵墙岂能容下这阵阵吼叫，牢房内气氛一派狂乱。

山魈站了起来，两腿叉开，骑到狂吼乱叫的赫费尔身上；还不能让他死，因而山魈把箍松开了。

赫费尔歇斯底里的喊叫声戛然哽住了，喉咙里发出一阵沉闷的哮喘声。身子象得到了解脱似地舒展开来。

克罗平斯基惊吓得缩成一团，等山魈离开牢房，灯熄了后，才爬到赫费尔身旁，双手颤抖着抚摸他，并绝望地呜咽起来。

赫费尔感到生与死在搏击。血液象是被鞭子驱赶似地涌遍全身，脑袋疼痛欲裂，连思想也象灼热的火焰在焚烧。呼吸时断时续。“……这些名字呀……马里安……”克罗平斯基抚摸着赫费尔急促起伏的胸脯。

“好兄弟，你刚才喊叫来着，只是一个劲地喊叫。”

赫费尔气喘吁吁，虚弱得无以对答。他那惨遭折磨的神志恍恍惚惚，不省人事，但还没有堕入那可以使他得到解脱的深渊。

“噢，我的天哪，”赫费尔呜咽着，“噢，我的天哪……”这简直叫人无法忍受……

第二天，弗尔斯特休息时在过道上见到了电工。他们互相打量着。也许他会弯下身来系鞋带？

弗尔斯特似乎并不怎么注意电工。他把背在身后的双手使劲向上抬，看上去似乎在做自由体操。朔普经过他身旁走向窗口时，弗尔斯特把手按在心口。朔普回营汇报。他已懂得了这是什么意思。他俩受了酷刑，手按在心口是指他们表现得十分勇敢。

他们忧心忡忡才过了两天，但心头沉重的负担使他们有度日如年之感。整个组织陷于停顿状态。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被捕的消息使各个抵抗小组为之愕然。小组同志间避而不作任何交谈。他们要是在集中营里相遇，只是偷偷瞟上一眼以示问候，就各走各的。他们应当做出素不相识的样子。整个气氛剑拔弩张。头两天毫无动静，但这并不能丝毫使人心安。谁都感到危机四伏。要是哪一天谁认为险情已过，可松口气了，那也就是祸患降临之日。大家的心情都是如此。

集中营国际委员会也断绝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这两天，同博霍夫碰过头的唯有波戈尔斯基。克雷默尔给波戈尔斯基捎来了关于赫费尔表现的情况，这倒使博霍夫心里踏实了些，他觉得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同志或许可碰次头，当然这是一次十分大胆的行动。波戈尔斯基同意这么做。傍晚时分，同志们聚在管理区营棚的屋基底层，大家都沉默寡言，一声不吭地听博霍夫介绍情况。他们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对克卢蒂希和赖内博特来说，这个孩子是个求之不得的契机，借此可以寻获隐蔽很深的地下组织的蛛丝马迹。他们得悉，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受到惨绝人寰的酷刑；他们知道，对他俩来说，这是一次十分严峻的考验。只有一点他们说不上来：明天或者后天的情况又会怎样……

未来是充满了爆炸性的危险。

往常，他们讨论时总是挺活跃的，今天大家围一支小蜡烛而

坐，却难得说上一句话。小蜡烛发出微弱的噼啪声。自从那两人被捕以来，一直是叫人捉摸不透的平静，谁也没有把它当真。博霍夫所经历过的那种痛楚，现在他周围的人正在默默地经历着。

暴动的准备工作是十分谨慎地进行的。这期间，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偷偷地把武器和弹药运进了集中营。一次冒险行动往往犹如千钧系于一发，考虑时要万无一失。在管理区，数千只急救包放在可靠的地方备用，药物已妥为收藏，手术器械也分门别类收好，铁杠、剪铁丝网用的绝缘铁丝剪一应俱全。

为了迎接解放的时刻，制定了多种行动方案。各国战斗小组都为此作了准备，对他们各自的任务早作了规定。集中营已分成若干个战斗区。突围行动向各个方向成楔形展开。波兰各组应向集中营北部突破。苏联各组的任务是攻占党卫军兵营。法国、捷克、荷兰和德国各组务必拿下司令部所在区。拟定向西发动总攻，以便同逼近的美国人接上头，从而保证暴动的成功。

特种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插到各组里。下属的各级组织看不见，摸不到，却无所不在，每时每刻都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这个组织乃是一个精心谋划的杰作。时候一到，就能骤然掀起一场风暴。可是现在时候还没有到，美国人还远着呢……山坡上面孤零零的牢房里躺着一个人……只消他一句话，不论是出于欠谨慎还是出于贪生怕死，就足以叫集中营来个底口朝天，把它的秘密和盘托出。武器，武器！也许当五万名囚徒对这亘古未闻的创举蒙在鼓里时，一场毁灭性的大风暴就席卷整个集中营……

同志们凝视着蜡烛噼啪作响的火苗发愣。博霍夫从容而镇静地作着报告。他说，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至今勇敢、顽强不屈。大伙儿静听着，大伙儿想到了一处，各人的思想活动熔成一个想法。

这样就毋庸赘言。但从他们的脸上看出这是一种折磨人的沉默。博霍夫沉不住气了。“这样可不行，同志们。难道就这样静坐在一块，耷拉着脑袋吗？这太不象话了！我们得想想办法，我们可以干什么，如果……”

“如果！是的，如果！”柯地切克咬牙切齿。“难道我们换个地方把武器埋起来？”他挖苦地笑了。“它们已埋得好好的。”他的眼里忽闪着烦躁不安的目光。

“胡闹，”博霍夫喝斥，“武器留在原地不动。”他拿起一块大贝壳石灰石又把它扔了，目光不安地扫视着满是石块的地面。看来他想恢复那刚失去的镇静。眼下可不能争吵。博霍夫向退在一旁暗暗思忖着的柯地切克做了一个到此为止的手势。

“我上次跟你们说过，他们正在找我们，”他低沉地说。“我们为此还取笑了他们。——那时，赫费尔还未进囚牢。眼下情况严重了。要是他受不了，要是他挺不住……”

博霍夫恳切地望着在场的每个人。大家紧咬着嘴唇。博霍夫无情地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要是他们弄清楚我们的底细，那我们每个人都得死。”

蜡烛发出微弱的噼啪声。

“我们有些人还来得及避一避。”同志们屏息静听着，博霍夫建议：“那我们就把他送往另一个集中营去，让他在那儿销声匿迹……”

久久无人回答。范·达伦终于开了腔：“你说这话当真，赫伯特？”

“可不，”博霍夫执意说，“赫费尔知道我们的名字。只消他说出其中的哪一个……”

范·达伦沮丧地耸耸肩膀。“那这个人就确死无疑了。”

“倘若他把我们全都供了出去呢？”

“那我们个个得死，”范·达伦率直地回答。普里布拉听了一惊。博霍夫摇摇头。

“谁想被送走？”他固执己见地问。

普里布拉用拳头猛捶了一下膝盖。

“你想让我们当胆小鬼？”他低声惊呼着问。过了一会，博霍夫才说话，语调舒缓得出奇：“同志们，征求你们的意见是我的责任。”他说时垂下了眼帘。“事到如此，我也有罪过。”同志们感到他的声音变得陌生了，大家惊讶地望着他。博霍夫抿紧了嘴唇。“是我扔下了赫费尔让他一个人去承担责任的，”他往下说着，声音更轻了。“我本该马上去关照他和那孩子的，可我却没这样做……”这无异在忏悔。唯有波戈尔斯基了解这层意思，但他一声不吭。里约芒轻轻咳了声。“瞧你说的，赫伯特兄弟，”他亲切地说，“有错误嘛，谈不上什么罪过。”

博霍夫凝视着这个法国人。“错误酿成了罪过。”他低沉地说。柯地切克不能控制自己，气鼓鼓地说：“该死的赫费尔，该死的孩子！”

普里布拉猛然跃起。“赫费尔和那波兰兄弟一起被关进了囚牢，”他轻轻地嚷道，“你却说他们该死？那个德国人和波兰人保护了一个波兰孩子，而你却说该死，——你自己才该死呢！”

他嘴唇在哆嗦，脸膛儿变得刷白，眼睛里骤然射出一股怒火。范·达伦按住普里布拉的手臂。这个年轻的波兰人甩开荷兰人的手，他的眼中突然射出一股敌意。

这事倒有些不寻常，波戈尔斯基径自轻轻地笑了起来，瘦削的肩膀在晃动。这笑声与紧张的气氛大相径庭，使得大家惊愕地望着这个俄国人。他朝大伙摊开双手，乐滋滋地喊：“我们这些人

不是挺逗人的吗？”

他想说“挺滑稽的”，但一时用德语说不上来，所以就说了“挺逗人的”这句话。

他表情骤变，收起笑脸，忽闪着眼，猛地把双臂举过头，双拳嗖的一声使劲往下一挥。“我们可不是些闹着玩玩的人，我们是共产党人！”他脱口用俄语骂了句粗话，用他的祖国语言骂他的同志。他连自己都感到吃惊，竟然说出了俄语。这儿没人懂他的话，他说了半截就顿住了，立即改用结结巴巴的德语咒骂。什么错误，罪过，诅咒孩子，诅咒同志们！共产党人就这样来讨论当前危险的形势吗？难道该让形势左右我们？自己来左右形势不更是共产党人的职责？——他沉默了。他的怒气消下一些后，又心平气和地接着说。哎，好吧，Carascho。集中营里藏了一个小孩，使大伙儿心神不宁——普里布拉想知道，孩子究竟在哪儿。波戈尔斯基举起手来叫大家放心，孩子在小营六十一号营区。随即他补充了句，你们别担心，孩子已作了妥善安排……他环视了一下。为了这孩子，已有两个同志被关进了囚牢，说到底，这孩子不是我们大伙儿的孩子吗？——保护这孩子，难道不是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任务？——波戈尔斯基突然微笑了。当务之急是给孩子弄些好吃的。他眯起眼瞅着里约芒。这位法国厨师马上会心地笑笑，点了点头。波戈尔斯基对他报以一笑。Carascho！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娃？他问博霍夫。博霍夫没好气地回答说：“我不知道。”

波戈尔斯基双手叉腰，带着滑稽而又吃惊的神色喊道：“我们有了个孩子，却不知道是男还是女……”这下把大家都逗笑了，耷拉的脑袋也抬了起来。波戈尔斯基感到心情轻松了些。同志们情绪大为活跃，又讨论开了。怎样去帮助赫费尔和克罗平

斯基呢?

大家提出了从劫狱乃至暴动的种种冒险计划，但一一被否定了。商量后，一致认为，要从山魈的利爪中救出他俩是不可能的。博霍夫一下子就看出，波戈尔斯基刚才的插话异乎寻常，那只是搭搭桥，以消除大家的沮丧情绪而已，他本人何尝不曾为这种情绪所左右而不能自拔。当他劝说同志们打消这些冒险的念头时，他的不满情绪就很快冰释了。照他看，现在只有一种救援的可能，而且这样做是稍有成功把握的。他说，他已同克雷默尔谈妥了，决定利用茨魏林。这是出于无奈的一着！除此而外，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虽则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同意不妨试试，但大家总是忧心忡忡，举棋不定。要是赫费尔挺不住，该怎么办？——波戈尔斯基打断了这一无休止的讨论。我们无能为力，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他粗声粗气地重复着。再则，谁愿意被送走呢？——要是说同志们当初对博霍夫的这一问题感到愕然而报以沉默，那么他们现在则一片哗然。谁也不想离开集中营，大家都愿留下。Carascho！波戈尔斯基点点头。他自己也不信博霍夫当真会这么建议，认为他只是出于无谓的内疚才考虑这样做的。这样一来沮丧的情绪倒是消除了。如果说今天的碰头会别无收获，这或许就是唯一的成果。这个收获可不能算小了。首先得祛除恐惧心理，它是最危险的敌人。

“同志们，我也担心，”波戈尔斯基说，“但我们要有信心。——迄今为止，赫费尔顶住了一切酷刑！谁给我们权利去怀疑他？我们这不在怀疑我们自己吗？危险倒不在于赫费尔和他的波兰兄弟，危险的是法西斯分子。红军从科斯钦和格但斯克南下直指布雷斯劳，把法西斯分子往德国纵深驱赶。第二战场已推进到了法兰克福。”波戈尔斯基做了一个双臂外伸的动作，似乎要

从远处收集什么，然后把双拳紧紧顶在一起。

“是这样的，同志们，看来情况是如此，”他沉住气说。“法西斯分子越临近末日，他们就变得越野蛮。希特勒，还有施瓦尔和克卢蒂希之流无不如此。他们要消灭我们，这点很清楚。因此我们得暗中积蓄力量准备跟他们拚。只要我们象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那样坚强——是的，”波戈尔斯基被自己的激情所鼓舞，情不自禁嚷道：“是的，他们会永远是强者！只要我们也这样的坚强，那么法西斯分子对我们这股隐蔽的力量虽感觉得到，却发现不了。让他们去找吧，他们什么也捞不到。休想搜到一粒子弹，找到一个人。”他的两手捏成拳头，犹如两块石头放在膝盖上，里面蕴藏着力量。“这帮法西斯分子，”他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往下说，“把我们的头剃光，他们侮辱我们的人格；剥夺了我们的姓名，只给我们一个号码；他们脱去我们衣服，给我们穿上条纹的囚服……”

他扯着自己的条纹上衣。“在他们眼里，我们象群工蜂，拚死拚活地给他们盖楼房，造花园。整天价嗡嗡嗡！每只蜜蜂身上各有自己的条纹，而你我看上去却都一个样，”他把拳头松开后又捏紧。“这才好咧，”他叫人捉摸不透地轻声说。“蜜蜂可有根刺。嗡，嗡，嗡。让克卢蒂希到这蜂群中来吧……大家看上去都一个样……

“多妙，他们侮辱我们的人格，给我们穿条纹囚服，多妙。同志们，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波戈尔斯基轻柔地抚摸着自己的上衣，靠坐着，闭上双眼。他的这种无畏使博霍夫感到惭愧。他生来冷淡、拘谨，但刚中见柔，执意中有灵活。波戈尔斯基形象的话语有其神秘的魔力。它改变了同志们的表情。在噼啪作响的蜡烛的映照下，他们脸上忽闪着光。这次碰头没有作出什么决定，也

毋需什么决定。人人都已把它藏在心中。只是他们正要分手时，普里布拉要求派一同志专门负责孩子的安全。“这不必了，”博霍夫简短地解释，“这我已作了安排……要是你有什么吃的东西给孩子，可以让人交给克雷默尔，由他负责处理。”他朝里约芒转过身去。“Oui, oui① ！”这个法国人直点头。

他们一个个地先后离开屋基底层。外面路上黑魆魆的，他们混进来来往往的人群中，集中营总囚徒长就要吹熄灯哨了。

荷尔坦萨的出门旅行除了运输工具外，一切都已就绪。茨魏林自己没有车，克卢蒂希倒是有一辆。荷尔坦萨早就动脑筋如何得到这个劲头十足的党卫军上尉的同意，把她的行李捎走。这家伙跟她那懦弱无能的丈夫迥然不同。——有时，在名为同僚联谊晚会上，克卢蒂希邀她跳过舞，荷尔坦萨出于女性的本能，欣然接受上尉对她丰满身体的觊觎。在跳舞时，她心甘情愿迎合他的需要。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过如此而已。克卢蒂希没有妻子，他已离婚多年。

与他人不同的是，他并无那些寻花问柳的风流韵事。这使他在荷尔坦萨的心目中显得尤为可贵。从根本上说，她为人淡漠，不易动感情，个性懒散。她那令人失望的婚姻更影响了她的性格。

那天晚上，茨魏林还没回来，荷尔坦萨在卧室里百无聊赖地对镜自赏。她想去克卢蒂希那儿一趟，但又迟疑不决。这当然并非偶然。他跟她丈夫相比，毕竟军阶悬殊。军阶悬殊？荷尔坦萨蔑视地撅起嘴唇。这种悬殊会瞬息即逝的。但这还会持续多久呢？

---

① 法语：行，行。

茨魏林还会象他过去那样仍旧是个窝囊废。而克卢蒂希呢？荷尔坦萨满不在乎地耸耸肩。她知道，克卢蒂希过去开过一爿熨皱边的小工厂。不管怎么说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她想到自己的行李，心里就不安，于是顾不得别的了，她决定去克卢蒂希那儿。她对着镜子审视着自己的模样。

这件短上衣不中她意，于是她换上一件紧身套领毛衣，这样才使她的体形特别娇媚撩人。她拢了拢胸前的毛衣，在镜子面前扭来扭去，一边喃喃嘟哝："为了把这些破烂弄走，什么事都得干。"真可惜她不能把这些漂亮的家具带走。

克卢蒂希在家。他在司令部区独住一所房子。他惊讶地把荷尔坦萨让进屋里，请她坐下。她坐到椅上，竟忘了脱大衣。

"我只是为了我个人的一些事情来的。戈特霍特没有汽车。"克卢蒂希莫名其妙地对她眨着眼。荷尔坦萨谦恭地叠起双手放到膝盖上，眼里露出哀求的神色。"能用您的车把一些东西带走吗？只是一些箱子、盒子什么的。"

"带到哪儿去？"克卢蒂希脱口而问。

荷尔坦萨茫然地耸耸肩。这时克卢蒂希才领悟了。他唠叨着，双手插进袋里，在荷尔坦萨面前大步走来走去。

"您的意思是，如果……"

荷尔坦萨一个劲地直点头。

克卢蒂希两腿叉开在她跟前停了下来。

"一次军事行动，"他振振有词地说，"这是一次军事行动，可不是搬家。"

荷尔坦萨叹着气。她不懂什么叫军事行动。"只有您能帮我。不然我该怎么办呢？戈特霍特又没有汽车……"她解开大衣，把它朝后一翻。克卢蒂希眼睛盯住她的一对乳房。他的喉结不时鼓

起，暗暗干咽唾沫。荷尔坦萨望着上尉脸部表情的变化，莞尔一笑之中既流露出希望，又希冀着成功。殊不知，她错了。克卢蒂希脸上流露的那些淫荡的神色，并不象她所希望的那样强烈。他看着这个荷尔坦萨，心中不禁愤慨起来，这个迷人的女人怎么竟落到了草包茨魏林的手中。她无疑本该当个党卫军上尉的老婆的。

克卢蒂希赶紧拖过一张椅子，面对荷尔坦萨坐了下来。

“您究竟幸福不幸福？”他冷不防地问。

荷尔坦萨猛一怔，被他的目光撩逗得神魂颠倒。

“不，上尉先生。不，一点儿也不幸福。压根儿不……”

克卢蒂希把手放到她膝盖上。“好，我给您捎行李。”

“喔，上尉先生……”荷尔坦萨高兴得浑身发软，把滑到一边的上尉的手紧紧夹在膝间。一瞬间，克卢蒂希已经不住这种快感的诱惑，但他随即将手缩回，靠在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荷尔坦萨。她感到他那锐利的目光直向她逼来，不禁浑身一阵短促的、久已不习惯的战栗。

“您可知道，”克卢蒂希开门见山地说，“您丈夫同那个犹太孩子的事吗？”荷尔坦萨一惊，张开了嘴。没等她回答，克卢蒂希就咄咄逼人地咻咻说：“那张纸条也是他写的。”

情况的骤变使荷尔坦萨惊骇不已。克卢蒂希从她举止中确认茨魏林叛变了。这一重大发现连他本人也感到意外。荷尔坦萨的惊愕旋而成为极度的恐惧。

“这与我毫不相干……”

“当然跟你无关，”克卢蒂希决定保护这个女人。他突然感到与她是一伙的了。他厉声说：“叛变要处死的！”

荷尔坦萨惊呼着跃起，“天呀，上尉先生，天呀！”她的脸吓得变了形。克卢蒂希也站了起来。两人面对面站着。克卢蒂希隐隐约

约感到了荷尔坦萨的体温。他抓住她的双臂，惊恐已把她的性欲荡涤殆尽。而克卢蒂希却淫欲大发，他肆无忌惮地直视荷尔坦萨。

"一个多迷人的娘儿们，"他突然兴奋地说，"一个多迷人的娘儿们……"荷尔坦萨却什么也没有听见，浑身在颤抖，"您要把他干掉？"克卢蒂希放开了她，狡黠地微笑着。这个女人的恐惧对他乃是一种享受。他没有回答她。这时他想起赖内博特说过的关于茨魏林的一席话："这个窝囊废会乐于帮我们把线卷上筒去的……"这话对克卢蒂希是个启示，促使他顺着赖内博特大胆的推理往下想。

"干掉，"他隔了一刻终于说，"这才便宜了他。他干了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得由他自己来收拾！"

这么一说，荷尔坦萨的恐惧倒转成了希望。

"那怎么办呢？"她壮起胆问了一句。克卢蒂希立即答道："他既然同共产党人有来往，这么说他是认识那帮人的。当然不是指那些我们知道的，而是那些地下组织的真正头头。"荷尔坦萨对集中营的事一无所知，她只知道那是丈夫的工作地点。因此她又是一惊："我的天呀，上尉先生！"她眼睛忽闪着。克卢蒂希走到她身边。他比她高出一头，荷尔坦萨抬起头仰视他。他望着她那对迷惘的眼睛，一股淫欲油然而起，堵住了他的喉头。

"去跟您丈夫说说，"他嘶哑地说，竭力不让声音颤抖。荷尔坦萨惊恐而又顺从地点点头，她匆匆提起大衣裹住胸脯转身要走，克卢蒂希一把抓住她的双臂。荷尔坦萨心想也许他还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以一种询问的目光望着他，可是从他的神色中看到的只是赤裸裸的淫欲。

"您让他跑吧，"克卢蒂希气吁吁地说。"您的东西我替您捎就是了，"他允诺了她。荷尔坦萨一门心思只想离开这儿。她刚

才还曾指望得到的那种肉欲，突然使她作呕了。

荷尔坦萨走后，克卢蒂希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抹了抹脸，喘着粗气，激动得喉头直颤抖。

荷尔坦萨在克卢蒂希房里时，茨魏林正在赖内博特的办公室里。去司令官那儿他可没这股胆量。赖内博特似乎情绪很好。“哎呀，亲爱的，”他客客气气接待了茨魏林，“你碰上了你那个囚徒领班真够呛。”他边说边自负地微笑着。茨魏林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于是他谨小慎微地设法替赫费尔“说句好话”。赖内博特抱歉似地缩缩脑袋。

“这可是件蠢事。可惜这不仅关系到赫费尔，而且也关系到你。”茨魏林静听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如同挨了一闷棍。赖内博特在旁暗自乐滋滋的。

“我也正在问我自己呀，”他假惺惺地回答，并从值班册中抽出茨魏林的那张纸条。

“我根本不相信……”茨魏林一眼就认出了这张纸条，心乱如麻。赖内博特颇感兴趣地叹了口气。眼看茨魏林如坐针毡，好不叫他高兴。

“我们对赫费尔和那个波兰人，他叫什么来着，稍微碰了一碰，因为……”赖内博特眯起一只眼，话虽没完，但意在言中了。

“简而言之，他们俩一古脑儿把责任推到你身上了。”

茨魏林本想跳起，但岂能不打自招，于是他抑制住那股惊恐，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

“这只不过是一种报复行动。”

赖内博特靠在椅子上，一只伸出的臂膀撑着桌沿。

“我也这样对自己说过。”

他停了片刻，大模大样地拨弄着那张纸条。茨魏林诚惶诚

恐地设法替自己开脱。

“你可不会相信，我……”

“我什么也不相信，”赖内博特打断了他的话。“这是件不光彩的事，有些小麻烦。这张纸条……”

赖内博特把纸条信手扔给茨魏林。他细看纸条时竭力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赖内博特一眼看穿了他的把戏，对此事越发感到十拿九稳。

“这不是你分队里哪个人写的。”

茨魏林越来越感到不妙。

“何以见得？”他壮起胆子问。赖内博特露出诡谲的奸笑，取回纸条，把它叠好放进口袋里，他的动作是那样的不紧不慢，磨磨蹭蹭，把茨魏林折磨得够呛。他缺乏那种雄辩的口才来反唇相讥，因此这种沉默无异是一种审讯和招供。

现在赖内博特已全都明白了。他又往椅子上一靠，把拇指插进纽扣后沿，轻轻弹弄着其余的几个手指，沾沾自喜于已取得的成功。

“是呀，亲爱的……”

茨魏林脸色灰白，活象个快要淹死的人正在想方设法浮出水面。

“谁能证明，我……”

赖内博特迅速躬身向前。

“你怎么能证明这不是你干的？”

他们目光忽闪，互视着。突然赖内博特又装出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

“我确信，你同这整个事件无关。”这纯粹是迷惑人的花招，茨魏林想必也明白。

"眼下只有克卢蒂希和我知道这事的详情细节。"

他恶狠狠地微微一笑并举起一只手指。"只是眼下!——人们也许会说:党卫军下士茨魏林卷进犹太小鬼事件中,是为了顺藤摸瓜追踪地下组织……不错,人们甚至会说:下士茨魏林是接受密令这样干的……"

赖内博特用食指搔搔下颚。"什么样的说法都会有……"

这时,茨魏林才找到了话头。

"可是……我并不认识他们呀……"

赖内博特朝他猛地打了个榧子。

"你瞧,是这么回事,我却还蒙在鼓里,亲爱的,我跟你说的句句是实话。"

茨魏林想洗刷自己,遭到赖内博特的严厉呵斥。"你现在别胡扯了,茨魏林!这可是脑袋搬家的事!事到如此,刻不容缓!别再在我面前装蒜了!"

茨魏林六神无主。"我到底该怎么……"

赖内博特站起身,他那狡诈的本性消失了。转而凶相毕露,冷酷而又咄咄逼人地斥骂茨魏林。

"至于怎么办——那是你自己的事。你同那些共党分子沆瀣一气,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这是你自己的事。你怎样来个金蝉脱壳——这是你自己的事。一切都是你自己的事,懂吗?我们想知道的是,谁是幕后人。你认识谁?"

茨魏林的目光骨碌骨碌地直打转。

"我认识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

"还有谁?"

"皮皮西。"

"皮皮西,很好,还有谁?"

茨魏林茫然地耸耸肩，信口又说了个。"我认识克雷默尔。"

"你也认识克雷默尔，当然咯，"赖内博特挖苦说。

"遗憾的是这些人我们早就了解，我们要知道其他人。"

"哪些人？"

赖内博特用拳猛敲桌子，但他随即又控制住自己。他站起来，把制服拉拉挺，阴阳怪气地说："时间不多了，你得抓紧喔，亲爱的……"

茨魏林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

"天呀，你知道，他们要你的脑袋啦？"荷尔坦萨迎着他说。

茨魏林瘫倒在一张椅子上，解开上衣领口。

"要我给他们说出秘密组织的情况。"

"那就说呗，"荷尔坦萨冲着他说。

"我确实一个人也不知道！"

荷尔坦萨双臂叉在胸前。

"就是为了那个该死的犹太小鬼，你才遭到这场飞来横祸。你本该把他打死的！"

茨魏林气急败坏地转来转去。

"我能说谁呢？"

荷尔坦萨大骂："这我怎么知道！是你认识集中营里的那帮流氓无赖，而不是我！"

"要是我说些假的呢？"

荷尔坦萨讥讽地笑了笑。

"这跟我有什么相干？你得保住自己的脑袋呀！"

茨魏林摸了摸脖颈。

这一夜他一宿没合眼，左思右想了好几个小时。身旁的妻子

在床上喘着粗气，她也忧心忡忡，不时地在床上辗转反侧。

杂物存放间分队里突然来了个陌生人。据说因为抓走了两个，他是来补缺的。在这种情况下添了个新手，不仅皮皮西，所有的人都感到蹊跷。无论是管理区还是杂物存放间，劳动统计科还是办公室，凡集中营任何一个重要的分队添人，事先总得由劳动分队委派劳动统计科和办公室的负责囚徒对有关人的品德可靠性进行审查。这样做是基于囚徒自治机构本身的特点。因为凡这些分队录用的新人，都是由那些负有责任的囚徒向党卫军劳务队长推举的。集中营党卫军主管部门才不去为推荐前的内部间相互关系而烦心呢。它所关心的只是集中营内"一切都顺顺当当"。因为它本身一则无能为力，再则也不想指挥这一繁琐的行政机构。集中营的负责囚徒充分利用了党卫军头头贪图安逸这一心理，这样，几年来在集中营里就形成了一支可靠的囚徒干部的核心队伍。现在，一个新手异乎寻常地来到杂物存放间，这使分队囚徒顿起疑窦。茨魏林硬是说，这个新手是党卫军劳务队长给他派来的，此外——他私下朝皮皮西眨眨眼，皮皮西也在屋里，在他跟前站着——"此外我有种预感，我们或许可以从他那儿打听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的情况呢。"

皮皮西觉得这是假话，才不信咧。叫新来的干什么活，他问。

"是呀，该叫他干什么呢？"茨魏林应了句，语气里似乎连他自己也对添了这么个人感到不快。

新来的挂有政治犯标记，分队里谁也不认识他。他是打哪儿来的呢？

皮皮西心神不宁。他借故溜出杂物存放间，急匆匆去克雷默尔那儿："我们来了个新手。这家伙有些不对头。"克雷默尔让普

罗尔从办公室里取来那个新来的名叫乌拉赫的档案。档案中没说什么：乌拉赫，马克西米利安，当过国防军。已关押两年。——被捕原因未注明。克雷默尔估计多半是在军队里行窃。乌拉赫是几个月前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单独押送到布痕瓦尔德来的。

从档案里看到的就是这些。单独押送？

据从萨克森豪森到布痕瓦尔德来的囚徒们说，几个月前，在那儿有一批政治犯被告密遭枪杀。普罗尔、克雷默尔和皮皮西面面相觑。

"见鬼，瓦尔特……"皮皮西两眼直发愣。克雷默尔手摸着前额。"该死！"

马克西米利安·乌拉赫，单独押送，被劳务队长亲自派到分队来——他是个奸细！

"见鬼，瓦尔特……"

克雷默尔没吱声，把档案交还给普罗尔，普罗尔又把它送回办公室。

皮皮西心里很是不安。

"要是这家伙打听出我们把孩子藏到哪儿去了呢？"

克雷默尔双肘叉开，坐在椅上一动不动，凝视着皮皮西那张激动的脸，他考虑的远不止这个小个子所预料的。

在一个分队里，再危险也莫过于有个奸细并在暗中捣鬼了。

克雷默尔首先想到的是那些枪支。一种不祥的感觉——危险的预兆——使他把武器同奸细联想起来。他再也摆脱不了这种想法。这个奸细负有什么使命？——猛然，克雷默尔觉得这几袋东西不再是万无一失的了。必须取出袋中的枪支！要不要先同博霍夫商量商量？克雷默尔不再踌躇，当即作出了擅自采取行动的决定。他站起身来才发觉，皮皮西还在向他说个没完。他

匆匆挥了下手打断了皮皮西的话。

"你现在听着。"

皮皮西不作声了。

克雷默尔走到门口，停了一刻，象在静听门外的动静，然后走到小个子跟前，用食指轻轻敲敲他的胸脯。"好生听着我跟你说的话——别作声，懂吗？"

皮皮西欣然点了点头。

克雷默尔撅起下嘴唇，理了理思路，然后简捷地说："有三个布袋，懂吗？"他给皮皮西说了这三个布袋的编号。"它们挂在第一扇窗户正前方第七排的最高处。"

皮皮西不太明白克雷默尔说的是什么意思，紧张地等囚徒长往下说。克雷默尔双唇紧闭了一会，盯住皮皮西望了一会儿，接着突然说："有三支枪！——每个袋里有一支。"

皮皮西呼吸哽住了，然而在他的脸上毫未露出惊愕的神色。这样才象话了，克雷默尔说了句。

"这些东西得拿走，懂吗？"

皮皮西默默地咽了口唾沫，喉结鼓了一下。他毕竟还年轻……他突然想起赫费尔是反对把孩子留下来的，他为曾怀疑过赫费尔胆小怕事而感到惭愧。现在来龙去脉一清二楚了。克雷默尔催迫他："你得找个较为安全的隐藏地点。在你们的存放间里瞧瞧，找到了合适的地方，马上告诉我。"

皮皮西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紧紧地握住克雷默尔的手，这乃是一种承诺。

接着，皮皮西回杂物存放间去了。

他感到心胸舒坦。他以一种崭新的眼光观察着集中营和集中营里的人。他觉得那排成弧形的一溜低矮的营棚，已不再那

样叫人害怕地伏在地上。杂物存放间高高的石屋耸立在木结构建筑物的顶上，武器就藏在那里。皮皮西现在方知道这一惊人事件的全部底细，这些玩意儿差点把他的心都压得不跳了。有种无形的、无所不在的力量使他浑身战栗，同时他却又沉浸在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欢乐中。

全是为了这些武器啊。

有个党卫军区队长在他身旁走过。皮皮西出于惯例才向他脱了帽。按规定是不准正视党卫军的，而那个身穿制服的家伙当然对他这个囚徒是不屑一顾的，他视囚徒如粪土，根本不放在眼里。——皮皮西悻悻地扯下头上的帽子，他这样也不无欢快，这如同一种无声的挑战。是你行还是我行？这个个子矮小、双腿微曲的前德累斯顿排字工，此刻内心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我行，错不了，准是我行。

区队长在他身旁走了过去，皮皮西又笨拙地把帽子戴正。喃，还用说，是我行……他心在怦怦欢跳。突然一阵惊骇向皮皮西袭来，使他全身震颤！他有种幻觉，似乎看见那个新来的在衣包里乱翻着。

皮皮西拔腿就跑，上气不接下气地跨进办公室。囚徒们已等得不耐烦了。

"你到哪儿去了？新来的那家伙去茨魏林那儿已有半小时了。他们在捣什么鬼？"

罗泽嘟嘟囔囔："回头他们就要把我们统统关进囚牢。你们不该插手这些事。"

皮皮西声色俱厉地呵斥他："这事由我承当，我一人承当，你懂吗？别把大伙儿扯进去。"

罗泽反驳："为了你我们都得吃苦头。"

皮皮西怒不可遏。“我看，你最好马上回到你家的小菜园去，早一天好一天。”

眼看要酿成一场争吵，囚徒们出来调解平息了。

皮皮西气鼓鼓地离开了办公室。他朝茨魏林房里扫了一眼。那个新来的家伙直挺挺地站在办公桌前。此时，衣物存放间里空荡荡的。皮皮西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一溜长长的布袋。枪准在这中间。皮皮西搜遍了这一溜布袋。布袋分两层挂着，上层的用梯子才够得到。克雷默尔跟他说过，在第一扇窗正前方的第七排，就是说，在这上面喽？皮皮西一眼就认出了写在袋上的编号。他顺梯子上去摸了摸其中的一个袋——不是的。里面象是衣服、大衣、内衣、鞋之类的一般东西。皮皮西摸遍了三个布袋，哪有什么枪？

使他感到奇怪的是每个袋里有双长统靴。用手掂掂，他总觉得其中有只靴子象是沉一些。皮皮西把梯子放回原处，深深吸了口气。衣物存放间里尽是一股陈旧干枯味和樟脑丸味。

在茨魏林的催促下，劳务队长把乌拉赫派到这分队来。茨魏林为了找一条出路挖空了心思。他现在正处在何种难堪的境地呢？党卫军和囚徒同样在怀疑他。他无论怎样也得在赖内博特那儿把自己洗刷干净。即使上百名囚徒要为此送命，这对他说来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他能信口雌黄，瞎说出一些人的名字吗？赖内博特会指责他把水搅混，将事情引入歧途，这样才真会把他看成叛徒呢。荷尔坦萨倒并非情愿地帮他出了一个可取的点子。她恶狠狠地对茨魏林大叫大嚷：“你现在脚踩两头船！一个男子汉，哪能这样！你想当党卫军不？瞧你怎样摆脱这骑虎难下的困境。集中营里你有的是无赖，他们会帮你搞到真姓实名的。”于是，茨魏林想到了乌拉赫。把他押解来时，“上面”曾提到过他。

乌拉赫由于告密“有功”，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没对他下毒手，而把他遣送到布痕瓦尔德来了。当时劳务队长冷笑说：“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这个家伙呢？”

“你准知道，我闯了祸，”茨魏林回答。至于其他那尽是些手续问题了。现在乌拉赫站在茨魏林跟前，茨魏林打量着这个囚徒。

这家伙身材粗壮，头大得出奇；脸庞宽大，鼻子却小得象颗纽扣——好一副打手的长相！

“当过兵？”

“是的，下士。”

“你干过什么坏事？”茨魏林舌头舔舔下嘴唇。让乌拉赫回忆“这些事”，显然使他感到不快，他设法避而不作正面回答。

“我就干了一件蠢事。”

“偷同伴的东西，是吗？”

乌拉赫象一只不相信自己主人的狗，望着茨魏林。茨魏林递给他一盒香烟，他踌躇着不拿，茨魏林好言相劝。

“怎么？拿着吧……”

乌拉赫赶紧把这盒烟放进口袋。

“您在萨克森豪森干得很漂亮，”茨魏林接着说。乌拉赫干了那件“了不起的事”后，曾指望会获释，他现在毫不隐瞒自己的失望情绪，耸了耸肩。

“我捞到了什么好处？”他暗暗地愤懑不平，没再说话。

“我会设法让您出去的。”

乌拉赫注意了起来。茨魏林暗示：“我们司令官为人正直，他知道对象您这样的人应该做些什么……”

乌拉赫饶有兴趣地问：“您的意思是，我……”

“我不会白白把您安排到我分队里来的，”茨魏林拨燃起他

那希望之火。“当然，我手上首先得有点儿东西，这点您是可想而知的。”乌拉赫点点头，悟出了其中的意思。

“您知道，我这儿出了什么事儿吗？”茨魏林拉长脖子朝窗外望望。他确认外面没人注意他们后，继续说：“这就是说，我们这儿也有麻烦，跟你们在萨克森豪森一样，也有那种地下组织，你懂吗？我们得想法搞清他们的情况。这是一项秘密任务，是司令官亲自下达的，懂吗？您是有经验的罗，是吗？”

茨魏林咧开嘴露出了牙齿。乌拉赫已在盘算怎么办。茨魏林又咄咄逼人地说了。“要是我们发现了幕后操纵者，我就会报告司令官：囚犯乌拉赫……好了，我手里可得先有点东西哟。”

乌拉赫舔着嘴唇。“人嘛，当然我认识不少，我才在消毒分队呆过，集中营里我哪儿都去转过……”

“瞧您说的，”茨魏林兴奋地打断了他的话。

乌拉赫缩紧脑袋。“是不是就是他们呢？”

“这正是您必须打听清楚的。在我分队里肯定有这类家伙。喏，怎么说？”

乌拉赫尴尬地摆摆手。“这事可快不了，我得考虑考虑。”

“您考虑考虑吧，老兄，您考虑考虑吧。”茨魏林站了起来。

“我这就让您认识认识皮皮西，他准是那一伙的。至于我们俩嘛，我们要互相规避。”这点乌拉赫懂，他的嘴上掠过一丝阴险的狞笑。茨魏林喊皮皮西进来，并用拇指指着乌拉赫。“我对他考察了一番，您把他安排在办公室里，再亲自仔细观察观察他。要是他不动好脑筋，那再把他弄走。我们这儿不要捣蛋鬼。”

皮皮西带着这个新来的走进办公室，除罗泽外，没有哪个囚徒抬起头来瞟他一眼。乌拉赫感到的是众人的反感和冷遇。这儿可得小心谨慎才是。

把枪支藏到哪儿去呢？皮皮西绞尽了脑汁。

他一下午故意忙个不歇，其实他在寻找合适的隐藏处。他从屋顶到地板，探遍了整个存放间。把这些东西藏到哪儿去呢？藏到哪儿去呢？他找不到一个他觉得是万无一失的地方。真该死！他看见茨魏林懒洋洋地坐在窗后的写字桌旁。

写字桌，皮皮西很瞧不起这玩意儿。坐在里面的那家伙除了在报表下写过他那潦潦草草的名字外，看来一生中没写过别的什么，但是他却象总经理那样有张写字桌。

身材矮小的排字工的沉思的目光骤然起了变化。他脸色紧张。有了，找到了，他找到了一个真正的隐藏处！

茨魏林如同平时一样，在晚点名后离开了存放间，而分队囚徒要继续干到快吹熄灯哨时才结束。

赫费尔被抓走后，皮皮西顶替了他的工作，给存放间上锁，然后把钥匙交给门卫。第二天早上晨点名前再去取回来。这一有利的情况是皮皮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初在弄走孩子时，要不是茨魏林从中作梗，就什么事也没了。

这次倒顺顺当当。茨魏林已走了。分队囚徒在吹熄灯哨前半小时离开了存放间。皮皮西给门上了锁，门锁喀哒响了两下，但这是巧妙的假象，实际上过道没关死。皮皮西把钥匙送交大门口。

天色已黑。对皮皮西来说，取得区囚徒长的同意那还不容易？

“听着，马克斯，今夜我不睡在营区，在存放间过夜。”囚徒长好心地嘟嘟囔囔说：“你又在玩什么点子啦，老机灵鬼？”皮皮西

霍地溜走了。

杂物存放间位于大楼建筑群的一侧，这一带有伙房、洗衣间、消毒间和澡堂。皮皮西蹑手蹑脚机警地穿过一条又一条大路，免得碰上哪个很晚了才离开集中营的囚徒或党卫军。在昏暗的建筑物的掩护下，他心里感到踏实。门轻轻一开，他飕地窜进了屋……

存放间里黑咕隆咚的。皮皮西在衣包堆后面的角落里躲上一会，以防万一，并伺机而动。这些衣包堆不是也曾这样掩护过孩子吗？今天风停雨息，清澈的天空中挂着一轮皓月。没过多久，他就听见集中营总囚徒长刺耳的哨声。哨声时远时近，在四处回响……接着整个集中营为沉寂的夜幕所覆盖。

皮皮西静候了一小时，两小时……他没有表，凭感觉估计象是午夜了，楼内万籁俱寂，令人感到安全。这时皮皮西走出隐藏处。他从办公室里取了锤子、钳子、凿刀，这类工具那儿有的是。接着皮皮西溜进茨魏林房间。他对行动的顺序早就作了周密的考虑。每一动作都有条不紊地进行。他先抬起沉甸甸的写字桌，小心地将它挪到一边，然后把破旧的地毯翻卷起一半。精心盘算着，怎样事后把件件东西都丁点不错回复原位。因为不能让茨魏林察觉有人挪动过他的写字桌。

接着，皮皮西干起了最艰巨、最复杂的工作。皮皮西得在那块腾出来的位置上把一块钉得死死的米把长的地板卸下来。在黑夜惨淡的微光中，他连看带摸搜遍所有的钉子。他没想到，钉子颗颗都死死扎在木头中！

现在可得沉住气。你行还是我行……

他就写字桌宽度的范围，推测板的宽度。倒是有颗钉子稍稍露头，就是露头处太小，钳子无法夹住。皮皮西想改用凿刀，

但找不到着刀处，凿刀在钉头上吃不住直打滑。

要镇静，鲁迪，要镇静！别损坏了木头！来不得丁点儿疏忽！

皮皮西用凿刀触及钉头四周，顺着凿刀仔细察看。凿刀一定得吃住哪儿。世界上哪有钉子的钉头不稍稍斜在木头里的。他找着了。可是把凿刀嵌进钉头下面不到一毫米的孔隙里，这是一桩对工具、人的神经和肌肉要求极高的细活。凿刀稍稍塞进了些，皮皮西晃动着向上撬。他不知花了多长时间，才感到有了眉目。他小心翼翼地终于撬起了钉头的边缘，这下总算可以用钳子钳住钉头了。即使使用这种工具他也得小心，不能使猛劲，不然木头上就会留下压过的痕迹。他用钳子钳住钉头来回摆动，钳子完全咬住后，皮皮西把帽子垫在钳口下，手微微抬起，把钉子一毫米一毫米地从板中起出来。

钉子终于拔了出来！

还得起出五枚钉子。这跟刚才干的相比那就易如反掌了。他把凿刀插进松动的木板里，作为摆动手柄，把帽子当衬垫，小心翼翼地撬动钉住的木板，终于把它起了下来。皮皮西被捕后的最初几年曾在建筑分队里干过，知道地板下尽是炉渣。现在一切都很顺利。皮皮西把炉渣压到地板下，霍地窜进衣物间，置好梯子后，取下了衣包。这时他才宽下心来。他搜查着这些衣包，当手摸到靴统时，一种不耐烦的心情油然而起。可不能心急，还得沉住气。当他在靴底发现那件外面裹着布的神秘而又陌生的家伙时，手不由自主地直打哆嗦。皮皮西伸手一把抓去，摸到了枪一样的东西，他不禁一阵战栗，随即把枪抽了出来。

枪沉甸甸的，好一副傲慢、自负的样子，让那只颤抖的手掂量着。皮皮西的惊恐瞬息即逝，他赶紧把其余几支枪取了出来。而后把布袋捆扎好，又将其放回原处。他把梯子拿走后，带着这

些珍宝疾步回到茨魏林的房间。他顾不得把裹布取下看个究竟，就匆匆将这些玩意儿塞进那些准备好的木板里，似乎它们随时会被从隐藏处拖出来似的，这样岂不亵渎了神物。正当皮皮西要把地板铺盖好时，恐惧攫住了他。

外面嘎嘎作响！

皮皮西听得清清楚楚，门被轻轻打开后，又被关上了。

接着是一阵寂静。

而后，传来嘎吱嘎吱谨慎的脚步声。皮皮西手里拿着木板跪在洞口前。此时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要是外面发生了什么意外，就豁出去拚了。皮皮西的胸口冷汗直淌，心中阵阵恐惧。脚步声越来越近，随即门被猛地蹬上。皮皮西迸住了呼吸，当门被打开，两个人影摸黑进屋时，他几乎停止了呼吸。原来是集中营自卫队员米勒和布伦德尔。他俩巡逻时无意中打开了大楼的门。

"你在这儿干什么？"布伦德尔压低了嗓门镇静地问。皮皮西瞠目结舌，无以对答。布伦德尔和米勒走近来，弓身钻了过来。四下黑糊糊的，布伦德尔看不清什么东西，只是伸手到处抓瞎。

皮皮西一阵惊愕后定了定神，猛地撞着了布伦德尔的胸。"把手拿开！"这时米勒也把手伸了过来，他俩手中都有手枪，神色惊惶。

"你这玩意儿是哪儿来的？"

皮皮西一跃而起。"这不关你们的事！"布伦德尔猛一把将小个子皮皮西抓住。

"哪儿来的？说！"气氛紧张。

米勒走到中间，把他俩拉开。

"你跟我们说就是了，鲁迪。你不是孬种，就不用对我们躲躲闪闪的，说吧，你在这儿干什么……"

“孬种？你也许神经不正常吧？”皮皮西悻悻地说。“你们自己有数，出了什么事。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这些玩意儿是赫费尔的。你们要是真的清楚这件事，那就别再胡扯了，还是帮我把这些东西埋进去吧。”

两名集中营自卫队员默然互视。赫费尔是他们的军事教练。他们立即看清了其中的相互关系。此刻，原先所怀有的那种猜疑倒成了惊愕，而不是对皮皮西的不信任了，多年来他们就一直认为他是个可靠的同伴。长期的监禁使他们练就了一种敏锐的感觉，即使在那种亘古未有的境遇中也能辨别真伪，从而采取妥善行动。他们毫不踌躇地帮皮皮西把枪支藏了起来。布伦德尔对这隐藏处惊叹不已。

“好样的，”他低声耳语，“你怎么想到把这些家伙藏到茨魏林的写字桌下面的？”皮皮西悄悄说：“因为下士的屁股是个最万无一失的密封盖。即使他们想找我们的麻烦，也不会找到这儿来的。懂吗？”

这种使人信服的逻辑叫布伦德尔折服。

“鲁迪，你真是个天才……”

“别瞎扯了，”皮皮西对这种过奖答道。

他们把炉渣填到枪支间的空档里，在木板合上前，布伦德尔又数了数，从房间的外墙数起，枪支是在第十一块地板下。他们又悄悄将板敲上。为了减轻捶击声，皮皮西把帽子垫在钉上。在铺上地毯前，他们还把尘埃清除干净。随后一起把写字桌抬回原处。皮皮西记得，它原先是位于地毯的哪个图案上的。他们借助于室内微弱的月光又检查了一遍，看看是否回复了原样。这时，皮皮西却突然为这一秘密担起心来。

“伙计，”他苦苦哀求，“你们可别说出去，好吗？”

要是他们跟他说明，集中营自卫队实际上是什么回事就好了——但是他们只能拍拍皮皮西的肩膀。"别怕，小个子，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们就这样来无影去无踪地走了。

皮皮西把工具甩了，躲进角落里，等天亮。可别睡着了！他蜷缩在早就备好的旧大衣堆里，双臂抱膝。

集中营里肯定不止这三支枪。虽然，他的那种毫不含糊的纪律性使他摒弃了任何的好奇心，但是他还是想进一步了解其中的奥秘。他知道有个地下领导机构——此外还有什么呢？皮皮西下颚顶在膝盖上思忖着。鲁迪呀鲁迪，几年来，你生活在这个昏黑的环境中，象只挨了鞭打的狗，可怜巴巴地和那些同遭鞭打的狗为伍，愚蠢的脑袋中只是沮丧地认为，这一切总有尽头之日，听天由命吧……你对这个听天由命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这个笨蛋！

他们用鞭子抽他，把他推向生命的尽头。难道他真是条挨鞭受打的狗吗？他蜷缩在角落里，惊讶之余兴许发觉，那些被他同样视为可怜的狗的人早已把那捆鞭子放在膝盖上折断。他们将"听天由命"变成毫不含糊的生与死的抉择。

这种认识使皮皮西感到痛苦。他为什么不属于赫费尔那一营垒的人呢？难道因为他个子小，长着罗圈腿，所以人们就压根儿不相信他？他认识他们中的谁？一个也不认识！克雷默尔是他们的人吗？

错不了！

"明天，"皮皮西拿定主意，"明天我跟他谈谈。我不愿成为一条可怜巴巴、听天由命的狗！"

哨声响后，皮皮西离开存放间大楼。虽已凌晨，但黑黑的夜

幕还未消退。营房间的大路上活跃起来。值勤员纷纷来伙房把盛有早餐咖啡的大桶拖到各自的住处。

营房内谁也没察觉皮皮西昨夜不在。他回来时，大伙儿正在铺床叠被。跟他邻床的囚徒问他，昨夜上哪儿去了。

“在一个姑娘那儿，”皮皮西以一种不容人往下问的口气干巴巴地答道。

在这当儿，博霍夫暗地里已得到报告。刚吹过哨，他的联络员从集中营自卫队队长那儿得悉夜间在杂物存放间所发生的情况。天蒙蒙亮，联络员和博霍夫在营房前碰头，悄悄交谈了几句。起初博霍夫对克雷默尔的擅自行动感到恼怒，他这样做是纪律所不容的，但当博霍夫听说在杂物存放间有可疑分子时，认为改换隐藏地是适当的。再说，他得承认，小个子皮皮西很机灵，干得挺出色。联络员向博霍夫逐字传达了皮皮西的意见。“下士的屁股是个万无一失的密封盖……”博霍夫不禁笑了起来。

弗尔斯特现在知道，关在五号牢房里的两个人是怎么回事了。他从夜间的审讯和赖内博特、克卢蒂希以及山魈之间的一些谈话中，得知了一些情况。他由于孤身一人，对集中营里目前的情况毫无所知。

无论如何，有那么一个象是秘密组织的机构，五号牢房据说就是通向那秘密机构的渠道。这一点，弗尔斯特是清楚的。

他的父亲曾经是维也纳的一名国家高级官员，他本人，汉斯·阿尔贝特·弗尔斯特，在大学毕业之后，也投身公务。奥地利被占领以后，他和他父亲一道被捕，这些年来从一所监狱被押解到另一所监狱，最后辗转来到布痕瓦尔德。弗尔斯特被送到了囚牢。他在这里留了下来，山魈让他当了牢房杂工。与他的一

些前任截然不同，弗尔斯特从不参与虐待犯人。他和山魈之间从来没有什么交情。

弗尔斯特默默地、驯服地完成他的工作，象个影子似地生活在囚牢里。山魈有事用不着叫唤，弗尔斯特就会出现在他面前，山魈也无需为任何事操心，一切都弄得妥妥帖帖。就这样，山魈渐渐习惯了他的这个影子。

自从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被关到这里，并且弗尔斯特颇为不简单地与那电工接过头以来，他的心中涌出了帮助这两个不幸者的强烈愿望。然而他又能做什么呢？

他知道，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不会死去——眼下还不会。自从那番老虎钳的酷刑以后，赫费尔发着高烧，躺在牢房又湿又冷的水泥地上。不仅克罗平斯基，就连弗尔斯特也胆战心惊地唯恐他在高烧的谵语中泄露出他迄今勇敢地保守着的秘密。弗尔斯特装作忙碌不停的样子在五号牢房附近转来转去，因为赖内博特、克卢蒂希和山魈正在里面。他们把克罗平斯基赶到牢房的角落里，好奇地俯身审视着那被高烧的阵阵寒颤折磨的人。

赫费尔在说胡话。

太阳穴上被钳子挤压的地方已经发紫，肿得老大。赫费尔的下颚象冻坏了似地直打战，牙齿格格直响。

山魈漠不关心地站在一边，径自抽着香烟。克卢蒂希深深地向这发高烧的人弯下腰倾听着。赫费尔从抽搐的嘴唇里吐出了破碎的话语、破碎的句子。有时象耳语，纷乱而灼热；有时却又象尖厉的呼喊。“你是……对的……瓦尔特……，你……是……对的……”

赫费尔呻吟着，他睁开了眼睛，目光呆滞地直瞪前方，并没有辨认出周围的环境。在痉挛中他缩起了两臂，两拳在胸口颤

抖。突然，他大叫了起来："党在这里……这里……！"他的身体绷紧了，脸变成了深紫色，一股气憋在肚里，忽然，从痉挛中迸发出刺耳的叫喊。"赫啦啊……我——我——说出——那些名字……赫啦啊——哈——哈——哈……"喊声在喉头震颤。

克卢蒂希兴高采烈。他狂吼道："他要说出名字了！"他用靴子晃了晃赫费尔的身体，似乎这样就能从这发高烧的人身上晃出那些人的名字似的。赫费尔痉挛地把头晃来晃去，挥舞着的两手垂到了身旁，接着这发高烧的人全身抖动地大哭起来。"这里……这里……，"他呜咽着。"你——是——对的，瓦尔特……他在这里……这里……孩子，孩子……要保护，保护他……"就象当初受刑时疼痛难熬的那样，赫费尔的两手和两脚不停地敲打着坚硬的地面。他的身体颤抖着，号啕大哭变成了孩子般的呜咽，滚烫的嘴唇上满是唾沫。

赖内博特把大拇指伸在纽扣后沿上，手指轻轻叩着。克卢蒂希站起身来，询问般地瞅着赖内博特。赖内博特把发高烧的人说的胡话连成了有意义的句子。"党从瓦尔特那里接受了保护小孩的任务。"赖内博特眯缝起眼睛。"懂了吗，上尉先生？我们抓住了那孩子，就抓住了那个党。"赖内博特快步走向屋角，踢了克罗平斯基一脚让他站起来。他抓住这波兰人的前胸，把他的头朝墙上无情地撞着。"小孩在哪里？你这该死的波兰滑头！小孩在哪里？你这狗东西要是不说，就会死在他的前头。小孩在哪里？"赖内博特又神经质地折回克卢蒂希这边。"必须搞到小孩！"他搜寻似地向发烧的赫费尔瞟了一眼。

"他可不能死掉，我们还需要他。现在在这儿没意思了。走吧！"他对克卢蒂希叫道，并和他一起离开了牢房。山魈跟着他们来到了过道里。他又回到牢房时，赫费尔已睡在一张旧的草

垫上，身上还裹着两床半旧的被子。弗尔斯特正跪在病人面前。

山魈惊奇得透不过气来。弗尔斯特迅速地作出了这一大胆的决定，他这是孤注一掷了。

现在山魈会把他踩作一团，把那濒死的人从草垫上拽起来，或者……

"这是什么意思？"弗尔斯特听到身后刺耳的发问声。他这极其大胆莽撞的一着看来是成功了。现在需要的是巩固已获得的成果。弗尔斯特不动声色地站了起来，在离开牢房时，顺带说了声："他不能死掉，您还需要他。"可是，不一会儿，他又拿着块湿布回来了——这他已有所准备了——他把湿布敷在赫费尔滚手的前额上。在囚牢里还从来没有哪个犯人受到过护理，更不用说一个注定要死的人，——弗尔斯特竟偏偏敢于采取了这一非同小可的行动。山魈盯住这牢房杂工，并对于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居然让一个快死的人还"可使用"下去感到吃惊。

他喃喃地嘟囔了一声，这既可理解为不满也可理解为同意。"不过只准万不得已时才这么做。"

"我们这儿可不是疗养院，"弗尔斯特回答道。

把小孩弄到手！克卢蒂希想下令在全营搜查。赖内博特笑了。"嘿！我说，你想从哪儿着手？全营五万人，象是个小城市。在一个城市里，你能同时到达所有的地点吗？那些家伙把小孩传来递去，而我们却象无头苍蝇似地到处乱碰。难道你打算到头来还让别人耻笑一番吗？"赖内博特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把大拇指插到纽扣后沿上。"他妈的！"他气恼地、咬牙切齿地说。接着他又心神不宁地一跃而起，啪地一声把帽子摔到桌上。

"我们会怎么样呢？"

克卢蒂希嘲讽地试探着。

“我看，你是想偷偷溜到西班牙去吧？”

“哼，西班牙……”赖内博特作了个扫兴的手势。克卢蒂希吸了一口香烟，说：“现在你害怕了？”

“害怕了？”赖内博特恶毒地笑了。突然，他转身离开克卢蒂希，向地图走去。

据国防军战报前天报道，英国人和美国人经过六天努力，得以使他们的桥头阵地一直推进到波霍尔特、波尔肯及多尔斯滕，并且突破了汉博恩。今天早上又有了新的报道。“科斯钦要塞在激战之后，业已陷入优势敌军之手……”

布尔什维克！

从昨天到今天，在西线又出现了从来没听到过的地名。北方，战斗似乎已到了帕德博恩附近。在南方，战斗的前锋从兰塔尔直指特莱萨浴场、赫斯费尔德和富尔达。

美国人！

特莱萨是通往卡塞尔的必经之路，而到了富尔达，就可直取爱森纳赫了。赖内博特的眼睛象个不安的苍蝇，在地图上转来转去，他咒骂着：“他妈的！”

当他重新转向克卢蒂希时，脸上浮现出勉强装出的笑容。“是的，是的，亲爱的……”

“而且，我们的外交官已作好了接待的准备：先生们，请进来吧！请吧：犹太人，布尔什维克，都来吧，一切悉听尊便！”他把下巴朝前一撅，难看地撅起了上嘴唇，骂道：“他妈的！”

突然他换了个话题说：“关在囚牢的那些家伙是抓错了！”克卢蒂希甚至忘记把香烟送到嘴边了。

“抓错了？喏，你听着……”

赖内博特恼怒地呵斥克卢蒂希。

“那两个狗东西什么也不说。我们要对整个分队再狠狠地榨一遍！那些人当中，总有个把会给吓破胆的，而这个吓破胆的就是合适的人！”

“你又要到杂物存放间去了？”克卢蒂希惊奇地问道。赖内博特的手在空中局促不安地挥了一下。

“单单靠我们是不行的，没时间了！——这事要靠盖世太保！”他象个耍刀子的人似的，把“盖世太保”这个词使劲地说了出来，克卢蒂希很敏感地怔住了。

“这未免太过分了吧！这件事我们自己来办就行了，还用得着盖世太保吗？——如果司令官知道了的话……”

赖内博特气势汹汹地站在克卢蒂希面前，粗暴地说：“假如我们还能活到那一天的话，就是司令官自己也是会这么干的……我们大家反正都会换上便衣。但只要我还穿着这套制服……”他挑战似地不再讲下去了。克卢蒂希再次感到，他比起这个毛头小子来，未免要略逊一筹。一瞬间，这位过去熨烫绉边工厂的厂主、身为党卫军上尉的克卢蒂希竟变得胆怯起来。

“那好吧，”他下了决心，并说，“找盖世太保。”

分队的囚徒们清楚地知道，集中营当局随时在监视着他们，尽管他们思想上每时每刻都准备着迎接新的灾难，但是当克卢蒂希和赖内博特重又出现时，他们仍感到震惊。他们立即站好了队，甚至连茨魏林在这两人露面时也茫然不知所措，胆怯地盯住来人。他们不会是为他而来的吧？乌拉赫站在后排，他暗自静观事态的发展，如果真要盘问起来，他有充分理由证明他与此事毫无瓜葛。罗泽站在第一排，他面无人色，竭力忍住四肢的颤

抖。皮皮西站在赫费尔原来的位置上，他向前跨出一步报告说：“杂物存放间分队整队完毕！”

“新的囚徒组长吗？”赖内博特无所指地问着，同时审视着整个队伍，克卢蒂希站在他后面。

皮皮西的头脑里在竭力猜测着这两人究竟为什么而来，难道赫费尔他……皮皮西立即抛开这个想法。莫非是乌拉赫、茨魏林？皮皮西的目光掠过茨魏林的面孔，好象他从那上面能找出事情的内在联系似的。

茨魏林和囚徒们一样站得笔直。

赖内博特巡视着队伍，并在脑子里暗暗记住他想揪出来的每个囚徒。屋内，每一张面孔都恐惧地凝滞住了，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只听见赖内博特皮靴的橐橐声：一步，两步，三步……，他默默地玩弄手中的权力，尽情地摆布这些囚徒，他一边冷笑，一边暗自思忖：“这帮家伙看到我们就吓得魂不附体了。要是他们知道，我们自己也是给吓破了胆的话……”赖内博特打住了这个念头，觉得这样想也是在嘲讽自己。而囚徒皮皮西则在想：“你们自以为，我们这样笔直地站在你们面前，一声不响，就是害怕了吗？我们用不着害怕，你们自己已经吓得屁滚尿流。你神气活现地用手指头敲敲上衣的日子长不了啦，你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

从当中窗子数起，第七排……一步、两步、三步……

赖内博特在罗泽面前停下。罗泽的眼里流露出恐惧的神色。他就是要抓的人吗？

赖内博特抓住罗泽的衣服扣子把他从队伍里拽了出来。

“您上了年纪，头脑该清醒点儿。您怎么也卷到这种蠢事里去了？”

“总值星官先生……我曾经……我什么也不知道……肯定什么都不知道……”

赖内博特忽然感到好笑，这个瑟瑟发抖的家伙在他手里连站也站不住了。这就是要抓的那个人！

“你曾经干过什么，或者你知道什么，这些以后都会知道的。”赖内博特把罗泽扯到一边。罗泽孤零零地被选了出来，吓得魂飞魄散。

“总值星官先生……我确实什么也没有……”

“他要再说一个字，我就跳上去卡住他的喉咙。”皮皮西气得发抖。突然赖内博特向罗泽转过身去，朝他大声喊道：“猪猡，闭嘴！”这声音好象一发炮弹爆炸开来。赖内博特无言地用手指示意皮皮西也站到罗泽旁边去。他走出队列，站到罗泽身边，并乘别人不注意的瞬间，用臂肘轻轻捣了一下罗泽的腰。这一击是他内心愤怒的一种表示。

克雷默尔冷不防地在第六十一号营区出现。

齐得柯夫斯基想赶紧朝坐在床后头地上的孩子身上扔一条被子，以免孩子被集中营总囚徒长看到，可是克雷默尔拦住了他：“算了吧，我全都知道了。”一个传递消息的囚徒从里约芒那儿给他带来了一瓶牛奶和一些饼干。克雷默尔从口袋里掏出这些东西，正要递给孩子。

突然他感到一阵羞怯，因此就把食物交给了齐得柯夫斯基：“喏，这儿！”那波兰人感激地用双手捧着这些珍贵的东西。他那满是皱纹的脸上漾起了笑意。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珍贵的东西藏进了床铺里。

克雷默尔向孩子走去。孩子抬起头盯住这严肃的大个子。

孩子的眼睛犹如一只美丽的幼兽的眼睛，象天鹅绒般的柔和，它对于千年不宣的秘密的了解，要甚于眼前的这个克雷默尔。

克雷默尔透过孩子的面庞已经看到了成熟的思想，这使他震动。

他环顾室内，房间的前部权且当作了治疗室。这里有张简易的桌子，几张椅子，架子上有各种瓶子，装药膏的罐子，几把小刀和绷带剪子，以及为治疗病人伤口所必需的少得可怜的药物和器材。

"要是遇到什么情况的话，你把孩子藏到哪儿？"

齐得柯夫斯基安详地微笑着摇摇头说："没有危险。——这里谁也不进来。医生不来，党卫军也不来。假如他们来了，孩子一骨碌就溜到床底下去了。"

齐得柯夫斯基笑了。克雷默尔恼怒地责骂道："没有危险了？你倒是未卜先知呢！刚才他们把杂物存放间半个分队的人都带走了！他们在搜寻孩子呢！他们只消从一个人嘴里拷问出孩子的下落，那他们就会上这儿来，把你们的房间搜个遍！到那时怎么办？嗯？"

齐得柯夫斯基给吓呆了，然后他激动起来。他把孩子抱在手上，紧贴在胸口，并慌忙地四下张望。

"藏到哪儿去呢？"他心急如焚地说道。

"藏到哪儿去？"克雷默尔粗声粗气地呵斥道，"要万无一失！你们一开始就应该考虑这点了！孩子毕竟不是件玩具呀，真该死！"

齐得柯夫斯基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克雷默尔的斥骂，他的眼睛在寻找一个好隐藏孩子的地方。把孩子藏在病人中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那么就只剩下这间屋了，这里哪有个

安全的角落呢？

齐得柯夫斯基的目光迅速搜寻着每个角落，甚至望了望棚顶的斜木撑条。

“喂，怎么说呀？”克雷默尔不乐意地催问道。齐得柯夫斯基耸耸肩膀。突然，一个念头使他为之一震。他把孩子放到床上，向房间的前部跑去。这里的角落里有个锌皮大圆桶。

齐得柯夫斯基打量着这个容器，同时在迅速地思考着。他对走过来的克雷默尔说：“这里头……”

他打开盖子。

“你疯了吗？”克雷默尔朝桶里瞟了一眼，里面满是血污的纱布绷带，不禁吃惊地失声嚷道。

可是齐得柯夫斯基胸有成竹。他又微微一笑，让克雷默尔看个究竟，然后，他把他的两个助手从病室里喊了过来。

克雷默尔听着齐得柯夫斯基用波兰语对他两个同乡连珠炮似地说着什么，同时还指手划脚地指示一通，那两人分头走了。其中一个人毫不在乎地把那些看了叫人恶心的绷带从桶里拖出来，另一个人拿着刷子和抹布跑了过来。很快又拿来一只碗！

他们向碗里倒进消毒药水，然后用粗毛刷把桶刷得干干净净。这时候，齐得柯夫斯基捏住锌皮桶盖，用一个小锤轻轻地把盖沿敲小，盖子正好放到锥形桶的一半，就被卡住了。

齐得柯夫斯基把绷带之类又扔进桶里，绷带一直装满到桶边，看起来，桶里真象是装得不能再装了。

这就是遇到危险时小孩的藏身之处！

党卫军是惯于伸长鼻子东闻西嗅的，可是碰到这只装有令人作呕的脏东西的锌皮桶，他们也只好退避三舍了。这一点克雷默尔也很清楚。齐得柯夫斯基还需要做的，就是向总囚徒长

保证，今后他手下总有一个人在门口放哨，一旦党卫军走近，在一分钟之内就能把孩子……

“你要知道，”齐得柯夫斯基为想出这个好主意而兴高采烈，他连珠炮似地说：“拿出绷带，霍地一下把孩子放到桶里，盖上盖子，放上绷带——这就妥了。”齐得柯夫斯基紧张地盯着克雷默尔的脸，期待他表示同意。

克雷默尔认可地垂下了目光。此时此地他确实也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其余的也只好听天由命了。要是党卫军他们不放过这只桶，硬让出空它——克雷默尔瞧着站在他周围的三个波兰人——那不仅孩子完了，这三个正直的人也就一起完了。

他们已决心保持沉默，即便去死，也在所不惜。三对眼睛盯住他，三个失去了故乡的可怜的波兰人站在他面前。他几乎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对他们的情况也毫无所知。灰蓝色的条纹囚服裹住他们的身躯；虽然，他们脸上的皱纹里布满了如同田野上的沟渠里长满苔藓一样的胡茬儿；虽然，危难使他们的颧骨高高突起，但是，在这些人憔悴的面孔上，只有眼睛作为唯一不可摧毁的象征，在熠熠发光。死亡和艰难不能驱除他们眼睛中的光辉，它们是火炬，即使在极度的屈辱中，也依然放射着光芒，只有某个穿着灰色制服的野兽的手枪射出的子弹，才能扑灭这一光辉。即使到那时，它也将如同一颗星星悄悄地殒灭。死亡的黑暗将如轻柔的面纱裹住永恒的美丽。克雷默尔实际上并没有这样想，不过，在心灵的深处他是这样感觉的。

齐得柯夫斯基亲切地朝他点点头。就凭这一发自人们内心的简单问候，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了任何力量也无法摧毁的桥梁。

克雷默尔向床边走去。他腼腆地用手摸摸孩子的脑袋，一句话也没说，心中想道：你这可怜的小毛虫……他回想起自己孩

提时代玩过的那只盖上打了眼的盒子，里面也放过小毛虫。

眼下，他肩上的担子是何等的重啊！他忧心忡忡，为了这孩子，他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但是还有多少事尚有待去做啊！不正是这孩子在不知不觉中，用他那无辜的小手握住了维系着一切的线索吗？

克雷默尔沉思地俯视着这个小生命，为了他，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被关进了囚牢；为了他，杂物存放间有十个人被抓走了。成千名坚定的、不认识的和无法认识的战士时刻都处于危险之中。现在又有这三个可怜巴巴的波兰人，赤手空拳地在护卫着他。

这是何等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啊。人类误入了满是猛兽的地狱！随时要提防堕入万丈深渊，到处是潜伏着的危险……不，不是这么回事！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汇集在孩子周围，试图保护他的人愈来愈多，他们不是令人望而生畏并要吞噬一切的雪崩，而是一张变得愈来愈大、愈来愈密的保护他的安全网。

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的坚定，皮皮西的忠诚以及这里几个普通人朴实无华的献身精神都交织在一起，敌人那边拉扯得越凶，这个大网就张得愈紧，变得愈加牢固。

情况就是这样，而不是别的什么！克雷默尔象呼吸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他向齐得柯夫斯基伸过手去。

“喂，老伙计，”他带着一种粗犷的诚恳喃喃地对他说，“还会出岔子的哟。”

齐得柯夫斯基却并不担心。

小营里拥挤不堪，大哭小喊。乱哄哄的人群跌跌绊绊地从浴室出来，穿过铁丝网的入口处，进入小营。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甚至来不及在更衣室穿上衣服，赤裸着身体或只穿了一条裤子就给赶了出来，他们赤着脚在高低不平的碎石路上艰难地走着，有些人只好把衣服搭在手臂上；大多数人手上拎着粗笨的木屐。集中营自卫队在前面领着路。烦躁不安的区囚徒长们把他们收下了，却不知道把这些人往哪里安置，马厩里早就挤得水泄不通了。这些新到的囚徒，由于几星期的长途跋涉已疲劳不堪，并由于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所见所闻而精神恍惚，不知所措，因此这便成了他们无缘无故一团糟的缘由。他们给推来搡去，又被驱赶着形成了新的人群。

每个区囚徒长都想尽可能远远地避开涌入的人流，因此人群始终是乱糟糟的。克雷默尔从齐得柯夫斯基那儿出来，见到这种情形，不得不采取有力措施来恢复秩序，尽管有人对此表示反对，他也只好装聋作哑，置之不顾了。他坚决、果断地把人群分配到每个营区，虽然每个营区早已是人满为患了，但无论如何这些人得打发走呀。那些囚徒长得看看，他们该怎样解决这里的拥挤问题。

涌入小营的人流象喷管里喷出的水，必须加以分散疏导，才不致形成堵塞。区囚徒长们喃喃抱怨着，没精打采地把那些向他们挤来的人群引到他们各自的营区里去。在那些营区里，每当一批新的囚徒到来，就激起一阵新的骚动，互相拥挤着的人们又发出一阵挤压声和叫喊声。马厩内乱哄哄的，就象蜂巢里蜜蜂在分家。

营区的“老住户”们对这种情形司空见惯，已经很有经验了，他们躲进了三层铺位的木架中的自己的一小格里，顽强地、毫不退让地占住自己的地盘，以防被那些不受欢迎的、愈益增多的新来者占去。周围是一片巴比伦式的语言大杂烩，值勤员对于激

动的人们的叫喊与哀告已麻木不仁，只是用粗壮的手臂把“老住户”们推着，挤着，好把新到的人拚命地塞进一格一格的床架子里面去。尽管如此，也只有很少的人能有幸得到一席铺位。大多数人就给挤在房子当中，整个房子简直就象个拥挤不堪的装满牲口的闷罐车。铺着粗木条的地板上，受了惊的跳蚤在跳来跳去。

在魏玛，克卢蒂希把抓到的人亲手交给了盖世太保。在这期间，赖内博特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这位集中营长官回来。他一到，赖内博特就和他一起躲进房间里去了。在那里，他递给克卢蒂希一张茨魏林交来的名单。克卢蒂希贪婪地把名字从头到尾念了一遍，轻松地吐了一口气说：“总算有了点实实在在的东西了！这些名字都对头吗？”

赖内博特把这种怀疑看成是对他的事情的干预。

“这里的每一个名字都可能与秘密组织有牵连。好了，就这样吧！怎么样？——现在可不是打听这事的时候！”

他神经质地走来走去。

“你听到最新战报了吗？已经逼近卡塞尔了。从卡塞尔到爱森纳赫可只有一箭之遥呀！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赖内博特尖声笑道。

“我给你这些个名字，你也该知足了呀。”

克卢蒂希听出了赖内博特话中有训斥的味道。——可要是那家伙已经不耐烦了，那……

克卢蒂希又把名单扫了一眼。克雷默尔的名字首当其冲。在他之下，是许多在集中营里呆了多年、已经众所周知的囚徒的姓名。克卢蒂希抿了一下嘴唇，他在考虑——甚至，只要对上了名单的囚犯当中的一半人采取的行动是成功的，那就足以突破秘

密组织的领导核心了。要不了几天，前线的局势就将决定集中营的命运！现在的确不是罗里罗唆提问和核对的时候。眼下需要的是采取行动。

克卢蒂希小心地收起那张宝贵的名单。嘴唇抿成一条缝，怪难看的。“这下子我们将了那位外交官的军。如果他在这里不上钩，我到最后一分钟还要把他拖到名誉法庭上去。”他吃吃地笑着重重地坐到一张椅子上。“本来我们张的这张网是挺不错的，你说呢？魏玛的盖世太保，在想尽办法要从那帮家伙的嘴里搞到孩子的下落，他们会弄得到的，你就放心吧。这里是侧翼。”他拍拍口袋里的名单。“而那边是正面进攻。不过，”他朝赖内博特眨眨眼，“我们拿这些人怎么办呢？”赖内博特停下脚步，不再不安地踱来踱去，他激怒地对克卢蒂希喊道：“干掉他们，伙计！还能拿他们怎么办？难道你还打算先把羊群里的带头羊给剔出来？把他们弄到采石场去，全部干掉。”

克卢蒂希挺别扭地让喉结露在制服上装的领口外。赖内博特看到了这一动作。“你又害怕外交官了，是吗？——是呀，是呀，亲爱的，俗话说‘一不做，二不休’。编结这张网，我可以帮你忙，可是要收紧这张网，就非得你自己动手不可了，这是你的事情。到头来，集中营长官可是你而不是我哟！”

克卢蒂希虽然使劲想弄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可是最后还是不得其解，只好茫然地瞧着这个毛头小子点了点头。“对，你说得对。这是我的事。”他站起身来说道，“那么，赫费尔呢？你说怎么办才好呢？我们还需要他吗？有其他人也就足够罗。”

“先把他和那个波兰人搁一搁，”赖内博特出着主意，“他们是跑不掉的。让山魈再和他们打打交道，可能他还能从他们嘴里榨出点油水来呢。到最后一天干掉他们也不迟。他们已经是

在阎王簿上挂了号的……”

由于弗尔斯特的大胆干预，备受折磨的赫费尔的高烧给止住了。尽管山魈严密封闭了这间牢房，弗尔斯特却有办法不声不响而又坚决地设法混进牢房去。根据指示，为了使这垂危者免于一死，不仅需要一块湿布，还需要营养，弗尔斯特好不容易才设法得到满腹狐疑的山魈的同意，给赫费尔送点热饭热菜去。这个牢房的杂工象影子一样闪进牢房，用冷手巾冰一冰病人烧得滚烫的前额，并且喂他喝点热饮料。这段时间内，山魈就站在门口等着。

克罗平斯基蹲在角落里，被眼前这一发生在他阶级兄弟的身边的奇迹所感动。山魈考虑到要使这个被拷打的人至少恢复到能重新提审的程度，就暂时没再去折磨他。但当他发现，赫费尔的目光变得清朗起来的时候，他就禁止任何人再前来护理了。

弗尔斯特进不了牢房了。可是他至少成功地把这濒死的人阻拦在死亡的门槛之外了。奇怪的是，山魈居然把草垫子留在牢房里了。

山魈离开牢房并上了锁，克罗平斯基一动也不动地躺在角落里。由于害怕，克罗平斯基不敢到赫费尔跟前去。赫费尔伸直四肢、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他的呼吸很轻微，嘴张开着。赫费尔干咽了一口，轻声说道：“马里安……”

“嗯？”

“多久了……”赫费尔的手指在草垫上烦躁地抠着。“我们来这儿多久了？”

角落里没有响声。过了一会才听到回答：“五天了，兄弟……”

这个声音在寂静的、无人问津的牢房里回荡了许久。赫费尔的目光转向天花板，就象一支静静燃烧着的蜡烛纹丝不动的火焰一般。

“五天了……”

赫费尔开始眨眨眼，他目光的火焰象碰到一丝微风似地晃动起来。“马里安，你……”

“嗯？”

“我有没有……，你听见吗？马里安。”

“听见的。”

“我有没有——说了些什么？”赫费尔干咽了一口。

“没有，兄弟……”

“一点也没有？”

“没有……你只是叫唤来着。”

“是真的吗？”

“是的。”

赫费尔闭上了眼睛。

“你呢？你怎么样？”

“我也……”

“叫唤了，是吗？”

“是的。”

寂静——再也没人说话了。

一个传递消息的囚徒，穿过操场，跑进集中营。他在寻找克雷默尔，可是到处找不到。他四处问：“克雷默尔在哪儿？”

他向小营跑去，跌跌绊绊地跑过泥泞的道路，越过四处横卧的石块，终于截住了克雷默尔。

“瓦尔特！”

克雷默尔预感到不是什么好事，他把他拉到一边问道：“什么事？”那年轻人喘了一口气，然后说：“一份电报！我偷偷看到的。”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害怕的神色。“撤退！”

克雷默尔吃了一惊。“是真的吗？”有一瞬间，惊骇使得他变得麻木了。他木然地盯着年轻人那惊呆了的面孔。

由于孩子而造成的许多危险，现在汇集成了一个巨大的危险。结局临近了。

“现在怎么办？”传递消息的小伙子问。

克雷默尔的脸神经质地痉挛着。“看看再说吧。”他回答，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答复了。这时他发现，对于到底怎么迎接这一结局，他自己还茫无头绪。

按理说，应该采取一切别的行动而不是消极等待。克雷默尔内心感到一阵冲动，他多么想拿起哨子放到嘴边，飞快地跑过一排排的营房，用尖锐的哨声号召全集中营起来起义：“要撤退了，要撤退了！”

为了控制住自己纷乱的思绪，他问道：“你还知道些什么？”

年轻人摇摇头说：“我不过是想赶快告诉你，上面的那帮家伙已经在谈这件事了。”

克雷默尔喘了一口气，把手插进大衣口袋。这么说，总有一天会到来的事已变成了事实。不过，它来得这么突然，简直叫人感到吃惊，让人怀疑它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就连头脑清醒冷静的克雷默尔也在事态的急剧变化发展中乱了分寸。还在不到一周前，他曾对朔普说过：“十四天以后，我们不是自由就是完

蛋……”

当时，这还是不着边际的空话！而现在，他却已面对这一现实了！

克雷默尔忽然感到不寒而栗。赫费尔会怎样呢？克罗平斯基呢？杂物间的十个人呢？还有皮皮西！孩子！所有这些人会怎样了呢？

被抓去的人被关进了魏玛盖世太保的监狱里，这里是昔日王室的马厩，盖世太保特为自己的目的在这里设立了一所监狱。

国家保安部工作人员罗胡斯·加伊把克卢蒂希带到前幢房屋的二层楼上他自己的房间里。房间里胡乱地堆着几件家具，包括几张椅子、一张桌子、窗边的一部打字机和一张挺难看的拉门橱，显得很是凄凉。窗台上还有一盆不知是谁遗忘在那儿的半死不活的花。

在由于年代久远而黯然发黄的糊墙纸上，呈现出昔日可爱的浅色四边形花纹。

克卢蒂希在打字机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加伊嘴里衔着雪茄，耷拉着脑袋站在房间当中。他破旧的外衣随随便便地披在他那粗壮结实的身躯上。这个保安部官员两手插在皱巴巴的裤袋里。那条天天戴的领带已经毫无弹性，就这么挂在松松垮垮的上衣上。他用他那沙哑的喉咙对集中营长官喃喃抱怨道：“我倒是不明白，你们这些好好先生在你们山坡那边究竟搞了些什么名堂？现在要我们给你们找出个孩子来！我们这儿可不是儿童保育院呀。”

加伊龇开衔着雪茄烟的牙齿。

"我倒愿意为你们分忧解愁……"

克卢蒂希试图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加伊解释清楚。前线局势非常吃紧，使得揭露共产党秘密组织的工作变得刻不容缓了……

加伊不耐烦地晃晃肘部，因为手搁在裤袋里，手臂不能随便动了。"火烧屁股了，你们却来抱怨出了问题。"

克卢蒂希想为自己辩白。"我们早就在搜寻他了……"

"你们这些笨蛋……"加伊轻蔑地嚷道。"你们在那边这么多年，把屁股都焐热了，日子过得倒挺美的。你们象神仙似地在那儿踱方步……"

克卢蒂希想表示异议，可是加伊毫不客气地攻击说："别罗唆了！你和别的人一样，也是个好好先生！"他用舌头把雪茄转了一下。"挺有趣的，是吗？脱帽！戴帽！在你们面前站得笔直。这些表面上恭敬服帖的家伙愈是在你们面前俯首帖耳，你们也就愈自以为谁也不能把你们怎么样了。屁！你们这些鼠目寸光的东西，根本没有发觉那帮家伙是多么喜欢在你们面前卑躬屈膝啊！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更加安全地躲进他们的洞穴里去了。喂，现在怎么说？"

克卢蒂希坐在那里象是挨了顿臭骂。

"这些年来要是你们光是傻等着，我倒也不想说什么了，"这个国家保安部的家伙继续讲道，"可是你们吃喝嫖赌样样来……你们简直发疯了！现在你们要收拾铺盖滚蛋了，却突然发现，共产党的组织在……"他猝然中断了讲话，恼怒地看着已经灭掉了的雪茄烟头。

克卢蒂希认为这些训斥完全是冤枉的，又想为自己申辩。

"我向你发誓，我已尽了最大努力去……"

加伊重新点燃烟头，眼睛给烟呛得眯缝起来。对于克卢蒂希的保证，他毫无兴趣地似听非听。

“说吧，你带给我的这些废物是怎么回事？”

这个保安部的家伙总算谈到了正题，克卢蒂希因而感到轻松了点儿，他详细地作了汇报。这时，加伊垂着头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他看上去兴味索然，实际上在注意听着，头脑里已经在酝酿着什么了。

在小孩和秘密组织之间，看来确实有某种内在联系；克卢蒂希对皮皮西和罗泽的判断，看来也是对头的。他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无畏的家伙，另外一个是胆小鬼。加伊心头涌出了捕获猎物的欲望，他听任克卢蒂希说着，自己却在考虑着如何下手。

罗泽和皮皮西！

应当从这两个人入手。

克卢蒂希向这个保安部的家伙央求：“我们时间不多了，前线越来越逼近了……”他惊骇地站起身来，挡住了加伊。加伊的思路被打断了，他望着这位集中营长官，克卢蒂希的脸部表情说明，事情是刻不容缓的。对于时间的紧迫，加伊倒不在乎，他甚至认为，正由于这种紧迫，他才有着寻获集中营内隐蔽线索的大好机会。他不止一次地和那些面临生死抉择的人打过交道，他们到了最后一刻软弱了，贪生怕死了，供出了以前坚决拒绝招认的一切。克卢蒂希带来的这十个家伙，肯定都是在集中营里呆过多年的了，他们也知道，结局临近了。加伊眯缝着眼，进一步斟酌自己的打算。

在战争行将结束之际，只要还有一线希望能逃脱这最后的危难，又有谁还会拿性命去冒险呢？这保安部的家伙卷好雪茄

烟，不耐烦地挥挥手，让克卢蒂希别再讲下去了。

“好了，我知道了！”

克卢蒂希走后不久，加伊就上监狱去了。尽管那里已人满为患，他还是让人腾出了一间牢房。他把从布痕瓦尔德来的囚徒名单交给了看守，关照他收下他们的材料，并把这十个人重新分到各个牢房去。

他们得给“混杂”起来。而罗泽和皮皮西，他却安排他们一道给关在腾出来的那间牢房里。“不过，要不引人注意，懂吗？要做得象是偶然发生的一样。不要给那两个家伙看出，他们是故意被安排在一块儿的。”

这样，罗泽和皮皮西一块儿来到十六号牢房，他们两人没有料到，这样一来，就为接踵而至的审讯的策略，创造了最初的先决条件。

罗泽是完全垮了。他萎靡不振地坐在牢房里唯一的一张小矮凳上，两只手在膝间神经质地揉搓着，目光呆滞直发愣。他心乱如麻，脸色象石灰一样的惨白，胃里有铅一般沉重的感觉，令他作呕。

皮皮西环顾了一下这光秃秃的房间，然后拍了拍罗泽的肩膀给他鼓气：“喂，振作一点！”

罗泽喘着粗气，嘴唇颤抖地怒骂道：“你这狗东西……”

皮皮西惊异地瞧着罗泽。由于内心的痛苦，罗泽的上身晃动了起来。

“你这狗东西……要是我现在在这最后一刻还要倒霉的话，那就要怨你！”

皮皮西看到他是多么的痛苦，就说：“可是，奥古斯特……”

罗泽猛地一下跳了起来，扼住皮皮西的喉咙。皮皮西挣脱

了出来，可是罗泽还不放过，又扑向对方，就这样，他俩扭打起来。

皮皮西制住了这狂怒的人。小矮凳啪的一声倒下了。牢门被打开了，看守走进来。

“哎呀，哎呀，你们干什么呀？”

他把扭作一团的两人分开。“你们难道想自己干掉自己不成？上这儿来，就够你们受的了，还是好好一块儿呆着吧。你们两人有一间牢房就算不错的了。别的牢房里得挤上十五个人呢。”

老看守立刻就看出，两人当中是谁没了主意。所以他把罗泽按到小矮凳上坐下，并说：“你冷静一点儿吧！”

他转向皮皮西。皮皮西正在扣上由于格斗而扯开的上衣。看守说：“你们这么干，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皮皮西听出他的话语中带有恻隐之心，便感激地朝老人点点头。看守锁上了牢门扭身离去。

罗泽被看守按到小矮凳上坐下后，就不敢再动了。他绝望而极其恐惧地径自啜泣着：“我和这事根本没关系。这事和我不相干。我干我的活，别的事不知道。我要回家。我不愿到最后了还送命。”

皮皮西不禁产生了同情。他说：“是的，你和孩子的事毫无关系，奥古斯特。”

罗泽又挥舞双手，大声叫骂起来：“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孩子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一丁点儿也不知道！”

“喏，那不就得了吗？”皮皮西干巴巴地答道，对于罗泽吓得瑟瑟发抖的那副狼狈相，突然感到一阵恼怒。他靠在墙壁上，瞧着罗泽的驼背和龟缩着的脑袋。他的头发顶部推得很短，露出光

秃秃的一圈，活象天主教教士削发的头顶。

皮皮西感到，在他即将面临的严重考验中，他不能把罗泽当作一个战友，他愈益惊异地发现，他原来对罗泽的了解是多么肤浅。据说他被捕的原因是他为他的党收过党费，别的事皮皮西就不了解了。罗泽以一个工资收入微薄的小职员般的顽强努力，去完成分队里每天的文书工作；他穿着一身条纹囚服，象是同穿着一套磨损了的考究衣料的西服一样地合身。他一向害怕惹人注意，因而常常成为善意嘲讽的对象。谁也没有正经看待过他。虽然他被当作分队的一员，人们从来没有对他存有戒心，可是，他在大伙儿当中却过着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

皮皮西直瞪瞪地盯着他那丑陋的驼背，一下子明白了过来：这个人身上正隐藏着背叛的苗头！

但就在这同时，皮皮西驱散了他由于这种认识而产生的怀疑：从本质上看，罗泽不是坏人。他不过是害怕。很清楚，他只是害怕。

皮皮西离开墙边朝罗泽走去。"你并不是个坏人，奥古斯特。"

罗泽没答理，他独自思忖着。皮皮西迟疑了片刻，然后，他在小矮凳旁毅然席地坐下了。

"听我说，奥古斯特！如果是因为孩子的缘故，那你就别害怕了。反正你什么也不知道。"

罗泽吼了起来："可是我知道这件事啊！"

"不！"皮皮西大声对他嚷道。"你什么也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你什么也不知道，因此你什么也讲不出！"罗泽感觉到了他这番话的动机，气鼓鼓地一声不响了。皮皮西碰碰他的膝盖。"你听见了吗？——我也什么都不知道，别的人也没有一个人知

道。要是我们大家都什么也不知道……喂，我说奥古斯特……”罗泽没回答。皮皮西充满激情地催逼着那沉默不语的人。

“奥古斯特，伙计！难道你愿意做唯一的……？你是我们的伙伴呀——现在别想那孩子了！想想我们大家吧！可能是茨魏林把我们送到这里来的，可能这是叛徒乌拉赫干的？——听着，奥古斯特！你可不是叛徒啊！”

罗泽由于痛苦而沉重地喘着粗气。他的阴沉的脸痛苦地扭曲着，喉结在颤抖。

“我不愿意到了最后时刻还去送死，我不想死……”

皮皮西一下子跳了起来咒骂着：“见你的鬼吧！”他猛烈地摇晃着罗泽的肩膀。

“奥古斯特，你这家伙！你想想吧！你以为他们到了最后时刻还会干出多少了不得的事？他们才不那么傻呢。他们要给自己留条后路的！这正是我们的大好机会！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就行！”

罗泽学着他说：“同心同德！到那时，他们早把我们的骨头敲得粉碎了。”

皮皮西转过身去。他把手插在口袋里，迈着坚定的步伐在牢房里踱着。

“我们是得准备挨上几下……”

牢房门打开了，看守手拉着门。“提审皮皮西！”

皮皮西一怔，望着那个忠于他那并不光采职守的老看守，他正站在门边等着。

皮皮西满不在乎地耸耸肩就走了。到了门口，他又一次向罗泽扭过身，笑着说：“哎，奥古斯特，是你对还是我对？——是我对！”

罗泽怔怔地望着牢门在皮皮西身后给关了起来。

就在这时，博霍夫和波戈尔斯基呆在一起。最后一批人离开了浴室，党卫军下士也走了。分队的囚徒们在打扫淋浴间。

“开始了，列昂尼德。”

博霍夫动作迟缓地在一张小凳上坐下。

“详细情况我不知道，不过，克雷默尔刚把这个消息带给我。他们要撤退了。”

这个消息似乎并没有怎么打动波戈尔斯基。或许他不过是在博霍夫面前掩盖自己的情绪吧？博霍夫站起身来，直盯着眼前的地板，最后抬起眼睛望着波戈尔斯基。

“嗯，怎么样？”他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出于一筹莫展，相反，而是包含了对五万人命运的关注，包含了几个月来再三讨论过的、为了这一时刻而准备的所有计划，这一时刻现在来临了。应当撤退，使五万人必死无疑呢？还是应当……

波戈尔斯基拉开桌子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张德国地图。他把地图摊在桌上，示意博霍夫过来。

他的手指沿奥得河移动，到科斯钦就停住了。“红军在这里。”他用手指按在一点上：“柏林！”他解释说，到那儿路已经不远了。他又把东线和西线加以比较。在西线，战线从帕德博恩伸向维尔东根、特赖萨、赫斯费尔德和富尔达。毫无疑问，战斗的主攻方向是通过卡塞尔、爱森纳赫、埃尔福特正指向图林根那边。波戈尔斯基又用指头按在一点上说：“魏玛……”他接着补充说：“布痕瓦尔德！”可是从西面通往柏林的路程要比从东面去的路长得多。谁占领了柏林，谁也就取得了对希特勒德国的胜利。

“可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会让苏联取胜吗？Njet。”

波戈尔斯基用他两只宽大的手掌在地图上做了个从东西两侧向柏林中心包抄的动作。

“因此，美国人会加快行动，因为他们到柏林的路还很长，时间却所剩无几了。”

博霍夫会心地点点头。波戈尔斯基想用他结结巴巴的德语来阐明，美国人会不惜一切代价，力争与红军同时到达柏林。必须估计到，图林根很快会被突破。可能会出现一场争夺。谁会跑得快一些？是美国人还是正在撤退的法西斯分子？

“我们会被夹在当中，”博霍夫苦笑着，叹了一口气。这一切一下子全都来了！我们今天晚上就必须与集中营国际委员会商量一下，我们现在必须怎么行动，单靠我们两个人是无法决定的。”

博霍夫又坐到小凳子上，向波戈尔斯基阐述他的想法：“这个时候，集中营来了个小家伙——对，对，我知道，列昂尼德，我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你好好想想：起初，就是为了这个孩子，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进了囚牢，后来又是为了这个孩子，我们整个组织不得不停止活动！现在他们又从杂物存放间抓走了十个人，还是因为这孩子的缘故！简直要急死人了！”

波戈尔斯基一声不响地听着，让博霍夫倾诉一下他心头的郁闷吧。博霍夫又加上一个想法。

“取决于孩子，列昂尼德，一切都取决于孩子，只要他们还没找到这孩子，就说明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还有那十个人是坚强的。但是，如果他们找到那孩子呢？……

“伙计，到那时会怎么样，你是知道的！这个道理很简单。正

由于这孩子，赫费尔才成了强者。盖世太保只需把孩子带到他面前说：喏，我们抓住他了，你说话呀！——我对你说，那样一来，他就垮了。然后呢？然后会怎样呢？——”

博霍夫用两手紧按住太阳穴。“关于孩子的事，知道的人已经够多了！危险正在这里，但这是无法改变的了。”他疲乏地说，“我们被卷入其中，必须在可能范围内采取行动。”博霍夫扣上大衣，他又全神贯注了。“先和你打个招呼，我今天晚上就召集集中营国际委员会开会。”

他想走了，但又停留了片刻，用听天由命的神气说：“连这也变得危险起来了。但我们也顾不得这许多了。”他们俩默默地握握手。

波戈尔斯基一个人留下后，又思索了很久，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办法。的确，知道孩子这事的人太多了，这确实是个严重的危险！与孩子打过交道的人，已经扩展到齐得柯夫斯基那里。这根链条必须斩断。为此甚至于有必要让同志们相互防范。斩断这根链条，波戈尔斯基这样想着，可是怎么着手呢？

皮皮西离开牢房已经一个多小时了，罗泽还是蜷缩在那张小矮凳上。轮到他还要多久？一阵恐惧向他袭来。罗泽似乎感到自己已坐在盖世太保面前了。

“长官先生，我原本是清白无辜的。我干我的事，别无越轨行为。”他这样遐想着倒觉得挺不错，于是，就让想象中的长官提问道：“您在集中营里已经呆多久了？”

“八年了，长官先生。”

“哟，八年了！您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罗泽回味着这问题。“这段日子真不好过啊。您知道，长官

先生，我八年前给押送到这儿时，集中营还不是今天这副模样。当初，我在警察监狱第一次听到布痕瓦尔德的名字时，觉得挺奇特的。布痕瓦尔德……这名字听起来——我不知道——反正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你会住进一个美丽、清洁的营地，在那儿，国社党会来些和蔼可亲的人，他们会开导开导你，过几个月你就可以回家了……”

这想象中的谈话戛然停住了。罗泽直瞪着前方。八年前他到达魏玛车站的情景又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他从收容遣送车里下来，和其他囚徒一起被一支党卫军押送队接收。接着，他的记忆里涌现出当时的种种细节。罗泽又看见月台上远处站着一些看热闹的人，他们怀着敌意，但却沉默不语。党卫队员同样也是充满敌意并且沉默着。他们穿着陌生的灰绿色的制服，头戴钢盔，肩背卡宾枪，黑色的领章上是个骷髅头。那都是些年轻小伙子，看上去最大的不满十八岁，但是他们却叫人感到无名的恐惧和危险。

他们登上有篷的卡车。在车上，前头和后头的一排排长凳上，都坐着党卫队员，他们把卡宾枪夹在两腿当中。押送队队长越过拉起的三角形登车架跳到车上，用威胁的低嗓音说道：“不准交谈。谁罗唆就揍谁。企图逃跑者，立即枪决——开车！”

车子爬上一座山岗。车刚停，原先一声不吭的押送队就变成一群狂吼乱叫的野人。三角形的登车架喀喇喇一声放了下来，党卫队员从座位上跳起，叫喊着用枪托把囚徒们赶下车，并撵着他们跑步进入绿色的营棚，卡车就停在营棚的前面。

罗泽又看到了那长长的、半明半暗的走廊和走廊里许许多多的门。党卫队员来回跑着，他们的皮靴在空心的地板上

踩得咯吱咯吱响。囚徒们面朝墙，两手交叉在脑后，站成一长排。在他们背后，一阵忙乱，传来那些军人粗鲁的叫骂声。不时有几个来回忙碌着的党卫队员停下脚步骂道："这么乱七八糟，成什么样子？——站好了，你这脏猪！"与此同时还会冷不防朝某人屁股踢一脚，或用拳头朝某人后脑勺重重敲一记，挨揍的那囚徒的前额也就重重地撞在墙壁上。

这一幅幅画面消失了。罗泽仍木然地蜷缩在小矮凳上。渐渐地，回忆中的情景又占据了他的脑海，是那样的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刚到布痕瓦尔德的那一天仿佛就在眼前：

政治犯们终于被带进集中营时，已是晚上了。罗泽看见自己随着大群的囚徒，穿过一条烂糟糟的黄泥路，走进那未知的世界。一个党卫军下士迈着重重的脚步跟在他们后面。建在木桩上的岗楼已依稀可辨，它们看上去就象简陋的山中猎人小屋。用带有树皮的树干做的栅栏，上层缠着层层铁丝网，就象五线谱一般。

一个戴着钢盔、大衣直拖到脚面的卫兵从挡雨的小棚子里钻了出来。一扇象栅栏一样粗陋的门摇摇晃晃地在上了锈的铰链上不乐意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们面前是一片广袤的区域，在漆黑的夜幕下，看不见一个人影，只见一些高高的大树孤零零地矗立在那儿，树上的枝桠象展开的手臂似地伸向漆黑潮湿的夜空，还有一些零散的电线杆子依稀可辨。微红的灯光在地上投下一圈圈光影，星星雨点在灯光中闪烁。淤泥发出油脂似的光泽。黝黑的树桩比比皆是，还有几所木板小屋……那是一幅呆板、死寂和幽灵般的景象。

"跑步！你们这些家伙！"

他们就高高卷起裤腿，两肘使劲划着，在齐踝深的泥水里跌

跌绊绊地慢跑起来。碰到露出半截的石块,他们就绊倒了,并且滑进泥坑里。为防止滑倒,他们的两臂向前伸着,以免失去平衡。

"跑呀!真该死!"

"当时就是这个情况,长官先生。——我们最初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您说呢?洗衣服是谈不上了。那点儿水刚够伙房用的。我们身上的破衣服从来没干过。晚上湿淋淋地脱下来,早晨从热被窝里出来,就这么湿淋淋地穿上……长官先生……我们都拉起肚子来。营棚后面就是臭烘烘的茅坑,那不过是一些土坑,上面架起一根根横木罢了。擦屁股从来没有纸。大家也都无所谓了。——你问我们当时能吃得饱吗?您就听我讲吧,长官先生!就听我给您细说说吧,否则您闹不明白……"

罗泽没有细细描写,又陷入了沉思,沉浸到对过去的回忆中去。早晨四点钟就响起了区囚徒长刺耳的哨声。值勤员向沉睡的大房间喊道:"起身!"

外面,夜色尚未消散。在弧光灯晦暗的光线下,淤泥象一片湖水似地闪闪发光,又象粘糊的面团,顺着营棚间的道路,从山上一泻而下,夹着雨丝的浓雾无声地掠过。身上的破衣服冻得冰冷,潮湿的鞋梆梆硬。

夜晚和睡眠过去了,外边,新的一天开始了。在活动间里先啜饮一小杯微温的咖啡,然后走出屋子,外面一片阴湿寒冷。经常一整天唯一的食物就是这一点儿咖啡了。

"是呀,是呀,长官先生,"罗泽不由自主又陷入回忆中,呻吟地说:"每天的一点儿面包皮,前一天晚上就分到手了。我们通常用它就着汤吃。"

外面,区囚徒长吹哨子了。"排队点名!"我们跑出木头房

子，跑到淤泥和沼泽中去。

“向右转！齐步走！”

叽，嘎！一、二，一、二……

到了山上，我们浑身又湿透了。探照灯直打在我们的脸上，刺进我们的眼睛……然后，一群党卫军区队长就分散到我们当中来点数。烂泥在他们的脚下飞溅，可是，他们穿着结实的长统靴啊。——点名老是没个完！前面出了点什么事。又少了一个！该死的家伙！

“值勤员去树林搜索逃犯！”扩音器里传出叫喊声。值勤员从每个营区冲了出来，集中营总囚徒长跑在最前面。

不，不，那时还不是克雷默尔；那时候还轮不到他。那时的集中营总囚徒长是个职业刑事犯，是戴绿颜色标记的家伙，他早就死了，那狗东西。我们站在那儿等着他们去抓住那个潜逃者。我们站着，目光呆滞地直瞪前方。我们站着，站着就睡着了。这样过了一两个钟头。那家伙躲到哪儿去了？难道他跌进粪坑，在大粪里淹死了不成？喏，那才够呛呢！那样的话，要等到他们用长棍子把他捞起来，时间就可能拖得很长了……

可能他偷了面包害怕了，在树林里吊死了。您会说，为一小块面包，不至于吧？唉，这您就不明白了。喏，在黑黢黢的树丛里找到了他……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

雨水把我们泡得浑身无力，我们把头深深埋在两肩当中，变得愈来愈象鹳鸟一样。慢慢地天亮了。我们这样站着，发着愣，打着盹，肚子饿得咕咕叫。有些人站不住了，他们摇晃起来，跪了下去，被两旁的难友扶起来后就象口袋似的倒在他们身上。有些人跌倒在地，就被拖到营区旁撂在地上，为了使他们至

少不睡在泥泞里，便把他们的上衣卷成一团垫到了头底下。

探照灯早就扭灭了。

时而，有个党卫军区队长穿着皮靴从坡上那边走过来，检查一下队伍。他一个营区、一个营区地轻声说道："注意！"瘦骨嶙峋的人们挺起身来。立正，向前看齐，向右看齐……等这家伙走开了，上紧的弦才又松了下来。

终于，后面不知哪里响起了哨声。各营区里有了生气。他们把他给捉住了！僵直的骨头活动了起来。两只脚小心翼翼地从泥浆里抽了出来，发出咂嘴似的声音。

有一个人鞋拔不出来了。他一只腿撑着身子，用一只手在烂泥浆里捞着，把被烂泥吸住了的那只鞋拖了出来，他掏空鞋里的泥水，污泥象堆牛粪似地啪的一声落到地上。

一群鼓噪着的人骑着马从树林那边疾驰而来。集中营总囚徒长首当其冲！谢天谢地，他们找到了他！他们绑住他的腿，倒拖着驰过石块和树桩。他的头摇晃着，碰到障碍物，就象球似的弹了起来。他是否还活着？他们把他象只衔来的兔子似地搁在值星官脚前！这下子人数对头了！

"按劳动分队集合！"

哎，总算熬到头了！罚站也有它的好处。一天中又挨过了几个小时。然后走出集中营——唱歌！

"林中小村庄，
遍地阳光洒。
村边斜坡上，
坐着位老妈妈……"

或者：

"哦，你这美丽的骚尔兰，

你的名字四处传扬，
每个人都想见见你哟，
人们争先恐后来自四方……”

罗泽吃吃地笑了。他真想就这么坐上几个钟头，自己对自己讲述着。

我曾经在魏玛水泵房井道分队干过活。哎呀呀呀……那里都发生了些什么哟！罗泽咂咂舌头。顺着下山的方向有个坑，四米深，四米宽。里面是抽水管道，坑底有一人深的陶制水管。我们的活儿是把坑填平。这听听没什么！唉，您才不明白呢！挖出来的土冻得石头般硬。得用洋镐来敲碎。哎呀呀呀，镐柄震得手多么疼呀。先是起了泡，后来红红的肉都露出来了。还要朝上铲泥土！掘呀一铲呀，掘呀一铲呀。背后的肌肉？不，亲爱的，象镰刀割那样痛！伤口能包扎一下吗？不，亲爱的，在布痕瓦尔德这里，只有健康的人或死人！在这里很快就会成为死人的。你怎么想啊？如果一个党卫军下士朝你扑过来，那你就得豁上命去掘！五米以外就是哨兵线，那些年纪轻轻的小伙子站在一旁闲得无聊，而且冻得直哆嗦，而你呢，汗水和雨水直朝嘴里流淌，模糊了双眼，什么也看不清。但是还有更糟糕的事呢！该死的拉肚子！你想扯下裤子，就地就……可这是禁止的。你必须向哨兵报告，到树林里去。哈哈哈，到树林去……这就是说：越过哨兵线。谁要越过去，就会因逃跑而被枪毙。那么你就屙吧……肚子痛得象要炸裂一样！到了最后一刻，简直就要屙到裤子里了，一切也就顾不上了。屙屎要比死更紧迫一些。你放下洋镐，跌跌绊绊地越过坑坑洼洼的土堆走向哨兵。背上象镰刀割着似地疼痛难忍，你抖抖索索走到那年青人跟前毕恭毕

敬地报告说："犯人请求准予出列……"

要是你蹲得太靠近那哨兵，他就会扑过来用枪托揍你的腰，骂道："猪猡！你要把屎屙在我鼻子底下吗？"可是你要是多走了一公尺，他可能就会端起了卡宾枪……

罗泽筋疲力竭地仰起了头。有片刻时间，他感到舒服，但只有片刻时间，接着，镇定下来的情绪又激昂起来。

罗泽跳了起来，比划着手势讲了起来："我得把一切都讲给您听，长官先生！您得知道，我经历过些什么哟！谁知道您现在打算对皮皮西怎么处置！——我和小孩可是毫无关系，毫无关系呀，对不起……"

罗泽不能再想下去了。牢门上钥匙的响声使他一惊。看守拖着一捆东西挤了进来，这捆东西就是皮皮西！

"您扶住他，"看守朝罗泽嘟囔着。罗泽站在牢房里，象是随时准备逃到牢房最远的角落里去。可是，罗泽服从了。他从后面扶住皮皮西的两臂，看守放下折叠床。然后他们把不省人事的皮皮西抬到床上。看守拿起空空的水罐离开了牢房，灌满了水又拿了回来，还扔给罗泽一块破麻布。"您自己看着办吧。"然后他就走开了。

皮皮西躺在那里两眼紧闭。有一只眼睛肿了起来。一道褐色的干血迹沿左耳直到颈部。鼻子和肿胀的嘴上结了血痂。上衣和衬衫都已撕破，衬衫成了碎片。

罗泽拿着破麻布的手颤栗了。他既惊恐又好奇地向皮皮西俯下身去。皮皮西的眼睫毛在抖动。变了形的脸扭歪成一副怪相，也许他是在微笑吧。罗泽惊骇地看着。突然，皮皮西讲起话来，轻轻地，然而出奇地清晰："给我擦一擦脸上……"罗泽用浸湿的布擦着皮皮西的脸，两手直哆嗦。

皮皮西困难地挪动手臂，小心地把衬衫从皮肤上揭起来。现在罗泽才看到他胸口上几处圆形的灼伤的肉。这是给火烧的伤痕！皮皮西透过罗泽的睫毛，感觉到了他目不转睛地瞪着自己的胸口。

“是用雪茄烟烫的，”他只简单地解释了一下，过了凝滞的几秒钟，皮皮西说：“把布给我放在那上面，要湿一点儿。”当他感觉到凉意时，叹了一口气。他重重地喘着气，急促地说：“给点水喝，快。”罗泽环视牢房，在窄小的壁橱里他发现了一只铝杯，就倒满一杯水。他从后面托住皮皮西，皮皮西一饮而尽。现在他才感到“这一切算过去了”。——他解脱似地叹息了一声，向后靠去。他的脸部表情也松弛了下来。他那只完好的眼睛只能半睁半闭着。他试探地用手指触摸一下自己的嘴，好象这是目前他最重要的事似的。少掉几颗牙，其余的牙齿也松动了……皮皮西自己做了个不在乎的手势：这些伤算不了什么……他把湿布从胸口拿开，递给了罗泽，并说：“把它再弄凉些。”他看上去精神好多了。过了一会儿他十分清晰地说：“别怕，他们不会对你这么干的。这会儿我总算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讲话时舌头还不灵活，缺了牙还不习惯嘛。“我们不是偶然被关到一个牢房里的。他们有他们的打算，这些狡猾的家伙。我们也不笨。——你听着，奥古斯特！”他艰难地坐了起来，推开罗泽伸过来帮忙的手，歇了口气说：“我说，奥古斯特，这点很重要。那狗东西并不是因为我什么也不说才把我打成这个样子的，他很清楚，从我这儿他什么也甭想捞到，他这样干是因为……喏，我说，这点很重要……”皮皮西说得很吃力，他急促地喘着气。“你别激动，”罗泽恳求说。皮皮西勉强微笑了一下。“我并不激动……”他沉默着，感到伤口上一阵舒服的凉意。“这样舒服多了，”他叹息道。

他又仰面躺了下去。就这么躺了一会，什么也没说。罗泽吞吞吐吐地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他——不对我——也这样干？他对你说了吗？”皮皮西没有回答。多么可怜的问题！不过，最后他说：“你这笨家伙呀……”罗泽感到羞愧，垂下目光，坐在那儿。皮皮西继续说道：“那坏蛋知道，你胆小怕事，因此他才把我们关在一起。你看到我这副样子，就会吓得心惊胆战，他是这样指望的。但是——你放心好了——然后他会在你面前来软的一手。如果你不想挨揍，那你就得机灵一点……”

“那我该怎么办呢？”罗泽的面孔难看地扭歪了。

“闭紧你的嘴，就这么干。”

罗泽咽了一口唾沫。

“你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嘛；你要死咬住这一点，就是他揍你几下，你也不能动摇。——该死的，你可要顶得住啊！”

皮皮西感到疼痛变得难以忍受，呻吟了起来，不安地把头转过来又转过去。在患难中，他形单影只，是多么的可怕。

“嗳，再给点儿喝的吧，”他呻吟着说道。罗泽抖抖索索地把杯子送到他的唇边，他用两肘撑着坐了起来，然后又筋疲力竭地倒下了。

罗泽从这位备受刑讯折磨的人的脸上看出，他是在竭力克制住疼痛。突然，他感到一阵羞愧。他轻声地，更多的是自言自语地说着：“就这么吧，鲁迪，就这么，我什么也不知道……”

皮皮西精神振奋起来。

“你看，你看，”他高兴地说道。“你必须坚持住。不要说漏了嘴，奥古斯特，你听见了吗？如果那坏蛋察觉到你知道点什么事，那他可要打断你的脊梁骨，懂吗？如果你怎么也不开口，懂吗？……我已经跟他讲了，你对这件事什么也不知道。”

“你把一切都拉在自己身上了？”

“你疯了吗？”皮皮西突然说道，好象他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似的。“我是对他说，我们大家什么也不知道，那你自然什么也不知道罗，因为你是个糊涂蛋嘛……”皮皮西精疲力尽，他伸直四肢躺着，浑身的肌肉由于痛苦象是变软了。罗泽愕然地瞪着前方。这么说，对他的看法就是这样了。皮皮西没有央求他，也没有要求他勇敢些。“因为你是个糊涂蛋嘛……”

罗泽耷拉着脑袋，无地自容，他感到自己是那样的羞惭。

继皮皮西之后，加伊又传讯了另外几个从布痕瓦尔德来的人。他并非有意审讯他们，只不过想试探试探他们。他就按照他对面前这个人的印象来决定进行讯问的方式，他很快发现，所有这些人都是不好对付的硬汉子。谁也不知道什么。

“好吧，”加伊想，“暂时我们就这样好了，你们以后会象夜莺一样地唱歌的。”

现在他的注意力集中到罗泽身上，正是为了这个罗泽，他把皮皮西美美地“款待”了一顿。他让人把罗泽带来见他时，已经将近傍晚时分了。

“喂，亲爱的，请坐。您的名字叫罗泽，是吗？”

“是的。”

加伊点燃一支雪茄烟，细心地把火柴头扔进烟灰缸。他深为忧虑地叹了口气说：“您卷进一件蠢事里头去了。您在集中营里呆多久了？”

“八年了。”罗泽答道，使他大为惊愕的是，审讯的开始正如他胡思乱想的那样。加伊惋惜地晃晃脑袋。“八年了！呀！呀！八年了！要我可受不了哇！”

他的臆想竟是这样一一地应验，使他感到无名的恐惧。罗泽没回答，只是提心吊胆，生怕得罪那结实得象公牛似的家伙，要不，他可是要揍人的。

加伊似乎并没有那个意思。他抽着雪茄烟，罗泽瞧着那忽闪忽闪的烟头。这家伙就是用这种烟头在人身上烫出了一个个的洞眼……加伊靠在椅子上，惬意地把两臂交叉在胸前，和蔼地看着罗泽。

“你们这些布痕瓦尔德来的人说来也真怪。为了一个小毛孩子，你们宁可让自己给揍得半死。假如你们不想开口，那你们就得始终如一。要是你们先让人给狠揍了一顿，后来却还是开了口，那么别人不把你们当明白人看，也就不足为奇了。”

加伊过于亲切地朝罗泽俯下身子。

“皮皮西是个棒小伙子，肯定的！真了不起！要是他一开始就对我说：喏，好吧，长官先生，我们那儿找到个小孩。——要那样可一点儿事也没有了。可又不是那么回事，先得揍得他死去活来，到后来他却又说了出来。你说，他还是个明白人吗？”

加伊重又靠到椅子上，一边又说道：“总算你的其他一些伙伴要聪明一些，他们马上就都招认了。——皮皮西捞到了什么好处？”

罗泽沮丧地坐在椅子上，加伊感觉到他的策略已初步奏效，他站起身来自言自语地在房间里踱着步。

“你们在集中营干了什么，我并不感兴趣，我在操心旁的事儿。你们的克卢蒂希是个官僚主义者。他跑到我这儿，搓着手说：‘帮帮忙吧！集中营那边来了个小孩，没登过记，犯人的人数不对头了！’”

加伊尖声地笑了。“好象毛病是出在这儿似的！——过几天，

美国人就要到这儿了，那时我们就得滚蛋。要滚蛋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您想想看吧，那皮皮西够多傻！快到最后的时刻了，这个白痴却还为了那点小事而拿自己的性命来冒险。——我原本可以打死他的。——你们对这事是怎么想的呢？”

罗泽的内心激烈地翻腾着。这家伙所讲的，远远超过了“软的一手”。看来他知道得很多。难道皮皮西当真都说了，只是瞒着他？难道其他的人……？罗泽的思绪还没来得及理出个头绪，加伊已站到他面前，鼓励地拍拍他的肩膀。

“你们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罗泽还是老样子坐着，脑袋耷拉在胸前。

“我同这件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他轻轻地说道。

“这我知道！皮皮西把什么都告诉我了，”加伊连忙保证说。“以上帝的名义——你们把那可怜的孩子给藏到哪儿去了？”罗泽沉默着。加伊站在窗旁，敲敲窗玻璃。他迅速考虑了一下就拿定了主意。他走向罗泽，友好地、然而明白无误地一把揪住他的前胸，把他拽了起来。罗泽的软弱，使他感觉到他这一着是正确的。他从嘴上拿开雪茄烟，弹掉烟灰并且有意无意地把红红的烟头放在罗泽的鼻子下面。呛人的烟味儿直冲罗泽的鼻粘膜。

加伊以父亲般的口气说道：“喏，放聪明点儿吧，罗泽。”

罗泽直视这个壮实的家伙的眼睛，眼睛里扑闪着深不可测的危险的神色。——罗泽咽了一口唾沫，他感到，拽住他胸口的手放松了一些。加伊拍了拍罗泽的肩膀。

“我不想跟您也来皮皮西的那一套，我不喜欢这么干。但是，如果您硬要我这么做的话……罗泽，好乖乖，我也会履行我的职责的！”

“要是他发觉，我知道点儿什么的话……”罗泽目不转睛地

盯住那个壮实的家伙。

“那么好吧，你们把那可怜的孩子藏哪儿去了？”罗泽的目光游移不定。他鼓起勇气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这事，”他正准备挨那家伙的拳头。然而加伊只是叹息了一声，惋惜地举起手臂。

“那么好吧，我很为您遗憾。现在您回牢房去，和皮皮西商量一下。今天夜里我还要提审你……”

罗泽被看守带回牢房时，天已经黑了。皮皮西发着烧，神志不清。看守在他额上敷了块湿布，临走时，他喃喃地对罗泽说：“您就别再干傻事了。这里有这么一个也就足够了。”

罗泽蹲坐在小矮凳上。世界上的一切不幸都落在这间小牢房里了。现在罗泽很希望和皮皮西说上句把话。

“鲁迪……”

皮皮西一动也不动，他的呼吸灼热而拖沓。

“鲁迪……”

罗泽推推他的肩膀。

发烧的人呻吟起来。罗泽放开了他，紧紧地蜷缩在小矮凳上。现在他完完全全是孤单一人了！

雪茄烟呛鼻的烟味儿还留在鼻孔里，那壮实得象公牛似的家伙，还似乎胁迫地抓住他的胸口。牢房里的寒气侵袭着他的肌肤，冷得他直打哆嗦。

牢房房顶上围有格栅的灯泡发出黯淡微红的光。

马上就要到夜里了……

司令官命令司令部全体人员上他那儿去，所以晚点名很快就结束了。克卢蒂希不在，总是醉醺醺的魏桑克代替他负责点

名汇报。末了，赖内博特再向集中营长官汇报。

接着就下达了命令："解散！"今天点名进行得很快。准是出了什么事。数万名囚徒都知道这点！撤退的传说象一种气体似的与集中营的空气混杂了起来。

从外表看，队伍离开操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个营区接一个营区地改变方向，齐步走过向坡下倾斜的操场。就象平时一样，队伍堵塞在营棚之间的狭窄通道处，使得那里拥挤不堪。因为人人都想尽快地回到自己的营棚里去，在这里，行军秩序也就无从谈起了。

仅仅从一些小事上可以看出，情况和过去是不大一样了。党卫军的总值星官、集中营长官和党卫军区队长们不象平时那样一直等到集合点名的操场空了以后才离开，而是匆忙地穿过大门走了。哨兵们通常在总岗楼的长廊上漫不经心地踩着脚来回走，今天他们站在机枪旁，脑袋龟缩在高高翻起的大衣领子里，以抵御在岗楼角落里呼啸着的料峭的三月寒风，目送着散去的人群。

刚点完名，通常干活干得很晚的管理区囚徒，也从党卫军的各个楼房里出来，回到集中营。好象要出什么事了！

营区里依然一片喧哗。囚徒们拥挤在汤桶周围，值勤员们无动于衷地分发着那可怜的一点汤汁，碗、盘丁丁当当地响作一团。象平常一样，人们挤挤碰碰地在长桌旁的条凳上坐下。人靠着人，动也动不了，连用勺子喝汤都困难。象平常一样，喝汤以后，他们就一点一点地啃起第二天的口粮来，定量越来越少了。然而，情况终究还是有点儿不大一样。

到目前为止，象苍蝇那样嗡嗡的谈话，现在有了方向，几万种想法在形成，几万种思想在转变，并汇集成一支庞大的队伍，

这支队伍正高举希望与期待的旗帜，穿透那支离破碎的云层去迎接突如其来的结局！

在所有的营区内，谈话都围绕一个题目：撤退！——有些人经过多年被监禁的岁月，曾经对未来失去了信心，现在他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尽头——他们的时代。前面是什么呢？死亡抑或自由？——这还未见分晓。各种事态的发展不那么平衡，它们乱纷纷地纠缠、混杂在一起。死亡抑或生存？有谁知道呢？

在所有的营区里，囚徒们都在议论纷纷。集中营可能到了最后、最后的一分钟还是会被炸毁。他们什么都有！炸弹啦、毒气啦、飞机啦！只要司令官给附近的飞机场挂个电话……半小时以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就荡然无存了，剩下的将只是一片冒着烟的荒野。别再做梦了，伙计！你等了十年，可等的不是这种下场啊！没有人愿意死在这结局到来的前夕！——该死！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要知道倒好了！有些人突然发现，这么多年来包在胸腔外面的皮层，已不再能有效地抗拒其内部激烈跳动着的那颗心了；有些人发现，这么多年来他自认为对于时刻在身边窥伺着的死亡如同对于拿着枪的哨兵那样业已习惯，而这种习惯，竟不过是种错觉；他发现，所谓超然于死亡，不过是种错误的结论。

那令人不安的幽灵已经在幸灾乐祸地窃笑：谁最后笑，笑得最好！

在躯壳里面激烈跳荡着的心并不见得多么崇高，伙计……对，对，迄今为止，你弹弹手指就把死亡给撵跑了。可是在你自以为十分高尚的时候，你可别忘了，您用手指弹开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死亡……这是你的死亡，它和你自己一样，是属于集中营的！

而现在在门外吃吃笑着的死亡，亲爱的，用你的手指头是弹

不走的！这是一种最阴险、最邪恶的死亡！当你喘最后一口气时，它这玩世不恭的家伙却还把一束花递到你鼻子底下。这是什么样的花呀：房屋、街道、人们、村庄、树林、城市、汽车、自行车、妻子、一张床和一个备有象样的家具、窗户上挂着窗帘的小房间，还有幼小的孩子……

它呈现在你鼻子底下的，是一个完整的美好的世界；你闻闻吧……别说话，伙计！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去死，尽管他过去弹一下手指就可以去死的。

事情就是这样：集中营的死亡是你的慰藉。篱笆外面的死亡却是你的敌人！

这种死亡和谣言一道，偷偷溜进了集中营，无所不在。它藏匿并聚集在营棚里的人们当中，也蛰伏在管理区营棚的屋基底层里举行的小小集会上。它和与会者一道，通过隐蔽处向下走去，越过坑坑洼洼的石子路一直走到里面点着蜡烛的后部。无论是波戈尔斯基还是博霍夫，无论是里约芒还是普里布拉，是柯地切克还是范·达伦，每个与会者都知道，死亡这位沉默的客人始终在陪伴着他们。

博霍夫作了形势报告。他谈到从杂物存放间抓走了十个人；撤退迫在眉睫；谈到了前线向图林根逼近；谈到了事态发展的可能性等等。里约芒对报告作了补充。他从司令官身边的会议中，得悉了一些情况，对于上面将有什么行动，已不再有怀疑了。性情急躁的普里布拉想知道有没有用武力阻止撤退的可能。他提出抵抗小组应处于戒备状态，并要求发放武器。

“你疯了吗？”波戈尔斯基用波兰语对他叫道。

军营里有三千党卫队员，这是克恩从几乎天天在“外面”巡逻的救护队那儿带来的消息。战线向卡塞尔一带推移，这儿离

卡塞尔挺近，却又还太远。每天都可能带来新的情况，每天都有一点受益。因为罹难与获救这两种可能，还象不平静的波涛动荡不定，情况是这样，所以，还不能勉强作出操之过急的决定。为了拯救一切可能拯救的人，只能采取原定的等待策略，万一撤退开始的话，也只能采取尽可能加以拖延的策略。可是，他们知道，这一伟大的时刻正在成熟，圈子收紧了。到那时会发生什么……博霍夫极其严肃地说："到时会发生的情况，同志们，这是生死攸关的。我们必须活下去！我不会说大话，但是今天我要说：那些经历过集中营的囚禁生活而幸免于死的人将成为未来公正社会的先锋战士。我们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无论今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它总该要公正一些，否则我们就要怀疑人类的理智了。我们不是肥料，我们不是殉难者，不是牺牲品。我们是崇高职责的承担者！"他好象为自己慷慨激昂的话语害起羞来，突然刹住话头，让自己陷入沉思。波戈尔斯基亲切地看着他。博霍夫象他平时一样，寡言少语，头脑冷静，他接下去说："我们还得讨论一些旁的事情，同志们。关于孩子的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孩子渐渐变成了一个危险。克卢蒂希象个魔鬼似地钉住这孩子。他是想通过他把我们搞到手。当然他还只是在暗中摸索，因为我们跟孩子毫无瓜葛，当然赫费尔他……"

博霍夫瞧瞧波戈尔斯基，好象在等待他反驳似的，但是波戈尔斯基沉默着。博霍夫继续说道："从赫费尔那里，只有从他那里，才可能打开缺口。我知道，他正在勇敢地经受考验，我确实知道这一点，这是可以让我宽心的。但信赖是好的，小心则更好。他们只消找到那孩子……我们知道，赫费尔的坚定就会变成什么？这样一来，就不仅是赫费尔那里会有危险了。知道孩子情况的人已经太多了。因此，孩子必须从齐得柯夫斯基那里转移，

但不能让齐得柯夫斯基知道，孩子给带到哪儿去了。这样，链条就中断了。那么把孩子送到哪儿去呢？——我考虑过了。我们把他带到这儿来，带到屋基底层来。”

这个建议听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除了波戈尔斯基一人沉默不语外，所有的人都为之哗然。

博霍夫毫不动摇。“安静，同志们！”他三言两语阐明了自己的想法。要在底层的角落里给孩子安个软软的小窝。

每天要由一位可靠的同志到孩子那里去几次——当然要遵守一切确保安全的规则——给孩子送吃的去。据说孩子已经习惯东躲西藏了。

范·达伦怀疑地摇摇头。“你在这里扯断了链条，可是在别的地方又重新把它接上了。”博霍夫太阳穴的血管膨胀起来。

“还有什么办法呢？”他发起火来。“难道我们要打死他不成？你有好主意就说出来嘛！”范·达伦耸耸肩，别的人也一筹莫展。

他们沉默着。也许这样倒更好些。博霍夫自己可能也感觉到，这个办法也并非无懈可击。

除了已经不在这里的皮皮西和克罗平斯基外，在知道孩子情况的人当中，齐得柯夫斯基只认识克雷默尔，那么，要把孩子从齐得柯夫斯基那儿转移开，就只好让克雷默尔亲自出马了。对这一点可没人愿意表示赞同。大家异口同声地反对说：“怎么偏偏要克雷默尔！”

“安静，同志们！”博霍夫没有好气地插话道。“我知道，我想干什么！假如……假如齐得柯夫斯基叛变的话，那么，克雷默尔那儿会不可收拾的，这的确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我不相信……”

"那好嘛，"波戈尔斯基突然说道，"我们给孩子搭一个小窝，让克雷默尔把孩子带到这儿来。Carascho。别再七嘴八舌的了，同志们，我们没那么多时间。克雷默尔什么时候来接孩子？"

波戈尔斯基力排众议，对博霍夫计划表示赞同，使博霍夫很是高兴。他答道："今天来不及了。明天我作好一切准备。"

施瓦尔命令克卢蒂希上自己这儿来。他担心在即将举行的集中营党卫军司令部会议上，会同这个集中营副长官克卢蒂希发生冲突。桌上放着希姆莱命令集中营撤退的电报。

已责成集中营的主管部门处理撤退事宜。这是一个包含着恐慌的命令。谁逃得了命，就逃命去吧！施瓦尔全权作主。他尽可以巧妙地玩手腕，唯一会从中作梗的，只有那个狂热分子克卢蒂希，因此，施瓦尔必须先与他求得谅解。

施瓦尔尽管不喜欢单独与克卢蒂希在一起，但他还是决定作这样一次谈话。他相信自己的外交手腕。克卢蒂希态度生硬地走进了施瓦尔的办公室。

施瓦尔略带嗔怪地迎接他："亲爱的，您在我背后玩了不少花招吧？"

克卢蒂希注意听着。这种腔调他听来倒还顺耳。他把喉结挪到领子外，露出一副好斗的样子："我对我的行为负完全责任！"

"负责任！——您这样一来，却给我把集中营里的事搞得一团糟。我们现在可折腾不起哟。"克卢蒂希把拳头撑在腰间。这是个危险的姿势！施瓦尔为小心起见退到了写字台后面。"您何苦为一个犹太小杂种如此大动干戈呢？"克卢蒂希的眼睛里射出

恶狠狠的光，他的颧骨在拧动着。他向写字台走了一步。“您听着，司令官。——我们从来不是朋友，到最后也成不了朋友。在这里这么吵吵闹闹的日子也长不了了。这里就咱俩，也没有旁证，我奉劝您：少管我的闲事。”施瓦尔拉长了面孔。一瞬间，他已打算接受这种挑战，可是，他又思忖了起来。

“好的，”他回答，并离开了那张庇护他的写字台，来回踱着。

“现在就我们单独在一起，而且没有旁证。因此，让我们坦率地谈谈。您把我看作是想厚着脸皮巴结美国人的胆小鬼。您错了，亲爱的。我不过不象您那样狂热，而是个现实的政治家罢了……是的，现实的政治家，”他说着猛地转过脸去，对着正欲反驳的克卢蒂希。

施瓦尔拿起那份电报，象作报告似地在空中挥舞着。

“撤退！党卫军帝国司令官的命令！您想违抗这个命令吗？”他窥探地问道。

克卢蒂希原来打算作出的回答，无疑是对上司公开的反叛，所以他强忍着没有吭声。

施瓦尔利用着他的优越地位。

“责成集中营主管部门处理撤退事宜。喏，对不起，指挥权在我手上，不是吗？……”这时，克卢蒂希还是沉默不语，施瓦尔继续向前推进着。

“这是我们两人私下谈谈，上尉，谁还能帮我们的忙？元首？还是党卫军帝国司令官？”施瓦尔尖声笑了。“我们坐在陷阱里。完成英雄壮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过去了！”他又着意地重复了一遍。“现在可是性命攸关呀！”

克卢蒂希想发火，可是施瓦尔讲得正来劲，他无从插嘴。

“我们离开这儿，留下成堆的尸体，这样，我们当然很荣耀，

至死忠诚不渝嘛，可是——我们这样能捞到什么好处？”

“胆小鬼！”克卢蒂希恼怒地暗骂道。

施瓦尔不在乎地微笑着。

“我想活络一下。要是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我会在集中营里纯粹出于好玩来一场打靶游戏。遗憾的是——我们私下这样讲——遗憾的是，这场战争我们打输了，这样情况就变了。”

克卢蒂希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我不干！您听见吗，司令官？我不干！这种可怜的逃跑，这种……这种……”

他的声音有种小号般的刺耳声调，可是这次他对施瓦尔也不起作用了。施瓦尔抬了抬肩膀，挺了挺肚皮，把两臂交叉在胸前。

“啊哈！您想象往常一样砰地一声带上门一走了之。亲爱的，您刚才那番话用扩音器播送出来是何等英勇豪迈！可是，我们不是坐在国家宣传部，而是在埃特斯山上，前线就近在眼前。如果我们开枪，就会有子弹打过来。”

克卢蒂希尖声喊道：“我们反正要开枪！”

施瓦尔不动声色。

“向谁开枪，如果我可以问的话？——向美国人吗？您别让人笑话吧。”

克卢蒂希直挺挺地走过施瓦尔身边，坐到会议桌边一张笨重的皮沙发上。他怒气冲冲却又无计可施。施瓦尔观察着他的对手。

“您到底想干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我认为，这连您自己也不清楚。您想把全集中营的囚犯统统干掉，您想挖出共产党的秘密组织，现在您揪住个犹太小杂种不放，还拚命抓人——您

没有头脑，这就是一切。”

克卢蒂希猛地站了起来，朝施瓦尔嚷道："我想干什么，我自己很清楚！"他手指打着颤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名单，塞给施瓦尔："看这里！"

施瓦尔仔细看了那张纸头，问："这是什么？"

"秘密组织的头头呗！"克卢蒂希尖刻地说。

施瓦尔眼睫毛抬了一抬。

"这倒很有意思……"这可能是个意外的收获，也可能是个讽刺。他注意地念着这些名字。

"人还不少哇。——您怎么弄到手的？"

"通过我'追捕的那个小杂种'！"克卢蒂希挖苦地回答。

施瓦尔并不因此而慌乱。"您打算拿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干掉，司令官！"

"是这样……"施瓦尔只说了声，把两手操在背后，若有所思地来回走着。克卢蒂希等待着，现在要作出决定了！——这个间隔持续了很长时间。施瓦尔考虑得很多，终于他似乎考虑周全了。他在克卢蒂希面前站住。他们对望着。

"您听着，上尉。我不同意您的轻举妄动。——不，请不要打断我，您听我说。事情已经发生到这种地步，我们是要认真对待，不过您的行动过火了，如果我要撤销您的决定，势必在整个集中营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

"弱点？"克卢蒂希气愤地大声非难说。

"是的，"施瓦尔斩钉截铁地回答着，就在这时，他意识到，他比克卢蒂希要略胜一筹。他撂下克卢蒂希，又绕着写字台踱起方步来，每当他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讲的时候，他总喜欢这么做。

“我们谈点别的吧。党卫军帝国司令官的命令我们是要执行的。集中营将要撤退！我们这是私下谈，克卢蒂希，我想坦率地和你谈谈。事态将会如何发展，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我总有一天要向党卫军帝国司令官作出说明，因此，我现在要执行他的命令。或许有一天，我得在美国人面前为自己辩白！我们大家可能都必须如此！”

他在写字台后面停了下来。

“我不怕！”克卢蒂希插话道，并把下颚朝前一撅。

“我知道，”施瓦尔回答，他的脸上又现出那种不知是赞许还是嘲弄的神色。他从写字台后面走到前面，站在克卢蒂希面前，两手搭在胯骨上。

“我妨碍您了。如果照您的意思办，我早就当司令官了。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我得……”

他做了个杀头的动作，戏剧性地迈了几步，又突然扭身朝着克卢蒂希说：“事情不那么简单，您也要……”他又重复了一下那个动作。

施瓦尔坦率地说着，使克卢蒂希无法反驳。

施瓦尔利用了这个机会。“所以我认为，聪明和勇敢不应当对立起来，而应当相辅相成……您懂我的意思吗？……”

“这是不是说，您仁慈地允许我……”

施瓦尔猝然闯入他打开的缺口。他迈着有力的步子走近克卢蒂希，用手指轻轻叩了叩他的胸口。“还有呢！我命令您，别去碰那组织！”

克卢蒂希讲不出话来。他直愣愣地瞪着司令官，从他厚厚的眼镜片上，射出怀疑的光。施瓦尔觉察到这点，似乎猜出了他在想什么。

“不，不，亲爱的，”他说，“背后并没有什么名堂。您别以为，我会对您毫无办法。我的命令，是出于我对目前形势的认识。我不想给您制造困难，也不希望您找我的麻烦。这样彼此都方便。明白吗？”

施瓦尔把名单又念了一遍，最后他问：“您确信这上面的都是头头吗？”

“我确信，”克卢蒂希回答，竭力掩盖自己没有把握的心情。施瓦尔走向写字台，拿起蘸水笔，划掉了名单上面的一个名字，接着把名单又递给了克卢蒂希。

“枪毙！不要引人注意，悄悄地干！”

克卢蒂希以为施瓦尔在名单上签了名，就接过了名单。他发现，司令官把克雷默尔的名字划掉了。

“司令官先生！”他恼火地说道。

“这人我还用得着！”施瓦尔突然停了下来，不容任何反驳，但同时又耸耸肩。“对，我的朋友，就是这么回事。这么多年来我们和集中营的囚犯自治组织相安无事，让他们来管理囚犯。现在，我们离不开他们了。没有一个精明强干的集中营总囚徒长，我就没法安排撤退。”

“可是，司令官！克雷默尔可是最重要的人物呀……”

施瓦尔会心地点点头：“重要得象个将军，是吗？呐，没关系。这样对我们更有利。怎么样能将死一个将军？把他的士干掉。您把别的家伙毙了，您的克雷默尔就会俯首帖耳，听命于我了。您明白了吗？”施瓦尔自以为得计，陶醉于自己的聪明，摆出保护人的姿态，拍拍克卢蒂希的肩膀。

“假如您高兴的话，您可以最后毙掉克雷默尔，我并不反对。可是现在，我还用得着他。”

克卢蒂希只好勉强表示同意了。

党卫军司令部会议已经开始，克卢蒂希坐在办公室的一隅，他感到受了施瓦尔的哄骗，很不痛快。狡猾的施瓦尔把一块肥肉送到他面前，而他居然就赶紧张口吞下了。克卢蒂希猜忌地瞧着司令官。这肥猪似的家伙自命不凡地在装腔作势。施瓦尔手里捏着希姆莱的电报，边看边来回踱着。“命令很清楚，当然要执行罗！”克卢蒂希用锐利的目光观察着与会者，看他们听了施瓦尔的话以后会有什么反应。喝得醉醺醺的魏桑克坐在施瓦尔的写字台旁，目光阴沉地凝视着前方。很显然，他缺少的是烧酒，每当司令部要开会时，司令官就限制他的酒量。

党卫军部队指挥官少校卡姆洛特站在屋子中间，一只腿稍向前伸，把两手交叉在胸前。会议桌跟前坐着劳务队长、后勤队长和司令部的传令官。一大批党卫军区队长，因为军阶较低而站在这些军官的背后。

赖内博特因职位较低，也自认为站在这个圈子里较为合适。

克卢蒂希的目光挨个儿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服从和同意司令官的表情。

这些人全都是胆小鬼！他们似乎把希姆莱的命令看作是大家一道平平安安、悄悄溜走的良机！甚至连赖内博特看上去也象羔羊似的柔顺。

没有人注意克卢蒂希，他们都在凝神倾听司令官的话。

“撤退的时刻取决于我们，我们则必须根据前线局势来作出决定。”施瓦尔以指挥官的风度走近地图，摊开手掠过整个德国南部。“我们就只能向这里突破。”

魏桑克打起呼噜来。施瓦尔演戏般地摊开双臂：“我们再没

有别的路可走了……”

克卢蒂希气急败坏。他想跳起来大声抗议，但是与会者一致赞同司令官的看法，他只得作罢。施瓦尔站在屋子当中，好象要嘲笑克卢蒂希，他说道：“当然，集中营里有个秘密组织。我们不至于愚蠢到忽视这一情况。可是，这毕竟只是一个情况而已。”他转向卡姆洛特：“少校先生，您认为，您的部队果真会受到这个组织的威胁吗？”这少校对这个问题报之以轻蔑的一笑，施瓦尔连忙表示支持道：“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只要向集中营里开上几枪，任何抵抗活动顷刻就会瓦解。只要证明是必要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这一措施的。”这时他引人注意地打住了话头，把手操在背后，仰着头绕着写字台兜起圈子来。他接着说：“现在问题不在这儿。先生们，我对你们各位的安全负有责任。不仅是现在的安全，而且也对你们未来的安全负责。”他特别地强调这句话，自认为肯定得到了大家的赞赏，因为他了解他手下的人。

“是的，也为了未来，”他重复着。“你们是了解我的。”没有人有所表示，大家都不吭声，不让别人猜出自己的心思。施瓦尔认为现在时机已到。他带着明显的得意口吻说：“我们十分感谢党卫军上尉克卢蒂希的巨大努力，我要说，他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清查集中营内秘密组织的头目。他以此举为我们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我已命令他处决这批阴谋分子，我确信，他将十分机智而周密地执行我的命令。”

“下面怎么干？”一直沉默不语的卡姆洛特问道。施瓦尔惊讶不已地扬扬眉毛。“执行党卫军帝国司令官的命令呀。”他答道。卡姆洛特懒洋洋地挪了挪身子。“希姆莱？胡扯！他舒舒服服坐在后方，倒挺会发号施令的。而我却活该和这些匪徒周旋？把这帮家伙统统毙掉，一个也不留。这是我的口号。”

施瓦尔不安地转过身来。“那么美国人来了怎么办呢？”

卡姆洛特百无聊赖地把两手插进裤袋。

“您别胡扯淡了，施瓦尔，在他们到来之前，我早就把这里捣个稀巴烂，远走高飞了。”他粗野地笑了。施瓦尔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他松弛的面颊颤抖着。

突然，他歇斯底里地大喊：“以党卫军帝国司令官的名义，您必须服从我！这儿谁是司令官？”

“谁指挥部队？是您还是我？”卡姆洛特回敬道。

克卢蒂希跃身而起。他几步跳到少校身边，指望得到他的庇护。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迷惘地瞧着施瓦尔，其他人也都站了起来。他们预感到要有热闹看了。但是施瓦尔在这个危险的时刻，并不想把事情闹大，他半开玩笑地问：“怎么，要谋反了吗？”

卡姆洛特并没有这个意思，他并无恶意地回答说：“您可不要胡扯。谋反？荒唐！我只不过不想费力气和这帮流氓打交道罢了。我宁可把所有那些家伙都枪毙了了事。”他坐到会议桌旁的一张皮椅子上，点燃了一支香烟。有了这个强有力的盟友的庇护，克卢蒂希突然感到自己也强大起来。

“枪毙！这也是我的口号，”他兴高采烈地大叫道，并且挑衅地站到了卡姆洛特身旁。

这个小插曲使在座的人无法再保持沉默，于是他们都吵作一团。他们粗野地、杂乱无章地比划着，七嘴八舌地讲了开来。一些最粗鲁的区队长，置他们的最高指挥官施瓦尔于不顾，站到了克卢蒂希一边。

司令官的传令官维蒂希向他们吼叫着，他们也不甘示弱地对他反唇相讥。他们帽子推到了后脑勺，手臂来回挥舞着。过去十分注重的等级差异，给抛到了九霄云外。维蒂希站到施瓦尔前

面护着他，对骚乱的人群喊着："司令官先生，请您下令暂时不准讲话！"

喧哗立即平息下来。

有几个区队长对自己的作为也感到吃惊，甚至在司令官面前摆出了立正姿势。唯一没有参与这一攻讦的是赖内博特。形势的骤变颇使他心动，因为他感觉到，两种敌对的势力正待作一决战，可是他毕竟很出色地控制住了自己。现在，司令官似乎又占了上风。

魏桑克利用出现的寂静，把拳头朝写字台上一敲，恼怒地狂喊着："该死的东西！简直乱弹琴！施瓦尔怎么讲，咱就怎么干！他是俺们的司令官，旁人谁能干得了？"没人听他的。赖内博特眯缝着眼睛想，这出戏还会怎么唱下去呢？卡姆洛特掐灭了烟头，站了起来。对于这场他引起的争端，他很不以为然。这样的吵吵闹闹也有损于他身为一员高级军官的威望。他之所以产生不同看法，并非出于政治上的权衡，而是由于他为了免遭不测，竭力想溜到安全地带去。这样的话，大批的囚犯就成了累赘。美国人关他什么屁事？说到底还是自己最靠得住。他不懂得司令官安的什么心。可他根本无意削弱司令官的指挥权。使他感到纳闷的是，逃跑时为什么不用简单得多的办法，而偏偏还得背上集中营这个沉重的包袱？把集中营里所有的家伙一古脑儿都干掉，再坐进汽车……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选择吗？而且……

"您看见了，大伙儿是怎么想的，"他对施瓦尔讲，"为什么您这么反对开枪呢？"

施瓦尔被逼入窘境，又缩回到写字台后面。

"谁说我不想开枪？如果必要的话，整个集中营在半个小时之内就会给炸毁！"

“那末，您就让它给炸毁好了！”克卢蒂希嚷道。“我们反正要离开，还管它个屁！假如我们要走，也不能让一只布尔什维克猪猡活着！”

区队长们重又喧哗起来。

“枪毙这帮混蛋！”他们叫道。这种意见不一的乱哄哄的局面使得施瓦尔精心策划的计划又面临着告吹的危险。

他跨着僵硬的步子走到了争吵的人群当中。

“我现在命令你们住口！”这个命令的尖锐语气尚未失去其作用，大家立刻安静下来了。施瓦尔满意地断定，他们还是服从他的。这使他又恢复了自信，他蓦地认识到，现在他必须大胆果断地去巩固自已业已动摇了的权威。他气势汹汹地把两只拳头撑在腰间，气虎虎地挨个儿瞧着军官们。在这种僵持的气氛中开口讲话，真够了不起的。施瓦尔重复了他刚才的话：“谁说我不想开枪来着？”这好象是对着靶子的靶心放了一枪。尽管如此，施瓦尔却好象并没有击中靶心。

因此，卡姆洛特立即作出反应。

“司令官！”他的叫喊中，包含了一种过于咄咄逼人的口气。施瓦尔朝他转过身去，两人用目光较量了片刻。

“您能用军官的名誉担保吗？”

“我以名誉担保！”就象卡姆洛特发问那样，施瓦尔也干脆地作了回答。这的确象是两人之间的一次交锋，施瓦尔从在场众人的态度上看出，他击中了靶心。

注意，当心，赖内博特想道，外交家曾经陷入了困境，但是眼下他赢了。

“请大家重新就座。”

施瓦尔等到原先的秩序重新恢复。

甚至连卡姆洛特也坐了下来。

对于这充满期待的寂静，施瓦尔甚为得意。危机过去了。现在他又恢复了司令官的威严和风度，站在魏桑克的身旁。魏桑克摊开两臂，靠在椅背上，脸对着他的司令官，做出一副凶相，并以此而感到骄傲。

施瓦尔走到写字台后面。

“我向您们宣读党卫军帝国司令官的电报。”

他念道：

“鉴于巴顿将军率领的美军第三军对图林根的威胁，我命令：我所管辖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应予撤退。执行该行动的时间，由集中营主管部门考虑决定。集中营司令官单独行使全权指挥。忠于元首。希特勒万岁。党卫军帝国司令官　希姆莱。”

一片沉默。

念得妙极了。施瓦尔把下巴从领子里伸了出来，使人觉得他好象是在用希姆莱的声音讲话。卡姆洛特盯着自己晃动的鞋尖。魏桑克把拳头支在大腿上，身体略向前倾。眨巴着潮湿的狗一般的眼睛。是这么回事儿。喏，这倒挺逗人的。——他这番话对于他的听众无疑发生了作用，施瓦尔充分地加以利用了。

“集中营分批撤退。每天一万五千人。犹太人最先撤，方向霍夫、纽伦堡、慕尼黑。卡姆洛特少校负责分配押送人员！”

“我的党卫队员跟这帮家伙到慕尼黑以后干什么呢？”卡姆洛特问道。施瓦尔的嘴角露出了微笑：“这帮家伙中能有几个到得了慕尼黑，这是您的事，少校。我的任务是，在集中营里不留下死人。”

“啊哈，我懂了，”卡姆洛特嘲讽地说，“您想在美国人面前装个老实人，倒要我去擦屁股。”

"您没懂我的意思，少校，"施瓦尔开导说。"囚犯在去慕尼黑的途中究竟死多少，不要您负责。无论如何，您可并没有从我这儿接到去干掉犯人的命令。要注意，给濒死的人补上一枪，并不是杀人，而应当看作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处置。"

卡姆洛特把两臂交叉在胸前。"狡猾，很狡猾。"

施瓦尔和颜悦色地答道："您是喜欢开枪的哟，少校……"

"那您可以放心，"卡姆洛特嘲笑道。

通过这一番唇枪舌剑，他们彼此有了充分的了解。

"至于行动怎么开始，我保留继续发布命令的权利。自即日起，司令部及党卫军部队应随时作好行动准备，自即刻起，禁止外出并取消休假！"施瓦尔两手搭在胯骨上，抽动一下肩膀，挺了挺肚子。他转过身子，语气亲切地对所有在场的人说道："先生们，我建议你们安排一下个人事务，各位与各位的家属应随时作好出发准备。"

看守给罗泽拿来了一个草垫和一条供过夜的被子。皮皮西躺在牢房唯一的一张床上，他的情况一刻比一刻恶化。罗泽只要还能够和这被拷打的人谈话，他就感到有了依靠和希望。眼下，皮皮西再也不答话了，他的身躯烧得烫人。罗泽可怜巴巴地在角落的草垫上缩成一团。他胆战心惊地眼看着晚间的审讯在步步紧逼过来。恐惧就象身影，蛰伏在他身边，使他萎靡不振。

在分队里，孩子给送到了第六十一号营区的事，并没有十分保密。通过囚徒间的谈话，罗泽也成了知情人。这些情况使他感到厌恶，而且折磨得他恨不得事后也堵上耳朵才好。可是现在太晚了。他蹲在这里，承受着一件与他本来毫不相干的事情的

重负。

夜是清冷的。在涂了石灰的牢房屋顶上，铁窗的栏杆投下的阴影，就象张开的手指头。罗泽不想躺下睡觉。他随时都可能被带走。

罗泽谛听着。外面死一般的寂静，昏暗的牢房里阴森寒冷。

“鲁迪……”

对面没有回答。

“鲁迪……”

罗泽倾听着自己的呼唤。突然，他站了起来，悄悄踮着脚尖向皮皮西走去。皮皮西曲着腿躺着。他的头倒悬在楔形的垫枕上。

要是他现在死了怎么办？——罗泽咽了一口唾沫。

“鲁迪……”

罗泽再也受不了了，他想大叫一声，但是，他又没这个胆量。他很想用拳头狠捶牢门，但是，他又太怯懦。他只是用举起的手挡住了嘴，全身缩成一团。

在他转过身来准备爬回草垫的那一刹那，他呆住了。一把钥匙插进锁孔，无情地打破了寂静。牢门打开了，一支手电筒的光束刺进牢房，冷酷地照在罗泽的脸上。一个值夜班的年轻的冲锋队员走了进来。

“出去！”他用粗暴的拳头把佝偻的罗泽推出了牢门。

在同一时刻，一个模糊不清的身影，悄悄躲在集中营北坡党卫军养猪场的板条房边。这一带还是一片空地，残留着过去山间林区稀稀拉拉的一些树木。在猪场前面，是囚徒辖区的建筑物，在这些建筑物的对面，隔着一条所谓通往管理区的道路，就

是小营。

在板条房庇护下，那个身影待在那儿一动不动。它象是在倾听着。离猪场不远，带电的铁丝网环绕整个集中营。在篱笆上端弯曲的混凝土支柱上，亮着红灯泡。各个岗楼上都站着哨兵。显然，那一动不动的身影在注视着那些哨兵，在目不转睛地观察着那些岗楼。它们有着夜猫子般的眼睛。乌黑的机关枪架在岗楼的胸墙上。那个身影纹丝不动。哨兵裹着大衣，也默默地站在那里，目光扫视着全营。有时，他们也挪挪脚步，这时楼板就在他们的靴子底下嘎嘎作响。——突然，那个身影一猫腰，迅速然而又无声无息地向一棵树桩溜去。他在那里半蹲着歇了片刻，四下张望了一阵，盘算着下一步怎样跳向旁边的另一棵树。当有利的瞬间来临，他只需跳上几步，就可悄然无声地到达那里。那个身影没穿鞋，只穿着长袜子。这是个囚徒。他的动作干练利索得象个杂技演员。此刻他紧贴在树干上，又在等待时机。下面，他得开始最危险的一段路程，越过宽宽的通往管理区的大路，他久久地迟疑着，仔细地观察着岗楼和四周的动静。

他猫下腰，象黄鼠狼般灵巧地越过那条大路，在树木和树桩之间的空地上卧倒。他一动不动地静候了片刻，身体简直和泥土融为一体。然后他越过一棵又一棵树，向小营匍匐前进。他小心地抬起最底下的一道铁丝网，穿了过去。现在，他离开岗楼已够远的了！这样他就能十拿九稳地穿过营棚后面的茅坑以及到处乱堆的废物和垃圾桶，悄悄接近第六十一号营区。他紧贴在营棚的墙壁上，一毫米、一毫米地按下门把手。他把门开得刚刚够他的身体挤进去。

外面没风，他也就省得关门了。他站了一会儿，好让眼睛习惯黑暗。然后，他辨了辨方向，那边是隔间。他向那小隔间蹑手

蹑脚地走了过去。门只是虚掩着，他敏捷地溜了进去。齐得柯夫斯基在铺位上睡觉。他的三个助手睡在地上的草垫上。齐得柯夫斯基打着呼噜，孩子依偎着他的后背睡着了。这囚徒小心地跨过那三个睡着的护理员，一步一步摸索着来到齐得柯夫斯基身边。他小心翼翼地把两手伸到孩子身下，托起了他。他是那样的细心，连孩子都没醒。他带着他的战利品，轻捷得象只猫似地离开隔间，离开了这个营棚。他依旧让门那么虚掩着。

在外面，他若有所思地停留了一会儿。他必须叫醒孩子，免得他给吓着，甚至会叫喊起来。他温柔地摇摇那睡着的孩子。孩子一声惊叫醒了。那囚徒连忙用手捂住他的嘴，说着波兰话安慰孩子并且摇晃着他，把他紧紧搂在怀里。孩子已适应了他身处的那种异乎寻常的环境，现在一旦离开它，他从过去的经历中立即感到有了危险，于是安静了下来。夹杂着浓重俄语腔调的波兰语，使孩子感到安心一些了。他按照那囚徒做给他看的模样，用小小的臂膀紧紧搂住囚徒的脖子。囚徒搂紧孩子，猫下腰，悄然地离开了此地。

还不到一小时，罗泽便比他离开时更加萎靡不振地回到了牢房。那冲锋队员讥笑着这可怜虫。

罗泽没顾得上去看看皮皮西，就悄悄地爬到草垫上，钻进了被子，浑身充满了可怜的自卑感。

床头的电话急促地响了。克卢蒂希从睡梦中惊醒。这是加伊来的电话。他睡眼惺忪地听到加伊那粗嗓门嚷道："喂，你们这些笨蛋。到小营的六十一号营区去抓你们那个犹太小坏蛋吧！"

克卢蒂希一下子清醒过来。

"喂,我说伙计,这情况你是怎么给弄到手的?"

"凭我一点儿小聪明," 电话的另一头哇啦哇啦叫了一声。啪嗒一声,加伊挂上了电话。

克卢蒂希坐在床沿,呆呆地望着前方,把手伸到睡衣底下,神经质地搔了搔胳肢窝。必须立即行动。克卢蒂希急忙披上件制服,直奔集中营。他让门岗通知岗楼上的卫兵,他要进入营区。他带上一个区队长,匆匆把情况告诉了他,然后就直扑第六十一号营区。他冲进板条房,猛地打开手电筒,厉声叫道:"起身!"

几个波兰人从睡梦中惊醒,跳了起来。齐得柯夫斯基本能地把被子向他的铺位旁扔了过去。

克卢蒂希立即觉察了这个动作。他用手电筒把被子掀掉。齐得柯夫斯基和他的助手们望着空荡荡的床,万分惊愕。克卢蒂希对于波兰人此时此刻内心的反应毫无所知,急匆匆地搜查起房间来。他用靴尖把护理员的草垫踢得老远。他害怕传染,所以他不敢用手碰任何东西,而用脚和眼睛四下搜寻着,他什么也没找到,就把面前的波兰人赶进病室,又用电筒到处照着,大声喊道:"全体起身!"

睡在一格一格床铺里的"轻病号"被惊吓得乱作一团,而睡在草垫上的"重病号"则无动于衷地躺着。

克卢蒂希把手电筒的光直打在齐得柯夫斯基的脸上。

"懂德文吗?你这狗东西!"

齐得柯夫斯基点点头:"懂一点。"

"全体必须起身!快,快!说呀!"克卢蒂希挥舞着手臂说道。齐得柯夫斯基用波兰文传达这一命令。病号们从栅格架里涌出来,排好了队。分队里其他国籍的囚徒们也都听懂了这个指示,

从板条隔间里爬了出来。克卢蒂希用手电筒向栅格里照着。

“那边的那些家伙是怎么回事？”随同前来的区队长指着草垫粗暴地斥骂道。

齐得柯夫斯基举手回答：“那是些快死的或已经死掉的……”

克卢蒂希朝齐得柯夫斯基嚷道：“他妈的！把这些废物挪开！”他用靴子踢了踢睡在脚边草垫上的一个病号。这些波兰人就把重病号从草垫上抬起，他们得把那些呻吟着的人在房间的一角里堆起来。克卢蒂希在草垫上踩来踩去，并用靴子踢蹬着，可是他什么也没找到。

他大叫大嚷地把齐得柯夫斯基和护理员们又赶回隔间，对他们喊道：“你们把孩子藏到哪儿去了？交出来，你们这些下流坯！”护理员们被他踢得四下逃散。齐得柯夫斯基对孩子不可思议的失踪仍十分惊奇，他结结巴巴地说：“没有孩子。哪里有什么孩子？”他对克卢蒂希和那区队长毫无畏惧，掀开自己铺位上的毯子和草垫。“哪里有什么孩子？”他大声说着，并且绝望地环顾室内。

克卢蒂希只得作罢。他怒冲冲地嚷着，踢了齐得柯夫斯基一脚。气急败坏地离开了传染病营棚，那区队长紧随其后。

这四个波兰人的眼睛在黑暗里刚适应过来并且相互辨认了出来，他们就彼此会意了。他们急忙收拾病室，把惊慌失措的“轻病号”又打发回隔间里去了，而把“重病号”抬回到草垫上。可是回到他们自己房间里时，他们就张皇失措起来。孩子哪儿去了？发生了什么样的奇迹呀！晚上，齐得柯夫斯基还把孩子带到自己身边，可是现在孩子竟然失踪了！

孩子是不可能离开营棚的。这里一定是发生了上帝显灵的

奇迹。四人不知所措地相对而立，找不到答案。齐得柯夫斯基慢慢地跪了下来，双手合十，低下头，闭上了眼睛念叨说："圣母玛利亚……"

其余三个护理员也仿效他跪了下来。

克卢蒂希就象来的时候那样，又匆匆回到了住所，并立即与加伊通了电话。但是，加伊已经回到原王室马厩内他的私人住宅去了。他还没上床，因为他也在作逃跑的准备。他在他的工作室里把文件分好类，烧毁了成叠的档案和材料。这时，他接到克卢蒂希挂到他私人住所来的电话。"你说什么，"加伊朝话筒高声嚷着，"没找到？"加伊顿时火冒三丈。

"该死的混账！"他啪的一声挂上电话。

皮皮西的身子动弹了一下。他伸直蜷曲着的腿。在他恢复知觉，并逐渐认出他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的这一刹那间，他感到挺惬意。但与此同时，疼痛的感觉又复活了，全身火辣辣的，它要迫使清醒的神志重又陷入昏迷，而皮皮西则竭尽全力来加以抗拒，以使自己保持神志清醒，因为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了。

皮皮西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思维功能。他还能思想，他十分清晰地认识到这点。然而这些思想彼此毫无关联。他觉得喉咙口干得象粘了一张纸似的。可是，这感觉也是他目前身体状况的一个组成部分，皮皮西并不感到需要清凉一下。他长时间一动不动地躺着，好奇地体验着那种疼痛。那时，他躺在地上，那壮得象公牛似的家伙用靴尖狠踢他的臀部和腰部。肾脏肯定出毛病了。好象正是这里火烧火燎似的疼痛。肾脏损伤会致命

吗？皮皮西对此感到惊奇。可是他思潮起伏，……新的思想又浮现出来。还算好，我把枪支……还算及时地……多好呀……要是迟一天……

皮皮西呻吟起来。突然，他想起了罗泽。他还没有给提审？牢房里曾经射进来一束亮光，这事皮皮西还知道，他还听见过有人说话的声音。然后就安静下来了，静了好久。皮皮西吓了一跳。这中间过去多少时间啦？——牢房中的黑暗，象是什么僵死的东西凝滞在他的周围。罗泽在哪里？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皮皮西感到，他的知觉又变得朦胧起来，眼前似乎有一层被雨水淋湿了的玻璃。他感到一阵无名的恐惧！

"奥古斯特！"这个呼唤是一声可怕的呐喊，不过它只是回响在皮皮西的心里，象是回响在一个拱形的地下室内。事实上，从干燥的嘴里吐出的，只不过是一丝痛苦不堪的气息罢了。

半睡半醒的罗泽被惊醒，一骨碌地在草垫上坐起来，吓得直发愣。他谛听着，不知道那呼唤声究竟是听到的还是梦到的。这时，他又听到了有人呼唤他的名字，那声音是那样的微弱和嘶哑，好象它已给肢解成为一个个的字母了。罗泽猛地一下跳到了皮皮西身旁。皮皮西感觉到一丝活力，竭力想从眼前的混沌中挣脱出来。可是他没能如愿。皮皮西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那是在他体内狂奔的血液，还是在他胸腔里激烈跳荡的心脏？他的呼吸变得不稳定起来。

突然，外面过道里响起了急促的跑步声，并且很快逼近过来。钥匙在锁里喀啦一响，屋顶上昏暗的灯泡摇晃起来，加伊擦过开门的冲锋队员身边，冲进牢房，拳头象雨点般落在罗泽身上，罗泽踉跄地退让着，打着趔趄。

"你这猪猡，该死的！你当面骗我呀！"他象推搡一根树枝那

样狠命摇晃着罗泽。各个牢房的犯人都给惊醒了，簇拥在牢房门口。杂物间分队的其他八名囚徒，突然被喧闹声从睡梦中惊醒，心事重重地站在牢门口。

加伊怒不可遏。他把罗泽推来搡去，骂他，揍他，踢他。罗泽象是置身在崩落的雪堆里，挥舞着双手，在紧缩的头上面招架着，一边可怜巴巴地哀号道："我都对您讲了哇，长官先生，别，请别！别的我不知道了呀！"

"哪个人知道？"加伊嚷道，并用雨点般的拳头把罗泽逼到一个角落里。

"别打了，长官先生！皮皮西知道，他什么都知道。我跟这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呀！"

加伊气急败坏地把皮皮西从木床上拽了下来，皮皮西的躯体一动不动地躺着，罗泽怯懦而又恐惧地尖叫着求饶。

手执橡皮棍的冲锋队员吼叫着向罗泽扑去："你还不闭上狗嘴！"

加伊狂叫着，恣意向那动弹不了的人踢去，皮靴踢到哪儿算哪儿。

"说话呀，喂，要不我踩死你！"他发疯似地用皮靴折磨着那已无知觉的躯体。

然而死亡是一种慈悲。它早就向这颗曾经是那样欢乐跳跃的心伸出了庇护的手……

其他牢房的囚徒们紧贴在牢门上。他们听到，那间牢房被锁上了；当急促的脚步声逼近时，他们就连忙躲回牢房。经过这一场可怖的混乱后，夜晚的寂静重新恢复，他们沉重地呼吸着，在黑暗中互相凝视，相对无言。但是他们思潮起伏，不能平静。

一清早，区囚徒长们就聚集在克雷默尔那儿，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并向克雷默尔汇报晨点名时清查在营人数的情况。

“昨天夜里小营出了什么事？”

“据说克卢蒂希到第六十一号营区去了……”

“他是去搜寻孩子的，是吗？”

博霍夫为了能和克雷默尔谈话，特地代替龙基前来汇报人数。他也装得和大家一样很好奇，正利用这种好奇，让克雷默尔去探听一下虚实。

“你到小营去一趟吧，打听打听那儿出了什么事。”

克雷默尔领会了他意在言外的嘱托，为了加以掩饰，他故意嘟哝了几声，做出他对此不感兴趣的样子。其实，他和博霍夫一样心里深感不安和没把握，因为那张连结着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连结着皮皮西和其他的被捕者，连结着第六十一号营区的那四个可怜的波兰人，以及连结着集中营国际委员会和整个地下组织的大网，在过去的一夜里，再次被狠狠地抽动了一下，所有受到这张大网庇护的人，都必须确切地了解，这张网是否有了缺口。

这天早晨，囚徒们象往常一样整队前去点名。巨大的方队象往常一样，前后左右都丁点不差地站得笔直；象往常一样，在赖内博特发出：“按劳动分队列队！”的命令后，巨大的方队就散开来。囚徒们蜂拥着，纷乱地排成大大小小的劳动分队，随着“脱帽”的口令，由武装卫兵把他们押送出大门，或者穿过大操场走向集中营各工场及行政管理部门。

可是，从昨天起，好象从山顶刮下来一股清新的气流，它被成千上万的人吮吸着。远处不知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不知从哪儿，隆隆地驶来了坦克，摇撼着大地，山上成千的人都自认为

感觉到了这种如同地震后的余震一般的摇撼。自从撤退的传说在集中营里传开后，他们迄今为止，只有从被抠烂的地图上才能看得到、从营区扩音器播送的前线战报里所能听得到的，一下子都变成了现实，变成了他们直接参与的现实。

克卢蒂希、赖内博特、劳务队长以及一群党卫军区队长站在集中营铁门外面，两腿岔开，两拳叉腰或搭在背后，默默地让开出集中营的劳动分队的洪流从他们身边列队走过。他们审视地越过囚徒们光秃秃的头颅向前看着，在他们的目光里，隐隐流露出他们内心的思想活动。

劳动分队一列接一列地走过，囚徒们手执囚帽，两臂笔直地紧贴着身体，目光直视队伍的正前方。

在拥挤的人群和无法彼此分辨的条纹囚服的掩护下，队伍里也走着许多秘密抵抗小组的成员。他们紧握锹柄的手指，曾经在某些秘而不宣的夜晚，在屋基底层里握过卡宾枪托，接受军事教官的指导，而现在他们正走过关押着他们军事教官的那所牢房。他们严肃的额头象是盾牌，那后面隐藏着他们的思想。这种思想尽管还是极端秘密的，然而把它们付诸行动的日子却已近在眼前。囚徒们虽然心潮起伏，但两手还是笔直地紧贴着身体。这些人很清楚：当他们行进时，那些打量着他们的眼睛的后面隐藏着怎样的思想。那些思想和他们的思想如同宇宙中的天体一样是相互隔绝、互不相通的，然而，一旦它们相互冲撞起来的话……

啊，布痕瓦尔德，
无论我们有怎样的未来，
我们也不悲叹埋怨，

我们还是要赞美生活，

因为我们终将有获得自由的一天……

象往常一样，今天，这支集中营的歌曲回荡在那些光秃的山顶上，每当各分队出发劳动时，这支歌曲就象一面秘密的旗帜在前头开路。

最后一支劳动分队还没走完，克卢蒂希就领着赖内博特退回了他的值星官办公室。他们不准任何旁人进入。克卢蒂希叹了一口气坐到一张椅子上，思考起他夜里的那次败举。

“那帮坏蛋在我进入小营时，一定已经探听到了风声，”他阴郁地说。“难道我能使用隐身术吗？”

赖内博特把值班登记簿放到桌上。“可能他们也骗过了你的加伊，什么孩子在六十一号营区，根本是瞎扯淡。”

克卢蒂希上身向前一屈，大声质问：“是谁嗾使我去找盖世太保的？”

赖内博特为自己辩护道：“难道我没跟你说过，他们会把那犹太小杂种象踢球似地传来递去，而你却会象只瞎了眼的牧羊狗似地团团转吗？”

他点燃一支香烟。

“按施瓦尔的命令，把名单上的那些家伙都干掉，这样，你好歹算有了点摸得着的东西。”

“那狗东西把我也给哄住了。”克卢蒂希恼火地喃喃抱怨说。“我正帮着他把那些废物悄悄地弄走呢。”

“他倒真不笨，”赖内博特说着，并朝地图走去。他仔细地观察着，把钉在特赖萨那个地方的一颗彩色图钉拔了出来，按在赫斯费尔德的那一点上。他习惯地把两个大拇指塞到纽扣后沿上，

若有所思地用手指轻轻叩着。

接着,他向克卢蒂希转过身去,盯住他。克卢蒂希看着他把图钉移了个地方。赖内博特懒洋洋地坐到桌子后面,岔开两腿,双手撑在桌面上。

“此外,我认为,我们的外交官,也不见得毫无道理……”

克卢蒂希猛地把脑袋向上一扬,脖子都扭痛了。他起身向赖内博特走去,气势汹汹地站在桌前。

“你是想说……”

他们相互注视着。

“啊哈,”克卢蒂希挖苦说,“好一个二号外交家嘛……”

赖内博特讥讽地微笑着。克卢蒂希痛骂他:“是谁不久前还拍着胸脯说:只要我还穿着这套制服……”

赖内博特回答道:“是的,只要……”

克卢蒂希刻毒地翘起下巴,厚厚的眼镜片反射着光。“这么说,勇敢的斗士也要抛弃我罗?”

他用拳头猛敲桌面。“只要我活着,我是什么人,还是什么人!”

赖内博特在烟灰缸里按灭了香烟,文雅而有弹性地站起身来。

“我也一样,上尉先生……不过……”他狡猾地扬起了眉毛,“不过——在不同的条件下。”

这时,他敲了敲地图。“赫斯费尔德——埃尔福特——魏玛……”他向克卢蒂希挖苦地微笑着。“今天是四月二日。我们还有多少天?这么多天?”

他象个变戏法的人在克卢蒂希面前伸开了十个手指。

“还是这么多天?”他收起了右手。

“或者这么多？”他把左手的手指头一个一个地屈了起来。“学学英文，留点儿神，”他已经这样说过一次了，现在又重复了一遍。

“你这刁钻圆滑的家伙，”克卢蒂希不满地说道。

赖内博特笑了，他并不感到受了侮辱。克卢蒂希觉得自己是受到了抛弃，他恨恨地喊道：“那就只剩下我和卡姆洛特了。”

“卡姆洛特？”赖内博特怀疑地歪了歪头。“您可别指望他。他是想尽可能舒舒服服地溜之大吉。”

克卢蒂希绝望地尖叫了一声：“那就剩我一个人好了！”

“为什么呢？”赖内博特故意装作误解了克卢蒂希，问道：

“您想留下来吗？”①

克卢蒂希咬牙切齿地说：“我秘密跟踪这帮家伙已经好几个星期了，现在刚有了点头绪，倒要胆怯地逃跑？”他从口袋里扯出那张名单，走向播音器。

赖内博特愣住了。“你要干什么？”

克卢蒂希舞着名单。“我现在就把这些人抓来，把他们弄到采石场去全部毙掉拉倒！”

“当着众人的面？有三百多囚犯在采石场干活呀，伙计！”

“我不在乎！”克卢蒂希嚷道。

赖内博特从克卢蒂希那里夺走了名单。“执行命令要小心而机智啊，集中营长官先生。”

克卢蒂希嗥叫着：“难道我还得秘密地、偷偷摸摸、轻手轻脚地……”

---

① 此句的“留”和上句的“剩”在德语中为同一动词“bleiben”。赖内博特在这里故意装糊涂。

“完全用不着，”赖内博特回答，在耍小聪明上他要略胜一筹。“事情完全可以公事公办嘛。名单送到各营区办公室，完全公事公办，懂吗，集中营长官先生？名单上所有的囚犯应于明日清晨在二号牌前集合。”

赖内博特眯起眼睛。“释放。You understand, mister?① 口令是回家！然后汽车，警卫，树林，子弹——完结。”

赖内博特把名单放到值班登记簿里。

“要十二分的小心机智，我们的外交家是这么说过的。”

象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克卢蒂希不得不对这毛头小子的滑头甘拜下风，但他却附上一个尖刻的评语：“你和外交家可真是天生一对哟。”

“正好相反，”赖内博特以他特有的圆滑反驳道，“我只是昨天晚上起，才变得聪明一点儿的。”

电话铃响了起来。

是找克卢蒂希的。赖内博特把话筒递给了他。

是加伊打来的电话。赖内博特站在克卢蒂希身旁，所以也能听到从话筒里传出的谈话内容。

加伊不愿再过问孩子的事了。抓去的暴徒中有一个已死在他的手里，其他的废物，他再也不愿留在身边了。

克卢蒂希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

赖内博特从他手里接过话筒，报了身份。

“当然罗，加伊同志，我们来接回这些暴徒，我派车来。那个上了西天的，我们自然也一道接回来，他会在我们这儿给熏上一熏的。”他挂上了电话。

---

① 英语：你明白吗，先生？

"这下我们的人又齐了。还剩下赫费尔和那个叫什么的家伙。你或许把这两人给忘了吧?"

"他们对我们还有什么用处?"克卢蒂希嘟哝道。赖内博特打开门,朝走廊里喊道:

"曼德拉克上士到值星官办公室来!"他的命令通过门卫传达了下去。

山魈走进房间时,赖内博特把一包香烟递给他。

"您认为,还能从赫费尔和那个波兰人嘴里挤出什么油水吗?"

山魈拿了一支香烟夹在耳朵后,从他脸上可见他对这个问题毫无兴趣。

他索然无味地回答:"我只能把他们干掉。"

"我同意,我们不再需要他们了。随您怎么干吧。祝您干得痛快。"

山魈没有血色的嘴角上,浮现出一丝嘲讽。

齐得柯夫斯基还是神思恍惚。当克雷默尔上他那儿去问起孩子的事时,他发誓说,孩子是睡在他身边的,他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孩子睡在他的背后。为了向克雷默尔表演这个奇迹,他把他铺位上的毯子掀了起来,说道:"克卢蒂希把毯子一掀,突然间,孩子就没了。"他激动得嘴唇都颤抖起来。他的眼睛恳求地问道:"孩子到哪儿去了呢?"

克雷默尔尴尬地哼了一声。"哈,我要知道倒好了……可能他在什么地方躲起来了吧?你们到处都找过了吗?"

"都找遍了。"

克雷默尔撮起下嘴唇沉思起来。

“有没有人上你们这儿来过？或者是不是有什么不相干的人上你们营区来闲逛过？”

齐得柯夫斯基摇摇头。

克雷默尔不知道再问什么好了。他自己对于孩子莫名其妙的失踪也无法作出解释。他模糊地预感到，集中营国际委员会插手了这件事……可这个猜测也站不住脚，真这样的话，博霍夫总该知道啊，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急匆匆地让自己来打听孩子的下落了。

克雷默尔在营区里找到了博霍夫，向他汇报查访毫无结果，这时博霍夫也茫然不知所措。孩子就这么失踪了。这事只好这么暂时作罢了。但是究竟是谁在这里面插了一手呢？

使得博霍夫感到不安的，与其说是孩子神秘的失踪，不如说这件事是有人背着集中营国际委员会干的。这可能是这个圈子里的某个同志干的。是谁呢？会不会是那个老是沉不住气的普里布拉？还是那个慢吞吞的胖子范·达伦？或是那个极明事理的波戈尔斯基？也许有谁找到了比屋基底层更好的隐藏地方，那么，他起码也有责任通知一下集中营国际委员会呀。擅自行动是违反纪律的。克雷默尔对克卢蒂希的失败感到高兴，对此博霍夫也并不以为然。

“他打哪儿知道，孩子是在第六十一号营区？”博霍夫粗声粗气地问道。

“孩子不是在那儿待过的嘛，”克雷默尔答道，他那对周围布满细小皱纹的眼睛在微笑着。“你还要唠叨什么破坏纪律吗？——还是高高兴兴吧，你们那不知名的好人儿可是机灵极了。假如克卢蒂希抓住了那个小家伙的话，那可就不堪设想了……”

他挥了下手，意思是："我才不愿朝下想呢"，他怀着友好的幸灾乐祸耸耸肩膀。"现在谁也不知道那小家伙到了哪里。这岂不是很好吗？"他问那沉默寡言的博霍夫，又自己点头作了回答："这样很好。"

博霍夫瞧了瞧克雷默尔，克雷默尔脸上流露出对克卢蒂希失败的得意神色。

可是，事情不只关系到孩子。真该死！这关系到整个链条要被扯断！博霍夫抿紧嘴唇。如果不是波戈尔斯基的话，那么，是谁把它扯断的呢？这个怀疑始终无法消除，博霍夫却又始终无法找到证据。要是别人来干，倒也会干得同样漂亮的。——可是，如果是他自己干的呢？——他被这个想法所吸引，就象在一面镜子里似地观察着自己。他可以对谁去讲吗？对谁也不能讲！他只能把整个链条埋藏在自己心底，让它在沉默的大海之底抛锚淀泊。

破坏纪律吗？

是的，这样做无论过去还是今后都是一种破坏纪律的行为！

然而，博霍夫内心的懊恼发生了变化。他认识到，那沉默的不知名的同志所作的是件好事，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博霍夫还觉得，那位沉默的不知名的同志在伸开手保护着他们所有的人。博霍夫认为，那位战友是不得已才违反纪律的，因为在两种职责的选择中，总是一种较为崇高的和更为迫切的可能性起决定作用。

博霍夫深深吸了一口气。他把手插进口袋，站在门边，久久沉思后，缓步走回营地。

弗尔斯特忧虑地看着山魈朝赖内博特那儿走去。山魈的此

行与他的两个被保护人有关吗？弗尔斯特悄悄地走到他俩的牢房门边，通过窥视孔向里面张望着。

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面向牢门一动不动地站着。尽管赫费尔体力已恢复到又可以站立的程度，但是仍可看出，酷刑是如何在折磨着他。为了能站好，他似乎每分钟都要消耗掉巨大的体力和精力。弗尔斯特从他身体轻微的摇晃上看出了这点。为了加重刑罚，山魈在他俩的脚四周撒了一圈彩色的粉末。要是从粉末的形状上看出他们的双脚移动过，那他们就要遭殃了！他就要毫不留情地把他们痛打一顿，还要一连几天不给他们吃的——这是更加可怕的。

弗尔斯特关上了窥视孔，他知道，如果他俩确信没有人在看着他们，他们就会小心地彼此倚靠着，好相互支撑一下。弗尔斯特不能跟他们打个招呼鼓鼓劲，因为过道对面的几个牢房里，有几个党卫队员正在被关禁闭。弗尔斯特对他们不能不怀有戒心。

他们在赖内博特的房间里商量着什么呢？

山魈回来以后，弗尔斯特怀疑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走进房间，在里面待了好一会儿。弗尔斯特考虑再三，直等到山魈回来后才去打扫监牢的过道，这样便能更好地盯住他。现在这个牢房役工正在赫费尔的牢房附近扫着地。山魈从房间里走了出来，手里摆弄着两根打着活结的粗绳。

弗尔斯特惊骇得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他脸上若无其事，内心却高度警惕地继续干他的活。

山魈走进了牢房。弗尔斯特边扫地边倾听着。山魈绕着两个囚犯转了一圈，仔细查看着撒在地上的彩色粉末，没找到什么岔子。

他用麻绳抽打着靴尖，绕着两人走了一圈，最后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克罗平斯基露出惊骇的表情，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断地咽口水，竭力压制着自己的激动。山魈以一种局外人的冷漠样子，仔细研究着这个波兰人的面孔。赫费尔的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老虎钳夹过的太阳穴针刺般的疼痛，动脉也火辣辣的，并在搏动着。他也看到了绳子打的活结。双膝好象就要支持不住了。

在他的头脑里，残酷地、就如同用冰冷的字体写着："现在我要死了！"在随着这个不祥的人带进牢房来的砭人肌肤的寒冷中，赫费尔战栗了。山魈无言地观察赫费尔好大一会儿。他想着"如果我把绳子套上他的脖子，他会反抗吗？"突然，他开了腔。他所讲的真是古怪到了极点。

"希特勒，"他说道，"算个毬。他给我们把这一仗打输了。过不了几天美国人就要到这里了。"这时，他无声地笑了，脸上却没有一丝笑的痕迹。

"你们对美国人是怎么想的——不关我的事。在这囚牢里我会把所有的人都干掉的。——最后轮到你们两个，"他讲的似乎已经太多了。他默不作声地把绳结套到两人头上，并且抽紧，就象人们系领带那样。

"你们就这样套着吧，一直套到最后。在我离开前五分钟，我上这儿来——喀嚓……"他做了一个杀人的手势，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一声音。他又沉默了，鉴赏着这两个用绳索装饰着的人，但一边又感到想说些什么。

"假如你们先就上吊，那我还要踢踢你们的屁股呢，因为你们没让我最后取一下乐。"此外，他就没再说什么了。

就象他走进牢房时那样，他又慢悠悠地离开了牢房。到了外

面，他从耳朵后面拿下那支香烟，点着抽了起来。他不在意地望了望那牢房役工，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弗尔斯特把堆拢的垃圾扫进畚箕，倒进过道角落的垃圾箱。

牢房里的这俩人默默地度过了这段令人心惊胆战的时间，山魈离开后很久，他们还没有摆脱这段经历的强烈震撼。渐渐地，赫费尔身上的血液似乎开始流动起来，他感到那种遏制了一切生命功能的可怕的思想已经解体、消失，这是十分惬意的。现在，赫费尔又重新意识到他在呼吸，他如释重负地吸进一口牢房的臭气，就象是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似的。

"兄弟……"站在赫费尔后面的克罗平斯基轻轻呼唤着。

这简单的话语直达赫费尔的心坎，他不能回答，但是感激地把手伸到后面，波兰人搂住了这只手。顿时，一种生命的感觉，象一股暖流涌遍了两人的全身，此时他们的沉默要比所有的话语更伟大。

将近中午时分，赖内博特通过集中营扩音器命令办公室的囚徒组长上他那儿去。赖内博特把那名单交给了他。

"这些人明天一早在二号牌那里集队。脚要洗干净，明白了吗？别让人说我们，把人家不干不净地打发回家。"

是释放吗？

多少年来，从未释放过政治犯。囚徒组长回到办公室，仔细研究起名单来。名单上列有区囚徒长、囚徒组长和其他集中营囚徒干部四十六个人的姓名，全都是在集中营呆过多年的、可靠的、在营里知名的囚徒。他也看到了他自己和集中营副总囚徒长普罗尔的名字。

这里有些蹊跷。

这组长去找克雷默尔，普罗尔也正好在那儿。克雷默尔读完名单大笑起来。

“释放?偏偏是这么一大帮，而且是在撤退前夕?分明是这帮强盗在捣什么鬼!”他粗声粗气地叱骂道。“该死的告密!”

“我得公布上二号牌集合的有关人员的名单，我该怎么办呢?”囚徒组长问道。普罗尔产生了一种预感:“他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干掉?”

他意味深长地看着克雷默尔。克雷默尔虽然也有这样的想法，但他并不想对此表示赞同。

“你先等等，”他模棱两可地说道，“在接到我的指示以前，你什么也不要干，”他又转向囚徒组长。“把这些名字给我念一遍，我记下来。”

他万分激动，写字时手都在打颤。突然间他清楚地意识到，毋庸置疑，这四十六人将被枪毙掉，但是，为什么他不在名单上?上头的那帮人可一向认为他就是领导人物呀!难道这四十六个人属于集中营国际委员会吗?博霍夫必须知道这件事，现在就得找他谈。克雷默尔到营区去找他。

这个时机很有利，值勤员们正好拎着空饭桶在去厨房的半路上，而对于龙基他们没有必要隐瞒什么。

“我想看看你们床铺结构，”克雷默尔说道，“赫伯特，跟我一起到宿舍里去一下。”这是个借口。如果党卫军区队长意外地出现，这可以用来解释克雷默尔为什么在这儿。在宿舍里，克雷默尔三言两语地向博霍夫交待了事情的原委，并把抄下的名单递给了他。博霍夫默念着。

“里面有你们的人吗?”克雷默尔问道。博霍夫摇了摇头。“一个也没有。”

“那好，”克雷默尔放心地说。他们缓步走到宿舍的尽头，克雷默尔打量着那一排排的床铺。“现在怎么办？——他们会被弄死的，这很清楚。”

克雷默尔把一床毯子抹抹平。博霍夫心事重重地吸了一口气。现在，在一系列危险的链条上，又加上了新的一环。——是谁告发了这四十六个人？这是从哪个渠道传出来的？是克卢蒂希——赖内博特——还是茨魏林呢？

也许是杂物间的那个奸细……

“现在怎么办，说呀，”克雷默尔催促着。他们站住了。

“是的，现在怎么办？”博霍夫叹息道。他手中的那张纸头要求他在有限的几小时内作出可能自从他被囚禁那么多年以来还从未作出过的决定。到明天一早，也许就已经太晚了。现在他必须找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一下。可是怎么通知他们呢？国际委员会必须在这一小时以内碰头。而且也不能在屋基底层，那里只有当天黑以后才是安全的。

博霍夫揉着额头，思考在折磨他。“我必须和同志们商量一下，现在，马上，”他说道。“我们必须利用空袭警报，旁的办法都行不通了。”

几星期以来，不早不晚正当中午时分，美军的轰炸机群就飞入图林根、萨克森及勃兰登堡地区。它们掠过集中营上空是那样地准时，简直可以用它们来对时。在阳光照射下，鸟儿似的机群在空中闪闪发光，它们那低沉而宏亮的吼声，给人以危在旦夕之感。因此每天都有警报。劳动分队已养成了习惯，随时作好迅速撤回营区的准备，当警报还在嘶鸣的时候，他们已经跑过点名的大操场。要不了几分钟，集中营就象给扫帚扫过了似的一干二净。只有哨兵还站在岗楼上，向天空张望着。常常要过上几

小时，警报才会解除。

然后集中营重又活跃起来。

博霍夫象是要了结一件什么事似的。他看看克雷默尔。"你得帮我个忙。——本来，我是不可以把同志们的姓名泄露出来的，但是……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克雷默尔感觉到，这时博霍夫是多么地为难，就说道："别担心，我不会记住那些名字的。我理解你，同志们也会理解你的。这是生命攸关的呀！"

博霍夫感激地朝克雷默尔点点头。

"那么听着。我马上到管理区去跟那里的囚徒组长商量商量，他知道详细情况。他得给我们腾出个没人打扰的地方，然后，我再通知你，你必须替我……你看，是这么回事……喏，你必须替我到浴室去一趟——我不能在那里露面。"

"你尽管说就是了，要我通知谁呢？"

"波戈尔斯基。"博霍夫轻轻说出了这个名字。"跟他讲，放警报时，叫他不要回营区去，直接到管理区来。"

"好的，"克雷默尔点点头。

"那么，我们怎么通气，我好把碰头地点通知你呢？"博霍夫考虑一下后说道："十分钟以后，在我们营区附近通往管理区的路上碰头。"

克雷默尔同意了。

里约芒在放警报时必须留在外面望风，所以不能参加碰头会了。范·达伦很容易通知到，柯地切克和普里布拉可以在半路上把他们截住。

博霍夫从管理区那边过来，走向他自己的营区时，克雷默尔

已经迎上前去。他们简短地致意后就挨在一块儿站住了脚。

"OP 二号，"博霍夫悄悄地说，克雷默尔点点头，然后两人就分道扬镳。OP二号意思是二号手术室，因为它位于多年前建造的管理区扩展建筑物的楼上，所以放警报时是无人光顾的。

空袭警报准时地、几乎一分不差地嚎叫起来。点名的大操场和营区的道路上又出现了通常的纷乱。

博霍夫站在原地，留神地注意着柯地切克和普里布拉。当他们一道朝自己的营区跑来时，他拦住了他们。

"跟我来，"博霍夫悄悄对他们说。

"出什么事了？"

"跟我来，"博霍夫暗示一下就疾步走开了。

两人愣了一下，然后就快步跟在博霍夫后面，混在蜂拥的囚徒人群中，沿着管理区的路朝下走去。

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同志还从未象今天这样迫不及待地聚集在一起，情况万分紧急！

格洛高攻下了！托伊托堡森林里的特克伦堡的两侧在激烈交战。盟军成功地向赫尔福德方向进行了突破。在瓦尔堡和在韦拉河一带，据说他们已推进到爱森纳赫以北……如果柯地切克和普里布拉带来的消息确实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枪杀四十六人正是撤退的前奏。而撤退则是随时都可能的。

突然，汽笛哀鸣起来，再次响起了警报。同志们挤在手术室的一个角落，屏息静听着外面的动静。飞机马达低沉的轰鸣掠过寂静的集中营的上空。这下子准是一次大轰炸。没有一个人讲话。

波戈尔斯基端详着他们深沉的、毫无表情的面孔。博霍夫用两只拳头撑住脑袋，直瞪着前方；范·达伦头靠着墙壁，他的

思想象光圈似地显映在他宽阔的脸膛上。

普里布拉的眼睛严厉而呆滞，他的嘴执拗地闭着。柯地切克感到了波戈尔斯基游移的目光，垂下了眼睛。大家都这么默不作声是为什么？波戈尔斯基瞧瞧博霍夫，他也没言语。

轰炸机群的轰鸣在远方消逝了。呼啸而下的炸弹掀起了气浪，在城里不知什么地方的屋宇之间发出嘎啦嘎啦、噼噼啪啪的声音，爆炸的橙黄色烈焰缓缓地腾空而起，破碎的、炸裂的东西夹杂着冰雹般的石块向地面倾泻而下。

在某个地方，在远离集中营的某个地方，复仇女神向嘶喊着的东奔西跑的人们怒号、狂叫。

但是在这儿，在低矮的营棚之上，在手术室的一隅，蹲坐着一小堆人，命运把那四十六个人推到了他们这几个人和集中营的五万人的中间，这四十六个人在诱惑蹲在角落里的这五个人，就如同当基督在山上时前来诱惑他的那个魔鬼一样。如果这四十六个人明天一早死去的话，那么……

波戈尔斯基不再等别人开口了，他打破沉默说出他们大家心里所想到的：如果明天一早这四十六人被枪杀了的话，他说，那么，所谓的集中营国际委员会就被枪杀了！

然后，他接下去说，法西斯分子就会以为，秘密组织的首要分子已经剪除，可以放手撤退了。可是同志们，我们还在，我们的组织并非没有领导了。我们可以拯救人们，拯救许多人，因为这四十六人是为我们而牺牲的，为我们，也是为了五万人！

这样不好吗？

范·达伦扬起眉毛，柯地切克又垂下了目光，普里布拉咒骂着，这么一声不响地蹲着，他可受不了，因为他不能站起来，免得让窗外看见，他烦躁地扭过来又扭过去。

“不，”突然博霍夫说道，眼睛直瞪着波戈尔斯基的脸。这一声“不”字，象一把钥匙送进了大家的心田。普里布拉准是有很多话要讲，但他只会用波兰文重复着德文的“不”字：“Nje！Nje！Nje！”他热烈地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此刻，波戈尔斯基也靠着墙，闭上了眼睛，他精疲力竭，但如释重负。

博霍夫开始讲起别的事来。

“同志们，”他说，“孩子给我们带来了灾难。现在，孩子无影无踪。谁把他带走的？这只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人干的。这是个波兰孩子，是你干的吗，约瑟夫？”他问普里布拉。那年轻的波兰人惊骇地举起手臂。“我干的？——我自己还在问，孩子在哪儿呢！”

“是你吗，列昂尼德？”

波戈尔斯基张开眼睛，用令人信服的声音说道：“我没有把孩子带走。”

范·达伦和柯地切克也作出了同样的保证。博霍夫听得出，大家讲的都是真话。于是怀疑就落到缺席的里约芒身上。可是，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博霍夫，都认为，这不可能是那法国人干的。博霍夫沮丧地举起了双手。“喏，好吧，可能是克雷默尔躲在一边儿干的。不管孩子藏在哪儿，不管是什么人干的，反正孩子是离开了，不见了，走了。——我得对你们说点儿事。”博霍夫把手放在胸前。“我心里起了不少变化。我的心，同志们……”他强令自己作一番剖白。

“当我被押送到这儿来时，我就把我的心连同我的衣物一道在杂物存放间交出去了。在我看来，那是个无用而危险的玩意儿，在这里是用不着它的。我认为，心只能使人变得无力和软弱，我绝不想原谅赫费尔，当他……”博霍夫停下来沉思着。“我是集中营国际委员会德国同志的代表，此外，我又是国际抵抗小组

的军事负责人。你们用这一职务对我表示褒奖。我是个好同志，是吗？我是个坏同志！”

当别的人不同意他的自我表白时，他举起双手来申辩。

“我必须对你们讲，你们必须知道这点！你们必须知道，我这人很高傲，我对于我的理智的优越过于自负了。实际上这是傲慢和无情，这是没有头脑的无情！自从孩子来到营里，愈来愈多的人用他们的心筑成一道卫护这幼小生命的壁垒……赫费尔、克罗平斯基、克雷默尔、皮皮西和他的伙伴们，还有在六十一号营区的波兰护理员们，你们自己，以及还有那个不知名的人……自从通过他们发生了这一切以后，同志们，无论克卢蒂希还是赖内博特，都无法突破这道壁垒。打那以后，我知道了我是个坏同志；我知道了，我们在屈辱中是多么伟大；我知道了，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要比死亡更强大。”

博霍夫的自我表白结束了。所有的人都深受感动，沉默不语。——波戈尔斯基的头垂在胸前，坐在那儿象是睡着了。普里布拉心潮激荡，他跪着挪到博霍夫身边，他搂着他，趴在他肩膀上哭了。博霍夫也把这个年轻的波兰人紧抱在胸前。外面死一般的寂静。警报声仍在营里回荡。

博霍夫推开普里布拉，又变得冷静和理智起来。“我们得作出决定，”他说。“在我们作出决议以前，我们要全盘仔细考虑一下。——有没有拯救四十六个伙伴的可能呢？——列昂尼德，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波戈尔斯基如梦初醒似地抬起头来。“我就是这么想的，”他简单地答道。“我不得不深入到我们的内心，在那里，勇气和人性已被我们所埋葬。四十六个伙伴不应当死去。应当活着！或者和我们一块儿去死。我是这么想的。”

范·达伦承认："我也这样想过，要是他们死去的话，那么……"他没说完这句话，默默地朝波戈尔斯基点点头，然后继续坚定地说道："我们要把这四十六位伙伴置于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保护之下！把他们藏起来！我们可以把他们当中的好些人藏在管理区内。其他的人可以躲在营区里。可以隐藏的地方多得很。"

"那么以后呢？以后会怎么样呢？"柯地切克问道。他这样问并非出于害怕，而是出于忧虑，可是普里布拉误解了他的话。

"你要当胆小鬼吗？"他嚷道。

博霍夫搂住这个波兰人的肩膀。

"年轻的波兰同志，难道我们小心一点，就一定是胆小吗？——是的，同志们，集中营国际委员会来保护这四十六人！我们决不交出他们！"

"我可以把他们当中的十个人，藏在营部管理区里，"范·达伦担保说，"我们给他们打针，让他们发烧，这样，他们混在病人当中就不会显眼了。"

"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四十六人都藏在屋基底层里？"柯地切克问道。"那里地方大得很。"

"Njet，"波戈尔斯基反驳说。沙子成堆，他说道，就可以一锹铲尽。相反地，必须把沙子摊开，才能不为人注意。在这些等候处死的人当中，他至多只想把其中的两人，按照范·达伦建议的方式，安排在营部管理区里，其余的人必须分散到营区去。

"要是他们还是找出其中的某个人呢？"发问的又是柯地切克。难道应当让他束手待毙吗？这个问题象个巨大的岩石横亘在他们面前。

"我们一个也不交出去，"博霍夫斩钉截铁地说道，"迄今为

止，我们总是绕开危险走。这是不错的，很好。我们曾经是很善于运用机智和灵活，依靠偶然和运气去化险为夷。这么多年来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是用动物的狡猾去维护和捍卫我们作为人的生存。我们不得不经常把人性深深地隐藏在心中。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不是吗？现在我们在走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程，不是自由就是死亡！这个问题再也不能回避了。我们不再是作为囚徒离开此地！从此刻起，我们要做人了！从现在起直到永远，直到最后一段路程的终点。作为囚徒，是可以绕过危险走的。作为人，只有一条路，这条路是笔直的，然而道路当中有危险！这是我们的决心和我们的骄傲。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同志们！哪怕他们只找到一个人，那么，也要保卫他，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器！这就是决定！不久起义就要开始了。自由或是死亡！自从斯巴达克思以来，历史不止一次地证实了人的骄傲与伟大。——我们决定起义了！"

博霍夫把手伸向前。

在一片寂静中，大家的手互相紧握着，彼此注视着，他们的脸上闪动着那种从现在开始焕然一新的生命的曙光。

会议决定，向抵抗小组的领导人发出二级警报，在营区里设立岗哨，武器的隐藏处均应由所规定的集中营自卫队成员掌握；还决定，即刻起直至晚间，必须落实好四十六人的藏身之地，并作好准备。——从此刻起，整个地下组织必须背着全集中营埋伏以待，每分钟都必须作好行动的准备。但是也决定，只有当迫不得已时，才开始进行斗争。为了尽可能地拯救人，应设法推迟撤退。

每拖延一天和一个小时，都可能意味着增加一分有利的因素，前线愈益逼近了。

“我还要向你们提个建议，”博霍夫说。“我们把发布命令的权力集中到瓦尔特·克雷默尔一人身上。所有的渠道都汇集到他那里。可以预料，即将到来的撤退，即使不会取消，也会打乱集中营内的正常秩序。因此，对于作为集中营国际委员会唯一与克雷默尔发生直接联系的我，应给予更多的行动自由。”

同志们同意了他的建议。

克雷默尔不安地期待着解除警报。过了两小时，汽笛才鸣叫起来，他立刻沿通往管理区的小路快步走去，以便迎上博霍夫。

当他截住他时，他问道:“怎么样?”他们一块儿沿管理区的小路往回走,压低嗓门,不引人注目地交谈着。

“今天晚上以前,这四十六人必须全部躲藏起来。他们当中不得有任何人到二号牌去集合。”

克雷默尔料到不会有什么别的决定。

“把他们藏在哪里呢?”他只是问。

“哪里有安全的藏身之处,就藏到哪里,”博霍夫回答,“藏到浴室的煤窖里去,藏到厨房的土豆窖里去,藏到板条箱里或木板隔间里去!堆上煤,盖上土豆!我们可以把他们藏到营区的屋基底层里去。让他们爬进下水道的排水沟里去，让他们消失在小营的马厩里，给他们些假号码。他们应当和那边的人穿上一样破破烂烂的衣服。”

博霍夫做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手势。“到处都藏,你懂吗?晚点名后到天黑时,一切都要办妥。四十六人中有谁自己能想出办法的话,也行。”

克雷默尔一言不发地听着，他喘着粗气。这件事可不容易。

“那么，要是他们找到了其中的哪个人怎么办？”他问道。

博霍夫停住了脚。“听着，瓦尔特……”他现在说话声音更加嘶哑。克雷默尔极其严肃地听取了这个决定命运的决议。这个决议并没有使他感到意外，只不过证实了形势发展的必然性。

当博霍夫告诉他，从现在起，他成了集中营国际委员会和集中营的直接联络环节时，他只是点了点头。他们又走了起来。

“是你把孩子弄走的吗？”博霍夫突然问道。“如果是你的话，就对我说了吧。”

这个问题使克雷默尔吃了一惊，他还以为孩子失踪的幕后策划者是国际委员会呢？

“不是我，”因而他只回答了一声，然后又补充说：“我早就该对你讲的，坦率而诚恳地讲清楚。”

博霍夫只好相信他了。

“怎么回事？”对博霍夫所提的问题，克雷默尔这才恍然大悟，他惊惧地问道。“你……你们当真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吗？”

博霍夫摇摇头，疲倦地笑了笑。

刚到傍晚，离晚点名还不到一小时就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赖内博特懒洋洋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全营：“集中营总囚徒长听着！全体区囚徒长在大门口集合！跑步集合！”播送这一通知时，好些区囚徒长正聚在克雷默尔的房间里。克雷默尔让他们来是讨论隐蔽那些受威胁的同志的事。在博霍夫的营区里，列在名单上的龙基正在和博霍夫一道，抽去桌子下面的地板木条，以便在屋基底层里为龙基安排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

现在，当他们听到赖内博特的声音，立刻竖起了耳朵。各处

的囚徒们都在倾听着，在营区里，在集中营工场里……

通知还在重复着。

被叫到的人从各营区急忙跑来，聚集在克雷默尔房间前的办公室旁，周围站满了这个时候正好在营里的好奇的囚徒们。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区囚徒长们要到大门那儿去？撤退吗？今天就撤退还是明天？……

克雷默尔和其他的区囚徒长们从屋里走了出来，他们排好了队。

"伙伴们，"克雷默尔大声说道，"象往常一样保持安静、遵守秩序和纪律，你们明白吗？"

克卢蒂希站在赖内博特屋子里的窗户边，看见这支队伍沿操场走过来。

"简直是胡闹，"他喃喃地说。

"外交手腕，真有一手，"赖内博特嘲讽着集中营司令官。

克卢蒂希猛地从窗边转过身来，咒骂司令官是个"狗屁东西"，区囚徒长们正是根据他的命令才排队集合的。

"是'聪明的狗屁东西'，"赖内博特纠正他说，满脸挖苦的神色。

"我可不听这场吵闹了，"克卢蒂希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话就想离开房间。

"他也不希望你在场，你只会碍他的事。"赖内博特恶狠狠地笑了起来。"这叫各得其所。明天早晨，可有你感兴趣的把戏。"他意味深长地钩起食指。

克卢蒂希生气地在身后摔上了门。

区囚徒长们在门边等候着。党卫队员一个也不露面，赖

内博特也不来。克雷默尔观察着大铁门前的路。他看见克卢蒂希跨着大步沿着那条路走去，并且在司令官办公楼后面消失了。值班的党卫军区队长在窗户边荡来荡去。

一辆遮着帆布篷的载重汽车沿着道路驶来，在大门口停了下来。最先下车的是几个党卫队员，他们后面跟着一些囚徒。克雷默尔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区囚徒长们紧张地向大门外望去，这些人可不就是……

克雷默尔的心开始激烈地跳动起来。这些人是被抓去的杂物存放间的囚徒。党卫军区队长把他们接受了下来。赖内博特出现了，他想把这批囚徒攫为己有。就在这时，施瓦尔在魏桑克和传令官维蒂希的陪同下从他的办公楼里走了出来，并向大门口走去。赖内博特再也没时间去过问囚徒了，他让他们在门口的高墙边排好队，向着司令官迎去。

施瓦尔在囚徒面前停了下来。

“这里是怎么回事？”

赖内博特报告说：“按照党卫军上尉克卢蒂希的命令，九名囚犯和一名死者从魏玛盖世太保处返回集中营。”

“啊，”施瓦尔发生了兴趣。他仔细看着那些囚徒，他们身旁放着一个用毯子裹着的东西。

克雷默尔的心几乎要窒息了，来人中，他没看见皮皮西……可是哪儿躺着个死人……

施瓦尔对囚徒们说起话来。他说得十分清楚，连这边的区囚徒长们都听得出来。

“感谢你们的造物主吧，你们落到我的手里，”他转向赖内博特。“把这些人释放回营！”赖内博特啪地并拢脚跟。那区队长打开了大门。囚徒们经过克雷默尔和区囚徒长们身旁跑过大操场。

那死人留在了大墙根下。

这件事使得克雷默尔甚是迷惑不解，但是司令官已经穿过了大门，克雷默尔必须履行他那一套麻烦的职责。“全体区囚徒长，立正！脱帽！”他发出口令。施瓦尔挥挥手说：“稍息！”

赖内博特退居后面，把拇指塞在纽扣后沿，手指轻轻敲着。

施瓦尔来回走了几步，然后停了下来。他两只拳头撑在腰间，挺起肚皮，正了正肩膀。

“我把这些人释放回营了，你们看见了吗？”他这时盯住克雷默尔。克雷默尔答道：“是的。”

“这样，你们再也不会出什么事了。你们明白吗？”克雷默尔又必须回答。

施瓦尔姿态优美地站在魏桑克和维蒂希中间。“你们压根儿再也不会出什么事了。我以军官的名义向你们担保，集中营不撤退了。我要呆到最后。如果盟军到来时我还活着的话，我要按照规定移交集中营。”他停顿片刻，用目光扫视着这一小群人。

“你们全都听明白了吗？”区囚徒长们含糊其辞地回答：“明白了，”沉浊的声音就象是只口袋落到了地上。

施瓦尔煞有介事地走来走去。“外国电台报道说，自从我就任司令官以来，布痕瓦尔德的情况已有所改善。舆论界能对此有所了解，我感到甚为满意。今后几天将会发生什么，我们还不得而知。你们完全有权把我对你们说的话转告给营区里你们下面的人，并且你们可以相信我的保证，这样，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们都能使他们保持镇静和有条不紊。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命令我，将囚徒作为清理分队成员派遣到周围地区，囚徒们应获有公民的全部供应，在遇有空袭时，得进入安全的避弹壕内，并且一俟其任务完成，即返回营内。我期望着，囚徒们将尽他们的职责。”

他在人群面前站住，逐个儿地打量着区囚徒长们，他要讲的似乎都讲了。“总囚徒长，叫他们解散。”

克雷默尔向队伍转过身去发口令，他脸上毫不动声色。

“戴帽！全体向后转！齐步走！”

他走在队伍最后，胸口象套了个铁箍似地透不过气来。皮皮西躺在那边……

施瓦尔目送着那些离去的囚徒们。他边走边向赖内博特问道：“您意下如何？”

赖内博特敬着礼说：“我佩服您外交上的明智，司令官先生！”

施瓦尔把下颚从衣领里伸了出来。跟在司令官后面的魏桑克走经赖内博特时，朝他肚皮上捣了一下说道：“这真不赖，你说呢？”

赖内博特冷笑着。

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可以清楚地听到外面在讲些什么。几天以来，山魈就让他们站在牢房里。一大早就站起，要到晚点名以后，他们才准许躺下来。然后他们俩就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爬到一块儿去。可是，夜里的寒冷使他们无法入睡。他们由于长久的饥饿而虚弱不堪；备受酷刑折磨的肢体，更使他们痛苦难言，他们就这样半睡半醒地熬过漫漫长夜，直到清晨五点钟，山魈又拽开牢门为止。

然后，在暗牢的走廊和盥洗间里，就开始了一场混乱。在三分钟内，囚牢里所有的囚徒都得脱衣，洗澡，再穿上衣服，打扫牢房，倒便桶等等。他们的身躯象患了神经抽搐症似地擦来碰去，囚徒们就如同恶魔缠身，急匆匆地跑来跑去，悄然无声地活象幽

灵一般，只有鞋子发出巴哒巴哒的声音。在这地狱般的盥洗间里，你挤我搡，一片混乱。山魈站在那里，用四角形的皮鞭向疾步跑回牢房的人们抽打着。在牢房里，他们心急慌忙地套上衬衫，把衬衫塞进裤腰，又赶紧穿上外衣，以便挤出时间打扫牢房。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可以不必卷入这场骚乱，这可真是万幸。他们不必洗澡，不必去倒便桶。所谓便桶，不过是只凹凸不平的果酱桶，它放在牢房的一个角落里，因为好些天没倒，里面的东西满了出来，空气里充满了臭气。现在，他们俩已经又站了一整天了。在这一天当中，山魈已经两次把所有的囚徒赶出牢房，让他们反复做跳跃和蹲踞的动作，直到他们精疲力竭为止。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自己在备受熬煎，因而无暇顾及外面发生的一切。他们迟钝、麻木地感到走廊里一片纷乱，听到山魈的鞭打声和那些精疲力竭的囚徒的呜咽声和呻吟声。他们感官的接受能力已达到了极限。只要山魈还在外面嚎叫，他们就能确信，他没有在窥视孔里监视。因而他们就小心翼翼地把肩膀靠在一起，好相互支撑一下。外面一旦安静下来，他们就只好相互分开，他们已经站了很久。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力气渐渐耗尽。他们累得背上象刀割似地疼痛。赫费尔不得不一再地给自己鼓劲，否则他会重新失去知觉的。

他费劲地呻吟着，已经没有精力再去思考什么了。克罗平斯基自己也已疲惫不堪，使出了最后一点气力，想安慰安慰他。

“马上要晚点名了，我们就可以睡觉了。睡很久，好好地睡。”赫费尔已经再也听不进这些安慰的话，他越来越支撑不住了。

“我完了，”他呻吟着，“我要上吊……这样下去没有指望了……”克罗平斯基吓呆了，他恳求说：“别这样，兄弟，别这样。还有一会儿，马上就要晚点名了。”赫费尔呻吟着。他的头低垂

着，枯竭了的血液仿佛在血管里隐隐作痛，身体在摇晃着，颤抖着。突然，克罗平斯基轻声说道："你听！外面！什么人在说话？"赫费尔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他抬起头，听到了口令声。这是克雷默尔的声音……自从他给关进囚牢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他从集中营的难友们的共同生活中被拽了出来，一个人给撂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中，现在他吮吸着这种熟悉的乡音。赫费尔怀着满腔的热情，贪恋地倾听着克雷默尔在外面说的每句话每个字，心里不由得产生一股与世告别的凄楚。

接着，他变得越加清醒和注意了。他听着指挥官们说话。赫费尔的眼睛张得大大的。

"马里安？"

"什么？"

"不撤退了。集中营要移交……"

"真的吗？"

"你听嘛……"

赫费尔十分紧张。"如果这是真的话，"他激动地轻声说道，"如果这是真的话……"克罗平斯基的脸上掠过一道光辉。

"圣母啊，"他低语道，话语极为轻柔，"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死了？……"

激动的区囚徒长们在写字桌前还议论了很久，司令官那番少见的谈话，使得他们心烦意乱。他的保证是真是假，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尽管他们当中谁也不把司令官的允诺当真，然而，——出于人需要安全的本能——他们仍然抱着这一线希望不放，但愿能平安度过那日臻接近的最后结局。可能集中营当

真会安然无恙地移交给美国人吧？有一些区囚徒长却取笑这种幻觉。司令官讲这番话，不过是想给他们使障眼法罢了。

克雷默尔坐在这群激动不已的人当中。他本可以只用几句话就澄清这些混乱的思想。和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一样，他也识破了司令官的讲话，那不过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宣传，但就整体而言，区囚徒长们的思想是大相径庭的，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的政治状况和思想品质叫人抱有戒心。因此，克雷默尔不便明说在当时情况下他必须说的话。

和以往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他保持着不偏不倚："等等吧，伙伴们。"这时走来两个党卫军区队长。"这儿是怎么回事？"

几个好奇地混在区囚徒长中的囚徒，赶紧溜开了。克雷默尔和区囚徒长们脱下帽。"我们在大门口来着。司令官和我们谈了话，"克雷默尔解释道。"集中营要移交，"几个区囚徒长大声说道。党卫军区队长无心参与这些囚徒的讨论。"你们赶快散开，快！回各营区去！"他们颐指气使地说。人们听从命令，散了开去。

茨魏林无精打采地坐在写字台旁。犹太小杂种的事看来不妙。狡猾的赖内博特把他棋盘上所有的棋子都给吃了。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眼下关在囚牢里。那个他本想要与之搞好关系、作为赫费尔替身的皮皮西也不见了。自从那十个人给带到魏玛去的那天起，分队里剩下的人都回避着他，他们的脸色清楚表明了他们是怎样想他的。最让茨魏林反感的是乌拉赫对他那股不知趣的亲热劲儿。这家伙从第一天起就试图对分队的人讨好。可是外面那些人嗅觉很灵，他们似乎立刻就看透了混迹于他们之中的这一异己分子，并且事事规避他，不让他靠近。

乌拉赫把四十六人的名单给他以来，变得更加纠缠不休了。一小时以前，他还在这屋里。

“怎么样了，下士，您和司令官谈过了吗？”

茨魏林叱责了他：“您别老上我这儿来，这太引人注意了。到时候，自然会替您办的。”

“时间不多了，下士。我不能留在集中营里。要是名单的事儿露了馅儿，他们会揍死我的。”

这人死乞白赖地缠住茨魏林不放。

“您必须帮帮我的忙，下士，我也帮过你的。释放的事是吹了，我是再也不相信了。这里的那个魔鬼随时都可能给放出去。您想让我完蛋吗？”

为了摆脱他的纠缠，茨魏林给了他一些空泛的允诺。他说他会及时让他离开集中营，把他安插到部队里。对这些允诺，乌拉赫是疑信参半。出于百般无奈，他也只好死抱住这些允诺当作救命稻草了。现在，茨魏林蜷缩在写字台后冥思苦想已经好一阵子了。他张着嘴，舌头耷拉在下嘴唇上。他本想采用的脱身之计，现在已经不行了。他穿着的这套军装再也脱不下来了。当初插手干了，现在就得跟着倒霉，跟着……

茨魏林预感不妙……

外面一阵喧闹。可以听到跑来跑去的脚步声和喧嚷声。茨魏林吃惊地跳了起来。他快步走出房间，惊愕地在门口站住了。被抓到魏玛去的那些人，受到囚徒们友好的迎接，正站在屋里的长桌跟前。他们相互拥抱，握手。乌拉赫的举止最叫人感到意外。他和每个人握手，还过分响亮地叫道：“伙计，你们又回来了，真了不起。”

茨魏林毫无表情地迈着长腿慢慢走近了。

“你们从哪儿来？”

囚徒们窘迫地沉默着。乌拉赫自告奋勇作了发言人。“盖世太保把他们放了，下士。”茨魏林受不了这种难堪的沉寂，在这种意外情况下，他只好不伦不类地说道：“这么说，你们又回来了……刮刮胡子去吧。看你们够多脏。”囚徒们并不答理。他们不愿和他这种人来分享他们的欢乐。再说这样也有点儿荒唐。

茨魏林回到自己的房间。过了好久，他还在倾听着室外那激动的喧哗，想到突然释放这批人的来龙去脉，他不禁感到浑身都不自在。突然，他想起了什么事。他又走到囚徒们聚集的办公室去。他一走进房间，他们就不言语了。茨魏林走到罗泽面前，罗泽还是面带过去一贯如此的极度恐惧的神情盯着这位下士。茨魏林越过默不作声的囚徒朝前望着。

“皮皮西……在哪儿？”

大家眼睛朝地，不吭声。只有乌拉赫贼头贼脑地东张西望着。茨魏林向罗泽转过身去。

“喂，他在哪儿？”罗泽哭丧着脸，咽了几口唾沫，正要张嘴回答。这时，扩音器响了。这是赖内博特的嗓音：“来两个运尸工，带上担架到大门口来！”罗泽的脸变色了，他结结巴巴地讲：“下士先生……我……皮皮西……他……”

“来两个运尸工，带上担架到大门口来！”命令又重复了一遍。囚徒们抬头望着茨魏林，谁也没说话。罗泽直咽唾沫。茨魏林似乎是明白了。他伸了伸舌头。

“怎么回事？”他故作愚笨地问，过了一会儿，见没人答腔，又说道：“哦，是这么回事……”

他耸耸肩，退回自己房间。

囚徒们迟缓而步履沉重地走动起来，罗泽哭丧着脸，一副可

怜相地为自己辩白："我……我……这不能怪我。"

对他那种笨拙的表白，大伙儿都不屑一顾。沉默着让他独自懊恼。

克雷默尔和普罗尔站在他们营区的窗户旁朝大门口望着。西沉的夕阳把一长溜的房屋染得通红，并留下了长长的阴影。

两个穿着本色粗帆布衣服的运尸工，从火葬场向大门口奔去。担架在他们俩中间晃荡。值勤的党卫军区队长打开大铁门，他们很快地跑了过去。

克雷默尔和普罗尔默默地等候着。过了一会儿，两个运尸工又走进了营区。灰色的毛毯从担架的两旁挂了下来。

克雷默尔脸上毫无表情。当运尸工拐进火葬场时，他扯下头上的帽子，捏在两只手里揉搓。他的一双眼睛在道别。

两个运尸工抬着担架走过空旷的操场，他们长长的身影幽灵般地在他们前面忽闪，它们一跳一蹦，好象在指出死者在这块土地上还没走完的最后一段短短的路程……

夜幕刚刚笼罩营区，就按星期三在营部管理区手术室里的决议行动了。整个组织迅速而又无声无息地行动着。联络人员在各营区里向地下抵抗小组的领导人报告情况。这些都是人不知鬼不觉地干的——通过几句人人都能听得到的话，传达着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指示。

二级警报！从现在起，抵抗小组任何成员不得离开营区，必须全体作好应急准备。他们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小营马厩那边的区囚徒长们已作好准备。在他们挤得水泄不通的成员当中，加进了新来的人，他们是从营部管理区来的。

克恩和他的卫生员们给他们头上缠满了绷带，叫谁也认不出来，他们穿着褴褛不堪的衣服，与其他的人毫无二致。四十六个等候处死的人中的其他人，都已各自找到了藏身之处。普罗尔下午就来到小营，到处察看。现在他向克雷默尔告辞。“去吧，小伙子，”克雷默尔说，“肯定要不了很久，到时我们就接你们出来……”

从小营马厩来的一个德国籍办事员和两个波兰籍值勤员在等着普罗尔。在营房旁边一带的空地上，普罗尔在挖起的碎石里发现一个下水道的风井。旁边还有一个沾满粪便污垢的破草垫无人问津，不知它是什么时候从哪个马厩里给扔出来的，现在被遗忘了。普罗尔马上看出这里正好藏身。营区办事员很不以为然，而普罗尔却执意要隐蔽在这里。现在他的助手正在黑暗中等候他。他们已经揭开了风井的盖子，普罗尔来后，不消几分钟便可以躲藏得无影无踪了。普罗尔钻进去的风井，是个垂直的、一米半深的洞孔，它位于从集中营通向污水净化设施的厕所下水道管道的上方。他得把两腿岔开，才能站到排水沟的边缘上，他只有把头缩起来，盖子才能盖得上，又把那破草垫加在上面，然后助手们悄悄地溜回马厩。现在普罗尔只剩下独自一人了。他感到一种绝对的安全，并且又试了试哪种姿势最舒适。他大衣的每个口袋里都塞了一片面包。

在他的两腿之间，排水管里的污水咕嘟咕嘟地响着，普罗尔感到要不是那阵阵的臭气，这就会象叮咚作响的潺潺泉水那样美妙动人呢！普罗尔带着几分苦笑熟悉起他那不怎么舒适的监室来。“屙屎撒尿你倒是挺方便的，”他自言自语道，并作了在里面待上一段时间的准备。

克雷默尔也忙着张罗隐蔽几个受到威胁的伙伴。根据他的

建议，下午，波戈尔斯基吩咐浴室分队的一些囚徒在煤窖里安排了一个隐蔽点。在庞大的煤堆里掏出一个空间，里面可以放进一张赶制出的板条笼架。囚徒们还用一截旧的陶瓷管子精心设计出一个伪装得十分巧妙的出气孔。这个隐蔽点上面铺上一层又一层的煤块，因此简直无法加以辨认。在厨房的土豆窖里，则要好办一些了。那里，只要把一个大木箱推到巨大的土豆堆里去就解决问题了，地窖的通风装置足以供给呼吸用的空气。过了些时候，当克雷默尔巡视全营，吹熄灯哨时，各处的安排均已就绪。所有那些等候处死的人，已经藏得无影无踪。克雷默尔心力交瘁地踏进他住宿的囚徒第三号营区。这里的囚徒还没有睡觉。当克雷默尔沉重地坐到桌旁的长凳上时，他们神情紧张地围了上来。

"办妥了吗?"冯德里希问道。克雷默尔没有回答。他解开鞋带。他的沉默带着几分阴郁。然而囚徒们对他太了解了，以致他们把他的态度误解为是对他们先前的急迫心情的一种反应。过了一会儿，克雷默尔才说道："但愿我们能顺利熬过明天……"剩下没说完的话被一声沉重的叹息所掩盖。克雷默尔把鞋踢到长凳下面。冯德里希站在他面前说道："是否确实，我不清楚，瓦尔特，不过上面的人在传，据说明天要开始撤退了……"克雷默尔询问地望着冯德里希，而后者不知所措地耸了耸肩。站在克雷默尔周围的囚徒，也没有一个开口。他们所感觉到的，都在这种沉默中流露出来了。应该用什么话语来表达出自已也无法理解的事物呢？使人们沉默不语的，还不是撤退本身，而是那几乎难以想象的事实，即在眼前这一系列事件中所蕴育着的总的结局。他们在集中营里熬过了无穷无尽的日日夜夜，难道为的是突如其来地在一夜之间掐断这漫漫的历史长河

吗？这超出了想象力的可能范围，所以语言也就太贫乏了。甚至连克雷默尔也找不到足够的字眼来表达那种难以想象的东西。“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当他立起身来，脱去上衣时，他只这么说了一句。因为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接着他又说道：“咱们睡觉去吧，眼下这是主要的……”

这一夜，博霍夫在他的床铺上辗转反侧，良久不能入眠。现在事情发生了。龙基躲在他下面的屋基底层里，其他的人藏在集中营内的各个秘密地点。事情已如此，是无可更改，不可挽回了。起义的决定是他亲口发出的，是有着严重后果的，同样也是无可更改的！博霍夫闭上眼睛，想强使自己入睡，可瞌睡象是在和他捉迷藏。他扪心自问，我害怕了吗？发抖了吗？我这是怎么了？难道同志们的手不是紧握在一起吗？难道我的意愿不就是大家的意愿吗？大家的呀！大家，这是指五万人而不仅是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几个同志！这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的手就能分担得了对大家负起的这一重任吗？会不会有成千上万个手指指向他：这副担子你挑！你一个人挑！这是你亲口说的！这是你的过错！……博霍夫思绪纷乱，他费力地清理着思路。他讲出的，只不过是大家都无法回避的、必然发生的事情罢了！——尽管如此，他已睡意全无。黑夜姗姗不肯离去，它就象一个沉默的黑影盘桓在他的胸前……

一九四五年四月四日，星期三，在熹微的晨光中苏醒。第三号营区的门打开了。克雷默尔走了出来。空气潮湿而寒冷。天下着蒙蒙细雨。黎明好不容易才驱散了黑夜。一个个岗楼僵直地矗立着。铁丝网上的红灯缄默地亮着，象是一只只秘密窥探着的眼睛。宽阔的操场空荡荡的。顶那头的大门岗楼，已经泛

出白色。在环绕集中营四周的残存的树林里，看上去，树木黑沉沉的，一动不动地耸立在昼夜交替之际的晨曦之中。克雷默尔打着寒噤竖起大衣领子，从衣袋里掏出了发信号的哨子。

尖锐的起床哨音划破了寂静。克雷默尔踩着重重的脚步穿过营地。炊事分队的囚徒们必须起得更早，他们把起床哨音当作准备好咖啡桶的信号。营区里已经活跃起来。床铺整理好了。在盥洗室里，囚徒们赤裸着上身，拥挤在水龙头周围。值勤员朝着乱哄哄的人群喊道："领咖啡的出来！"营区之间的道路上也开始有了动静。木屐啪嗒啪嗒响着。领咖啡的人成群结伙地从集中营的各个方向涌向厨房。厨房这里开始拥塞起来，大伙儿们按惯例排队领咖啡。厨房的囚徒组长和他的助手们逐个儿地叫着每个营区。咖啡桶叮哨作响。嘈杂声，日常生活，各种活动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多年来按部就班，天天如此。但是今天，在晨间的喧闹之上，还笼罩一种特别的紧张气氛。大家彼此讲话都压低了嗓门。有那么一些区囚徒长在一夜间突然不见了，就象是理所当然的，营区办事员或者哪个值勤员就代理起缺席者的职务。夜里发生的事，大家谁都知道，但仿佛悄悄约定好了似的，对于这非同寻常的情况，大家都避而不谈。只是时不时地会有人插上一句："我很想知道，今天会出什么事……"每个抵抗小组加上小组长总共才五人。今天，在这些抵抗小组成员之间，对于他们的集体，比往日更加地讳莫如深。二级警报！

除了军事训练以外，地下组织成员最重要的任务是，经常帮助难友们提高觉悟，加强团结。这可不是轻而易举能办到的。在各式各样的人当中，有的品质不好，有的胆小如鼠，有的阴险诡谲，专替自己打算。这些人都不愿多管"闲事"，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或者被别人所孤立。然而在这个早晨，这些教育工作的效果

显示了出来，在必须联合起来的情况下，人类天性的力量显示了出来。人人都感到彼此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特别是在那些隐藏着一个或好几个“等候处死者”的营区，在囚徒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他们竭力掩饰着大家都受到感染的轻微的激动，但是他们几乎是亲身感觉到，今天将是决定性的一天，将是关系到四十六人生死存亡的关键性的一天。愈益逼近的结局，把大家的思想融为一体。不管他们个人的勇气、希望、信心或恐惧等方面是多么的互不相同，但今天早晨的共同命运，把他们所有的人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了。外面晨光破晓，就要到点名的时刻了。队伍集合好了。一排又一排，一个营区又一个营区成纵队向山上行进，连脚步声也与平时大不相同，那成千人的脚步更加沉重，更加坚定，更加果敢；他们的面孔也更加沉重，更加坚定，更加果敢。

操场上渐渐挤满了人，形成了巨大的方队，人挨着人，沉默着，充满着希望。成千双眼睛朝大门那边望去，赖内博特正在那儿安装立式话筒，集中营长官魏桑克出现了，还有那些令人憎恶的党卫军区队长——这些粗野的、爱冷嘲热讽的家伙也站在那里。

克雷默尔向赖内博特报告了全营人数。那些党卫军区队长分散到各个正方形的营区队伍中去清点人数。现在会出现什么事？有四十六个人没来参加点名！这在集中营里还是闻所未闻的！马上会爆发一场风暴吗？——囚徒们屏住了呼吸。他们沉默着，倾听着四处的动静。气氛紧张得象是一根即将扯断的钢缆。为什么没有一个区队长吼叫？

克雷默尔背朝着各个营区的队伍，站在他通常站的、与众不同的位置上，他感到自己身后空空荡荡，好象独自一人站在这个宽阔的大操场上。他暗自检查自己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态。心

脏如何？很镇定；手臂象铅一样地沉重无力吗？胃部有压抑的感觉吗？一点也不。肺部呼吸也正常。那么说还不错。——他静候着。在他前面二十米的地方，赖内博特在等着党卫军区队长们的报告，那喝得醉醺醺的魏桑克也在等着。为什么今天克卢蒂希不来点名？——克雷默尔听到身后某个区囚徒长的说话声："第十六号营区，立正。脱帽！第十六号营区计有三百五十三名囚徒前来报到……"

"第三十八号营区，立正。脱帽！第三十八号营区计有八百零二名囚徒前来报到。缺席一名。"

这是博霍夫的声音！克雷默尔有几秒钟屏住了呼吸。现在他背后会发生什么事？他急欲回转身去，光背着听是再也不够了。

博霍夫在报告龙基缺席时，毫无惧色。听取他报告的是博霍夫给他写格言警句的那个区队长，他只是从他记录下数字的点名册上稍稍抬起头向他望了一眼，毫无惊愕之意地问道："他在哪儿？"——"我不知道。"对这件事就再也没说什么了。博霍夫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们准接到什么指示了！"

党卫军区队长从队伍前面走过，向那些光溜溜的脑袋看去，清点着十人一排的行列。囚徒们的眼睛偷偷地盯着他。怎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各党卫军区队长默默地听取了报告，莫非在这种沉默后面伺伏着一种更大的、更加不可测的危险？——所有的人都紧张地向前面的高处望去。党卫军区队长一个接一个地向赖内博特作出报告。而赖内博特只是暗暗地记着，不动声色，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

克雷默尔看得很清楚，现在值星官把所有报来的数字汇总起来，和全营总人数加以比较，计算了一下，又数了一遍，又计算

了一下，他嘴角的一丝冷笑使他的脸变了形。他计算完毕后，不象通常那样走向话筒而是走向魏桑克。克雷默尔听不见他和魏桑克讲了些什么，但从这两人的表情上，他知道这番谈话是和那四十六个人的事有关。魏桑克急匆匆地、神经质地边讲着什么，边打着手势，他对赖内博特作了点什么指示。赖内博特耸耸肩膀，挥了下手，象是说："对不起，随您便吧。"接着，他走向话筒说道："完毕！立正！脱帽！"

他的声音象以往一样的沙哑。

苏联战俘是被单独点数的，在点名时，他们给留在他们那用铁丝网围起来的营区里面。他们可以从营区的扩音器里听到话筒里的讲话。在这八百名战俘中，有相当多的人是抵抗小组成员。波戈尔斯基是他们的领导人。起义的规则也适用于这些人，他们当中只有那些最优秀、最可靠的人，才能被接收加入抵抗小组。战俘们坐在桌旁等候点名的结束。范·达伦、克恩及护理员们，包括救护队的那些人，则同时在管理区的宿舍内，收听有线广播里的消息。当他们象每天一样听到赖内博特的口令时彼此意味深长地对望着，怎么回事？

小营那边也是单独点数的，为了掩饰人员数目的秘密增加，不得不做了点手脚。因为这里天天都有人死掉，有些被隐蔽下来的人冒名顶替了死人。凭着那些惟妙惟肖的打扮，他们显得那样悲贱可怜，已完全无法辨认出原来的面目了。

克雷默尔、博霍夫、波戈尔斯基、普里布拉、柯地切克、里约芒和范·达伦不得不和整个集中营的难友一道，经受了那充满恐惧和不安的分分秒秒。他们在期待着风暴的来临……过去每当哪怕只是一个囚徒出于对第二天的恐惧而不知在什么地方躲藏起来，没参加点名时，难道不是都要出现一场骚乱的吗？今天

竟一下子少了四十六个人！而“上面的那些人”居然会对此毫不在意？

赖内博特和平时一样向集中营长官继续作了汇报。然后又和平时一样走回话筒前。“戴帽！——戴正！——解散！”

赖内博特离开话筒，魏桑克接替了他。他用手抓住话筒支架，扩音器传出了他的巴伐利亚口音。“都听着！今儿个所有的人都给我留在营里！今儿个，劳役分队一个也甭出去！所有的人都给我留在营里，谁个也不准在外面闲逛，今儿个。”他局促不安地站着，一会儿左脚踮地，一会儿右脚踮地；他讲起话来感到挺费劲，看上去他还有话要讲，不过后来的话他就让给比他会耍嘴皮子的赖内博特说了。赖内博特面带阴阳怪气的微笑又站到了话筒跟前。“名单上提到名字的囚犯到二号牌子处集合，其余的人解散！”他关上了话筒。而名单上提到名字的囚犯，就是那四十六个人！

囚徒们开始向集中营方向走去，党卫军区队长们走出大门看不见了，这时赖内博特悄悄对魏桑克说：“那些家伙没有一个会来的，他们全都躲起来了。”

“这真他妈的窝囊，真窝囊。”

在通往集中营的长长的道路尽头处的栏木旁，停着两部遮着篷布的载重卡车。一队背着卡宾枪的党卫队员，由一名党卫军上尉指挥着站在卡车旁。岗哨在栏木旁来回踱着步。克卢蒂希坐在过夜用的小石头房子里等候着。

赖内博特在他的房间里抓起电话听筒，可又把它搁了回去。别去插手这事，他暗自思忖着，让克卢蒂希自己和司令官打官司去吧。事情太棘手，赖内博特觉得还是及早抽身为妙。这四十六个人的失踪，就象是份宣战书，赖内博特觉得不可理解，他摇

了摇头。局势变得复杂起来。自从那次在司令官那里的颇有启发的谈话之后，这年轻人变得谨慎一点儿了。今天的事件表明了那股秘密力量的存在，而他过去竟狂妄自大地从不愿认真加以看待。这个毛头小子习惯于把囚徒看作是没有个人意向的东西，现在他开始懂得，事情绝不那么简单，似乎并非单单架上机枪就解决得了的。而且，再说……赖内博特缓缓走了几步，若有所思地在地图面前站住了。彩色图钉一天天地向集中营靠拢。这个年轻人满怀忧虑地撮起了嘴唇。这下子完了，阿德勒……在写字台上，摆着一帧镶了银镜框的照片。他自负地撅着嘴端详着照片上的人——一帧额头上斜搭着一绺头发的偶像……突然，赖内博特朝着照片上那人胡髭上的鼻子打了一个榧子。“阿德勒”，他挖苦地说道。

魏桑克向司令官报告了四十六人失踪的事。施瓦尔大为光火。他两拳叉腰，气得直哼哼。“居然有这种事！这家伙净给我在集中营里找麻烦。”

施瓦尔现在已不可能派人进行旷日持久的搜查。一列货车已在魏玛火车站等候着首批的遣送人员。

发完火以后，施瓦尔变得出奇的沉默。他忧心忡忡地在屋里走来走去。突然，他在魏桑克面前停了下来。魏桑克正坐在会议桌旁的一张沙发椅上，用忧愁的目光注视着他的主子。

“我们走后，来的会是布尔什维克吗？”施瓦尔出人意料地问。魏桑克眯起眼睛，咽了一口唾沫，活象是在回答一个难答的考题。

“俺捉摸着，是这码子事，要不还能有谁个来呢？”

施瓦尔又尴尬地踱了几步，突然扭身用手指指着不知所措的魏桑克说道：“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一九四三年莫斯科盟国外

交部长会议上，已决定要审判战犯。”施瓦尔意味深长地轻轻敲了敲自己的胸口。

“这件事儿……”魏桑克吃惊地脱口而出。

“事情可不象克卢蒂希想的那样简单，亲爱的。”

施瓦尔苦恼地长叹一口气。“要是给枪毙，那是很快的。——也许我命大，能过得了关。也许我会留起胡子来。也许我会当个林业工人，在巴伐利亚的一个什么地方……”

“这也不赖，”魏桑克连忙表示赞同。

“可是，假如他们抓住了我……假如他们抓住了我……在他们眼里，我可永远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司令官。可是要是他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遍地的死人……”施瓦尔摇了摇手指说道。“不，不，亲爱的……”

魏桑克试图循着施瓦尔阴郁的思路继续想下去，可是他办不到。“你是个聪明人。还能咋办呢？”

施瓦尔神经质地用手在空中挥了一下。

“把那四十六个人干掉！这样，我们就把集中营里抵抗活动的头头消灭了。其余的人一起上路。路上死多少，我可不在乎。作为官员，我最懂得，出事时不在场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在集中营这里，绝不允许留下任何一具尸体。”

“俺也这么觉得。”

施瓦尔沉思地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下嘴唇。“我们必须赶在克卢蒂希的前面，不能让他给我们惹是生非。你马上到大门那儿去，把集中营总囚徒长和集中营自卫队叫来，让他们去找到那四十六个人。”

“你是说，自卫队会替俺们帮忙，从那四十六个家伙里哪怕是找出一个来？”

施瓦尔失去了自制，他吼叫道："这不关我的事！我这样命令你！我可不能叫克卢蒂希把集中营搅得一团糟！"

魏桑克吃惊地跳了起来："呐，你甭发火嘛……"

回到营区以后，区囚徒长们一同来到克雷默尔那儿，在那间窄小的屋子里把他团团围住。他们面庞上闪烁着激动的神色，由于精神上的疲劳，眼睛里都呈现出亢奋的光辉。现在，事情会如何发展，我们该如何行事？焦躁与激动在胸中翻腾。"伙伴们，"博霍夫大声喊道，"我们不要乱。现在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他们想叫我们撤退，克卢蒂希想干掉那四十六个人。如果他以为这样就击中了抵抗运动的要害，那他就弄错了。"博霍夫大声地朝着喧嚷的人们喊道。他自己也感到惊奇，在这么多年以后，重又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不再是悄悄地耳语，而是有力地大声疾呼，就好象声音突然又回到了他身上。这许多年来被压抑到最低程度的生命的感觉，又燃烧了起来，给他的心灵灌注了罕见的活力，以至于他误认为就要伸出两臂，大声疾呼了。伙伴们！同志们！兄弟们！

这种按捺不住的急切心情，也传到了克雷默尔身上。这时，他接过了话头。"伙伴们！这些年来，我们大伙儿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喏，现在应当显示一下，我们的纪律如何了。不要鲁莽行事，伙伴们！我们的队伍不能容忍任何挑衅行为，我们不能受上面那些煽动者的欺骗。你们想想吧！否则，我们就要付出千万人的生命作代价。你们要做给上面那帮人看看，我们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一个纪律严明的集体！伙伴们，注意听着我现在对你们讲的话！从现在起，就按我们向你们传达的那样来执行我们接到的一切命令。"克雷默尔审视着周围一张张神情紧张的面

孔。这些区囚徒长理解了他讲话的意思。"我们!"克雷默尔重复了一遍,一边用拳头捶捶胸口。"你们回到你们的同伴那里去,什么也别害怕。今后的日子将会是艰难的。我们现在必须捍卫所有囚徒的生命!我们要用我们手中的武器,用勇气和铁的纪律来捍卫我们的生命!"

克雷默尔的话大大增强了区囚徒长们的信心。一股对克雷默尔深情厚谊的暖流涌上博霍夫的心头,使他感到热乎乎的。区囚徒长们纷纷离开屋子,他留了下来。

他俩互相凝视着对方的眼睛。克雷默尔的胸中也是激情满怀,他竭力压制着,带着一丝窘困的神色说道:"现在我大概该讲讲这些吧……"

博霍夫没有回答。

突然他们拥抱起来,他们的羞怯已抑制不住这种内心的冲动了;他们默然相对,倾听着彼此心脏热烈的跳动,无言地倾吐情愫。在这两人的严峻的一生中,他们通常感情贫乏,而且又不易为人所觉察,象现在这样感情奔放的时刻是少见的,因而也显得更为可贵。象往常一样,克雷默尔感到自己心肠要变软了,于是就很粗鲁地说道:"现在好戏开场了,赫尔伯特。"博霍夫也很高兴自己又恢复了常态。

"这里肯定马上就会乱作一团。这样,我们就更自由。以后国际委员会能在什么地方碰头?你有什么建议吗?"

克雷默尔思索着。"我认为可以在第十七号营区——隔离病区。跟第六十一号营区一样,党卫队是很不情愿上那儿去的。第十七号营区在办公室附近,我们彼此可以随时取得联系。那里的囚徒长是个好同志,他会把你们妥善安置好的。"

"好的,"博霍夫作出决定。"你和他谈谈,我去通知同志们。"

他们握了握手，表达了他们坚定的决心。

克卢蒂希还在等着。点名早该结束了。他不耐烦地走出警卫室。“出什么事了？那些家伙什么时候来？”

与他搭话的党卫军上尉耸了耸肩。

在各营区，囚徒们都竖起耳朵静听着。扩音器喀喇喀喇响了起来，还可听到试机的呼呼吹气声。所有的人都在屏息静听着。赖内博特懒洋洋的、含糊不清的说话声响了起来。

“集中营总囚徒长及集中营自卫队队长马上到大门口去。”

在集中营里，这样一个通知，通常只会被看作一桩例行公事，现在它却成了轰动一时的重大新闻，在这样的时候，所有的事，就连最小的细微末节，也会变成耸人听闻的重大新闻。由于已命令囚徒留在营区，大家象是被绳子捆住了似的。在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中，他们都嗅到灾难与威吓的味道。在靠近操场的第一排营房的窗口，有不少张好奇的面孔在小心张望着。两个被叫到的人匆匆向操场那头赶去。在那头，魏桑克穿过大铁门走进集中营来。在看不到操场的那些营区里，激动人心的谈话渐渐平息了下来。拥挤在长桌跟前的囚徒们在等候着新的通知。但是扩音器却闷声不响了。又在酝酿着什么？

“那些人都上哪儿去了？”魏桑克用问话迎接着两个被唤而来的人。“为什么那四十六个人不来集合？”

克雷默尔用公事公办的腔调回答：“本人不得而知，他们为什么不来集合。”

“他们该来站队，”魏桑克粗声喝叱着，“他们不会出什么事的。在布痕瓦尔德不会再有人送命了。那些人还在集中营里吗？”

“据本人看，他们大概还在集中营里。”

魏桑克一会儿用左腿支撑身体，一会儿又用右腿支撑身体。“这么着，你们去找找，”他转向自卫队队长。对这件事再讨论下去，就超出魏桑克的能力范围了。他知道，施瓦尔已电话通知克卢蒂希前来，他正在值班室里，等候着他的是木已成舟的事实。魏桑克作了个莫名其妙的手势。

“那些人午饭前得到这儿，懂吗？”

“是。”

当克雷默尔和自卫队队长沿操场走回去时，他们彼此间就无需作什么特别的解释说明了。

“那你们自然是要卖力地找到中午罗，”克雷默尔悄声说。

“那还用说，瓦尔特，”队长回答道。“只是我们能、哪怕只找出一个人呢……你说呢？”他眯缝着眼睛看着克雷默尔。

看来似乎又要爆发一场冲突了。克卢蒂希对于囚徒们居然胆敢抗拒命令大为恼火，他朝施瓦尔怒叫道：“瞧您的外交把戏玩出什么名堂了。那些家伙简直放肆得在我们鼻子上跳起舞来啦！”

“集中营自卫队已经去找了，”施瓦尔不甘示弱。

“集中营自卫队？您是疯啦还是怎么的，我说，应当派上一个连的党卫队！每张草垫都得搜个遍！”

施瓦尔困窘地举起双手。“我们俩可不能老这样下去呀！您给我把什么都搞糟了，就象头公牛闯进了瓷器店！”

“司令官先生！”克卢蒂希感到受了冒犯，大声叫道。

施瓦尔也想发作，但是他只是发出一声叹息。他挥舞着双手似乎要把上升的怒火驱散。

“你还是叫我施瓦尔，或者象过去我们俩要好时那样叫我

'牢房头子'好了。"

他从写字台上取来一瓶白兰地和两个酒杯，放到会议桌上。他接连干了两杯，然后颓唐地倒到笨重的沙发上。

"你的头脑什么时候能清醒了，那就好了，"他呻吟道，"我们必须离开此地，这可是性命交关呀。"

他一对小眼睛忽闪忽闪的，两只手有些发抖。接着他又神经质地说道："你坐下，"克卢蒂希没有立刻照他的话做，这时他就朝他大叫："你这烫鈹边的狗崽子，听见没有，我叫你坐下！"

克卢蒂希怀着讥讽的怨恨察觉到施瓦尔内心的崩溃。尽管他也感到穿着制服憋得透不过气来，但还是透过牙齿咻咻地说道："司令官先生有点害怕了……"

"你就别再叫什么司令官好不好，我简直受不了！"突然，他打住了话头，动也不动地瞪着前方，然后，用完全是另一种的表情抬头望着克卢蒂希，就好象那张面孔要冲他而来似的。

这场灾难对克卢蒂希也不无影响。他感到透不过气来，就把喉结从领口露了出来，无言地坐到桌边，把放在那儿的斟得满满的酒一饮而尽。施瓦尔注视着他，发现他的手也在颤抖。施瓦尔偷偷地笑了。"现在我们是这副模样，是这样一副模样……"

克卢蒂希摊开手掌朝桌子上猛地一击，苦恼地说："你就歇着吧！"

"是的，我们该歇着了，"施瓦尔讥讽地叹息道。"从今天起我们就不存在了。你说呢，集中营长官先生？你希望还维持多久？"

施瓦尔站起身来，整了整肩膀，把肚子朝前挺了挺，两只拳头叉着腰。"基本上，我们俩的目标是一致的，只不过你在这一头，我在那一头。不能这么下去了。你是个忠诚勇敢的老战士，我尊敬你，罗伯特！"

克卢蒂希默默地咬了咬嘴唇。他十分惊骇地看到了施瓦尔纷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把他自己内心的空虚暴露无遗。这一点他自己既不愿承认，更不愿对施瓦尔剖白。克卢蒂希知道，他之所以竭力主张毁掉整个集中营，也不过是出于对日益逼近的垮台的愤懑，本来嘛，眼下所能做的，无非就是把汽车塞满东西，乘时间还来得及，赶在美国人到来之前溜之大吉。忽然，克卢蒂希想起了胸部丰腴的荷尔坦萨，他是打算带上她一起走的。

施瓦尔碰碰克卢蒂希的肩膀。"你在听吗？"克卢蒂希挺直了身子。"是的，当然罗，我听着呢。"

"一周之内，集中营就必须撤空，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了。部队也分批随同撤走。今天下午我就着手组织撤退。"

"那四十六个人呢？"

克卢蒂希的固执使施瓦尔重又激动起来。"我不能因为这四十六个人而把一切都弄得不可收拾呀。"

"可你是头头……"

"哼哼，管它是头还是尾的！反正统统都得走。"

"可是要是有人进行抵抗呢？"

施瓦尔绝望地用双手紧抱着脑袋："那我们就用狗把他们赶出去。"

克卢蒂希断断续续地笑道："那就会死人的，而你是不愿意死人的。"

施瓦尔失去了自制力。"每辆列车都可以装满死尸，"他嚷道，"只要这里不留死人。"

克卢蒂希执拗地坚持道："如果他们不交出那四十六个人，我就让夜间巡逻队去搜查。"

"行啊，行啊，"施瓦尔用微弱的声音呻吟道，"叫人搜吧，我

还要给你派个警犬中队到集中营里去。但不要干扰我的撤退。”

然后，他精疲力竭地倒在沙发椅上。

集中营自卫队的囚徒们走遍了每个营区。“你们这里有没有藏了那四十六个中的哪个人？”

“没有，我们谁也没藏。”

“那好，我们到下一个营区去。”

这时，施瓦尔开始采取了撤退的第一个措施。参谋部人员在他的办公室里开会。他们当中有传令官维蒂希、卡姆洛特、克卢蒂希、魏桑克及部队的军官们。施瓦尔在下达命令。军官们则匆匆地离去执行命令。于是党卫军的队伍开进集中营，传来了卡车的嘎啦嘎啦的声音，整个集中营营区顿时乱作一团。按照施瓦尔的命令，加强了集中营四周的外层警戒线。岗楼上也加派了双倍的警卫，除原有的轻机枪外，又配备了重机枪，分发了手榴弹及反坦克动力火箭榴弹。

施瓦尔的办公室变成了总指挥部。电话铃响个不停，不断报告着命令的执行情况并接受新的指示。办公室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施瓦尔置身在这旋涡的中心，事事得由他决定，人人想有求于他。这时，一辆坐满国防军军官的小轿车突然驶近了这乱纷纷的人群。他们向施瓦尔转达了魏玛市部队司令官有关立即提取存放在党卫军弹药库内的大批军火的命令。被美军击退的部队正尝试着在哈雷和霍夫之间重新建立防线，因而迫切需要这批军火。

“先生们，先生们，”施瓦尔绝望地叫嚷道。“你们瞧，我们正忙着集中营撤退的准备工作呢。”

然而，他必须执行命令，于是他向卡姆洛特传达了这一命令。卡姆洛特领着这些军官快步跑向部队汽车库，把布劳尔和迈斯盖尔叫了起来："马上准备好二十辆卡车！"不一会儿，车队就隆隆地驶过集中营，开向党卫队营房后面的弹药库。党卫队员正汗流满面，气喘吁吁地从仓库里把沉重的弹药箱朝外搬运。

命令声、喊叫声乱作一团，简直就象一场仓皇溃逃……

施瓦尔还是不得安宁。来了一个电话请示说，刚才在栏木跟前又到了一大批从哈尔茨外围的集中营遣送到布痕瓦尔德来的囚徒。施瓦尔已经完全心慌意乱，茫然不知所措，他对着电话听筒大发了一通脾气，使劲挂上了听筒，接着又和赖内博特通了电话，命令他安排这批人，又吩咐克卢蒂希协助负责安排收容囚徒的克雷默尔处理其他善后事宜。然后，他呻吟着倒在沙发椅上，象演戏似地伸开双臂。"先生们，我的先生们……"魏桑克给这个疲劳不堪的人斟上一杯烧酒，酒瓶从早晨起就放在桌上了。

"喝吧，这玩意儿能安神。"

赖内博特驾驶着他的摩托车疾驶过行进中的犯人队伍及卡车车队，沿着通向集中营的公路向栏木方向驶去。在距离栏木约一百公尺处的山间公路边，麇集着数千名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精疲力竭的囚犯，有的站着，有的躺着。当赖内博特看到他们时，就收起了他那股惯有的冒失劲儿。他放好摩托车，心灰意懒地把帽子从额边推开。几个风尘仆仆，蓬头垢面的党卫军少尉、下士之类的下级军官，怀着显而易见的恼怒朝站在栏木跟前的赖内博特走来。

"这里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赖内博特不知所措地问道。

领头讲话的那个党卫军少尉恶声恶气地笑了。

“这家伙居然还问我们是从哪儿来的!美国人都骑到我们脖子上了,你们在这儿倒平安无事呢。这么着,动手吧,动手开门吧,好让我们也进进天堂!”

赖内博特除了让这批人进去外,别无他法。负责押送这批囚徒的党卫队员驱赶着人们。赖内博特连忙赶回集中营,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今天就要撤退了,可是一下子又有几千人涌进集中营里。他咒骂着跳下车,他一肚子的火,朝已在值班室的克卢蒂希尖刻地喊道:“衷心祝你卸货成功!”

克卢蒂希没听懂这年轻人的挖苦话。

赖内博特神经质地大笑着,重重地倒在椅子上说:“不断有人来到这块好地方!陛下大人,集中营总囚徒长先生的安置工作做得再棒也没有了。他能叫人把那四十六个人给藏得无影无踪,怎么不能把这三千人……”

“闭上你的狗嘴!”克卢蒂希吼叫道,他显然被这种嘲讽激怒了。“我要是当初没听你的,这些家伙早就在采石场给报销了。”

“哟,哟,”赖内博特接着揶揄司令官道:“执行命令要‘十二分地小心机智’。上帝饶恕我,我可是这么做的哦。”

他跳到窗口。“那些混蛋到了!”

在通入大门的路上,押送来的囚徒正被驱赶着往前走来。车辆不得不让到旁边停了下来。党卫军区队长们纷纷跑出房间。克卢蒂希和赖内博特也匆匆走了出去,他们让门卫把铁铸的大门全部打开。克卢蒂希指挥那些党卫军区队长来到操场上,隔出一片空地。押送囚徒的党卫队员们连踢带用枪托打,把囚徒赶进了大门。庞大的队伍穿过狭窄的通道时,你推我挤混乱

不堪，然后就象巨大的蜂群在操场上散了开来。党卫军区队长们手挽着手，截住了第一批押送来的人，他们用脚和膝盖迫使人们停了下来，他们的吼叫声、訾骂声盖过了激动的人群沸沸扬扬的嘈杂声。有好些囚犯已再也无力挺起身子，他们倒了下去，大口地喘着气。大门关了起来。押送囚犯的党卫队员开进了集中营党卫队军营。

在离操场最近的营房里，囚徒们紧贴着窗户张望着。

“集中营总囚徒长，全体区囚徒长及集中营自卫队到大门口去！”从扩音器里传来赖内博特的声音。这又可能是什么意思？陷于瘫痪和不知所措的整个集中营的囚徒在谛听着。在集中营自卫队队员看来，这道命令可以使他们摆脱装装门面的搜寻工作，因而颇是欢迎。他们从各个营区跑了出来，回到自己的住地前集合，由队长率领着，向操场的那一头跑去，在半路上，他们与区囚徒长们会合。

赖内博特没等克雷默尔整好队，向他作例行的报告，就命令他道：“立刻如数收容所有这些人，并把他们分配到各营区去！”

克卢蒂希让营自卫队接替那些党卫军区队长，组成一道防线将人群团团围住。克雷默尔立刻就明白了眼下的形势并且一眼看出，克卢蒂希和赖内博特两人的傲慢粗暴只不过表明他们根本无力控制住拥挤和混乱的局面。现在是运用正确的策略去左右形势的时候了。被换下来的党卫军区队长们象露着牙齿狺狺狂吠的恶狗一般，正向那些精疲力竭的人们扑去。克雷默尔迅速发出命令：“区囚徒长成横队集合！”区囚徒长们立即排成了两列横队。

“立正！”

克雷默尔看也不看赖内博特和克卢蒂希径自朝人群走去。

“伙伴们，”他高声嚷道，“现在你们每一百个人分配到一个营区，集中营自卫队队员们负责编组并领你们到各营区去。注意纪律和秩序！这样可以快一些！”

营自卫队的队长负责指挥他手下的人。他迅速地把队员们分成十人一组，而他们每人则又从人堆里拖出十个人来，从而组成一个个一百人的队伍。这事儿办起来不那么容易，因为这些疲惫不堪的人可不象一个团的士兵那样服从命令听指挥。可是，囚徒的本能使他们清楚地知道，不能让党卫军区队长们插手他们的编组。党卫军军官们只好听任囚徒行事，他们自己只得满足于不时地对准那些特别虚弱的人，拳打脚踢地把他们从地上赶起来。在这期间，克雷默尔逐个呼叫各区囚徒长的名字，没过多长时间，第一批队伍就穿过大操场走了。不到一小时，一切都解决了。党卫军军官们也各自散去了。只有赖内博特和克卢蒂希留了下来。他们站在一边冷眼旁观着。其中的一个人心怀鬼胎，用手指轻叩着纽扣后沿，另一个人强忍着怒火。现在，克雷默尔扯下帽子报告说：“命令执行完毕。新到的囚徒已分派到各营区。”

克卢蒂希翘起了下巴。

“您自以为已经当司令官了吧，是吗？”

就象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每当他站在克卢蒂希面前时，就不得不抑制住内心的憎恨，竭力避免过于刺激这个危险的家伙。对于这个挑衅性的问题，他不能保持缄默，否则就等于默认了。

“不，上尉，我不过执行了您的命令。”

“执行命令！”克卢蒂希嚷了起来。“要是那四十六个人今天

中午以前不到这里来，我就亲手干掉您！”

克卢蒂希突然把话题转到四十六个人身上，这是对克雷默尔的一个警告。克雷默尔曾经暗暗希望，对四十六个人的搜寻最好能象搜寻孩子那样的不了了之。对于这一威胁，他也必须作出反应。可是在这一瞬间又能怎么回答才好呢？

这时，赖内博特并非情愿地给他解了围。

“集中营自卫队继续搜寻，懂吗？”

“是，”克雷默尔答道，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你可以走了！”

当一百人一组的队伍涌进营区的日间活动室时，各营区都骚动起来，就象他们当初那样，许多新到者疲乏无力地倒在特为他们腾出的长凳上，或者象得到解脱似地瘫倒在地上，对周围的环境，毫无知觉，也毫无兴趣。在他们疲倦的脸上，流露出因为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一个容身之处的欣喜。博霍夫代替了龙基，也领着一百个人来到他的营区。他把他们分派到营区的四个边屋，并拦住了那些好奇的老囚徒。“让他们安静会儿吧。给他们点儿喝的。谁要是能省出一块面包来，就帮个忙吧。”他从碗橱里取出自己的一份口粮，把它掰了开来。其他人也跟着他这样做了。值班员拿来了咖啡。为安置紧急收容所，床铺上的毯子都给搂走了。不少老囚徒在宿舍里把自己的床位腾给了新来的病号。关于日间严禁使用床位的规定，已再也无人理睬。“他们现在还想禁止我们什么？喂，动手吧，把这些伙伴抬进去！”他们从这些人身上扯下那些肮脏不堪的破衣烂衫。有那么一个疲乏已极的囚徒，竟因能有幸在草垫上睡一下而呜咽起来。睡觉，睡觉，除了睡觉什么也不需要！甚至饥饿也让位于这一最强烈

的需要。营区里逐渐安定下来，新来的囚徒中，身体较为强壮的已开始适应新的环境了。这时，博霍夫才和他们攀谈起来，他们周围站满了好奇的老囚徒。他们谈到：

早在好几个星期以前，他们就从诺德豪森附近的秘密集中营撤退了，那里的一所火箭兵工厂转移到了山里。在途中，他们和来自哈尔伯施塔特，缪尔豪森及朗根萨尔察的类似的囚徒队伍汇合在一起。他们给赶来赶去，在两条战线之间游弋，党卫军驱赶和逼迫他们一起躲避着日益逼近的美国人。当他们处在前线附近时，情况特别糟。这支长长的队伍正是盟军飞机俯冲攻击的好目标，看来它们辨认不出这是一支囚徒的遣送队伍，因而扫射起来毫不留情。因此，除了那些半路上被党卫军及途经的小村镇里的希特勒青年团员所枪杀的病号和体弱者外，死于扫射的不计其数。因为道路经常被装甲车、大炮和行军的士兵队伍所阻塞，所以囚徒的队伍不得不总是在道旁的小路上艰苦地跋涉。载着军官的摩托车和小汽车从乱哄哄的人群和隆隆作响的车队旁疾驶而过。在熙来攘往的军人队伍中，搀杂着逃难的平民。就这样，溃逃的人群在图林根的公路上往回涌流。沿公路边的田埂上，来不及带走的炮弹及高射炮炮弹堆积如山，溃逃是那样的仓皇！

周围的老囚徒们面带急切的神情听着新来者的讲述。原来外面竟是这样的情形！如果图林根的外勤分队已经不得不撤离了的话，那么前线一定就在附近了！就象在这一营区一样，其他各营区的囚徒，也都得悉了事态的发展。集中营里，这些象牲畜似地被关押在一起的人，心中燃起了期待与希望的火焰。难道美军的前哨部队不是每天都有可能到来吗？

上午十一点还不到，汽笛就吼叫了起来：空袭警报！以前

从来没有来得这么早过。这一次，集中营里没有出现混乱，劳役分队也没有开进营区来。只有救护队的十六个人在向操场那头奔去。集中营里没有丝毫动静，仿佛在四月四日上午的阳光中凝固了。天空中也并没有闪耀着银灰色光泽的铁鸟掠过。警报是针对那些从高空向着朝魏玛方向慌忙运动的卡车车队俯冲的美国低空轰炸机而放的。在党卫军驻地，警报打断了手忙脚乱的准备工作。弹药库前，停放着一些装了一半货的卡车，无人过问。党卫队队员们全不见了，他们躲进了地下避弹室。步哨线设有三道，射击手们龟缩在避弹壕里。从远处山谷那边向山上传来了低沉的炮弹呼啸声。

然而，警报只持续了短短的个把小时。警报解除半小时后，克雷默尔就从克恩那里得知了他们十六个人在外面所看到的一切情况。他们观察到军火的运输；在最外层的监视区，他们遇上了三道哨兵线；岗哨之间架设有机枪……他们在岗楼上发现了双重岗哨及重型配备。所有的观察表明，外面在采取紧急行动，只有在拉警报时才不得不中断。必须迅速通知博霍夫。克雷默尔匆匆赶到他的营区。博霍夫随着总囚徒长走上通往二楼边屋的石阶。这里他们不受任何干扰。克雷默尔简短地作了汇报。博霍夫注意地听着。他居高临下地向集中营看得到的那部分扫了一眼。各营区里静寂无声，一个囚徒也见不到。岗楼一个挨一个，沉默而又呆滞地矗立在那一头的铁丝网边。后面，给熏得漆黑的火葬场烟囱里缓缓地喷着火苗。他们又点火了。——烧焦的皮肉的恶臭和伙房里熬汤的浓烈气味混杂在一起。博霍夫眯起了眼睛，越过营房的屋顶，操场及大门岗楼的一角尽收眼底。他似乎看清楚了，在总岗楼的通道里，不象平时那样只有两挺机枪，而是架着四挺机枪。大门那一头静得出奇，整个集中营也犹如

暴风雨前夕的沉闷的大自然那样寂静异常。

“苗头不对，要出事，”博霍夫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但是现在不是冥思苦想的时候。死寂每一刻都可能被打破，复仇女神就会降临。形势所迫，必须和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碰一下头。可是他们怎样才能不引人注目地来到第十七号营区呢？克雷默尔出了个主意。说来也怪，是伙房里飘来的气味促使他想出了打掩护的点子。

“你听着，”他说道，“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代替第十七号营区的值勤员到伙房排队，并且把饭领回营区。混在拥挤的人群中，谁也不会注意他们。这事由我来安排。可是你又怎么能把你的那批人召集到一块儿呢？”博霍夫懂得了克雷默尔问话的意思。然而总囚徒长不正是唯一能够不受魏桑克的禁令的约束，在集中营内自由活动的人吗？只有通过克雷默尔才能通知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博霍夫迄今为止严格遵循的行动慎之又慎的原则，现在他自行破了例。他把必须立即通知到的有关同志的姓名及营区统统告诉了克雷默尔。博霍夫把手搁在克雷默尔肩上。

“从现在起，你的处境会变得十分困难，瓦尔特。所有的线索都系于你一身。”

克雷默尔没接话茬儿。他的双手紧紧握住作栏杆的锈钢管。过了一会儿，博霍夫继续说道：“你的生命将时刻受到威胁。我们还是说开了的好。假如他们在那四十六个人中一个也抓不到的话，那你就可能……那你就可能被他们……他们是把你看作头头的。”

“我知道。”

“假如时间还来得及你就潜入地下，这对于你或许要好一些……无论失踪的是四十六人还是四十七人，现在反正已无关

紧要了。"

克雷默尔望着博霍夫。他们的脸上反映出他们的思想活动。克雷默尔想起了克卢蒂希对他的威胁，而这一点他并没有对博霍夫提起。

"可能我们已经不再有时间和机会谈谈了，赫伯特，"他嗫嚅地说道，"因此我现在还想和你谈一件事。我可是只对你一个人讲呀。我想活下去，不愿在结局到来前不久死去。你要理解我。结局该是怎样就怎样吧。或许我想活下去，只是因为……我是说，人对于以后归根到底会发生什么是好奇的，"克雷默尔的玩笑并不高明。他朝天看着。"到上个星期，我已给关了整整十一年了。十一年呀！该死的！这么着，我倒是挺想知道，这究竟值不值得。"克雷默尔突然静了下来，咬了咬嘴唇。博霍夫为表示尊重，没有打破他的沉默。克雷默尔很为自己的感情脆弱而恼火，不禁责备起自己来。"瞎扯淡！无非给干掉吧？那有什么了不起。那样一来，他们就会自以为把头头给干掉了。而这终究是件好事，我指的是对国际委员会而言，这是件好事，不是吗？"他期望博霍夫对这个说法表示认可，这是多么地欠考虑呀——克雷默尔因而窘困地笑了："瞧咱们还这么闲站着，听我胡扯……"

克雷默尔的主意倒是挺妙的。只需向第十七号营区区囚徒长简单地说明一下，并由他立即通知一下值勤员："听着。你们取饭时带几个伙伴回营区来。他们有事儿想在这里待一会儿，别去打扰他们。这件事也别往外传。"两个值勤员没有表示丝毫的好奇就到伙房去了，并悄悄地把那几位同志带进了营区。他们立刻就躲进了空无一人的宿舍。隔离营区里的囚徒来自各个不同国家，他们和住在小营里的其他人一样迟钝麻木，形容污秽不堪，对这件事并未注意。必须尽快碰头。分完饭以后，同志们就

得把空饭桶送回伙房，为的是能利用这个机会，象来时一样，也不引人注目地离开第十七号营区，回到各自的住处。博霍夫汇报了救护队观察到的情况，他谈到了铁丝网周围的三道步哨线，谈到了岗楼上埋伏着的机关枪，谈到了作好射击准备的手榴弹和防坦克动力火箭榴弹……危在旦夕，它就如同一只凶神恶煞的秃鹰，在集中营上空盘旋，愈逼愈近。如果撤退开始，该怎么办？对于这一多次被提出的问题，经常是只有一个回答。如果这只秃鹰向下猛扑过来，那就必须在被迫抵抗和进行拖延的可能范围内，从它的利爪下拯救出尽可能多的人来。

性情暴躁的普里布拉对于拖延二字连听也不愿听，他只要求立即举行武装起义，而国际委员会的其他所有成员都反对他的这一主张；难道武器、抵抗小组以及为了最后的时刻所进行的一切仔细的准备都付诸东流了吗？乍一看来，普里布拉似乎还是颇有道理的。

“我不明白，”他说道，“难道许多人给驱向死亡而我们倒不该举行起义？只要他们哪怕找到四十六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我们就活该挨揍？我简直弄不明白。”

“可是，是这么回事儿，”博霍夫回答那个急性子的同志说，“我们是这么捉摸着，非到不得已，不走这一步。生命，是我们所能付出的最后的一点东西。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要捍卫它。时机成熟的话，我是赞成起义的。可现在还不是时候。”波戈尔斯基同意博霍夫的意见。由于军事力量的悬殊，只有当前线靠近得足以与之建立起联系时，才允许举行武装起义。但形势还没有到这一步。现在需要做的，是给那些象牲畜一般给关在营区里的人指出前进方向，以消除人们思想上的困惑和不安。

博霍夫建议，通过抵抗小组的同志们，通过区囚徒长和其他

每个可靠的伙伴，在全集中营范围内传达这一关键性的号召：延迟撤退！每拖延一天，每拖延一小时，都是有利的。

“可能到明天，”他又补充说，“集中营就已经完全变了样，我们就得再作出新的决定；可能到明天，前线就很近了，我们只要进行积极的抵抗，就足以阻止继续撤退。”他的话是针对普里布拉的。

这一危险的时刻已经如此地迫在眉睫，以致于迄今由于孩子的失踪而带来的忧虑和苦恼都变得遥远起来。在这一时刻，再也没人想到孩子，没人想到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甚至刚才那样慷慨激昂打算付诸实施的拯救四十六人的行动，似乎也已被置之脑后。在关系到所有人生死存亡的问题面前，这一切都退居次要地位了。

就在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开会碰头的同一时刻，因空袭警报而中断了的会议重又在施瓦尔的办公室内举行着，与会者由于美军飞机的突然袭击都显得心神不宁。这短短的个把小时的警报把他们过去在外表上还维持着的一点镇定一扫而光，甚至连一向竭力把自已装扮得高人一等的施瓦尔也沉不住气了。他也和别人一样陷入了恍惚不安之中。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着、比划着，乱作一团。“喂，先生们，”施瓦尔也急于加入这乱糟糟的谈话，“美国人盯住我们不放！我接到情报说，美军坦克部队的前锋已突进到了哥达地区。”

克卢蒂希激动地吼叫道：“可是我们还呆站在这里发表演说！您给各岗楼配备重武器还有个屁用！干脆把那些混蛋给毙掉，然后上路得了！”他朝施瓦尔高声嚷了一阵就怒冲冲地快步走到了人群中。

他的叫喊引起了一阵骚动，也不知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所有的人都卷进了这一片没头没脑的混乱之中。施瓦尔猛地冲到写字台后，从抽屉里抽出一支手枪。“先生们！”所有的人都转向他，望着他手里的那支枪。克卢蒂希扭歪着脸瞪着司令官。

“我准备着，当着诸位的面，朝自己的脑袋开枪！到那个时候，诸位才不妨去听从克卢蒂希的命令！而只要我还活着，就得听从我的命令！”

施瓦尔从众人的脸孔上看出了他这番话的作用。他把手枪扔回抽屉，然后关上了它。

“不要惊慌，先生们！我们的部队还坚守着阵地。几天以后，集中营就要撤空，我们就能伺机脱身了。照我的命令干。这是党卫军帝国司令官的命令！”

茨魏林龟缩在杂物存放间还是不露面。分队里没有一个囚徒想到干活。他们在办公室和衣物存放间里游来荡去。人人都在为分队的命运担忧。皮皮西的死，使得他们相互间也不多搭腔了。

罗泽坐在他的座位上。没有一个囚徒理他，他也不敢正眼瞧谁一眼，虽然他很想跳起来反对这种对他的另眼相看。但是，大家沉默的轻蔑使得他直不起腰杆来，他只好独自一人蹲坐在桌旁，恨恨地却又煞有介事地忙碌着。然而，囚徒们默默注意着的，却是那个告密者乌拉赫。这一位也感到了这种无形中对他的一致的憎恨，于是竭力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只有他一个人在那儿唠叨个没完。只要有人同他谈起话来，话题也无非就是即将面临的撤退。

"依我看来，明天动身不如今天动身的好。宁可悲惨地完蛋，也比成天惶惶不可终日的要好。"

对于乌拉赫的这通议论，大家最初是沉默地听着，后来有个和他同在办公室的囚徒再也忍不住地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也有那么些人，他们惯于乘机捞一把……"

另一个人马上接上话茬说："前提是，那家伙可别先见阎王……"

暗示是很清楚的。乌拉赫感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面对这种隐藏着的威胁，他窘迫地尖声笑了起来。囚徒们又沉默了，但是他们心里都憋着一股气。要是他们能抓住这个告密的家伙就好了，就能当面痛斥他：你这狗东西把我们给出卖了！你也对不起皮皮西！可是，他们不敢这么做。要扼住他的喉咙，这还太危险了。

下午，茨魏林来了。他的露面是他跟荷尔坦萨一番激烈争论的结果。茨魏林原打算从此就压根儿不再在集中营里出头露面。"谁也不会知道……"这是他的企图的哲学依据。然而，荷尔坦萨催着他来。"你手下的人现在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难道你倒想溜之大吉不成？"

"人人只有靠自己哟……"

"下一个？①"荷尔坦萨怒冲冲地骂道，"下一个被他自己的人干掉的，也许就是你！"

"怎么会是我？"茨魏林傻头傻脑地问道。

"呐，你们倒是听听那位党卫军上尉先生是怎么讲的吧——

① 此处的"下一个"和上句的"靠自己"，在德语中同为"der Nächste"，故而一语双关。

他先是胡说有个什么犹太小杂种，后来又瞎扯有什么共产党组织……”

荷尔坦萨气势汹汹地把拳头撑在腰间。

“我要是克卢蒂希的话，我就会说：我们可是有凭有据的！现在，他倒躲到一边去了，这个胆小鬼！”

荷尔坦萨又朝着茨魏林嚷开了：“偏偏到了现在，你还来逞英雄！因为到临了，你还是得和你的人撤走的呀，或许你还自作聪明地总以为你能在共产党那边找到藏身之处吗？”荷尔坦萨恶狠狠地笑了。“你那犹太小杂种呢？那些混蛋把你也给卷进去了。”

茨魏林的舌头伸了出来，沉思地眯起了眼睛。过去纷乱迷离的视线，变得清晰起来，看来，在第一批美国人到来之前，是有把握把集中营撤空的。这么说，事态的发展真叫人捉摸不定。这回，又是荷尔坦萨占理。茨魏林只有紧跟照办了。

分队的囚徒们觉察到茨魏林的态度有了变化。他谁都不理睬，对有没有人干活也不感兴趣，一到分队就马上缩回自己的房间里不露面了。对乌拉赫来说，茨魏林的态度是一个信号。乌拉赫对茨魏林已不抱什么希望了，对囚徒们倒是畏惧三分。现在他是受着夹板气……乌拉赫苦思冥想要找个出路，可是却又竭力掩饰着。

傍晚擦黑时分，一道命令越过空旷的操场，传到了各个营区。尽管这早已是意料中的，但命令到达时，还是引起了一片震惊。

“全体犹太人到操场集合！”

赖内博特的声音使得营区里的喧哗吵闹声静了下来，但只有短短的一刻，接着，喧闹得更加厉害了。“动手了，动手了，犹太人最先挨到了！”

事情已成定局!

撤退开始了!

犹太人虽然是第一批,可是每个人都认为,接下来就是自己的营区了。许多人已作好了上路的准备,卷起了被子,包扎起自己那点少得可怜的家当。

有的人为了逃脱撤退,设想了许多离奇的计划。他们想在集中营的空地上挖个洞,他们想钻到营棚地底下去……可是这不过是些胡思乱想罢了。那无情的命令使大家为之震慑,使他们心中既升起了希望,又掺杂着听天由命的沮丧。

在集中营的六千名犹太囚徒中,这道命令引起一阵惊恐和绝望的骚动。他们先是发出一阵惊骇的叫喊。他们不愿离开给他们提供庇护的营棚。他们哀号着,哭泣着,不知如何是好。这道可怕的命令象一只恶狼似地向他们猛扑过来,撕咬着他们,而他们却无法摆脱。许多犹太囚犯不顾魏桑克关于不得离开营区的命令,慌里慌张地四散逃逸。他们闯进别的营区,跑进了小营里的传染病区,冲进普通囚徒的辖区。"救救我们吧!把我们藏起来吧!"

"我们怎么能把你们藏起来?我们自己也快轮到了呀。"

尽管如此,各营区还是收留了他们。他们衣服上的犹太人标志给撕了下来,换上了别的标志。克恩把向他求援的人当作病人打发上了床,还给他们换了标志和号码。有些犹太囚犯则自找出路,钻进了管理区的存尸窖。另外一些人则匆匆跑到了小营的马厩里,在人群中销声匿迹了。可是逃到这里来是最无意义的了,因为正是在这里隐藏着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犹太人。然而,被逼得走投无路了的人,有谁会顾得上深思熟虑,有谁会冷静清醒地想问题呢……

留在营区里的犹太囚徒慑于这道杀气腾腾的命令，已变得麻木了。他们神思恍惚地朝来人望着。区囚徒长们自己也是犹太人，已没有勇气命令他们排队到大门口集合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死亡！既然是死亡，难道就不能在这里等待吗？

博霍夫的思想在斗争着。他该不该鼓起勇气跑到已空荡荡的集中营里去呢？在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当中，除了他，现在还有谁能够去帮帮克雷默尔的忙呢？于是，博霍夫就向办公室跑去。

“喂，怎么说？”克雷默尔迎接他，就好象是在特地等着他似的，问话中丝毫没有不知所措的神态。

“只要还有可能，就拖延出发！”

“那得要多久呢？”

“这你别管！只要还有时间，瓦尔特，只要还有时间！”

扩音器发出咯喇声。赖内博特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可现在不再是懒洋洋的和挖苦人的腔调了：“集中营总囚徒长到值星官那里去！”

每当播送一个通知，就总是引起一阵新的惊惧。克雷默尔痛苦地跺了一下脚，用手臂朝那可恶的扩音器一挥，“瞧吧！”

克雷默尔戴上帽子，胡乱地披上大衣。博霍夫注视着他匆匆的动作。

“瓦尔特！”他叫了克雷默尔一声。

“怎么？”

他们两人本想彼此诉说的一切，都包藏在这短短的一声呼喊里了。他们感觉到了这一点。克雷默尔作了个手势：别谈那个了。

“回你的营区去吧，我对付得了……”

赖内博特不耐烦地等着克雷默尔：“犹太人在哪儿？请您过问一下，让他们上路！难道您以为，您已没必要过问这件事了吗？”

“我刚才还在各营区忙于执行您的命令来着。”克雷默尔撒谎说。

“什么忙于，忙于！”赖内博特嚷道。“那群流氓应作好准备！一个小时以后必须在这里集合，要不然，就让上帝保佑您好了！”

通往犹太囚徒营区的那段路程可真不好走。克雷默尔两腿象是灌了铅似地沉重。他的内心在呼喊：你们留在营区里，伙伴们！谁也别上那头去！我们有武器！我们保护你们！可是，这种充满激情的呼唤渐渐地变得微弱乃至消失，克雷默尔走进了第一个营区。

那些不幸的人们满脸惊恐，泪水哽在喉咙口。他们围住了他，好象他带来了拯救的希望。

“我们留在这儿！我们不走！”

克雷默尔不得不硬硬心肠迫使自己履行这一令人痛苦的职责。“你们得走，伙伴们。我们也得走……”克雷默尔向那年青的区囚徒长转过身去，他跟他很熟。“你集合队伍吧，阿基姆，没有法子呀。不过要慢慢来，你懂吗，要慢慢来。上边的那家伙可能还会吼上几回。也许我们还能磨蹭到天黑。他们总不至于在夜里撤退吧。到明天，也许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了。”

囚徒们对于他们囚徒长的要求，只是踌躇不前，克雷默尔对此也毫无办法。他又到别的营区去了。到处都是一个样。绝望的人们跑出去没站好队就又跑回了营区。出发队伍集合不起来。在靠近犹太人营区的营棚里，囚徒们簇拥在窗户跟前，注视着这

场孤单、绝望的斗争。这种情景从波兰人的营区里也可以看得到。普里布拉和几个抵抗小组的同志紧贴在窗户跟前。普里布拉的双拳紧抵着窗玻璃。

“该死！我们只好在这儿袖手旁观！该死！”同志们理解他的心情。他们默不作声地注视着外边的这出悲剧，强忍住心头的怒火，眼睛里闪着仇恨的光。他们也看到，克雷默尔并不卖力去整顿秩序。当着他的面，有一些犹太囚徒在营区门口站起了队，可是队伍刚刚排好，他就到下个营区去了。于是排队的人立刻就无影无踪了。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犹太人到哪儿去了？总囚徒长，立刻命令他们出发！”

那可怖的扩音器使叫喊着的人们更加乱作一团。某个营区前，象是排起了一支行军的队伍，可是队伍刚走到下一个营区，就溃散了，囚徒们跑进那个营区，或者没命地逃回自己的营区。他们哭泣着，喊叫着，啜泣着，诅咒着，祈求着。他们彼此拥抱起来，相互亲吻，话别。区囚徒长又提醒他们排起队来。他们逃进宿舍，钻进被窝，或者躲进茅厕，这些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根本就无处藏身。那只恶狼已经把它的利爪扎进了他们的肌肤，追逐他们，使他们无法摆脱。

令人毛骨悚然的扩音器又吼叫了起来：“总囚徒长！立刻整队！”

克雷默尔用力挤过堵在营区入口处的蜂拥着的囚徒，然后一屁股坐到那年青的区囚徒长的桌旁。阿基姆望着他那为难的样子。

“就让我们上那边去吧，”他说，“这样下去无济于事……”

克雷默尔猛地一下举起拳头敲在桌上。

这不过是一种极度的紧张罢了。他跳了起来，一边推搡着

阿基姆，一边朝他嚷嚷："整队去，只要那喇叭一叫，就整队去！"

施瓦尔已多次催促值星官打发犹太人的队伍出发。那帮党卫军区队长就象一群被拴住了的猎犬似地，在大门岗楼房间里的窗旁窥视着。又过了半小时，操场上还是空荡荡的。

博霍夫简直不知怎样才能不受那震惊全集中营的命令的左右。他心急如焚，忧心忡忡地等待着。克雷默尔现在会在干什么？犹太伙伴的营区里，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大门那边在发生什么事？突然，广播里传出新的通知，划破了这里的紧张气氛。

"集中营自卫队立即到大门口集队！"

博霍夫从赖内博特的声音里听出某种不容更改的语气。"他们对全营动手了。"他说道。和他一起待在活动室的囚徒们，忧虑不安地仰头瞧着那不祥的扩音器，它每传出一个通知，就变得愈加可恶和危险。

"现在他们叫集中营自卫队了……"不知是谁打破了静寂。

紧接着，又不知是谁背诵起一首诗来：

"这个地方被烧得精光，
成为狂风暴雨盘桓之场。
在断壁残窗之中，
栖息着恐惧惊慌。
高空的云层
也在向下张望……"

有几个人笑了。笑声简直就象是干嚎。

平时，集中营自卫队总是跑步前往大门口集合的。这次他

们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穿过操场，这样就得多花几分钟时间。他们是在竭力拖延每一分钟。当一百人的集中营自卫队在大门口整好队时，沿操场的营棚里的囚徒们都挤在窗口，急切地注视着那边的动静。他们看到赖内博特走出大门，看到集中营自卫队的队长在报告人数，看到赖内博特发布命令，看到集中营自卫队编好队，赖内博特又穿过大门消失了。又过了几分钟。忽然门卫把铁铸的两扇大门猛地拉开，一群党卫军区队长手执警棍，快步穿过操场，扑向集中营。窗边的囚徒顿时激动起来："他们来抓犹太人了！"

这群党卫军就象是一阵狂风，向叫喊着逃进营区的犹太囚徒扑去。那些囚徒们又被飞舞的警棍驱赶了出来。克雷默尔就夹在这吓人的喧闹之中。他不顾自己头上也飞舞着警棍，把眼看要遭到那帮疯狂打手殴打的人解救出来。有几个党卫军区队长把住了那些营区的出口，其余的则把喧嚷着的人群赶向操场。那些在途中倒下了的，在拥挤中不是被踩在脚下，就是被靴子踢得重又爬了起来。这阵风暴过后，只剩克雷默尔一人了。空旷的营区，看上去一片凄凉。衣服、帽子、毯子、口杯、饭碗等等遍地狼藉。营棚内，桌椅都四脚朝天，小柜子给拉开了门。在宿舍里，草垫从床架上给拽了下来，撕得粉碎。战争形势图给撕成了碎片垂挂在区囚徒长的桌旁。克雷默尔喘着粗气站在满目疮痍的营区里，他站了好一会儿，好让起伏的胸膛平静下来。他这么站着，就象一只受到了致命的创伤而即将倒毙的动物。他把帽子推到脑后，用手臂抹了一下湿漉漉的前额。然后，手臂软弱无力地垂了下来。他环顾一下四周，就离开了营区。这里再也没什么事儿可做了……

在大门口，集中营自卫队得组成一道封锁线，把数千名被驱赶到一块儿的人群围起来。党卫军区队长们走开了。大门岗楼四周也变得荒凉起来。人群就这么站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天黑了下来。队伍不能出发了。施瓦尔不停地给魏玛火车站挂电话。待命出发的货车开不出去，因为线路被堵塞了。又过了一个小时，人们仍站在大门口。总岗楼的哨兵们在他们头顶上方的过道里来回巡逻，他们不时还好奇地越过栏杆朝人群瞧上一眼。自卫队员们手拉着手默默地站在这些给赶到一块儿来的人的四周，这些犹太囚徒满怀惊恐地等待着。在党卫军的监视之下，他们中谁也不敢和集中营自卫队队员攀谈。但是他们的眼睛在恳求着：你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人嘛，为什么你们盯住我们不放呢？有一个自卫队队员，当他看到一个犹太囚徒的那对直直盯着他的眼睛时，心里想：如果他现在逃跑的话——我不抓他……莫非有一种神秘的交流思想的语言？这两个囚徒就这样目不转睛地互相凝视着。那犹太人象屏住呼吸似地挺直地站着。他动作呆滞是由于他在集中思想考虑一个决定。突然间，他弯下了身子。那个自卫队队员察觉到他旁边的人手臂动了一下，那犹太囚徒已在连成一行的手臂的掩护下溜了过去，逃之夭夭了。这个大胆的逃跑行为引起了连锁反应。四个人、五个人、十个人都溜走了，跑到操场那一头去了。人群开始晃动、拥挤起来。营自卫队队员组成的包围圈阻挡住了他们的逃跑，可是那神秘的电路业已接通了。营自卫队队员们固然是把一些逃跑者拦了回去，但那只不过是为了不致使所有的人一下子都跑光。接着，他们甚至抬起了手臂，好让又一批人溜走。自卫队队员们的脑海里产生着一种奇特的反应。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全都会溜掉的！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拦他们，可是根本无济于事……更为奇特

的是，大门口竟然没有丝毫动静。尽管天黑，岗楼上的哨兵们肯定也已看到有人逃跑，可是他们并没有发出警报，而无论是赖内博特还是旁的什么人也没有扑过来。什么事也没发生！那种由于逃跑而造成的紧张心情，根本不容人清醒地去考虑一下，为什么竟然出现这种前所未闻的事。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出现，也许是因为当时赖内博特正在司令官那儿，或许是因为岗楼上的哨兵们在想：你们下面这些人跑就跑吧，这关我们什么事！横竖结局马上就要到了。

自卫队让一批又一批的囚徒跑掉，最后，就光剩下他们站在门口了。自卫队队长耸耸肩膀："那么，咱们也走吧。注意，整队。"自卫队队员们悄悄地排好了队伍，好象不愿给旁人听到似的。开始还有点畏缩，后来步伐竟愈来愈坚定，沿操场走了。到了第一排营房后，克雷默尔迎面走上来，他全都看见了。队长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

"你们回营区去吧！"克雷默尔说道，因为在这种颇为特别的场合下，也没有什么旁的话好说了。

"回去吧。"克雷默尔回到办公室，对那里的囚徒也这样说道。然后，他回到他的第三号营区。当冯德里希问他，要不要吹熄灯哨时，他粗暴地回答说："他们可能把我……"接着他又说："我再也不吹哨子了。"犹太囚徒们逃逸之后，居然平安无事，这真是不可思议。赖内博特从司令官那儿回来以后，难道他也和岗楼上的哨兵有同样的想法吗？他究竟有没有向司令官报告了犹太人逃跑的事？克卢蒂希当时不在场，否则他一定会大发雷霆，在大门口大打出手的吧？

黄昏消逝，黑夜来临。各营区内人人都已得知，集中营自卫队把犹太人放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他们

满腹狐疑地窥探这不寻常的寂静，等待着扩音器每时每刻都会重新吼叫起来的声音。可是那不祥的玩艺儿却一直不声不响地挂在活动室的门上方。最后，他们等得不耐烦了，有些人悄悄溜进宿舍，爬进铺位里睡觉去了。

在小营里，德籍营区办事员和他的两个波兰籍助手久久没能入睡。普罗尔躲在他的隐藏处的第二夜开始了。

普罗尔身体老这么弓着，这对他来说，早就成了一种可怕的折磨。总这么紧缩着的颈部肌肉火辣辣地作痛。他的腿老是半蹲着，既不能转身，又不能坐下，也不能蹲着，只能用头顶住下水道风井的洞壁。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过去了一天还是两天？还是已经四天了？普罗尔呻吟着，他感到疲劳和虚弱。他闭上了眼睛，可是又不能睡。他一动不动地保持着这个姿势，颈部的肌肉痛得发麻；可是只要他稍稍动一下，浑身就象火烧似地疼痛。普罗尔咬紧牙关。

突然他吓了一跳。原来他头顶上的井盖动了起来。一个念头迅速地闪过普罗尔纷乱的脑海：他们来抓我了！就在此刻他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轻轻地呼唤："弗里茨！伙计，你还活着吗？"两只手臂向他伸了过来，把他拖了出来。

普罗尔浑身打颤，尽管穿了大衣，可是潮湿的夜寒仍把他冻得够呛。"快，上营棚里去！"两个波兰人扶住他，普罗尔拖着僵直的腿勉力地走在他们中间。然后他在营区办事员的小房间里休息了一会儿。

办事员递给他一小杯热汤。普罗尔用颤抖的双手把小杯送到嘴边，热乎乎的饮料温暖着他冻僵了的身体，怪惬意的。现在他才想起了面包。他取出一块已经发硬的面包皮，啃下一角。这

时，一个波兰人冲了进来。“他们来了！”普罗尔一下子蹦起来，跳到屋外漆黑的夜色里。他的助手们跟随着他。他们跑向下水道的风井。就在普罗尔打算钻进风井的那一霎间，在一所营棚的后面出现了两个党卫队员。他们那模糊的身影已依稀可辨。他们面前跑着一条东闻西嗅的警犬。他们不时用遮蔽着的电筒给自己照路。四个囚徒吓得呆住了，连大气儿也不敢出。党卫队员们在相距不到十五米处沿着营棚走着。他们的脚步发出叽嘎声。普罗尔惊恐地睁大眼睛眼看党卫队员步步走近。现在他们穿过了营区之间的空地，下水道的风井就在这块空地上。四个囚徒能清清楚楚看到党卫队员，那他们想必也会同样被党卫队员们看得清清楚楚……

在囚徒和党卫队员之间，只剩下几米远了。他们停了下来，站住不走了吗？……那只狗，它抬起头了吗？它在嗅吗？在这可怖的一刻，心脏似乎都要停止跳动了。党卫队员们走出了空地，沿营墙继续走着……离远了……四个人的脑袋一齐扭向那个方向，眼睛拚命向黑暗中盯着……不祥的死神从他们旁边擦身而过。漆黑的夜空经受了这次考验，天没有塌下来。普罗尔悄悄地钻进了风井。井盖在他头上轻轻地合了起来。普罗尔精神极度疲乏，把头靠在洞壁上。现在他感到，为了在外面的这几分钟时间，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第二天早晨，博霍夫来到克雷默尔那里。他是最早来到这儿的人们中的一个。克雷默尔的宿舍已经越来越成了大家的碰头地点。——拯救四十六个等候处死者的行动，昨天晚上犹太囚徒的逃跑，无异是公开的宣战，在场的每个人——无论是克雷默尔、博霍夫、前来的区囚徒长们，还是在营区里的囚徒们，都在等

待着即将到来的报复。在这以前，对于任何一点违反纪律的行为，集中营当局都会运用手中握有的生杀大权来作为回答的。

集中营里，各营区之间开始活跃起来。囚徒们东一堆、西一堆地在猜测着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克雷默尔始终没等到赖内博特让全集中营囚徒到操场去点名的命令。到了规定时间，赖内博特却只是用扩音器通知囚徒伙房及军官食堂的工作人员去上班。此外就再也没播什么命令了。取消早点名和未采取报复手段同样都是非同寻常的。克雷默尔不安地瞧了瞧大门口的钟。已经过了两个小时。

"今天不点名了，"他说道，"根本不会再点名了……"

"我听说，"有个区囚徒长神秘莫测地说，"司令官给这儿附近的飞机场挂了电话，据说是叫轰炸机来。"

克雷默尔突然转过身来。"听说，听说！"他朝那区囚徒长生气地喊道。"你听说个屁！这下倒好，我们自己还来散布这种蛊惑人心的谣言！"

"你们可别叫这类未经证实的谣言弄昏了头脑！"博霍夫警告说，"现在应该等等，看他们对犹太人的逃跑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这种安静可叫我受不了。"克雷默尔嘟哝着说。

扩音器喀喇喀喇响了。大家都紧张地盯着它。扩音器嗡嗡作响，试话筒的吹气声也隐约可闻，终于传来了赖内博特的声音："集中营总囚徒长听着，全营整队去操场！"赖内博特又重复了一遍这个通知，扩音器里面又响了一阵，然后就没声音了。室内寂静异常，大家都不作声，都在从别人的脸上研究着各人的思想活动。这一个广播通知在整个集中营的囚徒中引起了一片混乱。站在外面的人连忙跑回营区。营棚里也是乱哄哄的。"我

们不去！我们不撤退！”没过几分钟，集中营就变得一片死气沉沉的，营棚外面看不到一个囚徒。“我们不去！我们不去！”区囚徒长们从克雷默尔那儿回到各自的营区。“我们不去！”囚徒们齐声向他们呼喊着。“我们非去不可，”区囚徒长们说。又过了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克卢蒂希和赖内博特在施瓦尔那里。赖内博特带着一种斯文、含蓄的嘲讽口吻报告说：“司令官先生，全集中营囚徒拒不集队。”施瓦尔眯缝着眼不理解地问：“怎么回事？拒不集队？”赖内博特只微微耸了耸肩膀作为回答。克卢蒂希却嚷开了：“那些混蛋早就发现，有您做靠山，谁也动不了他们一根毫毛！”为了避免承认这种显而易见的延搁，施瓦尔吐出一连串的“吧——吧——吧”来自我解嘲。就在这一刻，他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通知他，线路已通，准备就绪的货车可以放行。这时他又对克卢蒂希神气起来：“哪，您想干什么？列车可以放行了。”施瓦尔突然朝赖内博特嚷道：“您赶快再叫他们集合；如果半小时之内还不见动静，我就要派一连党卫军到营里去，把他们象狗似地用鞭子赶到大门口去！——站住！”他又叫住赖内博特，“您要最严厉地传达我的命令，但不要带威胁。然而也不要造成似乎我们拿他们无可奈何的印象。”

一阵难以觉察的微笑掠过赖内博特的嘴角。他的第二次通知加剧了囚犯中的混乱。小营里一片喧嚷杂沓。区囚徒长们和值勤员们内心异常激动地叫道：“整队，整队！”囚徒们象是要被屠宰的牲口似地簇拥在营区门前，彼此推搡着，到处可听到叫喊声、呼救声，可是他们当中谁也没有带个头去排队。区囚徒长们在纷乱的人群中挤来挤去，拉扯着，推搡着，叫喊着，可是谁也不想真正出力整队上路。囚徒们都待在原地，毫无希望地待在原地。在整个集中营里，情况毫无二致。固然囚徒们都已站到了

营区门前，但是队伍久久无法排好，这样又折腾了一个小时。克雷默尔跑到小营去了。在这里，他听到了赖内博特的又一次通知。"集中营总囚徒长，整队，整队！"那呼叫声咄咄逼人地传到乱哄哄的人群中，克雷默尔只需站在队伍前头，就能使人群向前移动了。此刻，区囚徒长们终于指挥着一个营区又一个营区的队伍缓缓地爬上山坡，向操场方向蠕动。普通营区的队伍参加了进去。剩下没走的只有管理区和第六十一号传染病区的护理员们及其病员，以及素来与集中营隔离开的苏军战俘。

待到全营终于整好队伍，早已到了上午时分。在巨大的方阵内已看不出犹太囚徒所在的营区，他们在人群中消失了。队伍还没停下，党卫军的区队长们和传令官们就扑了过来，并把所有看样子象犹太人的囚徒边殴打边从囚犯里拽了出来。队伍没有退缩，但是象穗头沉甸甸的庄稼似地摆动着。犹太囚徒们在一列列纵队之间躲来闪去，隐藏在前排人的身后，要是哪个党卫队员抓住了他们，他们就被无情地打倒在地。区队长们把他们抓获的犹太囚徒关在小营的正方形棚屋里。不久以后，就用棍棒从人群中驱赶出了好几千名犹太人，并把他们向大门那边赶去。在那里他们拥挤着，十分激动地聚在一起低声交谈着。外面，警犬在铁丝网前狂吠，党卫军区队长们象是接到了谁的命令，突然丢下人群不管，跑向大门。队伍慢慢停止了摆动，人群精疲力竭地站在那儿，象是给抽光了血似的。大门口那里的党卫军区队长们又向犹太囚徒扑过去，想整顿好这支行军队伍；一支配备了卡宾枪的党卫军百人团携带着警犬也渐渐逼近了；这时，赖内博特的声音又通过总扩音器从岗楼上传遍操场："其余的犯人全部回营区！"这一切进行得十分匆忙。囚徒们就象打着漩涡的潮水一般乱哄哄地涌回集中营。在通向营区的通道口，人流拥塞起来，人群挤过

窄口，又散向全营区，然后拥进庇护着他们的营棚。囚徒们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一屁股倒在长凳上，胸口起伏不停。结局原来是这个样！现在每个人都明白了，是什么在等待着他们。波戈尔斯基利用队伍解散时的混乱，离开营区和博霍夫接上了头。他们彼此迅速通报了情况。波戈尔斯基忙去通知克雷默尔，博霍夫则直奔普里布拉的营区。那年轻的波兰人又得去把柯地切克找来。这几个匆匆忙忙给叫来的人在第十七号营区开了几分钟的碰头会。大家脸上都还是火辣辣的。克雷默尔把帽子从额上推开时，双手直打颤。

普里布拉坐到一张床边，他双拳并握，透过齿缝发出沉重的呼吸声。波戈尔斯基了解这年轻人的心情，"Njet，"他只说了一声，并且摇了摇头。普里布拉仰头看着他，波戈尔斯基看出了普里布拉眼里流露出的怒火，就用波兰文继续讲道："我们必须边等待边斗争，边斗争边等待……"普里布拉想以他的急躁去动摇波戈尔斯基表面上的从容。"等待，老是等待！"他满心焦躁不安地呻吟着说。可是，在波戈尔斯基和其他人的内心，过去一段时间的经历还历历在目，在博霍夫的话语中也同样流露出焦躁。"同志们，我们到底还是能够把第一批遣送拖延了一天多哪！"他不得不打住片刻，因为他感到呼吸太急促了。普里布拉苦恼地用拳头敲着膝盖。"老是拖延，拖延！"他又呻吟起来。博霍夫好象没听见普里布拉的话似地向克雷默尔转过身去。然而他说的话却是对普里布拉的一种反驳。"现在一切都系于你一身，瓦尔特。拖延，拖延！"他又迅速转向普里布拉，嘎哑、无声地说道："没有别的出路！"普里布拉疲惫地站了起来："Dobrze……uwaga！"①

---

① 波兰语的德语译音：好了，注意。

波戈尔斯基对那波兰人说道，“我们是弱者，因为我们不能阻止撤退。那么，好吧；可是法西斯也是虚弱的。”波戈尔斯基转向大家。“然而，前线越靠近，我们就会变得越强大，而法西斯匪徒只会越来越虚弱。”波戈尔斯基搂住克雷默尔的肩膀。“如果克卢蒂希跟你说，安排一批人出发，你就对他讲，是，我安排一批人出发。”波戈尔斯基绘声绘色地朝克雷默尔说着，同时又转向大家。他认为，在编队时，要注意把那些政治上和道德上不可靠的分子塞给法西斯匪徒。集中营要保持纯洁。“你要象作战时的将军一样，”他对克雷默尔说，“你的安排就是命令，不容许任何人违抗！明白吗？”

克雷默尔默默地点了点头。忽然响起了警报。急促的嚎叫变得愈来愈尖厉，充斥全营。“Carascho！”波戈尔斯基高兴地喊道：“警报！天天放警报才好呐。要是每天放上一次、两次的，他们就没法撤退了！”

“散会吧！”博霍夫催促说。克雷默尔本打算和其他的人一块儿赶紧离去的，但波戈尔斯基拦住了他。“同志，”波戈尔斯基亲切地说道。克雷默尔向那俄国人伸出手去。波戈尔斯基却把他拉到身前，吻了他。

五号牢房里悄无声息，情形很是悲惨。那两人还是得站在那里。颇为特别的是山魈自从在他们脖子上绕上了绳子以后，就没再去碰他们。他们瘦成了一条筋，脑袋上只有一对灼热的眼睛在忽闪，象骷髅头一样。他们脸上满是胡茬，更显苍老了。山魈已经好几天不给他们吃的喝的了，在晚上上锁的时候，弗尔斯特不是总能找到机会偷偷扔块面包皮给他们的。屋角那只旧果酱桶里的粪便四溢，臭气难闻，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昨天赖内博特

呼叫犹太人时，赫费尔伸长脖子倾听着外面的动静，并竟然低声说起话来："马里安……"——"什么事？"——"听见吗？……犹太人……放他们了……他们回家了……我们大家都回家……"今天从一早起，赫费尔就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囚牢的过道里一片死寂。没有一间牢房给打开，也听不到一点喧嚷声，而山魈过去是惯于制造这类喧嚷的。清晨起床的时间过去了。两人早就把脸掉向门口。到点名的时候了。可是毫不见动静，赫费尔越来越不安起来。"一定是出什么事了。"他激动地低声说道。突然，他忘掉自己必须站着的规定，步履蹒跚地走向窗户，注意地仰头朝着那小小的四方形望去。克罗平斯基有些惊慌起来，低声地哀求说："还是站到那边去，安德烈。要是山魈看到你在窗户这里，他会弄死我们的。"赫费尔激烈地摇着头说："他不会！我们的脖子上可还绕着绳子呐！"虽然这样说，他还是回去了，机械地站到了老位置上。就这样他又站了好一会，注意地倾听着，咽了几口唾沫，尖尖的喉结上下活动着，瘦削的颈项上，脉管在激烈搏动。看上去，赫费尔在吃力地思考着什么。忽然，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向牢门，把耳朵紧贴着门听着。

"兄弟，"克罗平斯基恳求道，"上这儿来吧……"

赫费尔大惊失色地盯着克罗平斯基。"走了！"他脱口而出。"全都走了！"他僵直地扶着门站起身来，扬起手臂，可是他还没来得及用拳头向门上猛击，克罗平斯基就赶到了他身旁，把他往回拉。赫费尔踉跄着栽进克罗平斯基的怀抱，呜咽着说："他们把我们给忘了！……世界上就剩下我们俩了！……现在我们要给憋死了！"

克罗平斯基象亲兄弟般地把赫费尔搂在怀里，想安慰他，可是赫费尔的性格较为内向，他挣脱出来，结果脖子上的绳子给

扯得更紧了，他喊道："憋死了……憋死了……"克罗平斯基惊恐地用手捂住他的嘴，没让他喊出声。赫费尔不知哪来的力气抗拒着，两人拉拉扯扯地扭成了一团。赫费尔终于甩开了克罗平斯基的那只手，尖声喊叫起来。克罗平斯基惊恐万分，竭力想制服那和自己扭成一团的人，并用手捂住他的嘴。赫费尔喉咙里发出咕噜声，困难地喘着粗气，一个劲儿地喊叫着，终于倒进克罗平斯基的臂膀里。克罗平斯基把他紧紧搂住，可是已经太晚了。牢门猛地给打开了，山魈走进牢房，脸色苍白的弗尔斯特悄无声息地跟在后面。克罗平斯基惊骇地松开了叫喊着的赫费尔，两眼直瞪着山魈。山魈一句话不说，眯起眼睛，轻蔑地向仍在叫喊着的赫费尔瞧了几秒钟。然后他略向后退了一步，摆好架势。这是可怕的一击。赫费尔伸开手臂想抓住什么，可是踉踉跄跄地栽向屋角，撞到墙壁上，在倒下时碰翻了那只用作便桶的果酱桶，桶内令人作呕的粪便泼得赫费尔满身都是，他顿时失去了知觉。山魈用不在乎的目光审视了一下他这一击的效果，就走出了牢房。他在上了锁的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用威胁的口吻说道："要是这家伙死在我前头的话……"

"该把他弄弄干净……"弗尔斯特斗胆说了一句。山魈冷冷地瞧瞧他。"怎么着？想当好心人？"说着他也不理睬这牢房役工，径自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由于警报，犹太囚徒们不能出发了。在警报嚎叫时，克卢蒂希吩咐党卫军把赶到一起的人们再用警犬驱赶到集中营外面空荡荡的车间里去，这个车间在一九四四年八月的大轰炸中幸免于难。这时高空中正掠过庞大的机群。

从魏玛通往集中营的公路上，数千名囚徒的队伍遇上了警

报，他们是从哈尔茨和图林根的小集中营那边为避开美国人而向布痕瓦尔德方向运动的。这支灰色的、衣衫褴褛的队伍被魏玛和邻近村子的警报声所包围，沿着公路逶迤向前。在空旷地带根本没有什么掩蔽物。虽说高空的机群并不意味着直接的危险，可是，押送队伍的党卫队员们被警报吓昏了头脑。遍身尘土的党卫军下士们吼叫着，就象赶牲口的人似地沿着被荷枪实弹的卫兵押送的队伍跑来跑去，用仓促间从树上折下的枝条抽打着精疲力竭、遍体污垢、衣衫褴褛的囚徒们，逼着他们跑步前进。他们就象挤成一堆的羊群，一个紧挨着一个，听任那些粗野的家伙无情地殴打。可是，队伍依然慢吞吞地朝前蠕动，始终走不快。

“跑步！跑步！你们倒是跑呀！”

人群里没有插脚之地，人们也没有丝毫力气了，只有一点一晃的脑袋表明，挪不动了的双腿还在试图跑动起来。机群在他们的头顶上嗡嗡响，棍棒在他们头顶上飞舞。他们走得出了血的赤裸裸的脚上缠着破布条，硌脚的木屐在长途行军中走掉了或者给扔掉了。炸弹的轰鸣和党卫军下士们的吼叫交织成一曲令人战栗的二重奏。

“跑步！跑步！”

党卫军下士们怒冲冲地跑来跑去。

枪弹哒哒作响，昏倒在地的和被枪杀的囚徒被卫兵拖到公路边，扔在那里。

“跑步！跑步！”

殴打，枪击，叫喊，呜咽，血肉，尘土，沉重的脚步，上下起伏的脑袋……想瘫倒的，被拽了起来拖着走；已倒下的，被千百双脚踩成了肉泥。

从魏玛到集中营共九公里路程。农民们要是碰上这支队伍，就连忙小心翼翼地避让到一边。两名警察骑着摩托车前来质问道："你们弄死了这些人就扔在这里不管了。等美国人来了，他们可要跟我们算帐的。"

"闭嘴！这是我们的事。滚你们的！"

到集中营还有八公里。进山了，公路开始上坡。

"跑步！跑步！"

"我再也跑不动了，我再也跑不动了……"

"坚持一下，伙伴，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到了……"

又过了一小时就到树林了。山坡愈来愈陡。队伍中，精疲力竭的呻吟声也愈来愈响。党卫队员们变得更加暴怒了，抽打起来毫不手软。

枪声！

又响了一声，接着又是两声，三声……

跑步早就又变成了跌跌撞撞的慢步行进。队伍拉开了距离，脚有了更多的活动余地。人们头向前倾，抑郁、麻木地摇晃着，踉踉跄跄往前走着……队伍中有个人给绊了一下，在跌下去时，伸开两手护卫着……

"快跑，你这狡猾的东西！"

谁掉了队，只有死路一条……

上帝呀，别让我掉队吧！

那精疲力竭的人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想站立起来，可是，他已经被卫兵从长长的队伍里给揪了出来。他想爬着向前，一个党卫军下士掏出手枪，用脚踩在那可怜人的身上骂道："狗东西，你这该死的东西！"一声枪响，又响了一声！

队伍继续走着，继续走着，沿着愈来愈高的山坡朝前方走去。

魏玛已经远远抛到了后面。所有的人都预感到集中营快到了。队伍走过用石灰刷得雪白的牌子，上面赫然写着黑色的字体："注意，司令部辖区……"以及作为标记的一个骷髅头和两根交叉着的死人骨头。

几个党卫队的低级军官迈着重重的步伐走在队伍前面。他们愣了一下站住了。队伍也就停了下来。

四个头戴钢盔和防毒面具、背着急救箱的囚徒站在他们面前。

"你们是什么人？"

他们站得笔直，报告说："救护队。按照司令官命令，空袭警报期间在卫兵线外沿值勤。"

军官们取笑地彼此看看。"这里可真是无奇不有……嗨，你们这些滑稽鬼，这里离集中营还有多远哪？"

"还有十分钟路程，下士。"

一个手势，长长的队伍又蠕动起来，走过里面设有三道卫兵防线的防弹坑和避弹壕。

这时，警报响了起来，一直响到它出完一口长气，然后哼哼着断了气——警报解除了。栏木旁有人活动起来。卫兵爬出了防弹坑。党卫队军官走上前去。

"我们带了多少废物来？这我们不知道。也许是三千五吧，也许只有三千，这有谁知道呢？路上死了多少？我们上路已经一个星期了。我们有从欧尔德鲁夫来的，有从缪尔豪森来的，有从柏尔施台特来的，也有从阿卜得罗得来的。"

有个卫兵给赖内博特挂了个电话，四名救护队员请求准许回营，然后沿着笔直的入营通道跑步与其他救护队员会齐，整个救护队就向大门行进。赖内博特已骑着摩托车向栏木那边疾驶

而去。

警报解除后，集中营内变得活跃起来。囚徒们在营区前彼此打招呼。命运象是用一根棍棒捣了一下这个蚂蚁窝，使它乱了套。谈话从一堆人传到另一堆人。猜测和担忧在人们心头翻腾。

“他们要把我们弄到哪里去?”——“我们不离开集中营。”——“我们要是不走，他们会把全营的人都开枪打死的。”——“听说施瓦尔已经要求诺拉机场派轰炸机来了。”——“伙计，别瞎扯。他们那几架飞机还得用在前线呢。”——“要是他们扔毒气弹呢?”——“扯淡！他们扔的话，那他们自己也得跟着遭殃。”

在这期间，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各成员派出的联络员穿梭往返于各营区之间，向抵抗小组领导人传达指示，这就使那些七嘴八舌的谈话具有了一定的方向。

“我们必须拖延撤退。美国人每天都可能来到这里。据说他们已到达爱森纳赫和迈宁根城下。”

赖内博特赶回集中营内。又有一大群面黄肌瘦的人给驱赶到大门前。他又通过话筒喊道:“全体区囚徒长和集中营自卫队到大门口来!”这声呼叫又把大家搅得惊惶不安起来。出了什么事?——区囚徒长们匆匆赶到办公室，在那里集合。这时，喧嚷纷乱的人群已从大门岗楼那里的窄小入口处涌进营内。

克卢蒂希看到这一片骚乱的人群滚滚而来，就尖声地用粗话骂开了:“见他妈的鬼，我可腻味了!”而赖内博特则朝着他高声说道:“你把这副烂摊子都推给了我。我不过是个值星官，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你份内的事……”

“我份内的事? 说到底，我不过是个二把手! 这事本该是魏

桑克管的！那狗东西倒在施瓦尔那里灌黄汤！”克卢蒂希果真把安排源源而来的犯人的事情推给了这年轻人，自己却躲到军官餐厅里去了。

几辆临时凑集的载货卡车在大门口停了下来。党卫军卫兵们从车上跳下来。赖内博特毫不费力地就让党卫军区队长们去封锁操场，他才不管这种事呢，他让人群涌进大门，对着和区囚徒长们一起前来的克雷默尔，高声喊道：“把这些家伙带到营区里去，要快！”

“营区里已经挤得满满的了，值星官。”赖内博特扯着嗓子叫喊着：“这又怎么样呢！您把操场给清理一下！”他又催赶排好队的集中营自卫队说：“二十五人上车。出发，出发！在公路上收集尸体。”行动十分匆忙。

汽车轰隆隆地开走了。克雷默尔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他吩咐区囚徒长们和留下的集中营自卫队队员把操场上的人分批领入营区，并且把所有的人都赶进了浴室。集中营的老囚徒们都涌了过来，混杂在新来者之中。“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外面情形怎样？”

区囚徒长和自卫队队员们拦住这些好奇的人，把他们从新来者附近支开。接着是一阵拥挤和混乱，仿佛一切都乱了套。人群拥塞在浴室前，此刻，克雷默尔可不能冒火。在已挤得水泄不通的营区里，还必须再挤出位置来。情况的紧急不容分辩，克雷默尔必须下命令。不知哪个区囚徒长绝望地叫了起来：“我该把这些人安插到哪儿去哟？在我的营区里，墙都挤弯了！”克雷默尔回敬他道：“全集中营都要挤破了，不光是你的营区！喏，这里的五十个人你带上，开步走！”小营必须收纳它能容得下的所有的人。由于弄走了许多犹太囚徒，在犹太人的营区留下了不少空

缺，克雷默尔就尽可能在里面塞满新来的囚徒。过去一向严格按不同民族划分的营区，现在却成了各个民族的大杂烩。只要把这批人安排掉，怎么样都行。有谁知道，他们在这里还能呆多久？整个集中营闹哄哄的，无法安静下来。下午过去了，但这批汹涌而来的人还未处理完毕。这时，载满收集来的尸体的卡车驶了进来。集中营自卫队的二十五人回到了他们自己的营区。卡车也消失在火葬场板壁的后面。波兰籍的运尸工爬上卡车，在尸体上面站稳以后，就把尸体往下扔。死尸一具接一具从空中落下，有的头先着地，有的脚先着地。躯体撞在地上发出沉浊的声响。随后而到的尸体滚到不断增高的尸体堆上，保持着坐的姿势，看上去就象从酒店里给扔出来的醉汉似的；有的尸体象在翻筋斗，四仰八叉地在做头手倒立；有的和身旁的尸体一起从车上滚了下来，象是在作最后的拥抱；有些象是滑稽地扭伤了脚，令人忍俊不禁；有些死人则象是取笑似的，睁着眼，笑歪了嘴，自天而降……尸体愈积愈高。

克雷默尔奉命到赖内博特那里去。那年轻人再也不那样冒冒失失了。虽然他说起话来还有那么点腔调，可是他那冷嘲热讽、故作姿态的举止已不复存在了。

“那些家伙都安顿好了吗？”克雷默尔走进来时，他厉声问道。

“是的。”

“呐，这么着，听好！明天早晨以前，您准备安排遣送一万人。要走得动路的，懂吗？”

“是的。”

赖内博特走近克雷默尔身边，眼睛里射出凶狠的光：“如果

再象遣送犹太人那样耍什么鬼花招，我就亲手在门口把你吊死，懂了吗？”

“是的。”

“明天一早，就是说八点整，就要整好队伍。去吧！”

坐在赖内博特桌上的克卢蒂希拦住了克雷默尔：“那四十六个人在哪里！”

克雷默尔正想说“我不知道”，可是话到了舌边，他却说：“集中营里全乱了套。集中营自卫队找过他们，但是没找到。”

克卢蒂希使劲抓住克雷默尔的胸口。“伙计，”他恶狠狠地说，“我要到最后才来收拾你。别以为你溜得掉！你，赫费尔和那个波兰人……对付你们这三个人，我自有办法。”他用手枪在克雷默尔鼻子底下晃了晃。克雷默尔默默地听着他的这番威胁，一个想法突然闪过他的头脑：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还活着……

“你藏下的那个犹太小杂种也休想从我们手心里逃掉！我们要清除干净，一个也不留！”赖内博特插了进来。“您知道得很清楚，”他打断了克卢蒂希的话头，把克雷默尔打发走开，当室内只剩下他们俩时，他突然转向克卢蒂希。“你这白痴！——我跟他说，波兰人和赫费尔早就完蛋了，而你……”

“你怎么能对我——你的上尉这样讲话？”

赖内博特笑得前俯后仰：“上尉的称呼你就免了吧，我的孩子。我们很快就要变成客客气气和谦逊有礼的人了。”

为了尽快了解所有情况，博霍夫在办公室等候克雷默尔回来。当他瞅见克雷默尔从操场那边走过来时，就走进了他的房间。克雷默尔使劲把帽子朝桌上一掷，这使博霍夫觉察到发生了

什么特别的事。“出了什么事了？”克雷默尔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声中还夹杂着怨恨。“瞧他怎样用那破铁玩意儿在我鼻子跟前晃悠吧……”

“谁？”

“克卢蒂希。”

克雷默尔坐到他的桌旁，挖苦地大笑着。“还有，赖内博特是那样忙不迭儿地把我打发走，因为那笨头笨脑的党卫军上尉说漏了嘴。”

“什么事？”博霍夫催问道。

克雷默尔满怀胜利的喜悦把双手举过头顶，想喊出声来，他满脸笑意，高兴得差点就要喊了出来。可是，这种过于强烈的胜利的喜悦心情突然一下子化为乌有。血液从绷紧的肌肉里退了回去，克雷默尔垂下手臂，站起身来。“不谈这个了，赫伯特，不谈了。我先得解决解决这里面的问题，”他亲热地说着，并用他宽大的双手抚摸着前胸，他绕过桌子，默默地把手搁在博霍夫的肩上。“我们在囚牢里的那两个人……他们还活着。——这我知道。我还知道一些事情。我们可以让那四十六个伙伴从他们的洞穴里出来了，现在没有人再会去找他们了。”

“肯定是这样吗？”

“肯定的。”

克雷默尔深深舒了口气，鼻子上的皱纹显得更清晰了：“现在问题明确了！明天早晨以前，我要作好遣送一万人的准备。也许我能够把出发拖延到中午空袭警报响的时候。这样，我们就赢得了几个小时。”

“你尽力而为吧，瓦尔特。”

忽然，克雷默尔没头没脑地问道：“孩子在哪里？他在哪里，

赫伯特？”

“我不知道呀。”

克雷默尔试图从博霍夫的面部表情上去检验他讲的是否真话。

“去找他！”他阴郁地命令道。

“为什么？”

“为什么？”克雷默尔被激怒了地反问道。他坐到桌旁，瞧着他交叉在一起的双手，放低了声音说：“这小家伙让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现在他该和我们在一块儿了，还有其他人，象赫费尔、克罗平斯基，象那四十六人，象皮皮西，象你和我一样……他应当和我们一块儿上路或者和我们一块儿完蛋。无论如何，他应当上这儿来！”他用拳头砰地捶了一下桌子。“他应当来！去找他来！”

博霍夫沉默不语。他很理解他的朋友，那要求的声音，在他内心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克雷默尔粗暴且又带着满腔怨恨地打破了博霍夫的沉默：“是你们当中的哪一个人把孩子带走的，是集中营国际委员会中的一个人！那是谁？”

克雷默尔变得更沉不住气了。“去找！”他催逼着，“我们去把我们的伙伴们都从洞穴里接出来，那个小家伙也不该再东躲西藏了……有谁知道，他藏在哪里呢？”

博霍夫叹了口气，点了点头：“你是对的，瓦尔特。他为什么不该和我们一块儿上路或者……你说得对，瓦尔特。不管他藏在哪里，我要想法把他找出来。”

克雷默尔慢慢站起身来，变得温和、谅解得多了。

撤离的命令对于有关的营区是个沉重的打击。克雷默尔把有关的区囚徒长叫到办公室，这道命令就是他们从那里带回来的。“我们必须作好准备明天出发，同志们……”一万人！这就是说整个、整个的营区都得撤！

锣鼓越敲越紧，这最后的一段路程也变得越来越僵滞，毫无回旋的余地了。

这道命令造成的一时的瘫痪，很快就转变成为一阵狂暴、纷乱的激动。“我们不走！要死就死在这集中营里吧！”有些区囚徒长强捺住内心的痛苦说道：“考虑一下吧，同志们。要是党卫军来的话，他们跟你们讲起话来就不象我这样了。我不能要求你们留下来，因为我不想对你们的死负责。”

在集中营里，到处都在悄悄讨论着。秘密组织的联络员在向各抵抗小组的领导人传达着指示：“每个抵抗小组分出部分同志随同出发：要自愿！和你们的人商量一下。他们要带上匕首之类的武器，必须设法在途中干掉警卫，营救大伙儿。”

博霍夫和波戈尔斯基发出了这一指示，因为现在还不是召集集中营国际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抵抗小组的领导人把小组成员一一叫到营区之间的走道上，或叫到宿舍的某个角落里，问道：“你愿意一块儿出发吗？”下面是一阵沉默，咬咬嘴唇，思想倏地飞向远方，那里有妻子儿女，或者有个老母亲，或者有个未婚妻……这些人最后不是点点头就是摇摇头；有的人并没有什么好牵挂的，所以也就很快作出了坚定的回答：“当然，我一块儿去。”志愿同去的人就这样选择了死亡。

在简短的讨论后正待分手时，博霍夫拦住了朋友。“对我说真话，列昂尼德，是你把孩子弄走的吗？讲真话呀。”

“你为什么这样问？我对你讲的是真话呀，我现在再讲一遍，

我没有把孩子弄走。”

“可这一定是我们当中的哪个人干的。”

波戈尔斯基连忙点头表示赞同。

“你知道孩子现在在哪儿吗？”

波戈尔斯基沉默地摇了摇头。

博霍夫叹了口气。他不相信波戈尔斯基。“不是旁人，正是你把孩子藏起来的。为什么你不对我讲实话？”

波戈尔斯基对于这种怀疑只好遗憾地耸耸肩。“你不相信我的话，那好吧。我总不能拿着棍棒硬逼着你相信我讲的是真话。”

事情暂且就到此了结了。

这天晚上，出乎意外地又播送起长久没播送过的德国国防军战报。

为此，施瓦尔在下午和卡姆洛特讨论遣送的问题时，就发出了命令。

“您还是想撤退罗，党卫军上校？”

施瓦尔两手叉在背后，绕过写字台，没有回答卡姆洛特。

“您看看前线吧，真该死！就凭您这糊里糊涂的服从，您会把我们大家都坑死的。我们只会丧失时间。”

“我们还有时间！”施瓦尔歇斯底里地光火了。“我们的部队还在坚守阵地！”

卡姆洛特一阵苦笑。“还能坚持多久？”

施瓦尔臃肿的面孔象面团样地松弛下来。“您就别难为我了吧。明天您打发一万人去达豪，就这样！”

卡姆洛特又干笑了一下。“达豪那边，会衷心欢迎我们的！

大概他们也正在打算出空他们自己的集中营，或许正朝布痕瓦尔德方向来了呢？我们玩的这场把戏倒挺有趣。——你还是就地枪毙这批猪猡吧，这样你可就一劳永逸了。”

施瓦尔想发火，他已经向卡姆洛特挥舞起拳头。可是又绕着写字台转了起来。“您是个明白人，卡姆洛特。难道您认为，到现在还能相信您的部队？它们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精锐部队了，那里麻烦可不少哟。”

“下一道命令就行了！”卡姆洛特自负地说。

施瓦尔的脸上浮出笑意。“您这样认为的吗？我倒听到些完全不同的情况。克卢蒂希在我的许可下，命令您的警犬中队搜寻那四十六人。可是一个也没找到。”

“因为他们没本事。”

“或者因为他们不想找……也许我对您的部队要比您更了解？——仗是打输了。您看呢？”施瓦尔在卡姆洛特跟前停了下来。“我们现在是山穷水尽了。您看呢？——哪个打输了，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一些，无论将军还是小兵都这样。我还用得着再明讲吗？”

卡姆洛特竭力反驳这一使他感到不快的事实：“您先让我们上路吧，到那时，我的小伙子们就会豁出命去干的。”

施瓦尔很快竖起指头，对这种保证表示不以为然：“这是另一回事！——可是，现在是在老鼠笼里哟，亲爱的……”

“瞧您想到哪里去了。”

施瓦尔摆出司令官的威风回敬说：“我是想到了许多。例如……”他走到电话机旁，让赖内博特向集中营宣读今天的国防军战报。“哪个打输了，”他接着把他的警句又重复了一遍，“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一些，这也适用于里面的那些人。要是他们听

说我们挡住了美国人，那么晴雨表上的水银柱就会下跌，他们明天一早就会象羔羊似地乖乖地走出大门。”

在各营区里大家都十分紧张地听取了战报。其效果正如施瓦尔所预料的那样。

美国人的进军在爱森纳赫、迈宁根和哥达一带受阻。囚徒们忐忑不安地面面相觑，形势会如何发展呢？——抵抗小组始終还是处于二级警戒状态。他们不得离开营区，必须时刻作好准备。除了命令部分成员出发外，上面还没有下达过任何新的指示。难道几个月来各抵抗小组参与准备的行动计划就付诸东流了吗？局势是那样的纷乱和令人捉摸不定，而当这天晚上营内传说，美军伞兵部队已在埃尔福特的两侧着陆时，大家完全给弄糊涂了。集中营自卫队队员们今天比平时回来得早一些，是他们带回来了这一最新情况。这个消息很快在营内不胫而走，可是它与硬灌进耳朵的国防军战报适成鲜明的对比。这消息要是属实，那就绝不可能出发了。如果前线受阻的话，那么伞兵怎么可能在埃尔福特附近着陆，——这是可能的吗？肯定的，在战争中一切都是可能的。然而，如果国防军战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话，那么撤退就还有时间，这次遣送这么一大批人，不恰恰证明了这点吗？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有谁知道确切的消息？谁能打破这个闷葫芦？

夜幕降临到集中营。在浴室的煤窖里，在伙食房的土豆窖里，囚徒们在急切地寻找着那些隐藏着的人。小营的营区办事员按克雷默尔的要求也把普罗尔从下水道风井里接了出来。被解救出来的人们，悄悄溜进营区，混进人群中。克雷默尔已让有关

区囚徒长作了准备。其他一些躲藏得比较好的人则留在原处，龙基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屋基底层藏得挺好。克雷默尔忙这忙那，跑东跑西，总算把一切都办妥了。在回自己营区的路上，他遇上了博霍夫。博霍夫从里约芒那儿来。他希望能从里约芒那里证实一下有关美军在埃尔福特附近着陆的令人振奋的传言。可是，这法国人只能报告说，党卫军在军官餐厅里曾经谈起过这事，据说这是根据外国电台的报道。那并不是什么可靠的消息，不能据此对于眼下的军事形势作出准确的描绘。

“什么行动也不能采取，”博霍夫因而对克雷默尔这样说道，“我们不得不让遣送的队伍出发。”

“孩子怎么说了？”

博霍夫没有勇气让克雷默尔失望，因此他撒谎说：“我马上就会知道他在哪里。然后我就接他来。”

克雷默尔点点头，“好的，赫伯特，好的。孩子必须回到我们当中来，我们对囚牢里的两个人是于心有愧的，还有……皮皮西。”

博霍夫没有吱声。

克雷默尔一夜没睡好，可是天刚亮他又忙开了。在各营区，有关的囚徒已作好了出发准备。抵抗小组中的志愿撤离者悄悄地和同志们告了别，身边藏着自制的武器。要营救这支队伍，投奔美国人，能成功吗？会有多少党卫军来押送队伍？队伍向何处去？

克雷默尔从一个营区跑到另一个营区。“要是赖内博特叫起来，你们就整队。你们要推推搡搡的，懂吗？可能今天马上就要放警报了，那我们就能推迟出发了。”

可是情况并非如此。事出突然，无法预料！种种拖延出发

的计划都只好弃置不用。在预定出发前半小时，来了好几百名党卫队员，他们排队列在大门两侧，卡宾枪摆好瞄准姿势，手榴弹拉上了弦。铁门给拉开了，就那么敞开着。党卫军区队长们手执警棍和手枪，穿过空无一人的操场，跑进营区。他们疾步冲进营棚，边打边把里面的囚徒赶出来，好象他们想把全营都赶到大门口去似的。在这场骚乱中，一切又乱了套。党卫军区队长们咆哮着，囚徒们叫喊着，逃窜着。安排得好好的出发，一下子变成了恐慌、叫喊和逃跑！人们从小路被赶上大路，这条路直通向操场和敞开的大门！然后党卫军又奔回营内，再把一批人驱向大门。

被驱赶的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他们惊恐万分，本能地逃避着如狼似虎般殴打他们的党卫队员们，没命地奔出敞开的大门，似乎到门外就得救了。整个集中营就象是在刮一场龙卷风。被赶出来的囚徒组成了一股巨大的人流，站在道路两旁的党卫队员也不断向前拉开队伍，在囚徒给赶得差不多了时，大门关上了，吼叫声和枪托的撞击声伴随着昏头昏脑的人群，向入营的通道跑去。在到达拦木以前，党卫队还需要拳打脚踢，把乱哄哄的人群大致整整队，以便出发。

这一场风暴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幸留在营区的人们，神思恍惚，既不愿思想，也不愿说话。他们倒在桌子上、长凳上和宿舍的床上，用手蒙住眼睛，强迫自己的呼吸平静下来。

在这场可怕的动乱的一小时之后，警报响了。警报的声音就象是被拽住头发的女人的嚎叫。又一次空袭警报！

杂物存放间的囚徒们已经好些天没干活了。杂物间成了他们所欢迎的避难所，在这里，他们多次都免遭遣送。在营里闹得

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也感到激动不安。直到警报响时，他们才又宽下心来。突然，他们发现乌拉赫失踪了。难道这个恶棍躲起来了吗？他究竟在不在杂物间里？

大家到处找他，向二楼衣物间和一楼工具间的囚徒们打听："你们见过他没有？"

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也许这个告密的家伙在驱赶人时正在营里，所以一块儿给赶走了？囚徒们又来到楼上。他们要不要向茨魏林报告乌拉赫的失踪？有些人反对这样做，别管这件棘手的事。说不定是茨魏林自己把这个告密者处理掉了。他们决定闭口不谈这件事。

各抵抗小组里人心不定。大家要求发放武器。不安与急躁危及着纪律的维持。仅仅由联络员来沟通各小组的情况已不敷需要。在这危急的时刻，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不得不愈来愈多地抛头露面。因而他们很快决定，各抵抗小组组长开个小会。

夜幕降临以后，他们当中有一百多人在一个被撵空了的营区里碰头。克雷默尔也在场。

一开始博霍夫还没说上几句话，就有与会者要求，如果再要遣送就进行武装抵抗。态度最激烈的又是普里布拉。他的看法得到了波兰小组朋友们的支持。其他抵抗小组负责人也要求放弃目前这种消极的态度。

他们宁可战斗而死，也不愿再眼看着自己的同伴被驱向死亡。今天是一万人，明天也许就会是三万人了。人们的不安加剧了。"让我们拿起武器吧！明天就干吧！"

站在一旁的克雷默尔再也忍不住了。他朝乱哄哄的人们大

声喊道："先听着：你们别在这里瞎嚷嚷！——我们不是在开什么罢工集会，而是在集中营里！难道你们吵吵嚷嚷想把党卫队引来吗？"暂时算静了下来。"你们想要武器，而且明天就要？——喏，竟是这么回事。"克雷默尔的嘲讽激怒了人们。许多人又嚷了起来。

"让我说嘛，真是该死！——我总算是集中营总囚徒长，责任最为重大，因此有些话要讲。——我们到底有多少武器，我不太清楚。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我们不会有那么多和那么好的武器来和六千党卫军相抗衡。我还知道，只要我们自己不干什么蠢事去惹恼那司令官的话，他是不愿在这里留下一片死尸的！"

"我们自己干蠢事？"

"你算是个什么总囚徒长啊？"

"瞧吧，他倒替那个司令官讲话呐！"

博霍夫开口了："让总囚徒长把话讲完。"

克雷默尔火了。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都是共产党员。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好好听听我的意见，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他停顿了片刻。

"我们在营里藏下了一个小孩。你们一定听说过了。为了这个孩子，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我们有两个人现在还给关在囚牢里，这两个人你们都认识；因为这孩子，我们的皮皮西给打死了；因为这孩子，还有好些伙伴冒过掉脑袋的风险；因为这孩子，你们自己坐在这里也担着极大的风险。有的时候，全营面临千钧一发的形势。把这么一个小孩子藏起来，是一件多么蠢的事啊——要是我们当初发现那小家伙时，在大门口就把他

给转送掉，那样的话，我们的皮皮西就还会活着，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就不会给关到囚牢里，在那里等死！那样的话，对你们和集中营来说，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当然罗，他们后来可能就会把孩子弄死，可是，情况毕竟不会象现在这么糟，你们说呢？”

全屋子的人都全神贯注地听着。

“如果是你，会把孩子交给党卫军吗？”克雷默尔向站在他身旁的普里布拉问道。

年轻的波兰人没有回答。克雷默尔看到了他眼睛里流露出强捺的怒火。

“你瞧，作出生死攸关的决定是多么地困难！——难道你以为，把通向死亡的队伍送出大门，我就那么心安理得了吗？”

克雷默尔转向大家。“我该怎么办？——是不是我应当上克卢蒂希那儿去说：我拒绝执行命令，向我开枪吧？……我倒是挺了不起的，怎么样？……你们一定会为我树个纪念碑……不过，我宁可放弃这份荣誉，而打发人们去死，为的是……拯救人，就是说，只是为了让施瓦尔别开枪！”

克雷默尔仔细望着那些目不转睛盯着他的面孔。“你们懂得这点吗？……要懂得这点不是那么容易的。很不容易呀。因为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要在生与死之间作出抉择，这可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要不然，我就会讲：是的，拿武器来吧，明天起我们就开枪！你们说说看，难道我们让皮皮西去送死，是因为我们救了那孩子的缘故吗？难道我们为了救皮皮西，就该让小家伙给弄死吗？——喏，你们倒是说呀！谁能给我一个正确的答复？”

克雷默尔非常激动。他还有很多话要讲。然而思路越来越复杂，他用手比划着，可是苦于无法表达，于是只好沉默了下来。

在座的人都默然不语。克雷默尔就好象把他讲的这番颇有分量的话逐个儿地从天平秤盘里取了下来，交到他们手里，并说道：你们自己掂量一下吧！

大家都陷入沉思。会议进行得比开始时要有秩序，并且就这样进行到结束。

在会上，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得以和各抵抗小组的负责人一道，确定了今后几天的斗争策略。举行武装起义的动议被认为是操之过急而加以否决了。通过讨论，大家确信，前线的寂静不过是暂时的，集中营法西斯分子的日子长不了了。无论多么痛苦，仍然应当坚持执行拖延和消极抵抗的策略，还得有几千人去送死。

集中营自卫队的布兰德尔来了。他轻声和博霍夫说着什么。博霍夫的脸上露出十分关注的神情。"同志们，"他高声说道，"前线继续在推进！刚才我们得到了可靠情报！缪尔豪森以东正在激战！朗根萨尔察和爱森纳赫攻下了！"

"安静！别嚷嚷！你们都疯了吗？"克雷默尔站了起来，竭力要压低一下子从长凳上跳了起来的人们的喧闹。

第二天一清早，克雷默尔接到了新的命令。数小时以内，又得有一万人上路，然后又是一万人。在同一天，还安排了八百名苏军战俘出发。

党卫队军营里，已经响起了叫喊声和号令声。押送大批队伍上路的人员，业已分配妥当。爱森纳赫的陷落，使得匆忙的出发形同逃跑。好几千囚徒几天以前就作好了出发准备。集中营里一片纷乱。就在克雷默尔和区囚徒长及部分集中营自卫队队员讨论第一批出发队伍的组成时，一长列党卫队员已从军营

向集中营出发，这时，集中营国际委员会在第十七营区匆忙地开了一次碰头会。

战俘队伍的出发意味着损失一个强有力的抵抗小组。会上决定，战俘还是应当服从命令。因为可以肯定地预料，美国人必将每时每刻向前推进，所以，战俘们应在他们估计可能会有美国人的地方干掉押送人员，投奔美国人。各抵抗小组可以备有少量的枪支和匕首之类的武器。博霍夫奉命把武器送来。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就象他们来时那样，又匆忙地分手了。

每个不同国籍的营区，都必须提供出发的人员：法国人、波兰人、俄国人、德国人、荷兰人、捷克人、奥地利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和许多其他民族的人。在各营区里，人们你推我挤，闹哄哄，乱纷纷，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喧嚷着，叫喊着。

在这一片慌乱的准备过程中，突然响起了警报声。空袭警报！所有的人欢呼着跑回营区。整好队的党卫军也慌忙奔回军营。十六名救护队员跑过操场。赖内博特在已上了锁的大铁门那边朝他们喊道："你们给我回去！"那十六人先是怔了一会儿，然后掉转身去，又穿过操场跑开了。在第一排营棚的窗户跟前站着的囚徒们相互喊道："他们也不让救护队出去了！"

克恩命令救护队去营部管理区，说罢自己转了个弯，跑到办公室，他猛地拉开通往克雷默尔房间的门，狂喜地喊道："这下可好罗，不用出去找罗！"他又带上门，跑到他那一伙人中间去了。

没一会儿工夫，全集中营内外就不见一个人影了。远处，炮弹沉浊的轰鸣清晰可辨。营棚的板壁在颤动着。囚徒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就象是一些突然遭到了暴风雨袭击、在一个屋顶

下避雨的人，紧紧地挤在一起。他们上身斜背着一床卷起来的毛毯，用根细绳子穿着一个口杯和一个饭碗别在身上，胳膊底下还夹着个捆好的包裹和一个纸箱子，他们就这样站着，倾听着外面那妙不可言的声音。难道说美国人已经比自己所企望、相信的更要接近了吗？这些轰隆隆的炮声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埃尔福特传过来的呢，还是从魏玛传过来的？

施瓦尔、克卢蒂希、魏桑克、赖内博特、卡姆洛特及部队的其他军官们都蜷缩在集中营前面的水泥避弹室里。就连单人掩体和避弹壕里也塞满了党卫队员。炮弹的轰鸣使他们垂下了脑袋，在一种更为强大的威力面前他们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沉默和恐惧持续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终于，警报解除了，那些躲藏着的党卫军就象被驱散了的害虫似的，从地下钻了出来，发狂地跑来跑去。响起了刺耳的集合哨声和发布命令的吼叫声。党卫队员重又排起了队伍。施瓦尔和他的随从们回到办公楼。赖内博特疾步走进值班室，他的声音立刻就从扩音器里传了出来："集中营总囚徒长，立即命令队伍出发！立即命令出发！"

警报响时，数千人曾暗暗发誓，再也不离开集中营了。现在，他们迫于命令，又都被驱赶着走出大门。因为过于匆忙，连点数都来不及了。当时，克雷默尔正和集中营自卫队一道在各营区之间走动。他让想走的人都走掉。"快走吧，说不定你们碰上好运气呢。"党卫军区队长们没再过来，他们正忙着把操场上的人群赶出大门，最后一批人离去后，大门给关上了。

有几个区囚徒长自愿跟随着自己营区队伍出发了。在这阵风暴过去以后，克雷默尔把余下的区囚徒长召集到一个撤空了的营区里。

“今天还得遣送一万人，”他满面倦容，宣布说。在其他区囚徒长的脸上，也由于那种精神上极度疲乏而满布皱纹。

“非得这么干吗？我们还不能拿起武器来自卫吗？有谁知道美国人离这儿还有多远呢？”

“有谁知道呢？”克雷默尔疲乏地点点头。“你们听着，我可不拉队伍出发了，你们要知道这点。警报给了我们宝贵的时间。也许今天还会有一次警报，那他们就不会再撤退了。说不定他们又会来这么一次围猎。——只要我们还在党卫队的手心里面，我那该死的职务就迫使我去执行他们的命令。因此，我向你们宣布下一批撤退的命令。不过，即使我们面临遭受他们驱赶的危险，我也不再拉队伍出发了。你们懂我的意思了吗？”

克雷默尔并不期待人们回答，他从他们的脸上已看出了他们的回答。“沉住气，坚持下去！就这样对你们的伙伴说去！”

区囚徒长们在回各自住处的途中，就被激动的囚徒们给拦住了。无奇不有的谣言搅得人心惶惶。据说美军伞兵已在布特施台特降落，前锋部队已向埃尔福特逼近。

“你们知道详细情况吗？你们听说了什么没有？今天还要有一批人出发，是吗？”

疑问，希望，忧虑……

在最后几天的普遍混乱中，多年来囚徒们迫于重压所执行的集中营的那套严格的纪律已经荡然无存。再也没什么人把什么规定和禁令放在眼里。法西斯分子已失去了他们往日的威风。威胁着囚徒们的，只有撤退和在最后一刻被消灭的危险了。博霍夫在克雷默尔的陪同下走进了苏军战俘营。波戈尔斯基和几个抵抗小组的负责人把德国同志拉进了厕所。博霍夫带来了现有的五支手枪，士兵们很快把武器藏到了衣服底下。

波戈尔斯基想好一个简单易行的计划。苏军战俘走在队伍的两侧，卡住两翼。其目的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尽可能多的党卫队员无法抵抗，缴械投降。这是侧翼防守的任务。其余的红军战士就将立即投入战斗。要是袭击成功的话，队伍就应当冲到图林根森林高地，并从那里设法与附近的美国人建立联系。要是计划失败的话……"那么，好吧，"波戈尔斯基简捷地说道，"我们已经尽到我们的责任了。"他打发小组长们前去分发武器。现在，他是单独跟德国同志们在一起了。需要互相告别一下。

他们彼此没说一句话。波戈尔斯基向克雷默尔伸过手去，他只重复了他曾经说过的那个字眼："同志……"然后，他们无言地相互紧紧拥抱着。——当波戈尔斯基默默地把手搁在博霍夫肩上时，博霍夫心头一阵热乎乎的。他们透过晶莹的泪珠，交换着亲密无间的目光，交流着他们一向分享着的那亲如手足的兄弟情谊。他们彼此微笑了。

在他们又恢复了平静以后，两人都掩饰着离别的痛苦，强颜欢笑地交谈起来。

"我要给你们一样东西。——那孩子。"

"他在你们这儿？"克雷默尔感到十分意外地问道。

波戈尔斯基否认了。

"这么说，是你把他弄走的罗，"博霍夫叫了起来，"你可没有对我说实话哟……"

"我最后再讲一遍：我没有把孩子弄走。"

他快步走了出去，马上又带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回来了。

"是他，"波戈尔斯基指了指那年轻的战士。

这战士乐滋滋地点了点头。他早先是那个位于集中营内、

囚徒区后面的党卫队养猪场分队的囚徒。这个年轻的士兵按照波戈尔斯基的吩咐，从齐得柯夫斯基的床上把那孩子给“偷”了出来，藏到了靠近养猪场出口处的一只怀崽的母猪圈里。孩子现在还在那里。分队里没有一个囚徒知道这件事……

过了一会儿，克雷默尔就上那儿去了。他和博霍夫商量过了，孩子应安置在第三十八号营区。

养猪场分队也由于撤退而大批减员，因此当克雷默尔走进那间十分简陋、拼凑而成的小屋时，只有很少的几名囚徒在场。他开门见山地向他们说明了来意。囚徒们这才吃惊地得悉，孩子原来藏在他们这里。没等他们醒悟过来，克雷默尔就对一个波兰籍的饲养员说：“你来一下。”说罢两人便一起走进了猪圈。

他在那年轻士兵所描述的猪舍前，停住了脚步。“他在这里面。”

波兰人弓着腰，擦着因为被打扰了而咕噜咕噜哼起来的母猪身边爬进猪圈。在紧里面一个高高隆起的草堆下面，果然发现了那个孩子。克雷默尔用带来的一条毛毯把他裹了起来。

第三十八号营区的囚徒们从博霍夫那里得知了大致情况，因而迫不及待地等候着孩子的到来。现在，他们跟着克雷默尔走进了活动室。博霍夫从克雷默尔那里接过了包裹，把它放到一张桌子上。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

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个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孩子，由于无人照料而邋里邋遢。他们吃惊地瞅着他。他并没有饥肠辘辘的样子，吃的东西，那年轻的士兵倒是给准备了，但是孩子浑身沾满了自己的屎和尿，又脏又臭。克雷默尔叱骂着站了起来。“瞧吧，看你们怎么把他再变成个人样……”有几个人说干就干

了起来。他们从孩子身上剥下了那些肮脏的破布片儿。在更衣室里把他洗干净了。有个波兰人也在场。他温柔地用波兰话安慰他，用一块手巾擦干那冷得打战的小躯体。然后他把孩子抱进宿舍，放进暖和的被窝里。囚徒们站在那个铺位四周，困窘地沉默着。博霍夫沉思地点了点头。“这孩子花去了我们很多宝贵的时间。克卢蒂希和赖内博特到现在还在盯住他不放。他象个小包似地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现在他到了我们这儿，他要在这儿呆到最后的一刻。”

大概有许多人并没听懂博霍夫说的话。在营区的老囚徒里，夹杂着许多新来的人，有法国人、波兰人、捷克人、荷兰人、比利时人、犹太人、乌克兰人等等。——博霍夫抬头望了一眼，向四周微微一笑，大伙儿的脸上也都浮出了笑意，作为对他的回答。

第二次警报使得集中营再度寂静下来。这次警报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其间听不到一点声音，既听不到远处的炮弹声，也听不到天空中的飞机马达声。各营区的扩音器闷声不响。几小时前还是一片骚乱的操场，现在显得空旷寂寥，毫无生气。就连炮楼上的哨兵也一动不动地站着。一切都是那样的死气沉沉，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在这样的寂静里，战争连影子也找不到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下午很晚的时候。当解除警报的汽笛终于响了起来，并发出了最高音时，一切才好不容易从麻痹的状态中苏醒过来。

警报响时，克雷默尔一直呆在办公室里，他不安地朝窗外望去。大门那头还是寂静无声，那是种不祥的寂静！——一万人还是得出发。——克雷默尔在等候着每分钟都可能到来的广播

通知。他根本没有去组织出发，那样一来，又会有一次疯狂的驱赶。不过通知还没有来。

为了使自己不安的心情平静下来，他说："警报倒不错，我们赢得了一天时间，也许不会再撤退了。"

可是接着，大门那边有了动静。办公室的囚徒们赶紧跑到窗户面前。一队党卫军离开军营沿着篱笆向大门方向走来。

"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扩音器里响起了赖内博特的声音："集中营总囚徒长，把战俘带往大门去！"

克雷默尔仰头看着扩音器，点了点头，果然不出他所料。他步履沉重地走进自己的房间，穿上大衣。

赖内博特的叫喊使得全营又活动了起来。囚徒们从各个营区跑了出来。当克雷默尔向战俘营走去时，许多人正站在营区的门口。博霍夫、柯地切克、普里布拉、范·达伦穿过人群，挤到前面。克雷默尔领着第一批战俘走出营区，人群一阵骚动，就是这时，他们也是沉默地站在一道。队伍排好了。波戈尔斯基最后才出来。他不再穿着那粗麻布的囚服，而和其他的同伴一样穿上了一套已经磨破了的红军军服。

战俘们排起了十人一列的队伍。

接着，克雷默尔走到队伍前面，他得发出开拔的信号。波戈尔斯基让队伍从身旁走过。他在审视着人员的秘密搭配。然后，他转向站在门口的人群，用德语大声叫道："再见了，同志们！"囚徒们挥起了手，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脱下了帽子站在那里。波戈尔斯基用无声的最后一瞥向他们致意。

八百人保持着严明的军纪，迈着独特的、略微摇摆着的步伐，沿操场走去。囚徒们从营区之间的小道上目送着他们。铁

门打开了，队伍放慢了脚步，原地踏步，然后又继续前进，直到最后一个人走出了大门。大门关上了。

克雷默尔仍把帽子捏在手中。过了好长一会儿，他才戴上帽子，缓缓地穿过又变得空荡荡的操场回到集中营里去了。

没有再要求第二批队伍出发，这一天异常平淡无奇地过去了。

在这以后的几天中，撤退计划一再被打乱。司令官事先设想的完全撤空集中营的计划，已完全落了空。警报越来越频繁，使得已待命出发的队伍，一小时又一小时地拖延着没动身。队伍根本就组织不起来。在警报的间隔时间里，囚徒们被不加选择地、乱哄哄地从营区里给驱赶到操场上集中起来，够数了，就给赶到大门口去。虽然采取了拖延战术，虽然经常响起阻止撤退的“救命”警报，可是这些天来，从集中营里还是赶走了数万人。原有的五万名囚徒中，最后还剩下二万一千人。秩序和控制已不复存在。解体的混乱在与日俱增。剩下的囚徒抵制驱赶的斗争更形艰巨。未经证实的消息使他们处于持续的亢奋状态。时而说，美国人已经到达了魏玛东南方向的卡拉，时而又有人说在埃尔福特东北方向看见了美军坦克的先头部队。还有消息说美国人已攻占了布特施台特，在众说纷纭的传说中，又搀进了撤退将停止，司令官想把集中营移交给美国人的说法。

一天清早，有两架美国驱逐机出现在集中营上空，但警报却没响。囚徒们冲出营区，叫喊道：“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可是飞机在附近上空转了几圈就又飞走了。

有时候，警报期间死一般地寂静；而有时候，汽笛声刚响过，营棚薄薄的板壁就在外面战斗的喧闹声中震颤起来，炸弹和大

甲

炮声好象就在附近表演着二重奏。囚徒们满怀渴望地期待着解放，而战争却把它的痛苦撒向集中营，使之震撼。日子总是这么一天一天地挨过去。被赶来赶去的囚徒队伍就象一个巨大的躯体，它虽然遍体鳞伤鲜血直流，却还在竭力抵御着猛扑过来的野兽的利爪。而克雷默尔、区囚徒长们和集中营自卫队则正置身于这场绝望的厮杀之中。

博霍夫、普里布拉和几个波兰人抵抗小组的成员趁党卫队驱赶囚徒时的一片混乱之中，躲进了囚徒区的手术间。当初在克卢蒂希的催逼下，司令官下令搜查秘密电台时，那台曾不得不拆毁的确实存在的仪器，现在已由这几名波兰囚徒精心保存了下来，并用这些零件重又装成了一部发报机；伪装得很好的发报机天线就保存在手术间的避雷针上。

当集中营里驱赶囚徒闹得正凶时，这些勇士就从这部简陋的发报机里发出了呼救声。

“SOS①！SOS！这里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这里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急需救援！SOS！这里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呼叫会被党卫军截获吗？

就在当天夜里，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又召集各抵抗小组的领导人开会。他们又是在一个撤空了的营区里碰头。由于缺少了苏联小组，计划必须进行调整。原分配解决司令部辖区的德国小组、法国小组、捷克小组及荷兰小组，现在还得同时承担起原苏联小组攻击党卫军军营的任务。

虽说手头缺少有关前线形势的确切而可靠的情报，可是大

① SOS系国际通用的(飞机、轮船)呼救信号。

家凭直觉感觉到，集中营的崩溃已经指日可待，甚至可以用小时来计算了，法西斯分子每日每时都可能撤走。前线逼近了，近在咫尺了！对此已无需怀疑。那过分仓促的撤退，党卫军近乎发狂般的激怒和烦躁，无数的传说和谣言，愈益频繁的空袭警报和空袭，特别是清晰可闻的交战的枪炮声，这一切组成了一幅再清楚不过的形势图。决战的时刻来临了。

博霍夫说出了这点。他盯住普里布拉，突然他对这年轻的波兰人说道："你老是那样急躁，经常给我们带来麻烦，不过你始终还是服从了纪律。为了这个，我感谢你，我的同志和战友。"

博霍夫走到大伙儿当中，为了使大家都能听到他的话，他坐到了一张桌子上。

"武装起义，"他简捷地说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法西斯匪徒仓皇逃窜，来不及毁掉集中营，那我们就不需要战斗了；另一种可能是，他们到最后一刻还企图消灭我们，那我们就必须斗争！不管怎么说，前线已经近在眼前，以至于我们敢于在它的庇护下举行起义了。清楚了吗？"

没有人回答，有几个人点了点头，大家都向博霍夫挪近了一些。他继续说道，声音更轻了："法西斯匪徒现在只好靠自己了。无论是陆军还是空军，都帮不了他们的忙了。施瓦尔为什么至今没有毁掉全集中营，其中的道理我们清楚。可是这并不排除，他到了临了还会来这么一手。或许明天他就要动手了。——为此我们必须作好准备。"

与会者都伸长脖子凝神听着。

"明天，同志们，我们的二级警报随时都可能升级为三级警报。这就是说，各抵抗小组都要把住出口，并分发武器。除了棍棒和匕首之类的武器，我们总共有九十支卡宾枪，二百个燃烧

瓶，十六个手榴弹，十五支手枪和一挺轻机枪。武器并不多。”

博霍夫观察着一张张沉默着的面孔。

“打起来有两种因素对我们有利：一是前线的接近；二是法西斯匪徒们的仓皇失措。无论如何，即便他们是先朝我们开枪，他们也只能是仓皇地逃窜。清楚了吗？

博霍夫用双手按住额头。

“事态将如何发展，我们不得而知。或许他们只是从岗楼朝周围打枪？或许他们会来到营区，用燃烧瓶把营棚烧毁……”

“或许他们根本就到不了那一步了，那些狗东西，”一个德国抵抗小组的领导人嘟哝道。

这句话打断了博霍夫的思考。他放下了两只手。

“无论他们试图用哪种方式来消灭我们，我们的斗争都必须采取攻势。在铁丝网以内，我们只好听任他们宰割；我们只有冲出去，才有活路。”

“可是怎么对付那三道哨兵线呢？”有人问道。

博霍夫摇了摇头。普里布拉替他作了回答：“法西斯匪徒们是在逃跑呀！他们人人都想赶快逃，开枪瞎打一气后逃跑，怎么还会去设什么哨兵线呢？”

“对，”博霍夫证实道。“他们边开枪，边逃跑，那时就不存在什么哨兵线了。”

大家都同意这个说法。

“我们必须迅速冲出集中营。波兰小组和南斯拉夫小组的任务是打开一个突破口。”

这些小组的组长明确了自己的任务，他们点了点头。

突然，放哨的从窗口发出警告信号。灯立刻灭了。

“什么事？”

"一辆卡车开进大门了。"

"朝我们开来？"

"它停下了。"

"开灯！"博霍夫命令说。灯泡又亮了起来。"去宿舍，快！都上床去！"

在座的人跳过桌子和长凳，冲进宿舍，飞快脱下衣服，钻进三层的床架，盖上了毯子。

"又开来一辆汽车，它们都向左转弯了。"灯又灭了。博霍夫在放哨。

这两辆汽车都开向火葬场。火葬场的党卫军下士打开了后门。汽车弯了进去。施瓦尔和他的随从们走进了焚烧室。"三个炉子都生着火吗？"他为放心起见又问道。

"象您吩咐的那样。"下士报告说。

"那么开始吧。"

党卫队员开始给卡车卸货。他们把堆积如山的文件和档案运到焚烧室内，扔进火炉里。

"它们烧东西了。"放哨的低声讲道。

博霍夫用一只眼凑近灯火管制时用的窥视孔，火葬场黑黑的烟囱向漆黑的夜空喷出大量的火星。无数黑色的纸屑在红光照耀下飘舞。

党卫队员把一摞又一摞的文件拖了过来。施瓦尔和他的随从们一声不吭地站在旁边。他神经质地猛吸着香烟。炉门打开时，就映照出他们那魑魅魍魉的身影。党卫军下士用火钩把火拨旺。只有一次，施瓦尔自顾自地尖声笑了起来。他向维蒂希瞟了一眼。

"我够聪明的吧？"

他的传令官点头称是。

“这下子，可谁也抓不住俺们什么把柄罗，”魏桑克满意地嘟哝道。

博霍夫伏在窗户上差不多有两个小时。最后，他看见这两辆汽车开了回来，驶出大门后，铁门就关上了。

火星渐渐消失了，只是烟囱不时地还冒出最后的几股火苗。

“他们烧的会是些什么呢？”

博霍夫耸了耸肩。“那不是尸体……”

伴随着不安又开始了新的一天。服侍党卫队的囚徒不许离开集中营，他们回到他们的第三号营区。他们在前一天晚间带回来的新消息在集中营内不胫而走。据说埃尔福特已攻下，美国人离魏玛只不过十二公里了，局势每小时都可能起变化。没有一个囚徒相信，匪徒们逃跑时会把集中营好端端地留下来。人人都认为不会再撤退了，因为美国人已经近在眼前，然而他们还没有近到足以及时阻止集中营内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屠杀。死亡的阴影在和时间赛跑，每时每刻的安静，无一不是在战胜不断的威胁后，好不容易才取得的。

博霍夫按约定时间把龙基从隐蔽处接了出来。在这每时每刻都可能成为生死攸关的当儿，他为什么还要躲在那间土牢里呢？龙基在伙伴们的欢呼声中从地板洞里爬了出来，满脸胡茬，瘦骨伶仃。孩子坐在区囚徒长的桌子上，穿着一件匆忙改短了的囚服。他们把孩子举到龙基的面前说道：“这是我们最年轻的难友！”

集中营自卫队的特种小组从秘密隐藏地点，把铁杠和用于

剪开通电铁丝网的绝缘钳等越狱工具取了出来。集中营自卫队的其他小组登上了集中营北坡，检查早在几周前就为越狱所作的准备工作。那儿地势起伏，是片开阔地带，在砍伐过的树木残桩之间，长着零星的灌木丛，空地上七零八落地放着厚薄木板和几扇弃置不用的旧门：一些被人遗忘了的建筑木材和破烂木器。这些东西无人问津，谁也没料到这些似乎无意给扔在这儿的木头会有秘密用途：它们以后可以用作越过中立区的铁蒺藜的步桥……

各营区里，抵抗小组在时刻待命。——忽然，飞机马达声使囚徒们都从营区里涌了出来。成千上万的人站在路上，翘首凝望着天空。美国人的轰炸机又来了。两架、三架、四架……它们在集中营上空盘旋，然后向西方，朝魏玛方向飞去。——又没有拉警报。过后，听到了远处的爆炸声。在轰炸魏玛吗？炮声隆隆，越来越猛烈。沉闷的炮声震撼大地。

克雷默尔和博霍夫及几个抵抗小组的领导人呆在自己那间小屋里。他们都异常紧张地谛听着外面的轰鸣。——炮声震天，难道战斗就在附近进行？——集中营四周一片死寂，是那样地令人恐惧和难以忍受。他们彼此没说一句话，他们的目光掠过空旷的操场，岗楼上站着哨兵，他们一动也不动，听不到一点儿声响。在大门上面的总岗楼里可以看到装备有反坦克动力火箭榴弹。周围各个岗楼上的机关枪手按着扳机在窥视着，一切都纹丝不动，呆板僵滞，叫人感到无名的恐惧……

博霍夫脸色苍白。他再也忍受不住了。他骤然从窗户边转过身来，快步来回走着。有个德国小组的领导人也沉不住气了。他猛地用拳头敲了一下窗台。“真该死！——总该有点什么动静呀……”

克雷默尔嘟哝了一声。

博霍夫停了下来，紧张地倾听着。炮声清晰可闻。近了，很近了……

大约在上午十点钟，赖内博特的声音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

“集中营总囚徒长和全体区囚徒长立即到大门口去！”

囚徒们挤作一团，呼唤着，叫喊着！剩下的区囚徒长们脸色激动得苍白，聚集在办公室前。克雷默尔从他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我们去吧……”

他们在大门那边站了一会儿。囚徒们站在营区的边道上向大门这边张望着。值班的党卫军区队长打开了铁门，赖内博特走了进来。他只身一人，此外并无随从。一丝特殊的狞笑掠过他的嘴角。

克雷默尔向他跨出一步，报告人数。赖内博特并不着忙。他磨磨蹭蹭地戴上猪皮手套，把手套的每个指头抹抹平，然后把手操在背后，颇有兴致地朝着炮声方向静听了片刻，目光越过排得笔直的区囚徒长的队伍扫了扫，最后说道：“先生们……”他满脸是挖苦的神气，微笑着说，“我们得动身了。——十二点以前，全营要撤空。”

他揪住克雷默尔上衣的纽扣。“十二点以前！你听懂了我的话吗，将军先生？集中营必须分秒必争地作好出发准备，否则的话……”他斯文地用手指朝那颗纽扣弹了一下，就穿过大门走回去了。

博霍夫随区囚徒长的队伍回到营区，途中，他头脑里在迅速对形势作出综合的分析。这儿，就是前线了！拖延几小时时间

就可能挽救生命。但是，赖内博特那个弹指的动作是个危险的预兆，它要甚于迄今为止的任何危险……隆隆的炮声响彻集中营，它给集中营带来了希望。现在到了在这种危险和希望之间作出抉择的时候了。

在办公室前面，囚徒们围住了区囚徒长们。转眼间，这个新情况就传遍了全营。“十二点正全营撤退！”

大家嚷作一团。“我们不走！我们不走！我们不走！”

博霍夫留在克雷默尔那儿。

“现在怎么说？该干什么？发出三级警报？”

博霍夫从头上扯下帽子，两手掠过头顶。作出决断是困难的，真困难呀……

发出三级警报？——还不到时候，不，还不到时候！再等等。

太阳升得更高了。蔚蓝的天空吹拂着柔和的微风，远近一片明媚春光。

集中营仿佛死去了一般，看不见一个人影。寂静悄然地笼罩着各营区。囚徒们坐在营区里沉默着，期待着。

他们中许多人已作好出发准备。一群群的人聚集在厕所里。一支香烟从一个人手上传到另一个人手上……

抵抗小组的领导人在第十七号营区集合，这时，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正聚在克雷默尔处。抵抗小组组员们分散在营区囚徒当中，和他们一起沉默着，期待着……

在集中营最秘密的地方，躲藏着营自卫队队员们，他们在准备着，随时从隐藏地点取出武器……

还有半小时就到十二点了。

里约芒分发着香烟。克雷默尔摇摇头没接，他不抽烟。

“他们一定是还有一条逃跑的路，”博霍夫说，“否则他们不会撤退。”

突然，他感到忧虑。把抵抗小组领导人集中在第十七号营区对头吗？要是拒不执行营方命令，就会引来一场驱赶，这该怎么办？这些领导人是否会有落到党卫军手里的危险？博霍夫和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着这些问题。解散集合的人群还来得及。博霍夫改变了他的布置。他派一个同志到第十七号营区。在那里集合的同志又回到了各自的营区。按照新的指示，如果党卫军对于我们拒绝执行撤退命令采取武力手段，那就必须举行起义，第一声枪响就是信号。然后必须迅速分发武器，各抵抗小组就应在各自的出口处打响战斗。讨论结束，集中营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各自分头离去。

博霍夫也回到自己的营区。克雷默尔独自留了下来。

十二点！

紧张到达了极点。

十二点零五分！还是毫无动静。大门那头仍然静悄悄的。

克雷默尔把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在屋里来回踱着。营区里一片寂静。

十二点十分！

突然间——既是意料中又是意外地——从扩音器里传来赖内博特刺耳的声音：“集中营总囚徒长！让队伍出发！”

克雷默尔站住了脚，他的头低俯着，好象他脖子上挨了一记。呼叫又重复了一遍，声音更尖锐、更刺耳了：“出发！”

营区里骚动了起来。

“安静，伙伴们，安静！”

十二点十五分！

阳光灿烂。蓝蓝的天空上飘浮着可爱的白云。

十二点二十分!

扩音器叫喊起来:"集中营的人到哪里去了?——马上出发!"

克雷默尔依然站在原处不动，接着迟缓地转过身去坐在桌边。他支开两肘，用双拳紧抵着前额。

营区里的喧哗戛然而止。囚徒们站在窗边。他们眼前只是一片空荡荡的……

忽然，操场前列营房里的囚徒动了起来。一人爬到另一人身上，瞪大眼睛朝大门望去。

克雷默尔一跃而起，朝窗户那边跑去。

两辆汽车开到操场上停了下来。从第一辆车上跳下两个人来。克雷默尔认出那是克卢蒂希和卡姆洛特。从第二辆车上走下来的是施瓦尔、魏桑克和维蒂希。

现在快出事了!几百名党卫队员齐步走进大门。卡姆洛特在发布命令。机枪架好了，子弹上膛了。机枪后面部署了一道党卫军散兵线，他们都备有手提机枪和反坦克动力火箭榴弹。

克雷默尔感到颞颥中的脉管针扎似地疼痛。

如果开枪的话，那么最前列的一排营房势必首当其冲。囚徒们惊惶地从窗边跑开。

"动手啦，动手啦!"

他们想逃跑，想躲到桌子、板凳底下去!

有几个胆大的留在窗边，他们叫道:"司令官的车子开进营里了!"

克雷默尔迅速地扫视了一下眼前的情景。主岗楼及其余的岗楼上也行动起来了。哨兵架好机枪，对准了营房。

克雷默尔冲了出来！

汽车一直开到了最后一排营房前停了下来。克雷默尔朝他们跑过去。克卢蒂希首先从汽车里跳了出来，奔进最近的一个营区。这是第三十八号营区！

施瓦尔笨手笨脚地爬下车来。

“为什么囚犯不整队？”他朝克雷默尔嚷道。

克卢蒂希扯开门，冲进营区的活动室。透过厚厚的眼镜片，他的目光迅速扫视了一下全室。所有的囚徒在他突然闯入时都站了起来。龙基很快地躲到了后排。克卢蒂希翘起了下巴，逐一地打量着那些沉默的人。忽然，他睁大了眼睛。他推开他面前的两个囚徒，向前迈了一步。在区囚徒长的桌子上，他发现了那个孩子！博霍夫用手臂搂住那索索发抖的孩子，孩子惊恐不安地抱住博霍夫。克卢蒂希张开了嘴，他的喉结上下动了一下。博霍夫巍然不动。囚徒的沉默象是凝固了一般。突然，克卢蒂希尖声吼了起来："原来是这样？！"

他猛地一下从袋里拔出手枪。

这时发生了料想不到的事。刹那间，克卢蒂希身旁形成了一个空档。囚徒们在孩子面前组成了一道人墙。没有一句话，没有一声叫喊。人们默默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克卢蒂希。

他突然转过身去，好象预感到身后有什么似的。他身后的囚徒也靠得紧紧的，一个紧挨一个。门被堵住了。

克卢蒂希孤立地站在那儿。

周围都是沉默的面孔，下垂的手臂，握紧的拳头。一双双眼睛警惕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克卢蒂希就象是被逮住了似的。他感觉到周围那种期待的、随时准备动手的气氛，他嗅出了危险。开枪吗？——他一下子掏出手枪摆出射击姿势。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人料想不到的事。门口的囚徒——秘密抵抗小组的成员——让到一旁。出门的路腾出来了……这是一个沉默的要求。——克卢蒂希的颧骨上火辣辣的。他的喉咙发干，说不出话来。“啊——原来——是——这样……”他吼道。他一个箭步就到了门口。

几个区囚徒长看到克雷默尔在司令官那儿，于是就走了过去。

“为什么囚犯不整队？”施瓦尔又叫道。

克雷默尔向前走了一步。“他们害怕飞机俯冲扫射铁路和队伍。”

施瓦尔耸耸肩，把拳头撑在腰间。“我们保护你们。我再给半个小时。如果全营还不整队，我可就要动用武力撤空集中营了。”

就在克卢蒂希跌跌撞撞跑过来的刹那间，警报拉响了，它来得那么意外，吓得施瓦尔连忙钻进了汽车。汽笛时高时低地嚎叫着。

“上尉！”卡姆洛特从车里叫道。

克卢蒂希怒不可遏地扑向克雷默尔，用拳头朝他脸上猛击，并且嚷道：“狗东西，你这该死的！”

克雷默尔踉跄着向后退去。

克卢蒂希跳上汽车，举起了手枪。有个区囚徒长大叫一声，这时克卢蒂希扣了扳机，两下、三下。枪声连连响着。克雷默尔好象要追赶上疾驰而去的汽车似的，两手向空中抓着，向前栽倒在地上，并在地上翻滚着。警报还在嘶叫。

囚徒们从周围的营房里奔了出来。博霍夫挤进人群，向克

雷默尔弯下腰去："快，送到管理区去！"

他们用一张翻转过来的长凳作担架，把克雷默尔朝克恩那里抬去。

在前排的营房里，没有听到枪声。窗户旁的囚徒看到两辆汽车开了回来。汽车疾驰而过时，他们听到车里卡姆洛特在向已经开始变得不耐烦起来的党卫队员们高声发布着什么命令。

警报声渐渐停了下来。

窗户旁的囚徒们看到党卫军收拾起武器，急步跑出大门时，欢呼了起来。

"他们溜喽，他们溜喽！"

负伤的克雷默尔躺在那张桌子上。博霍夫和送克雷默尔上这里来的区囚徒长们，忧心忡忡地围在桌旁，一声不响。

克恩胸有成竹并镇定地操作着。他从克雷默尔胸口紧挨在一道的两处枪伤里，用探针挑出两颗子弹，然后清洗伤口，两个看护给裹上了绷带。

"有生命危险吗？"

克恩无言地走到水龙头跟前，洗着手，他转向发问的博霍夫，摇了摇头。"克卢蒂希之流从我们这儿是夺不走他的……"

这次警报已经持续了两个小时。囚徒们欣喜异常地坐在一块儿。外面的战斗想必十分激烈。枪炮声不断。从听得到的炮声和爆炸声中判断，战场似乎越来越近了……

他们把克雷默尔安置在看护工作室的一张床上。克恩坐在

他身旁，等候他醒过来。受伤的人终于动了一下，张开了眼睛。

"怎么？——出什么事了？"当他看到自己头顶上那个演员的面孔时，又粗鲁又吃惊地问道。

"拉警报了。"克恩亲切地回答。

"我想知道，我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中午时，稍微受了点儿惊。——来，老伙计，喝点儿吧。"

克恩把手臂枕在克雷默尔脑后，把小杯子送到他的嘴边。

"当心，烫嘴。"他提醒说。

克雷默尔呷了一口，品了品味，惊奇地望着克恩。克恩狡黠地朝他挤了挤眼说道："喝吧。"

克雷默尔贪婪地一口接一口地喝着，然后又睡倒下来，并高兴地叹息着。"天哪，你上哪儿弄来的？"

"你不用问，"克恩神秘莫测地说。

提神的咖啡明显地见了效。

"你说说，我怎么了？"克雷默尔追问道。

"克卢蒂希在你身上打了几个窟窿。可是三天以后，你又要到处穷喊了，我了解你。"

一提到克卢蒂希，克雷默尔完全恢复了理智。"外面出什么事了？"

"拉警报，我刚才说来着。——你听不见吗？"他们倾听着远处的——不，是近处的轰隆声……

"还出了什么事吗？"

"是的。"

"什么？"

"党卫队收拾起他们的家伙逃跑了。"

克雷默尔眨巴着眼睛，瞧着那笑眯眯的演员，突然他拉长了脸说："你说什么？要过三天？没那话！我要起来。让我起来。"克雷默尔试着要站起来，没成功，哼着倒了下去。克恩和蔼地对他笑着说："你看，你看，躺着吧，我的孩子，躺着吧，躺着吧……"

警报没有解除。几小时过去了，汽笛声还在全营上空嘶鸣，将近傍晚时分，汽笛重又吼叫起来。第二次警报！而第一次还没解除呢。天黑了，一种恐怖的气氛伴随着黑暗也潜入营内，窥伺着各营区。没有一个囚徒想到睡觉。他们蹲在活动室里和宿舍里，不敢开灯。偶尔在某个营区里还亮着冷冷的蓝色应急灯泡。有时，他们惊骇地站起来，用眼睛在暗中搜寻着。外面热闹得很。天上嗡嗡的飞机声越来越响，机群以似乎举手可及的高度迅速地掠过集中营上空。大家都一动不动，谛听着，仰首凝望着营房屋顶的斜撑条。嗡嗡的飞机声由远及近渐而成为巨大的轰鸣，它们掠过营区又由近及远而去，就象它们来时那样迅速地为黑暗所吞噬，消失在远方。

然后，又笼罩着那不祥的寂静。飞机还会回来吗？大概是德国飞机吧？难道它们在黑暗中寻找目标？它们会把营房夷为平地吗？每一分钟都象要一触即发似的。还会拉警报吗？再也没警报了吗？

夜渐渐深了。

司令官的办公楼已熄了灯，楼前，停着几辆汽车。克卢蒂希的汽车也在那里。他正同卡姆洛特、魏桑克和维蒂希一道，在施瓦尔的房间里。赖内博特站在角落里会议桌的后面，由于激动

而脸色苍白，因为这里正在进行着最后的解体。他们刚才还吵得不可开交，这时响起了刺耳的电话铃声。施瓦尔一把抓起听筒放到耳边，手还在直打战。他报了姓名，又喊道："我不明白，您再重复一遍。"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克卢蒂希冲着赖内博特叱骂着："你这混蛋，你这两面讨好的可怜虫！"卡姆洛特拽住克卢蒂希的衣袖，把他从赖内博特那里拖开。

"喂，请说吧，"克卢蒂希看到施瓦尔砰地一下把听筒放回原处，就尖声嚷道，"你们这些脓包还有什么好对我讲的？"

体格比克卢蒂希健壮的卡姆洛特把他扯到自己身边，眼里冒着火，他说："我们才不是脓包呢，明白吗？施瓦尔是对的。"克卢蒂希从卡姆洛特的手中挣脱出来，整了整制服，浑身颤抖，气喘吁吁地说："他是对的，外交家，当官的，牢房头子……"他一个挨一个地瞧着这些反对他的人，嚷开了："你们都是流氓，胆小怕事的流氓！"

"你大概以为你这样固执己见算是有胆量罗？"施瓦尔依仗有人撑腰，朝克卢蒂希走去。"我很高兴，警报使我们没有再撤退下去……先生们，刚才，我接到最新的报告。拥有众多基地的守卫部队，正在图林根森林与优势敌军对峙。俯冲的敌机在魏玛车站炸毁了运送撤退队伍的机车。——看，情况就这样，现在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克卢蒂希洋洋得意地大叫起来。"现在营里的那些暴徒正闹得不可开交呢！"

施瓦尔象小孩似地直摇脑袋："无论如何，他们最可以证明我是无罪的。"他摊开两手转向其他的人："我们是讲人道主义的，先生们，否则怎么解释呢？"

"你是个胆小鬼。应当枪毙你！"

克卢蒂希从口袋里拔出手枪。卡姆洛特赶紧跳到两人之间，把克卢蒂希的手臂高高抬起。克卢蒂希喘着粗气，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忽闪忽闪地发光。他猛地一下把枪插回口袋，别人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他已冲出了房间。

“哎呀，俺们正巴不得呢。”魏桑克舒了一口气。施瓦尔恢复了司令官的神态，同往常一样，又踱起方步来。“先生们，这是最后的一夜了。我们为明天作好准备吧。”

克卢蒂希借着减弱了的探照灯光，穿过空地回到住处。在茨魏林家门口，他停了下来。荷尔坦萨在睡衣上披了件大衣跑了出来。

“您的行李，”克卢蒂希咻咻地说着，一边从她身边擦过走进屋子。

茨魏林正站在桌边，理着箱子。

“捆好，走，”克卢蒂希骄横地呵斥那惊呆了的人说。“行李呢？”

刚走进来的荷尔坦萨要比茨魏林领悟得快一些。“在这里。——我马上再穿点衣服。”她走进了卧室。

“拎出去！”

茨魏林还在发愣，一个劲儿地眨巴着眼睛，克卢蒂希一把抢过装瓷器的大箱子。“走，走，拎着！”

他们把大箱子拖上了汽车。荷尔坦萨又带上一只箱子。克卢蒂希把茨魏林打发回屋，说：“我十分钟以后再来接您。”他把荷尔坦萨推进车里。

汽车在他的屋前戛然停下，他奔了进去，拎出两只箱子，堆到汽车的行李架上。“我们得走了，上车！”他催促道。

“那么茨魏林呢？”

克卢蒂希跳上汽车，开动马达。

“去他的吧！喂，怎么样？”

这时，荷尔坦萨跳上车坐在他身旁，随手带上了身后的车门。克卢蒂希想大笑一场，可是只发出一些嘶哑的声音。他越过方向盘把那女人扯到身边，贪婪地搂住了她。他喘吁吁地说：“是呀，为什么不这样呢？”

荷尔坦萨任他抚摸着。

克卢蒂希按捺住自己的欲念，把女人推回她的座位，然后推上挡，加大了油门。

在党卫军军营的一张桌边，山魈和迈斯盖尔、布劳尔在一道狂酗滥饮。党卫军区队长和传令官们已经醉醺醺了，但他们还是不放过这一最后的机会，放荡不羁地自斟自饮着架上酒瓶里的酒和酒桶里的酒。他们狂吼乱叫，恣意喧闹。迈斯盖尔和布劳尔也是烂醉如泥，他们咒骂着胆怯的司令官和在司令官面前低声下气的卡姆洛特。瘦削的迈斯盖尔的脸上布满小脓疱，活象一块干酪，他用他那硬挤出来的尖细的嗓音说道：“他们全都是狗屁！照我的意思，这里的混蛋要斩尽杀绝。明天我们都得走了，说不定今天夜里就要走了。”

布劳尔吼叫着把酒瓶子朝桌上一砸。“我告诉你吧，明天，你就会从牢房头子那里接到命令，把你的囚牢撤空。飞吧，鸟儿，飞吧……”

山魈眼神呆滞，坐得笔直。“囚牢里的人都归我管。”

“好样的！”迈斯盖尔嚷道。“山魈，你真够棒的！你够棒的吗？——我们大家过去都怕你来着。你真棒！”

山魈的两只大手搁在桌上就象两块木板。“凡是关在我的

囚牢里的，任何人休想带走一个！管他是施瓦尔还是谁！”

迈斯盖尔用拳头捅了山魈一下，做了一个杀头的姿势：“你就这么厉害？”

布劳尔殷勤地躬身问道：“明天下手？”

山魈从眼角瞄了他一眼说：“现在。”他一把将布劳尔扯到身边：“干这种事可得头脑清醒。”布劳尔点点头说：“我很清醒。”迈斯盖尔把额上的帽子推了推。山魈站了起来。

和衣而卧的弗尔斯特听到他们走来，从木板床上一跃而起，紧贴着他那间小牢房的门上倾听着。

迈斯盖尔拔出了手枪。山魈给他把枪塞进了枪套。“在囚牢里可不兴打枪。”

山魈和那两人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他从一个木箱子里取出一把沉甸甸的螺丝扳手和一大截四棱角铁，分给了他俩。“我看不得流血。”他嘴角边带着阴险的表情说道。他们走进囚牢的过道，打开了一间牢房。

弗尔斯特站在门后，两臂高举，就象个被钉上了十字架的人，战战兢兢地倾听着。

门打开了，牢房里的四个囚徒在蓝色的应急照明灯的惨淡灯光下，看到山魈和那两个党卫军下士走进来，立刻跳了起来。

布劳尔和迈斯盖尔打倒了两个囚徒。在一旁的另外两个囚徒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也惨遭毒打，跌倒在地。那两个家伙死命地挥舞着凶器，直到最后一声呻吟停歇下来，才算罢手。别的牢房里的囚徒们听到了踩脚声、喘息声、呻吟声和喉咙里的咕噜声。突然间，五号牢房的隔壁有个人大叫起来，喊声是那样不自然，那样刺耳，又有一个人跟着叫了起来。

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伸长脖子，向黑暗中凝视着，叫喊声也传进了他们的牢房。

山魈边咒骂边拉开了那间牢房的牢门，把那个叫喊着的人揪了出来。那两个党卫军下士扑向另一个囚徒，狠狠地把他打倒在地。

山魈用一股蛮劲揪住叫喊的人，把他拖向封锁住囚牢过道的铁栅门，然后把那人的头塞进铁框，门一抵上，就轧断了他的脖子。被害者的身体因窒息而瘫软倒下。然后，山魈把这断了气的人拖回牢房，把他扔到那个被打死了的人身上。“我不喜欢听人乱叫唤。”他边说边带上了牢门。

迈斯盖尔杀气腾腾，嘴唇在颤抖着。布劳尔想砸开五号牢房的锁，可是，山魈拦住了他。“这两个家伙由我来解决。”他一个箭步就到了另一间牢房。“注意，这里面有六个家伙。”他在门口听了一会儿，里面静悄悄的。

迈斯盖尔和布劳尔已站好位置准备动手。山魈又迟疑了一会儿，接着他猛地拉开了门。一个人影箭也似地窜出牢房，四个人，五个人跟着他冲了出去。布劳尔吼叫起来。山魈被推倒在地，身上压着一堆人。两个党卫军下士吼叫着朝人堆打去。那几个绝望的人气力不支了。壮得象只狗熊的山魈挣脱了竟敢攻击他的人，他跪在那囚徒的身上，扼住他的喉咙，抓住这被制住了的人的脑袋朝水泥地上猛撞。

几分钟以后，这场可怕的搏斗就结束了。囚徒们体力耗尽，被活活打死，尸体遍地狼藉。

这场出乎意料的反抗，使得布劳尔几乎要发疯了。他因杀人和酗酒而红了眼，踉踉跄跄地沿着过道喊道：“旁的猪猡呢？”

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躲进牢房的角落里，他们的面孔因恐

惧而变了形。他们随时准备跃身而起。

弗尔斯特在他的牢房里也准备着一跃而起。“假如他们上我这儿来，”他想道，“假如他们上我这儿来……”他的思路停留在他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毅然作出的决定上——扑向第一个走进牢房的人，并且扼死他。可是，他的牢房仍然关着。

黎明又悄悄地来临了，天空阴沉沉的，给人以不祥的征兆。早晨懒洋洋地揭去了漆黑的夜幕，给大地抹上了一层阴郁的灰色。

弗尔斯特坐在牢房的板床上。他一整夜都在等候死神的光临，因为他知道，山魈是不会让他这个目击者生还的。

早晨阴凉的寒气向他袭来。微弱的光线使牢房的墙壁象是长上了眼睛。墙壁泛着灰色，沉默地瞅着他。弗尔斯特赤手空拳，无依无靠。他象影子一般地在囚牢里生活，也将象影子一般地在囚牢里死去。经过这可怖的一夜，他心中最后一点作为人的本能的反抗精神也泯灭了。然而在他本性的死灰中，还闪烁着一星隐秘的火花。希望吹燃了这星火花，弗尔斯特绝望地寻找着逃生的可能。他没有很多时间思考了。映在墙上的晨影愈长，属于他的时间也就愈短。他能在牢房里躲藏起来吗？他非得掐住山魈的喉咙不可吗？在囚牢里还有可供他藏身的角落吗？他惊恐不安地左思右想。

这一夜，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的心情同他一样。死亡之夜放过了他们。他们本能地知道，他们眼下是囚牢里的仅存者了，因为他们应当最后被杀。他们紧挨着站在一起，彼此从对方身上寻求保护。熹微的晨光掠过窗户洒在牢房里。他们注视着彼此的面孔，从对方的表情中看到了自己：病态地睁大着的眼睛和对

死亡充满恐惧的表情。克罗平斯基低语道："可能山魈根本就不在了？可能他已经走了？"

赫费尔断然地加以否定。"他还在。我知道，我感觉到这一点。要是他们都逃了的话，他们早就把我们和其他人一起干掉了。他还要上我们这儿来的，今天就要来……"

赫费尔游移不定的目光扫视着这光秃秃的牢房，最后停在了门上。这扇门差不多和牢房一样的宽。

"听着，马里安，我们这么干。"

赫费尔紧贴在门边的角落里。"呆会儿我站在这里，你站在那里。"赫费尔指着对面那个角落。克罗平斯基挤到那个角落里。

"要是他进来，你马上扼住他的喉咙，使劲掐住。你敢吗？"

温和的克罗平斯基神态骤变。他紧闭双眼，把下颏向前翘起，双手缓缓地捏紧又张开。

"我蹲下，搬开他的脚。——不，"赫费尔连珠炮似地说道，"不是这样！假如他来了，我用尽气力朝他肚皮上来一下，这样，他就没力气了，而你就掐住他脖子。"

他们兴奋地对望着，从对方的脸上检验着彼此的意志和力量，他们紧贴在墙角，等待着，等待着……

天大亮了。战事进展迅速，这天夜里是空前激动人心的一夜，因为就在这一夜，埃尔福特被攻占，从而打开了直接通往魏玛的大路，美军的前锋正准备对魏玛发起决定性的攻击。

大炮一刻不停地轰鸣，并且愈益增强。集中营四周已变成了战场。

可是，幸存的两万一千名囚徒并不知道，在这不平静的一夜，囚牢里进行了令人发指的屠杀；他们不知道，第一个逃跑的

竟是那个危险的克卢蒂希；其他党卫军军官也在忙于逃跑前的准备，他们的汽车已随时准备出发。法西斯匪徒要想避开被美国人抓住的危险，就得今天逃跑，要不就永远也别想跑了。

但是他们人还在。岗楼上还布着双岗。伴随着愈益明亮的晨光，他们咄咄逼人、一动不动的黑色身影也愈益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抵御潮湿和寒冷，他们把宽宽的大衣领都竖了起来。

只要一道命令，他们就会一个箭步跑到机枪、反坦克动力火箭榴弹和火焰喷射器前——然后，只需要开火十来分钟，铁丝网内的一切生命就会全部给毁灭了。

集中营国际委员会在黎明之际作出的最后决定是，抢在灾难到来的前头及时举行武装起义。从现在起只有作为军事负责人的博霍夫才有权下达命令。

按照他的命令，营区里各抵抗小组已作好暴动准备，武器隐蔽点重新被集中营自卫队占领。为防备四周岗楼上的哨兵，有关营自卫队队员受命不断监视集中营北坡的谷地。他们甚至还备有了望远镜。

远处炮声隆隆不断。爆炸声已经非常近了，有时，榴弹简直就象在离铁丝网几百公尺的地方爆炸。囚徒们忐忑不安，早就离开了营房。他们站在路上，怀疑地观察着岗楼和大门。忽然，大家都激动起来。在变得晴朗起来的天空里，一队美国战斗轰炸机掠过集中营上空。囚徒们欢呼："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但是飞机消逝在远方。博霍夫和几个同志也跑了出来，目送着远去的飞机。他身旁的普里布拉嘴唇紧闭，双手插在口袋里。

"为什么你老是要等到最后一分钟？"他阴沉地说。

博霍夫没回答，他心里也是火烧火燎的。炮弹的轰击愈益频繁。远处和近处尽是机关枪的嗒嗒声。

九点钟时，茨魏林来到集中营。集中营自卫队的缪勒和布兰德尔盯住了他。在分发武器时，他俩负责取出皮皮西收藏的手枪，所以他们逗留在杂物存放间附近。茨魏林这家伙到杂物存放间想干什么？

九点半时，一个集中营自卫队的观察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向博霍夫报告，从北坡能看到远处山峦上有坦克在活动。什么样的坦克？是法西斯的还是美国人的？是逃跑的还是进攻的？——这无法判断。那么，就是说还得等等。

茨魏林白白地等着克卢蒂希回来。到了早晨，这才知道是上了当，毫无疑问，老婆是跟着党卫军上尉私奔了。军官住宅区里乱七八糟。党卫军下士们和他们的老婆、孩子在塞得满满的汽车面前挤来挤去，咒骂着，叫喊着。茨魏林在房间里茕茕孑立。现在他该为自己的逃命和安全想想了。他环顾四周，一筹莫展，狠狠地咒骂道："不要脸的流氓。"他恶狠狠地挥了挥手。他们压不垮他。一个油然而生的念头驱使他又一次来到杂物存放间。在办公室里，他在囚犯的个人案卷里乱翻了一气。桌上的卷宗摊得乱七八糟，他用颤抖的手指已经翻找了半个小时。

弗尔斯特仍端坐在牢房的原来位置上。他一动也不敢动。对他来说已再也没有出路，没有得救的希望了。他内心感到深沉的痛楚。他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来囚牢里幽灵般的生活并没有使得他变得坚强起来，他生来不是个战士。但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好人。他怀着一丝喜悦，细细回味着他为将同他一道赴死的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做的件件好事。他死

后，他就加入了那些既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确切数字的人们的行列，化作一片沃土，在这片土地上，有朝一日将滋生出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或许这其中就蕴育着他所憧憬的人生的意义？当这集中营的大门被炸开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在那些驱逐轰炸机从集中营上空一掠而过以后不到一小时，出现了一架囚徒们从未见过的飞机。它缓缓地在低空盘旋。岗楼上的哨兵不安地瞅着它，相互激动地议论了些什么。站在营区间的囚徒们死死盯着这难得见到的飞机。这架美国飞机是为炮兵搜寻目标的侦察机。它不仅使囚徒们，也使党卫队员们为之哗然。党卫队摩托车手沿铁丝网疾驰着，向岗楼上的哨兵高声叫喊着，传达卡姆洛特发布的最后命令。

茨魏林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但他不只是想用假证件来伪装自己，还从一大堆旧的囚服里给自己挑了一套，换下了自己的制服。

突然间，他给吓了一大跳。有个人站在他背后。乌拉赫！茨魏林象是见到魔鬼似地吓得毛骨悚然。“您在这里想干什么？”

乌拉赫从他躲藏的地方爬了出来，当他看到这个党卫军下士穿着囚徒的衣服时，就大声叫起来：“你在干这种事，你这狗东西……”

茨魏林往后退了一步说：“走开！”

乌拉赫缩头缩脑的，露出一副害怕的样子。这时茨魏林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枪。

缪勒和布兰德尔听见枪声。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彼此望了一眼。“走，进去！”

他们冲进屋，奔上楼梯，杂物存放间锁着。他们猛地踹开了门。

“举起手来！”

茨魏林吃惊地举起双手，枪还捏在手里。这两名营自卫队队员向他冲去。地下躺着被打死了的乌拉赫。

施瓦尔在他的办公室里脸色惨白，双颊颤抖地朝卡姆洛特狂喊：“您疯了吗？”

卡姆洛特曾命令，在部队撤退前的一刻钟，向各营区开火。

“您马上撤回这道命令。您这样会送我们命的！”

卡姆洛特恶狠狠地咒骂道：“他娘的，反正也全完了。”

“你这混账，该死的！”魏桑克狂怒了。

卡姆洛特朝他肚皮上捣了一下，魏桑克向后踉跄了几步。“等着瞧吧，看你们在这儿怎么收场，”卡姆洛特把帽子歪戴在前额上。“我可走了。”

施瓦尔象泄了气似地倒在椅子上。外面，卡姆洛特的汽车马达嚎叫了起来。近处，又有三发、四发炮弹开了花。施瓦尔蹦了起来。他茫然地瞧着魏桑克。“现在呢？现在该怎么办？”

魏桑克不知所措地晃了晃脑袋。施瓦尔冲到写字台前，拉开抽屉，把证件和文件等塞进提包，把大衣披在肩膀上，戴上帽子。“走！”他粗声说道。

赖内博特从他的窗户里看见司令官的汽车疾驰而去。“施瓦尔溜了！”他对在他房间里的山魈大声喊道。

弗尔斯特战战兢兢地站在牢房里，他听到走廊里响起了山魈僵硬的脚步声。他牢房的门给推开了。“出来！”

山魈脸色阴沉，弗尔斯特看到他脸上露出使人战栗的杀气，

便乖乖地匆忙走出牢房，毫无抵抗之意。走廊里躺着昨夜死掉的人。山魈挥舞拳头把弗尔斯特赶进了活动室，指着一个大箱子说："都装进去！"弗尔斯特胆战心惊地弯下腰去，顺从地开始腾空抽屉和柜子。

缪勒和布兰德尔让茨魏林站在一个角落里。现在，他们把写字台挪到一边，卷起了地毯。布兰德尔手握从茨魏林那儿缴下的手枪看住他，这时，缪勒用随身带来的一根铁棍撬开地板，武器露了出来，茨魏林目瞪口呆。

"你奇怪了吧，是吗？"布兰德尔轻蔑而又自豪地笑道。

茨魏林的下巴挂了下来："这——我可不知道……"——"我们什么都没告诉过你嘛，"布兰德尔讥讽地说，缪勒在茨魏林的鼻子底下晃了晃手里的枪支说道："不管怎么说，一个党卫军的屁股可总算是最安全的保险盖罗……"他把那些手枪收了起来。"我们把手枪取出得太早了，命令还没到，现在怎么办？"

布兰德尔耸耸肩："等呗，等命令来呗。"

"我们拿这家伙怎么办？"

"让他也一块儿等着，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俘虏。"

茨魏林的膝盖瘫软了。布兰德尔抓住他，把他拽到墙边说："站站好，你这混蛋。"

囚徒们站在第一排营房的窗边，注视着大门。他们看到一片忙乱的景象，党卫军下士们正在从大门岗楼里拖出一些箱子并将它们装上卡车。他们看到赖内博特来回奔忙，指挥着这里的繁忙活动。山魈从囚牢里走了出来，朝车上扔了一些包裹。

"他们收拾行李了。"囚徒们激动地纷纷低声耳语起来。

弗尔斯特的内心在进行着最后的搏斗。他正在干他最后必须干的事。山魈已作好逃跑的准备。此刻弗尔斯特的思想异常地集中，竭力寻求最后一个得救的机会。哪儿有这个机会？哪儿有？只要山魈让他单独待上片刻，弗尔斯特就装出忙碌不堪的样子，其实是竭力想找个出路。他能不能在哪个牢房里筑起防栅，或在囚牢的某个地方暂且藏身，或逃之夭夭？这时，他发现大门外侧挂着把钥匙。弗尔斯特猛地感到一阵惊惧。难道这就意味着得救的机会？

山魈带着两名党卫军下士匆匆而来。他们是来把那箱子送上卡车的。

经过了几秒钟的犹豫，弗尔斯特决定豁出去干了。他一个箭步跳到门边，抽出了钥匙，又迅速地溜回房间，把自己反锁了起来。他全身战抖，血液奔腾，紧贴在门边的墙上。在这可怖的一分钟里会出事的！突然响起一阵沉闷、混浊的鸣叫声，低沉然而紧迫，就象末日审判时的长号声一般。这是警报的汽笛，是在敌人靠近时对党卫军发出的报警信号。这令人生畏的声音直刺每人的耳鼓，使营区里的囚徒哽咽得透不过气来。博霍夫和同志们从营区里冲了出来，来到室外，尽情倾听警报的号叫。在党卫军军营里，警报使一切又乱了套。它把党卫军的各个连队从营房里驱赶了出来，匆忙拼凑起行军队伍赶紧开拔了。党卫军下士们没命地四下逃逸。在大门口，装得满满的汽车仓促地拐了个急转弯，驶上纷乱拥挤的公路。赖内博特嘶喊着！山魈又奔回囚牢，在上了锁的大门边叱骂着，还摇撼着，用靴子猛蹬着。赖内博特走了过来。“走哇！走哇！”他喊道，他也等不及怒气冲天的山魈了，就急匆匆地跑了出去，发动了摩托车，又回头喊了声：“山魈！”然后他跳上了座位，马达刚吼叫起来，山魈就快步跑

了过来，跳上了摩托车的后座，车子嚎叫着开跑了。

在反锁了的房间角落里，弗尔斯特两腿发软。他最后一点气力化作一场痛痛快快的大哭，这个得救了的人甚至还不知道，这次大哭是他平生最值得回味的一次了。

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站在他们那间牢房的门背后，就象他们在绝望中决定的那样随时准备一跃而起，作最后的拚搏。他们听到了喧闹声、慌乱的脚步声和那可怕的警报长鸣声。他们听到了赖内博特的呼喊和山魈的吼叫，听到了咚咚的踢门声。忽然外面走廊上的撞击和叫喊停歇了下来，象是一下子给谁吞吃了似的。克罗平斯基站在门边的角落里，他的两手象两只开口的钳子，在难以言状的寂静中窥伺着。这两个注定要死的人不敢透气，更不敢在心中存有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希望，而这种希望又如同一根探针，正在这一片死寂中小心翼翼地探测着。

警报夹杂着周围的炮声响个不停，这时抵抗小组的领导人已纷纷赶往第十七号营区。路上挤满了受惊的囚徒。在大家心里，在博霍夫和那些同样也是赶往第十七号营区的集中营国际委员会成员的心里，燃起了最后决战的熊熊烈火。

时候到了！

这个时刻就如同能使那铁铸的大钟都振荡起来的十二点钟一样，势不可挡。

“三级警报！发放武器！抵抗小组进入出击阵地！马上开始暴动！”博霍夫命令道。

普里布拉霍地一下子把双拳举过头顶。他没有出声，尽管他全身都热望着发出一声欢畅痛快的叫喊。他和抵抗小组的领导人一起急急走开了。

营区里突然听到响亮的口令声:“抵抗小组全体集合!”

囚徒们吃了一惊,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营房面前就排起了整齐密集的队伍。各抵抗小组对由于自己的出现而引起的惊异毫不在意,迅步跑往指定的营区。集中营自卫队队员也已在那里等候着。地板给撬开了,墙壁给打通了,用洋镐和铲子掘开了隐蔽的洞穴,武器在各处出现,武器,武器!

普里布拉和他的波兰小组组员砸开了营部管理区营房窗边的花箱,扯开卡宾枪上浸透润滑油的破布条。

一小队背着机关枪的人匆匆前往办公室。在大门岗楼对面的克雷默尔的房间里,已经作了部署,博霍夫负责全面指挥。

整个集中营内空前激动。

几分钟之后,装备武器的工作已经完毕,各抵抗小组也已占领好出击阵地。在必要的分把钟的犹豫之后,北坡响起了第一批枪声。子弹在吓呆了的哨兵头顶上呼啸。

暴动开始了!

北坡小组穿越空地向中立区跑去。德国小组和南斯拉夫小组对准周围的岗楼开火,从而掩护了侧翼。波兰小组在普里布拉的带领下,把那些木板和旧门板架到了铁蒺藜上。铁丝网已有五、六处被剪断,普里布拉和他的伙伴们纵情地发出胜利的呼喊,钻过了这些缺口。远处岗楼里的机关枪响了,可是德国人和南斯拉夫人已经死死地控制住了那些朝周围开枪、扔手榴弹的哨兵。朝岗楼掷去的燃烧瓶响亮地爆炸了。熊熊的烈火把哨兵都赶了下来。普里布拉带了一队人攻进了一个岗楼,经过时间不长的格斗就制服了哨兵,普里布拉夺过机关枪,朝尚未攻下的岗楼猛烈开火。

就在北坡行动的同时,对大门的冲击也开始了。

里约芒在防护玻璃窗后面架好机关枪，瞄准总岗楼的环形过道发出点射。碎玻璃片飞溅到他身上。一个家伙被打中了，手臂一伸栽倒了，其他哨兵被意外的枪击吓懵了，都龟缩成一团。

几秒钟以后，从第一排营房的埋伏处发起了冲锋。带枪的德国人、法国人、捷克人、荷兰人用各自的语言高喊着冲过操场。

里约芒的机关枪向大门两侧的岗楼喷射出愤怒的子弹。在里约芒的侧翼掩护下，集中营自卫队的特别小组冲到门口。他们用铁棍撬开了大铁门。

“停止射击！”博霍夫向里约芒喊道，机关枪暂时收起了它的怒火。几乎与此同时，特别小组急步穿过坡上的大门，爬上通往主岗楼的阶梯，数百名其他小组的组员也冲进被撞开的大门，沿铁丝网分别涌向左右两侧。哨兵从岗楼上朝涌来的人们扔着手榴弹，机关枪嗒嗒地响着，但是，暴动的人却象马蜂一样涌进了各岗楼。他们的喊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机关枪的嗒嗒声和外面旷野里的枪炮声交织在一起。山背后，一团褐黄色的蘑菇形烟云腾空而起。那架侦察机又出现了，现在，它几乎就在集中营上空盘旋。低空轰炸机在向地面俯冲扫射。它们的机枪扫射声清晰可闻，扫射那些逃窜的法西斯坦克。

被头头们抛弃了的哨兵，在突如其来的射击面前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根本无法阻挡蜂拥而至的人群。多年来郁积在囚徒们心中的愤怒一下子爆发了出来。这些哨兵们被挤压在近在眼前的前线和随着每缴获一支卡宾枪、每拆毁一架机枪而斗志愈旺的成千上万怒吼的囚徒之间，他们在道义上已根本无力去抗拒这股洪流了。

没逃得掉的都当了俘虏；不愿投降的都被打死了。岗楼一个接一个地被攻下，被占领。

克雷默尔突然失踪了。克恩正忙于照料送来的伤员，他朝着急忙前来报告的看护大声嚷着："你们这些白痴没看好！他肺上还有两个枪眼！难道要叫他出血而死吗？快跑！去找他！把他拖回来！"

克雷默尔没有人帮助是怎样溜了出去的呢？

他光穿着裤子和衬衫，朝肩上搭了件大衣，瞅了个没人看守的空儿就跑了出去。他走不多远便气喘吁吁、踉踉跄跄地走进第三十八号营区。他呻吟着一屁股坐在一条长凳上。留在营区的和非战斗小组的囚徒们把他团团围住。"你是从哪儿来的？"

克雷默尔上气不接下气，眼睛闪烁着灼热的光。

"天哪，瓦尔特，你得立刻回管理区去呀！"

克雷默尔不乐意地推开想扶住他的龙基。"手拿开！"可是龙基不松手。"你的伤太重了。"

其他人也想帮忙。

"走开！"克雷默尔喃喃说道。"我就待在这儿！"

他望着囚徒们，没看到他们脸上为他担忧的神色，却在注意地倾听着，外面枪声噼啪，一片喧哗。

"该死！到临了我还是挨上了……"

"瓦尔特，你要保重，会恢复健康的。"

龙基小心翼翼地把手搁在他的肩上。

"那孩子，那小东西在哪里？我可是把他交给你们的。你们把他放哪儿了？"

"他在这儿，瓦尔特，他在这儿呐！"

有几个人向宿舍跑去。他们把孩子抱来了，放在他的膝间。

克雷默尔的神情舒展下来。他亲热、深沉地径自笑了，抚摸

着孩子的小脑袋。“你这小毛虫……”

忽然，克雷默尔温和地恳求道：“你们就让我留在这儿吧，伙伴们，让我跟你们在一块儿吧。我已经觉得全好了。”

他们拖来一张草垫，给他在桌子和长凳间搭了个靠背的座位。克雷默尔感激地向后仰着，向慈母般照料他的龙基笑了笑。“喂，奥托，老伙计……”

龙基微笑着，爱抚地轻轻拍着他。

象过去一样，每当他们有许多话要讲时，却一句话也讲不出了。可是，在克雷默尔略带粗鲁的称呼和龙基笨拙的温柔里，包含着一种不可言状的东西，集中营周围的喧闹声和枪炮声对它作出了解释。

克雷默尔闭上了眼睛。

里约芒放出了第一枪，千百人突然发出呐喊，人群迅速冲过广场。这时，由于精疲力竭而躺在地上的弗尔斯特一下子跳了起来。他透过囚牢的窗户看到了这场风暴，面对这一伟大事件他发出了几乎要撕裂胸膛的叫喊。外面的大铁门刚被砸开，他就冲了出去，跌跌撞撞地跨过一具具死尸，直向五号牢房跑去。

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发狂似地擂着房门，叫喊着。弗尔斯特连忙退下门闩，可是牢房给锁着。这时，博霍夫、里约芒、柯地切克、范·达伦突然出现在面前，他们望着遍地的尸首惊呆了。博霍夫朝半明半暗的过道里喊道：“赫费尔，克罗平斯基！你们在哪儿？”

“这里！在这里！”

弗尔斯特向他们扑去。“门锁着，我没有钥匙！”

博霍夫冲到牢房门口。“是我，博霍夫。你们听见我讲话吗？”

“是的，是的，听见了！——啊，上帝呀！赫伯特！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听到你讲话了！”

“你们从门边走开。我开枪把锁打开！”

博霍夫抽出手枪。

“当心，我开枪了！”

枪响了。博霍夫把子弹一下子全都打光了。几个人一齐使劲在门口摇晃，推搡。被炸裂的锁头摇摇晃晃发出格拉声。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从另一面猛撞着。门给打开了，他俩蹒跚地走了出来。人们接住了他们。赫费尔喘着粗气扑进博霍夫的怀里。

数百名囚徒爬上了营区的屋顶，路上乱哄哄地挤满了人。在见得着铁丝网的地方，激动万分的囚徒们看到突围的人向那边跑去攻占岗楼，他们看到平台上出现了战斗着的人们。

“他们占领岗楼了！”几百人向北坡的空地跑去。在通向霍特尔施台特方向的山谷里，有座磨坊在熊熊燃烧。外面的隆隆的炮弹声愈来愈频繁，浓烟烈火直窜天际。囚徒们用他们在空地里能搞到的短棍、石头和树枝迅速武装起自己，向中立区跑去，越过铁丝网，呐喊着穿过缺口。被俘的党卫军被拽了出来，穿过铁丝网缺口送进集中营，他们在人群的怒吼声中被朝前赶着，赶进用铁丝网围起的第十七号营区。这里已有配备着缴获来的卡宾枪的囚徒在站岗。缪勒和布兰德尔已把瑟瑟发抖的茨魏林作为第一个俘虏带到这个营区来了。

普里布拉和他那抵抗小组冲进了树林，直扑通往霍特尔施台特的公路。

甲

这时，博霍夫和同志们把从囚牢里救出的人带进了山魈的屋子。囚牢内挤满了暴动的战士。有几个人动手把走廊里的尸体拖进囚牢的盥洗室。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坐在行军床上。弗尔斯特给他们送来一小杯水。他俩精疲力竭，贪婪地喝着，感到精神为之一振。

一个通讯员向博霍夫报告，岗楼已全部占领。

博霍夫欣喜异常地把赫费尔和克罗平斯基紧紧搂在怀里。“自由了，自由了！”他对着他们一个劲儿地喊，一个劲儿地笑。此时此刻，除此而外他心中再也没有其他语言可表达了。

他和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又匆匆赶到主岗楼的其他各处，跑进赖内博特的房间。

一名抵抗战士从主岗楼上扯下了“卐”字旗，并在旗杆上升起了一块不知从哪儿搞来的白布。

博霍夫利索地打开了无线电仪器，接通了话筒，他的呼叫传遍全营，传进了每个营房：

“难友们！胜利了！法西斯匪徒逃跑啦！我们自由了！你们听见我的话吗？我们自由了！”

博霍夫啜泣着，用额头抵住扩音机，那巨大的幸福融化为泪水，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了。

营区里的人欢欣雀跃。博霍夫的呼唤犹如一把火炬点燃了千万人的激情，无止无尽的呼喊在咆哮、翻腾，并一再掀起新的热潮。

自由了！自由了！

人们笑着，哭着，跳着！他们跳到桌上，挥动着手臂，相互叫喊着，发了疯似地喊着，喊着。这股热潮势不可挡，所有的营区

都是如此！所有的人都跑了出来。陶醉在幸福之中的人群，就象汹涌澎湃的波涛，席卷了整个操场。

大家异口同声地叫喊着，汇成一股洪流：到大门口去！

这并不是为了无谓地寻找个去处。而仅仅是为了沉浸在一种如痴如狂的醉意中，终于，如今终于能够走出这可恨又可怕的大门，欢呼着、踉跄地扑进自由的怀抱。

这不寻常的欢呼声把所有正和克雷默尔一块儿呆在营区里的人都吸引了出去。自由了！巨大的幸福使他们一下子把克雷默尔也忘了，跑了出去。克雷默尔又是笑又是骂："瞧他们把我们给忘了，这些家伙，这些该死的家伙竟忘记把我们带上！"

他拼命对那小东西叫喊着，使孩子惊恐万分地大声哭了起来。"叫唤吧，是的，叫唤吧！——来，到外面跟大伙儿一块儿叫唤吧！他们全都在叫唤呐！你没听见吗？"

他忘了自己身体的虚弱，把那哭喊着的孩子象捆柴禾似地往完好的胳膊下一夹，踉踉跄跄地朝外走去。

半路上，他被正在欢呼的囚徒们截住了。他们想扶住他，接过他腋下那个叫唤个不停的包袱。

"别动手！"他妒忌地吼道，幸福地喘息着向通往操场的路走去。

在高处，他看见大家都站在那里，博霍夫也在，他面对眼前这被他召来的人流简直不知所措。

克雷默尔看到了——由于狂喜，他的心脏几乎要停止跳动。"安德烈！"他喊道。"安德烈，安德烈！马里安！"他的喊声被千万人的叫声所淹没，然而他们还是发现了他。

"瓦尔特！"赫费尔欢呼起来，伸开两臂迎上前去。那截绳子

吊在他胸前晃动着。

“把这小家伙抱走，我可抱不动他了。”

这时，其他人已到了克雷默尔身旁。里约芒和范·达伦扶住这即将昏厥的人。赫费尔从他手里抱走了孩子。这个满脸胡茬的男子汉把孩子紧紧搂在胸前，使得孩子更加惊慌，哭叫得更厉害了。赫费尔向前摇晃了一下，象是要栽倒，克罗平斯基接过了孩子。他笑着，叫着，用混杂着德语的波兰语喋喋不休地说着，把这令人疼爱的小东西让大家看。

突然，克罗平斯基把孩子向前举着，朝着大门口跑去，加入了咆哮的人流。

“马里安！”赫费尔在后面喊着他，“你跑到哪里去？”

可是人流的旋涡已经把这个幸福的人卷了进去。

克罗平斯基生怕滚滚的人流挤着了哇哇哭叫的孩子，因此把他高高地举过了头顶。

孩子就象个胡桃似地飘荡在万头攒动的人海上面。

他挤在大门口拥塞的人群里，走出了大门，跟随着不可阻挡的滚滚人流奔腾向前。

译 后 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建立了三百余个集中营，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就是其中之一。一千一百余万无辜者在这些死亡营中惨遭杀害。

不少德国进步作家早就以此为题材，著书控诉法西斯纳粹的暴行，讴歌集中营内反法西斯战士及其他进步人士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熟悉的有：安娜·西格斯的《第七个十字架》，威利·布莱德尔的《考验》，恩斯特·维歇特的《死亡之林》和欧根·科贡的《党卫军国家》等等。

布鲁诺·阿皮茨的《赤手斗群狼》一书对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囚徒的生活和斗争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对法西斯匪徒的嘴脸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再现了该集中营的全貌。作者因此荣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文学艺术奖和艾利希·魏纳特奖。本书并曾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发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

布鲁诺·阿皮茨是民主德国享有盛名的作家之一，一九〇〇年生于莱比锡一工人家庭，早年参加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一九一七年因反战被捕，一九二七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开始文学创作活动，一九三三年被纳粹逮捕，一九三七年再次被捕，然后被关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直至解放，因而成为这一惨绝人寰的集中营罪恶的见证人。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九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后一星期，

幸存的二万一千名囚徒——其中也包括二四一七号囚徒布鲁诺·阿皮茨——满怀着重新获得自由的喜悦和对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的愤怒,集会悼念在该集中营遇难的五万一千名难友。作者和与会者一道庄严宣誓:“我们将一直斗争至最后一名法西斯分子受到人民的审判。”

《赤手斗群狼》是布鲁诺·阿皮茨长达八年之久的怵目惊心的集中营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二万一千名幸存者中有七百名儿童,其中有个年仅三岁的波兰籍犹太孩子斯蒂凡·茨魏格。本书以一名转运来的波兰囚徒把这个瘦弱的孩子藏在手提箱里带进集中营开始,围绕着营救孩子的冲突,逐步展开了集中营地下斗争的全貌,把掩护孩子免遭法西斯匪徒迫害与集中营解放前夕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着重歌颂了“集中营国际委员会”领导下的各国反法西斯战士不畏强暴、团结战斗的英雄事迹,以及他们面对纳粹淫威,不计个人安危,以鲜血和生命捍卫人的尊严的崇高精神境界,塑造了克雷默尔、博霍夫、赫费尔、皮皮西等感人的正面形象。同时,作者又满怀对敌人的憎恨,成功地勾勒了几个具有不同性格特征的法西斯匪徒的丑恶嘴脸,使我们得以了解他们色厉内荏的内心世界,更加深了对他们反动本质的认识。

为了对受难同志表示崇敬和哀悼,作者在书中用了他们的真名实姓;书中纳粹分子的名字是杜撰的,因为他们的名字不值得在文学作品中再现。

是的,施瓦尔、克卢蒂希、赖内博特和茨魏林之流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人们要警惕新纳粹主义的抬头。“历史决不允许重演!”

译　者

一九八二年七月于南京大学



书 号：10188·492
定 价： 1.65 元